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生先如淵孫

著衍星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生先如淵孫

著衍星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8132.1)

本叢書 國學基
孫淵如先生全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50

著者 孫 星 衍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五三六四平

徐

孫淵如先生全集目錄

問字堂集

序 贈言

卷一 雜文一

原性篇

太陰考

漢書翼奉傳注考誤

月太歲句中太歲考

晉灼漢書注釋

相宅書敍

卷二 雜文二

釋人

擬置辟雍議

目錄

先天卦位辨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河圖洛書考

三教論

斗建辨

古日纏異同表

卷三 雜文三

日纏考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畢原畢陌考

昭陵陪葬名位考書禮泉縣志後

晏子春秋序

墨子後序

孫子略解序

天官書考補序

帝堯皋陶稽古論

卷四 雜文四

文子序

答袁簡齋前輩書附答書

邠州志序

與段大令若膺書

答江處士聲書論中星古今不異

倉頡篇集本序

答錢少詹師書論上元本星度

孫叔敖名字攷

募修費縣書院冊書後

卷五 雜文五

三禘釋

周禘表

周制配天表

園丘郊祀表

方丘北郊表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六天及感生帝辨

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再答錢少詹書

卷六

天官書目補

廿氏歲星經

五廟二禘辨

周禮七廟二禘表

附聖證論及難王義附社稷表及難王義

岱南閣集

卷一

易卦九六解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舉孝廉方正議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伏羲陵考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附原咨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

附原咨

湯陵考

卷二

稷考

太甲陵考

目錄

家吳將印考

漢穰叔士孫喜印考

呈覆座主朱石君尙書

元和郡縣圖志序

王大令復詩集序

封禪論

重修阿井碑記

得爵記

歷山虞帝廟碑銘

曹縣成湯陵碑銘

東海孝婦墓碑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

君墓表

伏羲陵禱雨文附札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五松園文稿卷一

亥有二首六身解

祥禫不同月辨

葬說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古佛像記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與秦觀察瀛書

貞節堂敍

湖北金石詩序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楊光先傳

武億傳

汪中傳

章宗源傳

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司馬公駒墓志銘

龔君士燧墓志銘

陶君正祥墓碣銘

施君韡墓碣銘

嘉穀堂集卷一

尙書錯簡考

亳姑逸文

成王征疑義

堯沂曹濟道廳壁記

天文辯惑論

江寧忠愍公祠堂記

身度解

李子法經序

斗建中星論

斗建中星表

胡雲坡宮保七十生辰序

修建單父助順永寧侯廟碑銘

書阿文成公遺事

題陸朗夫中丞家信冊後

平津館文稿

序

後序

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目錄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增立鄭博士議

請留道倉餘米改放兵精本色議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復王少寇昶書

呈初撫部書

策問書義

又書義

課題

伏生不肯口授尙書論

容作聖論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禮器龍袞黼黻元衣解

唐虞象刑論

周書罪不相及論

荆樹山房詩集序

分淮注江論

隨園隨筆序

明堂法天論

洪筠軒文鈔序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太白陰經跋

俊父在官解

乾象通鑑跋

武王從諫還師論

淳化閣帖跋

論後漢書劉平事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釋儒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用國考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委吏解

詒經精舍題名碑記

古上士劍考

平津館記

卷下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禹斷二渠考序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江孝廉聲傳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釋方

御史總督漕運管公行狀

夏正加時考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周公不誅管蔡論

孫公行狀

踐奄異說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

芳茂山人詩錄

巡撫荆公行狀

序

濟南府知府改補員外郎徐君大榕傳

澄清堂稿卷上第一賦二首
詩二十四首

文林郎宜黃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

自序

主事王蕤山先生行狀

館試春華秋實賦

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

館試鍊雲生水賦

君墓誌銘

遊茅山偕洪大禮吉作四首

中州送邵太史晉涵入都

咏古

李斯泰山石刻題後

題胡孝廉虔說經圖

遊黃山效庾信體

題朱方伯勳撫松圖

曉偕莊公子達吉舍弟星衡至盤屋仙

題阮中丞元雷塘表墓圖次翁閣學方綱韻

遊寺觀玉女房值莊明府斯自爛柴

澄清堂稿卷下第二詩三十四首

坪回紀遊

召鼎歌畢中丞沅席上分韻

山齋曉起

偕楊三倫洪大禮吉黃二景仁放舟看荷至平山

潤州舟次偕黃二景仁作

堂

江陰舟夜同呂大星垣作

黃二景仁遊黃山歸索贈長句

夜坐寄友

九月十四日泊舟京江道中偕婦步月作

對月答室人作

宿江上

朱相國師珪招飲卽席賜詩依韻和呈

愁夜

題天津沈觀察長春振溺圖

王廣文吉士沈公子紹祖招飲偕洪大禮吉看月作

齋中四本四首

青元觀看菊贈徐道士

題沈公子行卷

與洪大禮吉晚步

登廢寺千佛樓作

答洪大醉後之作兼懷黃仲則

花下獨飲

樓上

題樓上倚聲圖

入茅山作

小除日寇陵市中別洪大禮吉楊三倫

陵作

壬寅八月十一日夜西安節署終南仙

館步月聽趙芝雲彈琴作

冠山堂夜飲歌東姚廉訪頤湖南

聞鶉曲在潁州作

趙子昂畫馬歌在中州節署作

與洪大禮吉醉臥古冢明日戲作

僧莊明府新同遊樓觀作歌

徐民部大榕所藏戴嶧鬪牛圖

題聽雨樓圖

偕句容朱文學鋪及王公子蔭可出遊得梁井欄

題字作

題黃二景仁所藏黃山圖

夜坐吟

秋夜曲二首

鄒縣山程訪女媧遺跡

倚松靠石圖爲張轉運映磯作

題熹平石經榻本次翁閣學方綱韻

題周太守光裕鄖關花柳圖

澄清堂續稿一卷第三詩一百二首

楊州集方立堂齋中同汪劍潭金畹芳諸君作

草菴攜酒與王七廷瑜至城上飲有懷

出郭游駱氏園

洪大禮吉

飲王廣文吉士宅

寄洪大

曉行句曲道中二首

游攝山詩四首

江寧道中作

大風登棲霞峯偕洪大

自隨園登清涼山以不識路止二首

七夕

攜酒上雨花岡飲醉復悵永寧泉作二首

山行

烏夜啼

正月一日

長相思

夜起步月偕婦王采薇

貴家謠

復與王采薇步看月

得洪大書

徐溝道中九日偕舍弟星衡題壁

閨人制衣

偶作

飲烏翅岡王園樓上與林大崇緝洪大禮吉

丹陽村居晚憇

分韻得雉字

贈錢塘蔣大令星耀

細樹

與洪大王七攜酒至城上夜飲同作卽

以別洪大

洪大屬題雲溪一曲圖並有黃二景影

題畫册同洪大作二首

答滁州張秀才龍光

駱廿二乘槎圖

鄉人有言饑民者

月下自韓城至郟陽訪朱縣丞恂口占

曉征行

臘月四日偕王半菴莊恂齋舍弟仲璿

遊盤屋白龍池口占一首

割麥詞

目錄

長安得古印文曰孫喜與予小名同口占一律

蔣立厓丈自塞外歸過大梁屬題寫影

別長安十七首

潁州道中閱邸報讀弇山中丞辟雍詩及留漕疏

稿喜而有作二首

汝南道中寄別熊存甫太守

賦得鑑不辭形

賦得講易見天心

題查相國九石圖石自西征攜歸

廿九日同譚同年光祥夜飲口占

題王秋勝復秉燭堂雅集圖

西苑校書卽事次朱舍人文翰韻四首

耳秋山房招同人作消寒飲四首之一

醉司命詞二首

題慶比部保書蟻

前孫公園有宅一區中多變怪居者輒

被擲揄以去自予移居怙然無恙庭

前枯松復生因屬野雲作圖並綴小

詩於上方二首

癸丑重陽日值日香山口占二首

宋孝廉葆淳以肆中周籩見示分俸購

之口占奉贈二首

次韻寄答洪翰林亮吉

嵩山古柏岡次原韻爲胡大司寇季堂

題

題張刺史道渥墮驢圖四首

寒夜小飲次英夢堂相國韻四首

水屋道人張道渥以書幅見贈風景甚

似竹里江乘之路因憶舊遊口占二首贈之

題慶比部保小影四首

次韻答船山翰林見慰墮車之作

又答船山翰林

濟上停雲集一卷第四詩五十三首
附詩十四首

自歷下之官兗州道中卽事附三首

次韻答阮芸臺學使同年元東招卽往歷下之什

附詩七首

十月十一日巡視曹單河防作

乙卯歲小春下旬隨李河帥奉翰乘廠舟巡工濟

上是日風寒歸後蒙惠海龍裘賦謝二首

嘉平望日自濟上回兗州是夕大雪

正月十一日同黃小松司馬易至嘉祥山中訪武

梁石室畫像小松作圖記遊三首

春日行部曹南道中卽事二首

斷獄方輿歸濟上道中口占附一首

呈謝玉中承德賜題先文介公殿試策

二律次韻

金鄉城西北訪漢扶溝朱簡石室

和袁太史枚除夕告存詩

題南樓卻扇圖贈吳山尊妹婿兼三首

詔予監司言事恭賦一首

曹南督送赴楚官兵寄畢制府阮

答馬秋藥同年履泰比部附一首

感事

魏比部成憲奉使江南過境不晤作詩

見懷次韻奉答附一首

聽鶯圖爲恩觀察作三首

春及草堂看牡丹

登第一樓柬阮中丞元

題張徵君池上草堂畫幀

題西溪訪梅圖

爲金雲莊比部德輿題李憲吉明經旦華遺影

二首

遊湖上至玉泉靈隱寺及紫雲金鼓諸洞口占卽

事柬宋助教大樽二首

湖上看牡丹

阮中丞五月十二日招同程易疇瑤田段懋堂玉

裁第一樓雅集

贈阿臬司禮布二首

將抵金陵道中口占

贈洪太史亮吉

題許秋巖太守兆椿畫幀四首

贈鈕大樹玉

題何蘭士道生詩卷

十月朔日曾都轉煥招飲休園分韻字

字

秦小峴觀察瀛春溪垂釣圖三首

桂林授經圖爲家方伯曰秉作三首

題許秋巖太守問耕圖二首

題張蠡秋曾虔真二首

馬融石室口占

爲家方伯曰秉題王蓬心太守所摹董

北苑瀟湘圖

王觀察象儀于署中葺茅茨作詩次韻

和之

次韻答洪雅存太史亮吉

歸硯圖爲袁授階廷樞題

題張子白同年大令若采西涼春色圖卽送之任

四首

題畫二首

偕洪大稚存探梅隨園飲小倉山房次韻

蘇文忠祠堂圖爲秦小峴觀察作

張穆庵轉運映璣屬題雲在山莊圖所寫歷下某

氏園也三首

白公祠爲任太守兆炯作

租船詠史集一卷第五詩九十五首

新除山東督糧道之官口占

山左道中

倉史廟

試院卽事次鐵冶亭中丞保韻二首

再至東省過河漫各縣二首

次韻答吉漕督綸

題左寧南復督師孫高陽檄調揭帖

題息隱園圖四首

通州視三弟星爵于三角淀口占

次韻答吉漕督

李鹽政招飲次裘制軍行簡韻四首

題梁匠誨同年鳳雛山館圖二首

題閨人真四首

石琢堂殿撰題玉北行留別一詩次韻

奉答

題春帆北上圖二首

華秋槎司馬瑞潢北山旅舍圖

匡廬識面圖爲胡維君虔作三首

周駕堂給諫厚轅視漕天津兼權齎使詩以紀事

題停琴佇月圖三首

金雲莊比部總輿得岳祠銅爵將歸岳氏屬題李

觀察廷礫座中分賦七首

舟泊揚州大雨三日夜以郭河陽夏霖圖留贈曾

都轉煥三首

六月三十日抵栖霞口占時乞假南旋

六月三十日遊栖霞在珍珠泉壁見王夢樓太守

詩次韻和之因寄汪春田太守爲霖二首

山左彌月望雨余入境過郟城費縣寧陽連獲甘

澍喜而有作二首

題牧牛圖爲孫大令良炳作三首

讀漢紀偶成

題余秋農旻丹陽道中踏雪聯吟圖二

首

華秋樵司馬觀瀑圖

邢侗山大令澍松林讀書圖

轉粟北河舟中卽事口占十首

庚中冬日同人集一榭園閱十年矣偶

屬吳山尊學士彙題册有感舊遊率

賦二律卽用唐陶山刺史仲冕元韻

並以寄之時己巳年七月五日二首

題徐河督端漢水秋屯圖次鐵撫部保

韻二首

僞廉史

迂書生

西湖三舟圖

題馮刺史湖三十圖

贈汪春田太守南歸四首

題姚尙衣良行樂圖

季春上浣得雨偕汪刺史爲弼張州佐玉城泛舟

次韻二首

天津令任同年銜憲招飲并柬胡同年觀察銓

天津道中魴魚入饌口占

倉場玉侍郎寧戴侍郎均元招同洪殿撰登燕

集尙書館卽席賦呈二首

德州偕吳學士彙嚴孝廉可均周刺史履端放舟

衛河小飲次韻

送吳學士彙還山用唐刺史仲冕韻二首

德州晤朱觀察爾安額口占贈之三首

冶城絮養集卷上第六詩九十六首

題東山絲竹圖

題簞侍御重光鬱岡栖隱卷

宿清黃交會口舟次口占

題方閩督維甸青溪放櫂圖次朱文正師韻

題嚴子陵卻聘圖二首

慶方伯保出尊甫尹文端公遊攝山圖屬題次卷

得趙文敏所書曝書二字以署書樓口

中韻四首

占二絕句

渡河

郭文學磨以神廬圖屬題三首

題慶方伯保宦遊清興圖冊十首

古詩三首

題方閩督尊甫恪敏公觀成萬松丙舍圖次韻

辛未歲臘八前一日遊焦山遇大雪信

得吳太守階書卻寄

宿而返山僧借庵索詩用蘇子瞻放

題胡玉昆處士金陵名勝圖八首

舟焦山韻走筆付之

五畝園看罌粟花

自焦山放舟登岸仍次前韻

題國山碑亭圖

題周上舍廣衡入關登華圖次吳學士

題姚方伯令儀秋山路墅圖四首

燕韻

題吳君文徵所畫東方三大圖

餞春次查京卿右圻韻二首

遊仙詩六首

目錄

一七

題屠大令倬說詩圖三首

白桃花次韻

題三高士圖次王雅宜龍韻三首

得周毓叔鐘歌次韓昌黎石鼓詩韻

乙亥歲正月十日病中撰尙書今古文

百節相招同石殿撰蠶玉陳太守濬偕余燕集制

注疏成因題元戴淳伏生授經圖

署令公子出拜賦呈一律

蔣大令四培官泰安浚岱頂玉女池得

臘月十九日爲蘇文忠生日招集同人設祀五畝

秦相李斯篆字殘石見寄榻本索詩

園次集中遊蔣山元韻

題空山聽雨圖三首

贈張生灤次許漕督兆椿韻二首

題沈司馬恕所藏曹銳畫卷

江光一綫閣次姚比部齋韻

洪太守梧汪太守端光招飲梅花書院

秋郊口占

出九日行庵文燕圖索題馬氏玲瓏

唐太守仲冕石殿撰蠶玉先後假館五松園有詩

山館物也

贈子次韻答之四首

張太守問爾爲子題半身小影次韻答

五畝園落成口占十二首

之

冶成絜養集卷下第七詩三十二首

題廖轉運寅歸鶴亭次韻

題羅山人聘爲子寫昔夢圖十幀十首

題吳君文徵爲予畫江湖負米圖六幘

六首

題吳君文徵爲予畫海岱塞帷圖十幘

十首

題吳君文徵爲予畫歷下甸宣圖四幘

四首

得今中所作已白鐘次蘇文忠石鼓歌

韻作詩紀之

張君開福從海濱得吳天紀輒贈予卽

次來詩韻答之

冶城遺集一卷第八詩一百二十三首

題溫忠烈公瓚遺像

蘇文忠公壽謙詩在西安畢督部沅署

中作

試香

對月

六哀詩六首

遊隨園贈袁太史七首

偶成二首

酒後步月

二月花

花開

清明

寒食出遊

題吹簫引鳳圖

愁夜

題繩旃伯父畫二首

口占送萬大令應馨之官仁化

闕題

題梁匠誨孝廉接山草堂圖

新開河放棹東章觀察攀桂

題金月湄舅氏解鈴圖二首

仙游潭口占

針魚鵞望對江翠蘿諸山

臘八日出游贈莊明府炳

闕題

口占贈莊公子遠吉

伍詒堂索題南山圖乃王麓臺爲其先世張太夫

瓊樓

人作

殘愁

移家金陵卽事四首

梅莊訪陳華南郡丞其地本韓蘄王宅

遊攝山次江總遊栖霞寺及虎穴寺韻二首

四首

題家頤谷侍御深柳勘書圖三首

題羅小峯梅花冊二首

題紅蕙圖

玉蘭

汪紫珊西園餞別圖四首

牡丹

題陳進士凝齋道遺影次姚太史韻

菊花

題甘夢六桐陰小築圖

月季花

黃梅次韻二首

題靜坐圖

次韻贈張船山

慶方伯以其尊甫尹文端公遺象及袁

簡齋王夢樓象合裝成冊又自寫小

象并寫張船山及子象彙爲一冊屬

詩紀之

題六梅閣詩冊

闕題二首

題吳思亭禪趣圖二首

題嚴小秋憶秋圖

古詩

題陳舍人希哲天寒有鶴守梅花圖卷

題巴臬使哈布看劍引杯圖六首

題地樓夜集圖

揚州方立堂招飲作

爲吳玉松太史雲題蓼花圖

題袁孝廉鑑午橋耕讀圖

題汪大令聽泉圖

爲吳思亭題錢樺石先生蘭竹

饒春和戴竹友延所韻

題陳舍人守譽薊莊山居圖卷

僑居金陵客有比予隨園者戲作此詩

隱仙庵古梅

十一月廿一日慶方伯過常州屬題莫灣泛月圖

卽次元韻送入覲四首

惠山第二泉觀魚口占

題周勛齋載菊圖三首

又題鄧尉探梅圖三首

題采芝圖

俠客行

題王觀察巽言憶舊游圖八幀八首

送別

閩督董同年教增歸里賦贈

寄洪大禮吉

題嚴子陵卻聘圖三首之一

雜詩三首

題周明府午日山居圖

陶隱居遺址

乙亥花朝同人集五畝園吳思亭有詩

神仙曲

見詒次韻奉答

自江寧至和州途中作四首

方觀察體招飲署齋時新葺綠雨山房

幽居

次吳思亭韻

夜坐懷吳二

殘鐙

春感二首

冶城集補遺一卷第九賦一首五十七首

曉渡烏江

館試千尺雪賦

曉坐

長門石幸圖

寄內

閉門

病目

入塞

和胡雲坡宮保師紀恩詩元韻三首

闕題二首

題折蘭美人三首

送徐臬使斯之任江西

雷茵

題青山莊方古圖

立夏前一日趙味辛懷玉舟過吳門小

集授書堂味辛與林遠峯鑄俱有作

次韻和之二首

菊有同枝異色者紅黃並放因屬袁吏

目爲圖口占紀之

題汙小愚桐陰聽鶴圖二首

題甘于湖敬侯墓碑

寄王生

闕題二首

九月晦日王通守招集得樹庭作

重疊前韻寄方觀察體

單父寒河詩三首

曹南道中卽事

九月二日工次作丁巳四首

將歸江左作

吳次升太守送牡丹至金陵卻寄

畢弇山中丞見示木瓜詩次韻奉和四首

長離閣集一卷詩七十一首詞一首

燕燕子飛

山中作

白君之出矣

山中憶吳如霞姊

復與季速夜起視月同作

池上書寄薇隱

望夫石

香草河舟晚

曉步

夢遊

秋胡

蘭芝曲

華清曲

昆靈曲

前樓

句容齋舍

寒食吟

秋夜答季速

夢天

春眠曲

夏行曲

秋望曲

冬坐曲

木蘭詞

春暝曲

離居曲

霽行曲

病中憶歸效簡文卦名詩

曉起效徐陵體

早起憶弟婦

銅雀臺

不眠

曲渚

山空

雨夜

病臥得季速詩

送春

山夕

幻夢

初春

山夕

夢起步後園

半領和薇隱韻

舟次

有感

目錄

水宿

九月十四日舟由丹徒夜半與薇隱乘月登岸行

三里作

寄薇隱次韻

山齋病起憶亡姊

答薇隱復次前韻

悼姊

寄季速時客和州

空室

山夕

蔣墅舟次和季速下第有作

七夕悼姊

憶別和薇隱

晚立

二月十七日東薇隱

又

得薇隱從金陵寄一書

幽夢

三月三日

寄季述

夢起

回文

寄父

和薇隱韻醉花陰

空樓哭亡姊

附小傳

春夕

事狀

秋夜不寐

墓誌銘

哭姊

臥病

向夜

偶成

歸寧後尋亡姊故居

夢中作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序

陽湖孫君淵如寄所刻集。署曰問字堂。問字之名。雖未詳所謂。要孫君之意。則主于識字而已。古者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自倉頡下至周秦。字之孳乳已多矣。又更兩漢。逾益多焉。許叔重乃覩爲說文。屏黜俗字。定從其一。餘爲重文。所定從者。未必盡夫子之古文也。而重文中。或云古文。或云籀文。其所定從。亦未見其必非古文。何則。一部重文。式而一之爲古。尤顯然也。夫學必以通經爲要。通經必以識字爲基。自故明士不通經。讀書皆亂讀。學術之壞。敗極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運循環。本朝蔚興。百數十年來。如顧寧人。閻百詩。萬季野。惠定宇。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說文之歸。然獨存。使學者得所據依。以爲通經之本務。孫君最後出。精鶩八極。耽思旁訊。所問非一師。而總託始於識字。於是一搦管。皆與其胸懷本趣相值。洵乎學者之文。迥非世俗之所謂文矣。昔者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時。天下皆用籀文。孔子獨違衆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好古。是一說也。其平日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是又一說也。二者竝行而不相悖也。夫文武周公。何知後世有籀文哉。獨恨秦火以後。展轉變易。較壁中書。大非其舊。說文雖參用秦篆。

然其引經。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等九經正義。雖去取未盡當。然得者猶大半焉。奈何唐明皇命學士衛包。盡改古以從俗。而開成石經現在。恐又有改衛包之所未及改者。蓋唐以後之九經。又非陸德明孔穎達等之本。惟說文特完。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好古如孫君。庶足振千百年之墜緒而張之與。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說文無此字。新附亦無。然其言曰。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又曰。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亦深有意乎識字者。或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蓋昌黎幼孤故也。好古如孫君。其學進乎古。而又能通于今。然後出其餘事以爲文。信足以卓然名其家者與。予作尙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爲十七史商榷。亦謬爲四方君子所許可。獨蛾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瞽。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賈餘勇以竟殘課。戢春甫有條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功。從而誇嘆之如此。歲在乙卯。首春。同學弟西泚居士王鳴盛拜讀。維時行年七十有四。

閱問字堂集贈言

錢大昕

去歲兩奉手教。慰問殷勤。如親警效。足下在西曹。公務繁劇。而撰述如是其勤。此等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承示新刊文集。皆實事求是。足以傳信後學。其中太陰攷一篇。與鄙見稍有未合。太陰卽歲陰。古人用以紀歲。卽名之曰太歲。似無不可。而與歲星相應之太歲。則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足下不信太歲與太陰爲二。蓋主廣雅之說。然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後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僕謂淮南本以太陰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太初似異。而實非異也。其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言之。而晉灼誤以爲太歲。則與太初不符。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淮南云。咸池爲大歲。

與小歲對。今本作太歲。恐是轉寫之譌。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天官書以咸池五潢五車爲一星。咸池居中。五車爲匡衛。故轉運亦如斗建。後人分爲數名。而淮南史記之文難通矣。弟目力益衰。而炳燭之志尙篤。所欲言甚多。匆匆不及覩縷。更希有以教之。弟大听拜白。季仇大兄先生足下。乙卯二月十三日。

復書見集中

江聲

宋文學還南。接奉兩次手函。并問字堂集三卷。堯典質疑一冊。問字堂集。閱過一通。釋人及擬置辟離議二篇爲最。河雒先天次之。其他論天文者。尙容再閱細審。至如原性篇。弟不能知其是。亦不欲議其非。蓋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摸。宋人所喜談。弟所厭聞也。地理古蹟。亦所不諳。無能置喙。諸書之敘。縷述原委。精詳博衍。具見素學。但誇多鬪靡。觀者不能一目了然。此亦行文之一病也。及閱質疑。喜甚。蓋拙刻散布者多矣。其得之者。以字不通俗。而不能閱者。有之。其僅僅涉獵者。亦有之。其能潛心閱竟。與夫愛之而反覆數四者。亦皆有之。未有如足下精研討論。尋求閒隙。以和駁難者。蓋所貴乎朋友者。貴其能箴規訓誨。匡所不逮也。所樂乎朋友者。樂其砭我之失。況我以善也。意見時有不合。固無取乎盡合。不合則辯論。生辯論。生則誼理明。是此書之幸也。聲何幸而得此于足下乎。但拙刻已成。不能追改。惟冀足下刻此。

質疑以弟所辯者分條散附其間亦足勒成一書以垂後顧今惟堯典一篇爾以後悉求教正陸續見寄弟再辯焉弟樂聞已過決不護短想足下必不吝教也質疑原稿繳上弟之所辯附焉又拙文五篇亦附焉前呈過二篇今又呈此拙文盡于此矣餘言不盡祇候近安江聲頓首淵如大兄足下

張祥雲

邇日多暇熟讀問字堂集廣大精微鉤深致遠闢千古之偉論探百家之菁華翹爲獨得之秘則石破天驚推其致誤之由如推心置腹務折衷於一是無勦說而雷同真可以信今傳後才人學人俱拜下風矣弟私心悅服百讀不厭有未能領悟者數端敢竭愚誠陳於左右按原性篇微言大義追蹤昌黎原道之作惟習卽情一語竊以爲未確蓋習從外染情自內發不可相混又欲與貪利亦善語亦未安夫就性之善推到情之善又就情之善推到欲之善方足破浮屠斷欲去愛之說自是快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己欲立之欲字猶爲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虛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嘗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旣非善則所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養心卽所謂欲勝則能亂性也至欲之外又添出貪利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爲善貪利尤不得爲善所云公劉太王之好以爲貪利亦善之證究與上下文氣隔斷且未明確卽己欲立達貪利也之句亦覺未穩太陰考月太歲句中太歲考援据明確無可置議相宅書吾兩人素所研摩者今讀敍文詳說陽宅三

聖之正義。指駁飛宮三元之邪說。真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不覺步趨若失。第嘗欲彙集各家陽宅書。分類排纂。去邪說而存真詮。當俟書成時就正焉。釋人必不可缺。可補爾雅之遺。擬置辟雍。條分縷晰。酌古準今。通儒傾議也。先天卦位辨。河圖洛書考。以素問乾鑿度諸書。正宋儒之訛。而詳推其致誤根由。可以羽翼經傳。然邵康節皇極經世。推元會運世。皇帝王霸之升降。似未可盡以爲非。三教論有功聖學。爲闢佛者第一義。究其傳述之本。推其緣飾附會之端。直使佞佛者無從置喙。東仁西義一段。議論不刊。應與諫佛骨表並傳。惟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一語。最下二字。改爲又其次。較爲渾厚。詞取達意。千載後自有公論也。斗建辨。日纏考。可謂善言天者。天官書考補序。直如捫參歷井。燭照而數計。此事自關夙慧。堪證前因。天文家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今能抉千古之疑案。因斗建而辨歲差之非。說頗近理。至剖析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處。經學通貫古今。足破羣疑。我未之前聞也。然欲離歲差以注歷。恐未易言。弟嘗攷明至萬歷以後。日月交蝕。全不準。時利瑪竇之法。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諸人紛紛條議。修歷而迄無所就。至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日躔。與舊歷全異。外省人多有非之者。聞康熙年間。算日月交蝕不準。閩有造溪口歷者。嘗召其人至都。與京中文學家對算。溪口之法。爲準。溪口以恆氣注歷。以定氣注日月交食。卽唐一行所傳中法也。今各省尚多用其書。五星家尤用之。京中書肆有賣豁口歷。內載星宿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之妙理。而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

多異名。量天尺與中法差至五六度。又所定量天尺星度。自順治以來。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靡所適從。弟頗疑之。而未能深窺奧妙。俟回京細陳。參互考證。庶得指教之益也。神農本草經及諸子序考。據詳洽。足徵雅才好博。畢原畢陌考。昭陵陪葬名位考。正譌訂謬之功尤鉅。帝堯皋陶稽古論。以稽古爲法。天并及於反古爲變古。崇論宏義。聖人不能易也。弟學淺才疏。所業輒棄去。悠悠無短長。然慕讀書好古之士。恆不能一遇。見足下天才。不覺長言之不足。并將芻蕘之見。獻於大雅之前。尙祈詳細指示。是否有當。勿置之不議也。順候文禧不備。年愚弟張祥雲頓首。上淵如大兄同年足下。七月廿七日灤陽沖。

朱珪

見示天官書考補序一首。想見邇來心得。直欲追騶衍揚雄而上之。顧鄙人於此道茫如也。竊謂足下以學問聰明。鈎稽載籍。獨探精深。發千古不傳之秘。是則善矣。然竟欲以用之實事。則今陰陽術數家。絕無原本而試之。或驗。乃通儒仰觀旁證。而吉凶未必皆符。卽如史記天官書所云五星之廟。與今五星家全不合。當誰適從耶。諺云山川而能語。鄙人亦謂苦天不能言耳。生量移劇地。彌切冰兢。何時樽酒論心。一抒積抱耶。有夢蘭之兆否。念念。乘使槎之便。泐此奉復。藉佈積忱。順問佳安。諸惟朗照。不宣。通家生朱珪頓首。

阮元

接讀問字堂集。精博之至。此集將來積累既多。實本朝不可廢大家也。以元鄙見。兄所作駢麗文。並當刊入。勿使後人謂賈許無文章。庾徐無實學也。所有相商之處。分列於後。乞采擇之。原性篇言性本天道陰陽五行。此實周漢以來之確論。而非太極圖之陰陽五行也。引證一切精確之極。足持韓孟之平。宋人最鄙氣質之性。若無氣質血氣。則是鬼非人矣。此性何所附麗。漢人言性與五常。皆分合五藏。極確。似宜加闡明之。河洛考。龍馬龜卽易書之文。極確。毛惠諸公所未及知也。以九宮爲算法。尤確。言至此。宋人言河洛。直同說夢。無復能置喙。胡朏明有河圖洛書原舛篇。曾見之否。帝堯稽古論。此最精核。足破向來糾結之語。太陰太歲。元總未能細留心。俟考校古書。當必有合也。辟雍尊著是矣。似尙未溯其本原。元有辟雍文一卷。又封禪文一卷。辟雍與封禪。皆是漢以來人愈訟愈譌。元之鄙見。此當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留此以爲鞅。與冕並重。此卽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宮室。聖人制爲棟宇。以避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卽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帳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邨居之必有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軍禮學禮。布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王居在城內。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太學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鞅也。鄭康成解爲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等

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別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憑虛臆斷。然博綜羣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爲腐儒說壞。元以爲封者。卽南郊祭天也。禪者。卽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間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創霸。大約其威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卽爲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泰巔。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冊。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由此觀之。石刻古於漆書。無論墨迹矣。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齊國爲天下之中。故爾雅曰。齊中也。文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也。離中齊也。國幾千萬里。皆其證也。夏商周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聘之儀。天地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經不言封禪。秦漢慕古。建明堂行封禪禮。不得謂之非禮。亦不得謂之無德。古封禪力足服天下者。行七十二代非盡德也。惟是求仙采藥。致壞封禪二字名目耳。光武尙可。唐元宗宋眞宗等。仍是漢武故智。以致宋元以來。目光如豆之儒。啓口卽詈封禪。是豈知司馬子長司馬相如之學者哉。此亦憑虛臆斷。然十年來。反復思之。似非無據。乞大雅虛懷教酌之。堯典舜巡四岳卽封禪之禮。禹會塗山如之。山左金石。搜羅尙有出者。泰山曲阜沂寧一帶。可謂得其大端。惟東昌曹州武定諸府。尙須採訪。新得西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在新甫山下。中有魏文帝事。又北齊韋子深等佛經。字大如槃。

千有餘名。在鄒縣。北魏鄭道昭五言詩。在大基山新得者。若天柱山趙明誠泰山題名。師曠摹漢畫等甚多。銘及雲峯山等其出已久矣。又得衛公孫呂戈漢鏡。梁太平元年鏡。古泉化。漢大將軍竇武銅印。仍有數十。如貧兒少富矣。六朝文俟冬閒編錄時。當盡錄出奉。上如魏賈使君碑之類。尚有存者。若北齊造像記。不過數十字。可要否。前札言修鄭康成祠。請京中同志書名出泉。想已入覽。再鄭氏奉祀生。何以中斷。托禮部人一查。示下爲要。秋帆先生如果來東。此事更妙矣。匆此。並請卽安。不具。淵如仁兄年老前輩足下。侍弟阮元頓首上。

王朝梧

朝梧讀書三十年。一覽而出。舉辭章考據之業。盡度高閣。去年大兄扈從析津。得晤於穹房行帳間。略道問學。似覺神智有益。然不免淫思三日。子貢骨立。別後簿書迷日。兼奔走上游。嘗欲作問字之書。而神陶志寒。不獲長敘。今年三月。荷手書來。瀛并先示大集三卷。秘之高架。亦未暇細讀。憶未識閣下時。有南人攜示畢制軍節署所刊墨子道藏淮南。及所譖關中金石諸書。知出鴻筆訂定。以爲西河亭林外。有先生也。邇日案頭少閒。朱墨差拏。展閱大集。不覺發我矇瞶。雖所窺一斑。而張芝碑底之坐。非一日所能竟閱。集中有原性篇。昔人謂孟子不讀易。故不知性有陰陽。先生綜性情陰陽。而折衷諸子。此開宗第一首大文。似不肯自居於考訂之學者。此疑孟詰孟刺孟諸篇。可不作也。五行一家。自六季以來。叢神日苑玉門金匱之書。皆由僞作。故支離影合。愈出愈乖。若不推古初經傳。則何所證據。朝梧嘗疑歲星太歲左右周

旋之說。星經史歷各載不同。觀大集以羣書表列。廓然心爽。至咸池大時。闕近世通書之謬。蒼龍歲陰。據漢時現有之碑。此其淹貫徵收。明代方楊爲之退舍。國朝梅總憲奏刪通書神照。而於協紀書中博引義例。究其本原。尙惜其未援經緯史書。以爲不備。又讀尊著相宅序。朝梧平時常有一闕。謂自宋以來所祕者。曾楊廖賴。然曾楊廖氏各有傳書。而賴布衣者。僅傳其浙中宅墓數處。及催官僞書。近日考之。知爲厲伯韶也。江右人讀厲爲賴。不知其名。而以布衣呼之。人之姓名猶然不傳。其宅墓之法。又可據耶。今人以宅經竈卦寶爲祕傳。而大鴻者。又以惑辨惑。朝梧嘗讀子史書中。有宅不東益宅不西益之語。此作東彼作西。義何居乎。又尊著河洛者。敍溯原于太乙九宮。岐黃素問。而邵子先天之說。推本于圖南信讖。祖虞翻而黜堯夫。真千古之倬識。不依人雷同也。朝梧又讀昭陵數十碑。其譜系官階事實。核之劉宋二史。知唐書盡不足信。則州志邑書。出于庸隸之手者。無足言矣。尊著昭陵名位考。乃親歷醴泉。宜其核實也。近代天文之學。自梅宣城出。而海內無敢議其非者。蓋信其著書之多。不究其微書之陋。先生確據書傳。博論其外。已足偉矣。餘如釋人一篇。根柢叔重衆家之義。實足補靈樞首篇之所不備也。續刊想漸次積多。刷本時乞多付幾卷。以求資益。又聞閣下考績。記名外用。佇望司臬大省。觀察要道。發文章爲經濟。下風幸甚。至趙氏水經注刻本。朝梧未得見。不知長安坊中有售者否。朝梧所藏抄本。存諸京中。此時若要。取之不易。閣下要抄。只能俟朝梧有便入京時。親自檢出。再發抄錄呈上。非居奇也。鑒之。使期賜玉附候尊。

安。並壁。攜稱。統。惟。澄。照。不。盡。虔。依。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一

雜文一

原性篇

古之言性者多異。孔子言性相近。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厓。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荀子言性惡。董仲舒言性有善質。而未能盡善。何以核其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應人。天爲陽。主性。地爲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定。故情欲後於性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德。有六欲。五常者。仁義禮智信。六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性動而之情。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爲陽。情爲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爲陽。地爲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史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以四時言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以孟仲季言之。一時又各有陰陽。鬼區史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以五行言之。木火爲陽。土金水爲陰。以八

卦言之。陽木震。陰木巽。陽土艮。陰土坤。陽金乾。陰金兌。離火陽。含陰。坎水陰。含陽也。故言性兼陰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爲陽。義智爲陰。信爲中。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爲陽。怒惡哀爲陰也。孔子言性兼陰陽。又言性善。又言性待教而爲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是謂其本善。言成言盡言順。則待教而爲善。然則孔子他日言性相近。習相遠。後漢書釋云。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其云上智與下愚者。上智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言不移者。中黃子所云。人有五位。智人與愚人不同位。或者以智愚爲美惡。誤矣。賈誼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言習慣如自然。則非本然之性。又云中道若性。則非天命之性。故祖伊言。王不處天性者。不度其善性也。惟僞尙書伊尹曰。習與性成。則似性中有惡。魏晉人之言。不足深辨矣。孔子以陰陽言性者。不對情而言。實則性質爲陽。世子之徒。言性有善有惡者。兼性之動而言。實則情之惡。荀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則不分陰陽。孟子言性善。而言良知良能。亦不教之性。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善乎許叔重之言性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其言情曰。人之陰氣。有欲者。其言酒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夫言性陽曰善。論其質也。言情不曰有惡。而曰有欲者。欲有善有惡也。言酒則言性有善惡者。酒屬欲。欲

有善惡。寒陰黍陽。相得動而爲酒。人之性得酒而動。許君以酒觀人性。據其動而言。則性兼情。故有善惡。其善者性也。惡者情之欲也。謂欲有惡而不可謂情有惡。謂情有惡尤不可謂性有惡。譬如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之冬。冬至陽生。而冬不得謂之夏也。許君之說。本孝經鈎命訣曰。情生於陰。性生於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緯書出於漢末。多本孔子之言。文子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謂性已善。柰其情何。此言性與情皆得之矣。何以言情亦有善也。禮記之言。喜怒哀樂曰。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管子曰。好不迫於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是情未嘗不善。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利亦善乎。欲與貪利。卽情之有喜有樂。發而中節。則無不善也。孔子曰。我欲仁。又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夫己欲立達。貪利也。能立達人。則貪利亦善。故公劉太王之好。百姓同之。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未嘗不善也。欲勝則能亂性。故曰。欲焉得剛。又曰。欲不行爲仁。欲可以至於不善。而欲之名。則無不善也。人不能有性而無情。天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之時若。卽人之中節也。浮屠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清淨無垢。卽自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亢而有悔。

反可以至於不善。故彼教離五常。所謂不教之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而爲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名之性。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按此諸說。董欲正名。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中民也。已教則性勝情。謂之聖人。失教則情勝性。謂之斗筭。非性有三等。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教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難得見也。禾雖出米。而未可謂米。固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此亦董之疏也。至告子以食色爲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爲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周書謂喜怒哀懼憂爲五氣。大戴改五氣爲五性。是皆以情爲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陽。不能正名情性。甚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惡形。梟鳥食母。蒼鷹搏擊。此皆性

惡也。答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爲其情將成于惡，故形先見。人之爲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貪欲，未至於爲不善者，性也。梟鷹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情之惡，不可謂性也。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之中。和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忠恕，皆本五常之教。舍五常則虛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格者，蒼頡篇曰：量度也。物者，事也。格物，猶言量事。量其事之至善，卽五常之事也。或言格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事之至善，故曰致知。若魏顆用先人治命，晏子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卽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格物卽用中。中庸猶言用中。解者以庸爲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爲虛位？道德離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書稱凶德，傳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爲虛位。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無，貴剛而賤柔，則儒家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

太陰考

太陰有二。一爲歲星之陰，亦名歲陰，亦名太歲，亦曰青龍。曰天一。淮南史記所稱以紀歲是也。一爲酉辰從魁，蓋陰氣之太始。書緯言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牛屬丑，艮少男，陽之始，畢在酉位，酉爲兌，少女，陰之始。遯甲書所稱在陽遁值符前二位，陰遁值符後二位，是也。古今言太陰不分爲二，故不得其

實。漢書注。張晏言太陰歲後三辰。孟康言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史記正義。張守節言太陰歲後二辰。此卽從魁。誤以注史記漢書者。張揖廣雅云。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卽歲星之陰。考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是知太歲與歲陰太陰爲一。漢書翼奉傳。元帝卽位。明年地震。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按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天文訓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開元占經引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蓋許叔重注。今本脫之。天文訓又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正張揖書所本。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三十年。純奏云。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天文訓云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太子賢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後漢律歷志云。青龍移辰。謂之歲。又據漢碑稱青龍。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涪灘。按是年爲丙申。後碑云。永壽三年。青龍建酉。是年爲丁倉龍。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是年爲甲戌。龍在龍旂。龍集。漢外黃令高彪碑云。光和七年。龍在困敦。中平二年。爲乙丑。漢荆州刺史度倫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鷄尾。龍集丁未。是年爲丁未。按其甲子。皆卽太歲所在。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考史記孝文本紀。淮南王立。在文十六年。是年丁丑。與淮南不同者。太初以前。十月爲歲首。丁丑之春。卽丙子冬也。此又太一爲太歲之證。太一亦名爲天一也。太歲之名太陰。蓋以雄爲歲星。又行於地。故有陰名。陰之言景也。鄭康成注周禮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說文解字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史記集解。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賈公

彥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又云。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見。鄭康成所說。歲星與太歲分左右行度。與淮南史記言太陰歲陰同。遯甲書以天罡加歲支亥。上所建本法辰推歲星。亦相符合。今人讀淮南。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而不知太陰與歲名同。又讀史記。上言攝提格歲者。寅也。下云歲陰在寅。單闕歲者。卯也。下云歲陰在卯。以至十二辰皆然。忽之不察耳。其惑甚矣。歲星一年次舍。雖與太歲不闕。而常以歲建之月。與日晨出東方。故鄭康成注周禮。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鄭云然者。非謂太歲與歲星同次。蓋如太歲在寅之年。歲星雖居丑。其出必在建寅之月。其餘十二次可推。故天官書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鄭司農言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謂太歲與歲星同得名爲歲。賈公彥釋此不明也。古人云。歲在多是歲星。晉語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注云。歲。歲星也。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杜預注云。歲。歲星也。孔穎達云。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今按淫于元枵之說。乃歲星自丑斗牛右轉入于子虛危之次。非太歲左行所在明矣。太歲亦或單謂之歲。始于呂覽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考莊襄王滅周之後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爲涒灘。呂不韋指謂是年。高誘注誤以爲秦始皇卽位八年。則當云大淵獻也。漢人旣以太陰歲陰青龍紀歲。猶有稱歲爲歲星者。如荊州刺史度尙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旣以龍爲太歲。

則歲是歲星。其云鶉尾。蓋据太初歷。歲陰在未。歲星在注。七星張而言耳。後人習知太歲紀歲之義。又止据以歲在爲太歲之文。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後漢書鄭康成傳云。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漢金鄉長侯成碑云。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堂邑令費鳳碑云。熹平六年。歲在丁亥。皆太歲所在。始不知有歲陰太陰之名矣。曹震圭誤以歲星爲太歲。又以太陰爲后宮之星。在帝後二辰。附會歲後二辰之說。蓋不足辨。梅穀成謂歲星因太歲而得名。亦非是。据許叔重以歲爲木星。制字之始。則太歲實因木星而得名。故有青龍之名。玉海引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其言得之矣。

漢書翼奉傳注考誤

漢書翼奉傳。元帝初卽位。上封事曰。正月癸未。日加申時。有暴風從西南來。風以太陰下。抵建前。

考通鑑。元帝初元。元年爲癸酉歲。奉傳明言上封事在元帝初卽位之年。又下云。是歲關東大水。郡十。一飢疲尤甚。上乃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按之元帝紀。亦是元年事。奉上封事。又在詔前。則是癸酉歲無疑。張晏此下注云。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云。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蓋誤以太陰爲在太歲後。又不考本紀年月。及奉傳上下文。疏謬甚矣。且上云。從西南來者。西在寅之西南方。故云太陰下。其云建前者。當是正月建寅耳。

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考元帝紀：二年詔曰：二年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足證太陰卽太歲也。孟康此下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上疏曰：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考元帝紀：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正與奉傳合。奉傳下云：書天子異其意，答曰云云。卽帝紀所言進擢召見也。是年太歲在乙亥。奉疏欲以明年丙子歲遷都。順太陰東行。太陰由子左行至丑，丑在子東也。張晏此下注云：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誤矣。奉傳中一云：元帝初卽位，下云是歲。下云明年。下又云明年。本甚明白。晏注漢書，并本傳忽之，已可怪矣。且元帝以丙子歲三月行幸河東，未始不因奉言厭勝東行。奉于途次，何由勸帝遷都乎。

太歲歲星行二十八宿表

太歲卽太陰歲陰	歲星	歲星出月
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	歲星舍斗牽牛	十一月辰出東方

天官書 歲陰左行在寅	星右轉居丑斗牽牛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志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正月晨出東方
石氏	在斗牽牛	
廿氏 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	歲星在建斗牽牛婺女 <small>漢志引廿氏在建星婺女誤</small>	正月晨出於東方爲日十二
太初歷	在營室東壁	
春秋緯 太陰在寅	歲星居斗牽牛	
天文訓 太陰在卯歲名曰單 <small>闕</small>	歲星舍須女虛危	十二月
天官書 歲陰在卯	星居子婺女虛危	二月
天文志 太歲在卯		二月
石氏		
廿氏 攝提在卯	歲星在子女虛危 <small>漢志引作在虛危誤</small>	

太初歷	在奎婁	
春秋緯 <small>太陰在卯</small>	歲星居須女虛危	
天文訓 <small>太陰在辰 歲名曰執除</small>	歲星舍營室東壁	正月
天官書 <small>歲陰在辰</small>	星居亥營室東壁	三月
天文志 <small>太歲在辰</small>		三月
石氏	在營室東壁	
甘氏 <small>攝提在辰</small>	歲星在亥營室東壁	
太初歷	在胃昴	
春秋緯 <small>太陰在辰</small>	歲星居營室東壁	
天文訓 <small>太陰在巳 荒落</small>	歲星舍奎婁	二月
天官書 <small>歲陰在巳</small>	星居戌奎婁 <small>按今本多胃昴 二字誤</small>	四月

天文志。太歲在巳。		
石氏。	在奎婁。	
甘氏。攝提在巳。	歲星在戌。奎婁。胃。	
太初歷。	在參罰。	
春秋緯。太陰在巳。	歲星居奎婁。	
天文訓。太陰在午。歲名曰敦。 <small>詳。</small>	歲星舍胃昴畢。	三月。
天官書。歲陰在午。	星居酉。胃昴畢。	五月。
天文志。太歲在午。		五月。
石氏。	在畢昴畢。	
甘氏。攝提在午。	歲星在酉。畢昴。	
太初歷。	在中井輿鬼。	

春秋緯。太陰在午。	歲星居胃昴畢。	
天文訓。太陰在末。歲名曰協。 <small>洽。</small>	歲星舍觜宿參。	四月。
天官書。歲陰在未。	星居申。觜觶參。	六月。
天文志。太歲在未。	歲星在觜觶參。	
石氏。	在參罰。	
廿氏。攝提在未。	歲星在未。觜觶參罰。漢志引 作參罰。誤。	
太初歷。	在注張七星。	
春秋緯。太陰在未。	歲星居觜參伐。	
天文訓。太陰在中。歲名曰汜。 <small>澗。</small>	歲星舍東井輿鬼。	五月。
天官書。歲陰在中。	星居未。東井輿鬼。	七月。
天文志。太歲在中。		七月。

石氏

在東井與鬼

甘氏 攝提在中

歲星在東井與鬼 漢志引作在弧

太初歷

在翼軫

春秋緯 太陰在中

歲星居東井與鬼

天文訓 太陰在西 歲名曰作鄂

歲星舍柳七星張

六月

天官書 歲陰在西

星居午 柳七星張

八月

天文志 太歲在西 曰作謫

八月

石氏

在柳七星張

甘氏 攝提在西

歲星在午 柳七星張 漢志引作注張

太初歷

在角亢

春秋緯 太陰在西

歲星居柳九星張

天文訓。 <small>太陰在戌。歲名曰闍。 茂。</small>	歲星舍翼軫。	七月。
天官書。 <small>歲陰在戌。</small>	星居巳翼軫。	九月。
天文志。 <small>太歲在戌曰掩茂。</small>		九月。
石氏。	在翼軫。	
甘氏。 <small>太陰在戌。</small>	歲星在巳翼軫。 <small>漢志引作在 七星翼。</small>	
太初歷。	在氐房心。	
春秋緯。 <small>太陰在戌。</small>	歲星居翼軫。	
天文訓。 <small>太陰在亥。歲名曰大 淵獻。</small>	歲星舍角亢。	八月。
天官書。 <small>歲陰在亥。</small>	歲星居辰角亢。	十月。
天文志。 <small>太陰在亥。</small>		十月。
石氏。	在角亢始。	

<p>廿氏。攝提在亥。</p>	<p>歲星在軫角亢。</p>	
<p>太初歷。</p>	<p>在尾箕。</p>	
<p>春秋緯。太陰在亥。</p>	<p>歲星居角亢。</p>	
<p>天文訓。太陰在子。歲名曰困。 <small>數</small></p>	<p>歲星舍氏房心。</p>	<p>九月。</p>
<p>天官書。歲陰在子。</p>	<p>歲星居卯氏房心。</p>	<p>十一月。</p>
<p>天文志。太歲在子。</p>		<p>十一月。</p>
<p>石氏。</p>	<p>氏房始。</p>	
<p>廿氏。攝提在子。</p>	<p>歲星在卯。氏房牽牛。漢志引作氏房。</p>	
<p>太初歷。</p>	<p>在躔星牽牛。</p>	
<p>春秋緯。太陰在子。</p>	<p>歲星居氏房心。</p>	
<p>天文訓。太陰在丑。歲名曰赤。 <small>舊若</small></p>	<p>歲星舍尾箕。</p>	<p>十月。</p>

天官書	歲陰在丑	星居寅尾箕	十二月
天文志	太歲在丑		十二月
石氏		在尾箕	
甘氏	攝提在丑	歲星在寅心尾箕漢志引作 心尾	
太初歷		在婺女虛危	
春秋緯	太陰在丑	歲星居尾箕	

按天文訓之太陰。天官書謂之歲陰。天文志謂之太歲。甘氏謂之攝提。是以攝提代太歲。楚辭之攝提。貞于孟陬。卽太歲建寅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紀漢書前兩月。蓋淮南之誤。觀鄭康成引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所建之辰以見。則知太歲月建在寅。歲星亦以寅月出。是史記漢書正月出之說。爲長矣。餘十二辰仿此。淮南史記石氏春秋緯。紀歲星所在之宿。大略相同。甘氏每在後一宿。太初歷每在後二辰者。據漢志云。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考淮南云。歲星舍斗牽牛。東井輿鬼爲對。丑爲斗牽牛。未爲東井輿鬼。則知丑對于未。太陰在寅。歲星必在斗牽牛。甘氏

所云婺女。太初所云營室東壁。或有不揣本而齊末之失矣。歲星贏縮則爲災。故甘氏言歲星所居處。安靜中度。吉。天文訓言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皆有凶驗。然則因太歲以求歲星。固有常次之舍。而太初歷所以與淮南史記甘氏諸家異者。按之天文訓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今太陰在卯。是爲仲。歲星當居子。行女虛危三宿。淮南諸家皆與天文訓所言合。惟太初歷則行奎婁二宿。可以證其法之不符矣。凡此疑太初改建寅之後。歷家沿襲參差之誤。今據各家同異。具表如右。石氏太初歷無全書。見天文志所引。甘氏春秋緯見開元占經。與天文志所引甘氏多不同者。班固摭錄之誤也。

月太歲句中太歲考

太歲有三。一爲年太歲。左行二十八宿。十二年一周天。始見于海外南經云。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淮南天文訓謂之太陰。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鵠巢鄉而爲戶。說文云。鳥者知太歲之所在。鳥卽鵠字。知所在者。亦言向之。是爲年太歲。貴神也。一爲月太歲。二月起卯。三月子。四月酉。五月午。六月復至卯。終十二月。右行四正。亦謂之咸池。亦曰小時。天文訓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又云。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則與太陰之不可背而可鄉者。絕不同。故知非年太歲。今陰陽家引李鼎祚。則以大時爲正月。起卯。月行四

仲明以來通書皆用其說。遯甲書推大時法云。天罡加月建。亥卯未辰。有加仲者。其下卽是大時所在。如法推之。則大時三月起卯。四月子。五月酉。六月午。七月復至卯。終十二月。右行四正。又與淮南二月起卯。及通書正月起卯。兩說不同。按遯甲書所謂大時。今通書誤謂之天吏。三合五行。死氣之位也。李鼎祚之大時。三合五行。沐浴之位也。淮南之大時。通書俗謂之打頭火。亦謂之飛大煞。三合五行。王氣之位也。其法申子辰月在子。亥卯未月在卯。巳酉丑月在酉。寅午戌月在午。卽從二月起卯。右數四仲得之。大時凡三說。皆不吉。然求其所以名咸池之由。則似三合沐浴之說爲近。豈淮南二月字。當作正月。與漢西嶽華山碑云。元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或是歲在四正。則有咸池之名。或古人誤讀淮南咸池爲太歲之語。而以年太歲爲咸池。不知其審。句中太歲者。亦因蒼龍所在而得名。故王莽傳注。服虔以蒼龍爲太歲。通典引太公曰。將軍白居九天之上。竟一句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夫云一句而徙。趨避吉凶。則非年太歲及月太歲明白。其法出于龍首經曰。諸欲求日。白虎六甲爲青龍。六丙爲朱雀。六戊爲勾陳。六庚爲白虎。六癸爲元武。假令甲子句青龍在子。朱雀在寅。勾陳在辰。白虎在午。元武在酉。大將處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勾陳。以白虎加敵人。伏勾陳抵元武。他皆仿此。遯甲書亦載其式云。六甲在子。青龍大將居之。六乙在丑。蓬星鼓角居之。六丙在寅。明堂士卒居之。六丁在卯。太陰伏兵居之。六戊在辰。天門軍門居之。六己在巳。地戶小將居之。六庚在午。天獄斬斷居之。六辛在未。天庭判

斷居之。六壬在申。天牢糧草囚繫居之。六癸在酉。天藏華蓋甲仗居之。終十辰至甲戌。則戌爲青龍。据此知太公所云。竟一句復徙者。卽其法。而遯甲書云。背太歲當萬人。大將軍五千人。太陰月建各當五千人。則卽以太公所云。建爲月建。所推太歲太陰大將軍。與今陰陽家所載同。疑非古法也。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朱雀在卯。勾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按孤虛式。甲寅旬中。孤在子。丑。天文訓旣云。勾陳在子。又以子丑爲主太歲太陰。下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勾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則此太陰太歲。卽旬中孤位。特未識何以又分太陰太歲爲二。其云主者。猶言與之相應。如馬融注書。以斗七星爲一主。日二主。月之類。天文訓寅上自有太陰。則不得復以丑爲太陰。錢少詹事据其文。以爲太陰在太歲後一辰。恐未必然。且淮南此文太歲字。協紀辦方引作太陽。或別有据矣。斗建雌神。亦名太陰。故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太陰所居辰爲厭日。是又一太陰也。郭氏元經有太陰子年在戌。丑年在亥。順推十二辰。遯甲書推太陰法。常以功曹加歲支神后下。是也。此卽時憲書所載太陰。又與淮南歲陰及遯甲書陽遁前陰遁後之太陰。各不同。考古者固不可以同名異實而誤矣。

天文訓 正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大時。午卯子西午卯子西午卯子西。

李鼎祚。正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

大時。卯子西午卯子西午卯子西。

遯甲書。正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

推大時。西午卯子西午卯子西午卯子。

晉灼漢書注釋

漢書天文志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近人多言未聞其審按其文出天文訓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高誘注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開元占經引其注云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假令歲陰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云三宿也此是許叔重注今本脫之依義推之知晉灼云太歲在四仲者中與仲二讀子午卯酉爲冬夏春秋之仲亦爲東西南北四正之中太陰左行在卯則歲星右轉居子舍婺女虛危三宿太陰在酉則星居午舍柳七星張三宿太陰在午則星居酉舍胃昂畢三宿太陰在子則星居卯舍氏房心三宿四正之宿各三合得十二故又云三四十二也其云太歲在四孟者寅申巳亥爲四孟月太陰在寅則星行斗

牽牛二宿。太陰在中。則星行東井輿鬼二宿。太陰在巳。則星行奎婁二宿。太陰在亥。則星行角亢二宿。云太歲在四季者。辰戌丑未爲四季。月太陰在辰。則星行營室東壁二宿。太陰在未。則星行觜雉參二宿。太陰在戌。則星行翼軫二宿。太陰在丑。則星行尾箕二宿。四孟四季之宿各二。合得十六。故又云二十八宿也。荆州占曰。歲星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上。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上。亦足證晉灼之言矣。孔穎達因服虔注左傳。言龍度天門。乃有歲星跳辰之說。考左傳稱歲棄其次。及淫于他次。則爲災。淮南史記稱歲星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則凶。及其下。是以樂說有歲星常應太歲之語。太歲卽因歲星而定所在之辰。若歲星積年跳辰。太歲不當依十二年之次。占驗家亦不必以失次爲凶矣。服虔所云龍度天門。卽謂歲星自亥至酉。乾爲天門。戌亥屬乾。歲星爲龍耳。

相宅書鈔

蜀之江津縣。塞孝廉。以儒術通陰陽五行之學。出其師授相宅書。案序于子。子覽其書而善之。書名陽宅三要。三者何。曰宅曰門曰竈也。宅門竈所在之方。陰陽相得。五行相生。及比和則吉。否則凶。用其法遊都下。斷驗如神。子嘉其法之合于古者有五。一曰各具一太極。看法以各院中分八卦方位。其視門以門內之院。視宅竈以宅竈所在之院。合于黃帝宅經云。隨宅大小。中院分四面。作二十四路。則知世俗所用門上看門。水中望水之法。非也。二曰論八卦方位。不論天干地支。世傳有八宅周書者。惟以八卦分吉凶。八卦之稱。父母長少男女。疑卽主于人事。故作宅尤宜取法。如戌亥屬乾。壬子癸屬坎。卽以乾坎論。餘俱仿此。至選擇以天干爲重。故遯甲書以甲巳各管五日。分上中下元。陰宅以地支爲重。故兼十二辰。三者之分。各有至理。善乎塞孝廉之言。三元者。天道宜用之選擇。不宜以之相宅也。三曰各房之戶。論方不論向。與大門異。其法出于楊益字琦。竈卦書云。各房門戶。但論背坐一作生之方。不必論向。蓋陽宅用天光。陰宅用地氣。門戶旣名爲氣口。天氣從此入。今世相宅家。定各房門戶。自屋內視向。失之遠矣。四曰竈屋門在宅吉方。竈火門向宅主本命吉方。竈座壓本命凶方。亦出竈卦書云。西四命人。舊竈在巽巳方。不吉。今移往乾亥方。東四命人。舊竈在乾亥方。不吉。今移往巽巳方。夫西四命人以巽巳方爲不吉。則移竈在吉方可證。舊八宅書謂竈宜在宅凶方者。必是誤認竈屋爲竈座也。五曰論宅以簪雷正中之戶。并門竈爲三

要合于月令五祀之義。五祀有中霤。義爲屋水流之中。卽中堂之戶。其稱墜者。路稱戶者。小于門。言門與宅足兼墜與戶。是三要卽統五祀宜置吉方也。相宅之術。出于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古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見藝文志。形法家班固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今所傳惟有黃帝宅經。而其文稱文王孔子子夏淮南李淳風諸家宅經。蓋宋人撰集成書。非古本矣。然以乾坎艮震爲陽。巽離坤兌爲陰。辰戌爲斜界。修造則陽宅以陰爲得。陰宅以陽爲得。遷移則從陰入陽。從陽入陰。爲吉。重陰重陽爲凶。其術有所傳。不可誣也。又有生氣福德五鬼絕命刑禍之名。卽今八宅書九星所本。考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七星加輔弼。又見郭璞元經。而明周視作陰陽定論。以爲立名之謬。蓋不知妄作之言矣。漢時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淮南及鄭康成注周禮。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卽此書。許叔重以堪爲天道。輿爲地道。又有圖宅術書。見論衡所引。王充言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王符潛夫論亦云。商家之宅。宜西出門。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漢以來多行用之。至唐呂才乃云。堪輿經黃帝對天姥。始言五姓。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寢多本同。未異。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其言似近理。而實不然。猶之古人言武王以甲子日興紂。以甲子日亡。不知遷甲之法。同一日。向東北則吉者。向西南則凶。武王以

甲子味爽擊紂。渡孟津向東北。其日生門在艮。故勝。紂則反是。故敗也。古人又言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是不知宅經各院中分之法。以截路分方視宅者也。唐楊益撰竈卦書。始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卦。乾坤艮兌爲西四卦。東四宅門竈勿犯西四。西四亦同。又世傳黃石公論宅元書云。東四裝西。及西四裝東。皆不吉者。謂房間之數。洪範五行。一六水爲坎。二七火爲離。三爲震。八爲巽。四爲兌。九爲乾。五爲坤。十爲艮。坎離震巽之數。不宜開乾坤艮兌之門。俗間注陽宅大全書。不知此法。予聞之稷山韓君。韓之相宅。有神授也。予嘗論俗傳之法。皆有所本。乾與兌。坤與艮。坎與巽。離與震。爲生氣貪狼木者。陰陽相得。五行相生之象也。坎與震。離與巽。乾與艮。坤與兌。爲天乙巨門陽土者。五行相生。但重陰重陽。其吉次于生氣也。乾與坤。艮與兌。坎與離。震與巽。爲延年武曲陽金者。陰陽老中少正配。金土相生。水火相濟。陰陽木比和。恒久之象也。坤與坎。巽與艮。兌與震。離與乾。爲絕命被軍陰金者。陰陽相遇不相配。五行又相克也。乾與震。巽與坤。艮與坎。離與兌。爲五鬼廉貞火者。五行相克。又重陰重陽也。乾與坎。坤與離。震與艮。兌與巽。爲六煞文曲水者。重陰重陽。金水火土不能相生。木土金木。又相克也。坎與兌。離與艮。乾與巽。震與坤。爲禍害祿存陰土者。一陰一陽。但人事仲男女與小男女不相配。又長女長男。違離其父母。或適人。或遠遊也。八宅家名爲遊年。其理甚精。殆非後人所能意造。而世俗既不知各院中宮下。指南鍼定八方之法。誤用之。則反以爲不効。不亦誣乎。近有陽宅大成一書。以選擇家飛九宮定宅位。如坎宅云。以一白人中宮。二黑在

乾三碧在兌。四綠在艮。五黃在離。六白在坎。七赤在震。八白在巽。則方位吉凶顛倒已極。并不知選擇與相宅。有有形無形。一動一靜之分。宅有定方。不可飛入中宮也。又或以三元之法相宅。不論宅竈及鄰家高屋。而謂上元旺氣在坎。坤震中元在兌。坤乾下元在艮。艮離。然則古今公府皆坎離。不旺上中元耶。其言出于蔣大鴻。猶李時珍之本草。偶有効驗。便以著書。非古法也。又有用八宅之說。而爲邵雍先天八卦所惑者。如坎宅開坤門。以坤爲後天之離。與坎相合。不悟土來克水。其謬更甚。塞孝廉與子同舉于鄉。其好學多藝。固不止此。聊作序告以鄙見。并祛世俗之惑云爾。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二

雜文二

釋人

人始孕曰牒。一月曰胚。三月曰胎。子未成形謂之包。兒生裹謂之胞。有髮臂脛謂之子。頭凶未合謂之兒。孺子謂之兒。人謂之大人。頭謂之首。首謂之百。亦謂之頁。亦謂之兒。頭會囟蓋謂之凶。凶謂之髮。頭髻謂之囟。顛謂之頂。亦謂之顛。雜謂之顛。亦謂之題。顏前謂之面。眉目之間謂之顏。引氣自鼻謂之鼻。鼻謂之自鼻。鬃謂之頰。眼謂之目。目匕匕同謂之良。亦謂之眼。童子精謂之睛。目旁薄致謂之矐。目厓謂之眇。園謂之罍。振牟謂之舟。玉篇舟振眸也。今本說文作振舟疑誤。面旁謂之頰。頰車謂之頰。頰後謂之頤。權謂之頰。亦謂之肫。臣謂之頤。亦謂之頤。所以言食謂之口。口謂之喙。亦謂之囁。口耑謂之唇。唇兩邊謂之頤。權謂之吻。口土阿謂之谷。在口所以言別味謂之舌。舌謂之舌。主聽謂之耳。耳曼謂之聃。耳門謂之頤。頤鬃謂之顛。顛謂之亢。頭後謂之項。項謂之領。亦謂之頤。項枕謂之頤。喉謂之咽。亦謂之喉。亦謂之監。肩甲謂之膊。肩前謂之髑。臂下謂之亦。亦謂之掖。亦下謂之腋。亦謂之脇。臂上謂之肱。手上謂之肱。手上謂之臂。臂節謂之肘。拳謂之手。手中謂之掌。手

擊謂之擊。手足指謂之指。將指謂之拇。覆手謂之爪。反爪謂之爪。脰謂之脰。兩膀謂之脅。厚謂之腹。臍謂之臍。脛本謂之股。股謂之膊。股外謂之髀。髀謂之尻。尻謂之脛。脛謂之尻。尻謂之脛。髀上謂之髀。兩髀之間謂之奎。孔謂之腠。女陰謂之也。也古讀如區。釋名陰。陰也。言所在陰也。醫經謂之脚。亦謂之髀。亦謂之胛。其曲謂之踞。脛謂之脛。脛頭謂之郤。郤謂之髓。足謂之止。亦謂之蹠。亦謂之正。踵謂之跟。足蹠謂之蹠。足下謂之跖。其臧火謂之心。木謂之肝。土謂之脾。金謂之肺。水謂之腎。五臧總名謂之脛。心上高下謂之旨。連肝之府謂之膽。穀府謂之胃。膀胱謂之胆。大小腸謂之腸。脾腸謂之腸。脛膈謂之膈。身謂之躬。身中謂之要。軀總十二屬謂之體。體四肢謂之肢。兒謂之頰。頰儀謂之兒。顏氣謂之色。肉謂之肌。頰肉謂之肌。夾脊肉謂之膊。背肉謂之膂。脊肉謂之膂。腹下肥謂之腴。脛肉謂之脛。足大指毛肉謂之腋。肉之巖謂之骨。骨崱謂之髀。首骨謂之頤。頤口斷骨謂之齒。牡謂之牙。齒本謂之斷。脊骨謂之呂。背骨謂之脊。脊骨謂之尻。脊謂之肋。髀骨謂之髀。髀骨謂之髀。脛骨謂之髀。郤脛骨謂之髀。骨中脂謂之髓。肉之力謂之筋。本謂之筋。血理謂之髓。動髓謂之寸口。液謂之汗。鼻液謂之涕。口液謂之唾。慕欲口液謂之次。乳汁謂之漣。氣液謂之盡。盡即精字。易曰男女氣精。小便謂之尿。婦人汗謂之汗。髮謂之齒。似米非米謂之矢。皮謂之膚。眉髮之屬謂之毛。自上謂之髮。亦謂之鬣。其根謂之髮。髮謂之髮。頰髮謂之髻。亦謂之頰。目毛謂之眇。目旁毛謂之眇。頰毛謂之面。面毛謂之須。頰須謂之鬣。口上須謂之髭。節卻謂之卻。其象甲人頭乙承甲人頸。

丙承乙人肩。丁承丙人心。戊承丁人脅。己承戊人腹。庚承己人臍。辛承庚人股。壬承辛人脛。癸承壬人足。

擬置辟雍議

辟雍者四方有水中有宮焉。卽明堂太學靈臺之所在。天子所以宗祀朝諸侯。校士養老。觀雲物之處也。

辟與璧音通。故言水環如璧。雍者邕借字。說文解字曰。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巛从邑。水經注曰。四

方有水曰雍。此其義也。大戴禮曰。明堂外水名曰辟雍。韓詩說曰。辟雍者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

之文所藏處。見詩正義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見太平御覽漢書曰。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屋通水圍宮垣。此辟雍有明堂之說也。盧植注禮記曰。明堂卽太廟也。見詩正義服虔

注左傳曰。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見詩正義高誘注淮南子曰。廟之中謂之明堂也。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

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見藝文類聚詩思齊曰。雖雖在宮。箋曰。宮謂辟離宮也。禮統

曰。辟雍文王廟。見藝文類聚此明堂卽太廟之說。同在辟雍中也。禮記王制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韓說曰。

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見詩正義禮記外

傳曰。有虞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夏曰庠。殷曰斡宗。周曰辟雍。見太平御覽又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于

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頌亦有在泮獻馘。獻囚之文。此辟雍有太學之說也。詩靈臺章曰。於

樂辟雍。左氏說曰。天子靈臺在太學之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雍。見詩正義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

光武皇帝于明堂祀畢登靈臺水經注曰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雍靈沼

見長安志

又曰沈水又

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此辟雍有靈

臺亦名辟雍爲靈沼之說也所以知者白虎通辟雍篇先言大學次辟雍次庠序次靈臺次明堂而總名

之辟雍篇以是知之也又盧植注禮曰天子太廟上可以望雲物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

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

見詩正義

高誘注淮南子曰明堂者王者

月居其旁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雲物謂之靈

臺其外圓似璧謂之辟雍

舊本脫璧謂之辟四字今意增

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泮宮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

清貌則曰清廟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

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

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

詩見

正義此諸儒以辟雍明堂太廟太學靈臺五者同一實之證自三代及漢制皆如此也說文解字曰天子饗

飲辟雍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五更與諸

侯行禮之處

見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

雍行大射之禮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祖割

見薛綜東京賦注

宋書禮志曰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

鄉飲酒之禮。按諸書傳。其云行禮樂宣德化。與諸侯行禮之處。以有明堂。其云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以有太學。其云養三老五更。行鄉飲酒之禮。及袒割。以有庠。其云行大射之禮。以有序。此又五者一實之證也。辟雍水四周宮基。故其流大。韓詩說曰。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見文選注。白虎通曰。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所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案言方者。宮基在內。圓者。水形在外也。班固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夫王者臨雍。須舟以渡。則其水四周。又明也。而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說文。離字从广。後漢李尤辟雍賦曰。辟雍巖巖。規圓矩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張衡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言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又注。乃營三宮云。明堂辟雍靈臺。禮象曰。辟離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北爲瞽宗。見下海。廣韻曰。辟離。天子教宮。恐是後漢時。別立宮于水側。應劭誤以說武帝時三雍宮。武帝時三雍。何知非太學明堂靈臺。詳盧植云。太廟靈臺辟雍。古皆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則知三宮之說。不經。非古法也。後世欲攷建辟雍。以復三代之制法。宜取水環如壁之義。開流以圍太學。不必別建宮名。其宗廟司天臺。旣已各自有處。王者禮樂不相沿襲。亦不必泥太廟靈臺。皆在辟雍之說。則合于古。而通于今矣。

先天卦位辨

內經周易皆言先天。非邵雍所謂先天。莊子內篇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又云：先天天地生。又云：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千寶注周禮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小成謂八卦也。中成謂重卦。大成謂備物制用也。似爲邵雍所本，而不言卦位。今所傳伏羲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及乾一兌二，以別于文王卦位。考之書，無所本。蓋邵雍誤讀易說卦爲之，易之言卦有二象，從象一上一下，橫象分布八方。天動地靜之道也。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謂乾上坤下，象天地離上坎下，象水火，艮上兌下，象山澤，震上巽下，象雷風。故孔子于易上經，言同聲相應，謂震巽同氣相求，謂艮兌水流濕，火就燥，謂坎離雲從龍，風從虎，謂乾坤虞翻之注，良是。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繫辭又曰：天高地卑，乾坤定，卑高以陳，貴賤位。既曰卑高，是說卦天地定位，明爲上下之象，而非南北之位也。邵雍誤會其辭，造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卦位，命曰先天。又見其文，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及易逆數之言，以爲八卦當起乾，逆數至兌，造爲乾一兌二之序。攷虞翻注易數往者順，謂乾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注知來者逆，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古人列八卦方位，乾坎艮在下方爲北，巽離坤在上方爲南，震東兌西。李氏云：從午至亥，卽從離至乾，云從子至巳，卽從坎至巽。蓋坎艮震巽四卦爲陽，進自下方而上，其位逆。巽離坤兌四卦爲陰，退自上方而下，其位順。卽二至陽道陰道之分，通謂之逆數者，八卦俱起坎也。邵雍未見虞氏之解，直以逆數爲乾一兌二，則于四時五行人事皆

不合。乾九月卦。兌八月卦。四時何爲起季秋。入仲秋。乾陽金。兌陰金。五行何爲起金。乾老父。兌少女。對中女則少之。言小絕陽小陰。何能相生。說經之儒。合天地人無所不通。邵雍之言。何其窒闔也。古書言天地之象。多兼上下四方。堯典之言。堯曰。假于上下。亦曰。橫被四表。經典如此。不可更僕。五行亦有上下四方之象。韋昭注律歷志。天之中數五。云一三在上。七九在下。注地之中數六。云二四在上。八七在下。鄭康成注易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也。韋以從象言。鄭以橫象言。不相妨矣。邵雍又見說卦帝出乎震之辭。以爲文王後天八卦。尤無所本。說卦之言。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南方。乾曰西北。坎曰正北方。艮曰東北。惟坤兌無方位。易乾鑿度。孔子以坤配六七月。則在西南。兌正秋則西方。此四正四維分布八方之象。亦伏羲之卦位。何以明之。易乾鑿度稱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稽覽圖以四正卦爲四象。乾鑿度。孔子曰。易始于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虞翻易注云。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諸儒以四象爲四時。蓋本孔子之言。八卦方位。必先有四正。而後有四維。故繫辭云。四象生八卦。庖犧氏所爲畫四象。立四隅者。既置坎離震兌以象春夏秋冬。又置乾坤艮巽以象四孟四季。

亦如洛書五行之敍。先生後成。生于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爲之四正。然後成于六七八九十也。宋儒縱不信緯書。何能不信繫辭乎。且陳搏乘隋焚讖緯之後。方竊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式。以爲河圖。欺世。朱文公諸人。爲其所惑。緯書之緒餘。以爲祕傳。反不信其與經不倍之言耶。必欲求先天之卦。或取考靈耀。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于畢之說。謂牽牛屬艮。畢屬兌。艮在丑宮爲太一。兌在西宮爲太陰。謂之太極。在坎離之先。義猶有取。若所謂乾一兌二者。求之書傳。果何由附會其說乎。宋人考古之疏。固不止一端。如朱文公問蔡季通。以爲十二相屬起于何時。曾見何書。又謂虎當在西。而反在寅。雞爲鳥屬。而反居西。今檢十二辰屬禽。近出王充論衡。及抱朴子。賈誼新書胎教篇。有云。雞者東方之牲。狗者南方之牲。牛者中央之牲。羊者西方之牲。菴者北方之牲。非其物也。又博古圖。及今出土漢鏡。鑄十二禽象甚悉。朱文公未見其書。亦可怪矣。十二屬之所本。無關經學。吾疾夫世之刊易經。及陰陽書。必列邵雍先天八卦于簡端。至相宅家爲人作坎宅坤門。以爲先天地。卽後天離。不悟土來克水。得禍甚速。是不可以不辨。故詳著于篇。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三輔黃圖一卷。始見于隋經籍志。不著撰人名氏。如淳晉灼注漢書。多引其文。劉昭注郡國志。引黃圖云。下邳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則爲漢末人所著。後漢咸陽并入長安。故其書記咸陽故事。亦多繫之長安。

書亦名西京黃圖。舊有敍不傳。据臣瓚引西京黃圖敍云。民摩錢取屑也。舊書有圖。以文爲標識。故其詞甚簡。今書中所稱舊圖云云者。標識之辭。下有文復出者。圖說是也。若後云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前又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上云。冰池在長安西。下云。舊圖云。西有彪池之屬。隋志言其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事。是其體例尙可尋求。後人旣益以注解。多引史記漢書。及三輔故事。三秦記。宮闕疏。廟記等書。傳寫者又亂入本文。今長安志引。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本書云。在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關輔記曰。在酒池北。則是宋敏求卽連用其注。程大昌以爲唐人增續成之。是也。樂史宋敏求所引。又勝于南宋時本。玉海所引。則有岐州扶風縣及湖城縣之名。不能別擇。其引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褒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東都不與焉。又云。始于三輔治所。終于雜錄。一帙。凡一十九條。是其篇目。已非隋志之舊。然王氏所引。據詞旨簡質。又與今本不同。今本于三輔治所前。增三輔沿革。其辭至劣。又分十九條爲三十六條。是又非宋本之舊矣。王氏指證此書。思子宮在湖。萬歲在汾陰。皆隸甘泉。與史不合。今覽其文。殆有甚者。鐘官字誤爲鐘宮。乃附于宮類。涿沐館譌爲涿沐觀。乃列于觀屬。温室殿在未央。而載在長樂宮。云按漢宮殿疏。在長樂宮。又漢宮閣記。在未央宮。旁皇無据。或本書與拾遺記西京雜記同文。則以彼繁詞。增其篇幅。或傳注稱引本書。兼及他書。後加按語。皆牽連抄摭。或非三輔宮觀。妄附本書。蕪累甚矣。王應麟弟應鳳。有訂

正三輔黃圖。今復不傳。此惟据明人刻本。譌謬滋甚。秋帆中丞既刺取書傳。加之校勘。詞旨完備。釐然可觀。予以爲唐人所引三輔故事諸書。亡矣。略見于此。不宜刊落。必用先生之本。漢人著書。存者絕少。削繁補遺。猶爲善本。則亦相輔而行焉。頃涉覽諸書。求其徵引。理而董之。略依隋志所稱篇次。復爲一卷。以宋敏求作長安志。曾見舊書宮觀先後。多依更定。予以乾隆困敦之歲。肆始西征。游寓五載。中丞館于上舍。此邦當路。歡若平生。延訪名山。流連遺隄。西觀芒竹。東歷陽華。北繞甘泉。南瞻子午。千門萬戶。指掌能圖。四塞八川。畫沙可述。又撰諸方志。旁求故實。頗悉源流。良亦此書之益。桑下之戀。斐然成編。所謂賢于博奕。後世覽之。幸勿稱爲著作。

河圖洛書考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論語。河不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日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雜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敘傳。及李奇注。悉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讖緯之過。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

說長于鄭氏矣。至宋人乃妄以洪範五行爲河圖。又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人毛奇齡闢之甚辨。而不能篤信漢人。以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于黃帝。核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辯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辯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肩足戴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于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辯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尙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果何所出。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考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皆於三。王冰注。三東方也。云皆於九。注。九南方也。云其皆四維。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皆於七。注。七西方也。云皆於一。注。一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注。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羅莘路史注。引壺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卽有之。故遯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在坎宮。則甲戌在離。甲戌

在坎宮。則甲午在離。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陽一陰。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其法也。詳注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托。今考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於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中兼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並治而交錯。行間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

八白九紫者。唐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陽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卽算法之捷。故馮甲式用之。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臨。自古皆有之。旣非出于龜文。亦不得以爲神。禹洛書。隋焚讖緯。或尙記九宮以示陳搏。遂譌爲洛書。于時乾鑿度未出。宋文公諸人不能博考。致爲所惑。並忽素問而不觀。則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

三教論

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衛元嵩撰齊三教論七卷。乃以釋氏比于儒道。隋李士謙答客問三教。至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前人之闢浮屠。止謂其無君臣父子。與禍福不驗。而未究其傳述之本。不足以祛世俗之惑。考儒書有伏羲易象。堯舜典謨。乃周禮繫辭。皆先聖所自著。道家內經本草。或後人增益。至道德經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有微言。惟釋氏後出。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騰鳩摩羅什諸人。又非中土名士。縱佛行高深。亦未必能尊其旨要。世人妄尊其學。比于儒家道家之言。亦已過矣。後漢書。襄楷稱老子爲浮屠。則佛卽道家支流。魏收釋老志。稱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記。又稱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年。爲周莊王十年。此則魏收之誤。至內典以春秋經

恒星不見。附會佛生之夕。佛生有夜明之瑞。魯莊已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無佛也。古無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則前無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張守節謂金人卽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以此知佛像自漢武時始入中國。而無其教。後漢書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其道者。以此知釋教至後漢時始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故有君子不死之國。西方積金剛之性。故浮屠斷欲去愛之教興焉。五行之道。仁可過也。而義不可過。是以孔子欲居九夷。而釋教則爲風氣之偏。王化之所不到。所爲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宜其出在叔季之世。春秋已前。無其法也。佛者。于文爲仿佛之義。袁宏漢紀云。覺也。如來者。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云。諸法性定。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是佛本無姓名。又內典所云菩薩者。卽善辭字。玉篇以善爲香草。音蒲。又以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臺中出黃。卽蒲黃。薛者。卽蘗省文。尙書云。顛木有由蘗。皆言善心之萌芽。故亦謂之菩提。釋典依聲解謂普濟非也。釋迦者。迦俗字。文當爲茄。又有迦葉佛。言如莖葉之輔齒莖。據所見彼國植物而言。又曰牟尼。曰比丘。則竊儒家孔子名字以爲重。皆虛無其人。是莊子寓言。司馬相如烏有先生亡是公之類。而世俗顧信奉之。大以爲神。其愚甚矣。昔楊子雲不讀非聖之書。佛果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教。而范

蔚宗西域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字。惟法苑珠林載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佛出既在春秋之世。佉盧何人所紀何事。乃與倉頡同生。委巷之談。不足置辨。今釋氏書方托倉頡以傳。佉盧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則有四十二章經。漢攝摩騰所譯。魏收釋老志。稱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經。緘于蘭臺石室。括地志稱王舍國。小姑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尙存。神僧傳稱移都寇亂。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後漢書襄楷有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其語皆出此經。知其書是漢人傳本。其第一章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今俗本或削其語。當由釋氏惡其義近儒書而去之。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至唐尤尙釋典。連篇累牘。有顏之推屋下架屋之譏。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附會其事。其道以布施取利。以地獄怖民。及一切生天成佛之念。大與般若經所惡貪嗔癡者相背。是其書并不得比于道家吐納之術。黃白之方。猶傳古法。其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今儒家欲知聖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作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爲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若以攝摩騰所譯之經。擬之康成

箋注。或有微言大義。其餘釋典。僅比于唐宋人之注儒書。而世人顧以素食誦經。猥云佛法在是。何異執應舉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乎。國家近征烏斯藏。卽唐西吐蕃。或得番衆帖門夷符。以示子文卽梵書。譯其咒了無意義。至其地者。亦言風土穢惡。無復清淨佛國。亦無高行沙門。信乎佛之教。中國好事者增飾成之。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之書。與佉盧之字。可不必以釋氏之學爲祕妙矣。

斗建辨

往古三代之所以知天。必因斗建。至宋祖沖之。始有異說。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質著。非爲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近時梅文鼎。亦承其誤云。如必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日寅時。豈亦以斗柄指寅乎。又云。堯典未嘗一言及於斗柄。又云。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又云。月令未嘗言斗杓指寅爲孟春。此梅氏通算法。而不知稽古之過也。孔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又云。君子于其言。無所苟。梅氏不能博涉古書之過。猶小。其不能正名之失大矣。言斗建。始于黃帝。素問天元大紀論。鬼區臾曰。臣稽考太始天元冊文曰。九星懸朗。七曜周旋。王冰注。上古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標星藏匿。故計星之見者七焉。案九星卽謂招搖大角。周旋卽謂斗杓旋而周天也。又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案漢書律歷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五行志云。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是天綱卽

斗杓六壬遯甲家指謂辰爲天罡是已。素問先秦未火之書不能以爲僞。開元占經又引黃帝占曰。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別陰陽。建于四時。均立五行。移應節度。定諸紀綱。太一之事也。配于二十八宿。天所以發其時。地所以成萬物。諸侯屬焉。其文爲史遷所刺取。又加刪削。失其聲韻。益知黃帝占爲古書。此二書梅氏或未能見。不足爲怪。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唐虞稽古同天。諸儒解文祖爲明堂。此卽法黃帝坐明堂觀天罡之政。故史遷從安國問故。班固多用古尙書說。皆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伏生尙書大傳亦以璿爲還。璣爲幾。且云。璿璣謂之北極。律歷志云。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璿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劉昭注天文志引星經曰。璿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則古說固無以璿璣玉衡爲渾天儀者。周時無渾儀。宋徐爰辨之甚詳。而以爲堯典不言斗柄可乎。梅氏又以年月日時俱謂之寅。寅月不因斗建。尤乖名實。建之名以斗辰之名以月。月與日十有二會。以成歲。故視斗建。以知其次日月建。周書周月解言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律歷志言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孟康注律歷志辰在申云。辰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爲辰。是寅者辰也。建者斗也。當專繫之月。其在年則曰歲次。以歲星一年行天一次而言。春秋傳言歲棄其次。又曰。一星終是也。其日與時無言建者。十干十二支合而紀其甲子。故春秋傳稱甲子乙丑。不名爲日。周官以甲至甲爲挾日月。令用辛則曰擇元日。用亥則曰擇元辰。今梅氏稱寅日以支辰加日。不應經典。又以寅時爲比。亦未知古

人所謂時。皆言春秋冬夏。其晝夜則曰夜半。曰日中。曰日昃。曰下晡。先見于素問。至遯甲書始以甲子分十二時。然漢人言時。如說文吳越春秋。皆言時加。不言時建。更不得援月建。因斗柄爲例也。若秦漢人之言斗建。尤難更僕。天官書云。皇唐廿石。因時務論其書傳。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乘兼之。所從來久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報德之維。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雷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風至。指辰。穀雨。指常羊之維。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背陽之維。立秋。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號通之維。立冬。指亥。小雪。指壬。大雪。每加十五日。又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今本誤。據御覽改。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天官書天文志又皆云。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孟康曰。假令杓昏。夜建寅。衡夜半亦建寅。案古云。昏者謂時加戌。亥夜半者。時加子。丑平旦者。時加寅。卯正月之昏。杓指寅。則夜平衡值寅。平旦魁值寅。陰陽家所謂月月常加戌時。時建破軍。破軍卽斗杓第一星。出洛書云。北斗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也。律歷志又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又考律呂上生下生之法。亦卽因斗杓所指而推得之。天文訓。太陰在寅。寅爲建。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合之律呂。寅爲正月。太簇。酉爲八月。南呂。逢七爲破。隔八而

生。上北斗七星之垂象。故建除家猶有主衡主杓之言。古人之重斗建。若此其明。更不必徵鷓冠子言斗柄東指。天下皆春之說矣。至月令。周公所作。漢時明堂月令。別爲一書。許叔重高誘等引之。周書亦有月令解。至呂不韋淮南王小戴。各取其篇以附于所著之書。淮南時則訓。十二月皆紀招搖所指。或呂氏戴氏節刪周公之文耳。梅氏何爲見戴氏月令。而忽淮南也。斗杓之兩旁。有星曰攝提。楚辭言攝提貞于孟陬。廿氏星占。亦以攝提代歲陰紀歲。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歷書言三苗服九黎之德。而閏餘乖次。孟陬珍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孟康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也。攝提失方。乃三苗之亂政。祖冲之等柰何反以爲躔乎。原後人之不信斗建者。謂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合。又視斗建至今不異。故以爲不驗。試如梅氏言。斗柄以堯時指寅。孔子時指丑。則自漢至今。又當指子。天官書天文志。何以有用昏建杓之言。近時陰陽家。何爲又有月月常加戌之說。今以正月雨水前戌時視斗。何又仍指寅。與古時適同。梅氏所爲知天者。但馮之臆度。不馮之仰觀乎。梅氏又駁天官書昏建之言。以爲三星必無三時同指一方之理。以爲正義之臆說。不知出于孟康。其疏謬尤甚矣。中星所以有堯典與月令之不同者。堯典使羲和度四極。而紀四正之中星。張星虛昂。皆在子午卯酉之中。月令因明堂布政。而紀所見昏中南方之星。故有不同。若堯典本文並未言昏中星。又未言日纏所在。故鄭康成注書星昴之屬云。每時總舉一方。又答孫顯云。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王肅

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是古人注堯典。亦各異義。俱無以昂張火虛爲二分。二至昏中星者。至宋書志何承天始云。推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漢之太初術。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日。在斗。近人又推堯典冬至日。在虛。漢冬至日。在斗。自元以來。日在箕。皆以日月蝕推之。案唐一行大衍歷議云。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古法平分節氣爲十五日。異今耳。後人不證古歷。不分恆氣。乃至并斗建而不信之。以爲古人不。知歲差過矣。案續漢書律歷志。賈逵曰。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卽今斗星也。路史注引李淳風云。黃帝時日在奎。今三千餘年。春分亦在奎。又引淳風歷。冬至日在斗十三。黃帝時亦在斗。賈逵時。黃帝五家歷。顓頊夏殷周魯歷具在。無云堯時冬至日在虛者。是今人因虛測而改古人實證也。言日纏莫先于淮南天文訓。而近時五禮通考諸書忽之。天文訓云。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又云。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其文與月令多合。高誘注以爲星宜言日。案其文言六月當心者。大戴夏小正傳。亦有斗柄不正當心之語。心爲大火。以六月正在南方。是月日纏在午。如法推之。六月在午。則七月巳。八月辰。九月卯。十月寅。十一月丑。十二月子。正月亥。二月戌。三月酉。四月申。五月未。古日纏仍與今所測節氣適合。自漢至今。又何嘗有歲差乎。其冬至在斗在箕之異。

驗箕星近在斗上。箕三度卽斗初度。古人分斗在丑宮星紀之次。分箕在寅宮析木之次。後人則以箕八度入丑宮。故冬至日纏起于星紀之次。猶謂之析木也。如建星近斗而賈逵卽以爲斗星。古人知天固不必如後人之凌雜米鹽矣。斗建亦有七星及九星之異。杓端有星曰招搖。鶡冠子曲禮淮南時則訓。皆言招搖卽謂杓端之星。大角又在招搖之下。攝提六星。左右夾之。楚辭甘氏。皆言攝提。天官書亦言杓攜龍角。是招搖與大角并斗七星爲九星。古人以九星紀時。卽此之謂。但大角在瑤光前半次。則月建不能無小異。是古時推步法。亦各不同。不可執一端以爲今密而古疏矣。

古日纏異同表

淮南星建	丑斗 牽牛十一月建	子須女 危 十二月建	亥營室 壁 正月建
漢志	星紀 初斗十二度 中牽牛初冬至 終婺女七度 大雪	元枵 初婺女八度 中危初大寒 終危十五度 小寒	諏訾 初危十六度 中營室四度 終奎四度 立春 驚蟄
月令章句	斗六度至 須女二度 大雪冬至	須女二度 至危十度 小寒大寒	危十度 壁八度 至立春雨水
帝王世紀	斗十一度 至婺女七度	婺女八度 至危十六度	危十七度 至奎四度

<p>辰角 亢八月建</p>	<p>巳翼 軫七月建</p>	<p>午柳 張七星 張六月建</p>	<p>未東井 鬼五月建</p>	<p>申參 觜</p>	<p>酉胃 畢三月建 四月建</p>	<p>戌奎 二月建</p>
<p>壽星 終中初 氏角軫 四十四度 度秋分 白露</p>	<p>鶉尾 終中初 軫翼張 十一十五 度度處 度處暑 立秋</p>	<p>鶉火 終中初 張柳柳 十七三九 度度度 度大暑 小暑</p>	<p>鶉首 終中初 柳井井 八二十六 度度度 度芒種 夏至</p>	<p>實沈 終中初 井井畢 十五初十 度度度 度小滿 立夏</p>	<p>大梁 終中初 畢胃胃 十一八七 度度度 度清 明穀雨</p>	<p>降婁 終中初 胃婁婁 六四五 度度度 度春分 雨水</p>
<p>亢軫 八六度 度至 白露 秋分</p>	<p>至張 軫十二 六度 度立 秋處 暑</p>	<p>張柳 十二三 度度 度至 小暑 大暑</p>	<p>柳井 三十三 度度 度至 芒種 夏至</p>	<p>井畢 十六度 度至 立夏 小滿</p>	<p>畢胃 六一度 度至 清明 穀雨</p>	<p>胃璧 一八度 度至 驚蟄 春分</p>
<p>氏軫 十四十二 度度 度至</p>	<p>軫張 十一十八 度度 度至</p>	<p>張柳 十七九 度度 度至</p>	<p>柳井 八十六 度度 度至</p>	<p>東畢 井十二 十五度 度至</p>	<p>畢胃 十一七 度度 度至</p>	<p>胃奎 六五度 度至</p>

卯房 <small>氏</small> 九月建	大火 <small>初氏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 終尾九度</small>	亢八度 <small>至</small> 尾四度 <small>寒露霜降</small>	氏十五度 <small>至</small> 尾九度
寅 <small>箕</small> 十一月建	析木 <small>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 終斗十度</small>	尾四度 <small>至</small> 斗六度 <small>立冬小雪</small>	尾十度 <small>至</small> 斗七度

按漢時分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已各不同。淮南以四正分三宿。四鉤分二宿。故丑宮無女。亥宮無奎。戌宮無胃。申宮爲參。未宮無柳。巳宮無張。辰宮無軫。卯宮無尾。寅宮無斗。其圖見天文訓。卽太陰在四仲。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歲星行二宿之式也。天文訓云。星正月建營室。高誘云。星宜言日。非也。接則上言日次之宮。此言日在之星。不必如誘言改也。則正與今正月雨水日。纏誼訾之次不異。雨水日在亥。冬至在丑。丑宮止有斗牽牛二宿。故尸子云。天左動起于牽牛。周書云。

月俱起于牽牛。謂冬至也。自漢志不從淮南。四正三宿四鉤二宿之式。以婺女宿七度入星紀之次。蔡邕皇甫謐因之。乃以冬至日。纏侵入女度矣。辨見日纏考。今具表于右。以知漢法之不同。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三

雜文三

日纏考

列星謂之星二十八星謂之宿亦謂之舍其分十二宮謂之次亦謂之鬻亦謂之纏俱以日月會于其星而名之宿者周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賈公彥釋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其星卽名宿管子五行篇云經緯星歷以視其離月令宿離不貸毋失經紀宿謂二十八宿離讀如月離于畢之離鄭康成解爲掌天文者相與宿偶非也舍者天官書謂二十八舍鬻者其字從會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語有辰在斗柄之言纏者呂氏春秋云月纏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高誘注纏舍也漢書律歷志云日月初纏星之紀也孟康注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于星紀而又周之按今俗書作纏也舍二十八而次十二故律歷志言五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据言宿言次言舍言纏則紀日至其宿中之名故月令言日纏曰日在某宿淮南曰星建是古人不言日在某宿第幾度假令角宿二星南

北相距亢宿四星。又與角相距。日至角二星之中。則爲纏。其出角宿而未至亢宿之間。則爲天度。不得謂之在角度亢度也。後人所紀纏度。則異此矣。考十二辰之分星。子宮得危。虛女三宿。丑宮得牛斗二宿。寅宮得箕尾二宿。卯宮得心房氏三宿。辰宮得亢角二宿。巳宮得軫翼二宿。午宮得張星柳三宿。未宮得鬼井二宿。申宮得參鬚二宿。酉宮得畢昴胃三宿。戌宮得婁奎二宿。亥宮得壁室二宿。考爾雅以角亢爲壽星。斗牽牛爲星紀。營室東壁爲媿訾。奎婁爲降婁。其云析木謂之津。韋昭注周語。以津爲天漢。孫炎云。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明女虛危爲水。在子宮。尾箕爲木。在寅宮。是丑宮無女。寅宮無斗。則亦無其度。明也。試仰觀天文。亦是四正三宿相距爲近。四維二宿爲遠。益信分十二宮當從古法。至漢天文志。始以婺女七度在星紀。奎四度在誼訾。胃六度在降婁。畢十二度在實沈。柳八度在鶉首。張十八度在鶉尾。氏四度在壽星。尾九度在大火。斗十度在析木。日未至其宿。或已出其宿。而皆以爲在其宿之度。于是何承天以堯冬至日在須女。近人又謂元以來日在箕蓋。緣冬至日在星紀宮。或未至斗牛二宿。卽以爲在箕宿之度。是何與。所以名宿名纏之實。大相違背也。古之小學。教之數與方名。漢時學僮。學六角。五方書計之事。六書制字命名之義。無所不該。自宋人忽名物象數。而講求性理空虛之學。後世之言歷史。始不能通知古書矣。

神農本草經三卷。所傳白字書。見大觀本草。按嘉祐補注序云。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開寶重定序云。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据此則宋所傳黑白字書。實陶宏景手書之本。自梁以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扁鵲。各有成書。魏吳普見之。故其說藥性。所主或異。後人纂爲一書。然猶有旁注。或朱墨字之別。本經之文。以是不亂。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也。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又云。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則食藥所以兼稱神農黃帝者。以此。賈公彥引中經。又有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其卷數不同者。古今分合之異。神農之世。書契未作。說者以此疑經。如皇甫所云。則知四卷成於黃帝。陶宏景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其言良是。且藝文志。農兵五行雜占。經方神僊諸家。俱有神農書。大抵述作有本。其傳非妄。是以博物志云。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春秋傳注。賈逵以三墳爲三皇之書。神農預其一。史記言秦始皇不去醫藥。卜筮之書。則此經幸與周易並存。顏之推家訓乃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

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臚。非本文。陶宏景亦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按薛綜注張衡賦。引本草經。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是古本無郡縣名。太平御覽引經上云。生山谷。或川澤。下云。生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經文也。其下郡縣名。醫所益。今大觀本俱作黑字。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澤。恐傳寫之誤。古本不若此。仲景元化後。有吳普李當之。皆修此經。當之書世少行用。吳志華陀傳。言普從陀學。隋經籍志。稱吳普本草。梁有六卷。嘉祐本草云。普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尙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悉。是普書宋時已佚。今其文。惟見掌禹錫所引。葢文類聚初學記事類賦諸書。太平御覽引據尤多。足補大觀所缺。重是別緣前書。因採其文。附於本經。亦略備矣。其普所稱有神農說者。卽是本經。大觀或誤作黑字。亦據增其藥物。或數浮于三百六十五種。由後人以意分合。難以定之。其藥名有禹餘糧。王不留行。徐長卿。鬼督郵之屬。不類太古時文。按字書。以禹爲蟲。不必夏禹。其餘名號。或係後人所增。或聲音傳述。改古舊稱之致。又經有云。宜酒漬者。或以酒非神農時物。然本草衍義。已據素問首言。以安爲常。以酒爲薄。謂酒自黃帝始。又按文選注引博物志。亦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人。則俱不得疑經矣。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儒家拘泥耳目。未能及遠。不覩醫經本草之書。方家循守俗書。不察古本藥性異同之說。又見明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其名已恐。僅取大觀本割裂舊

文妄加增駁。迷誤後學。是書集成。庶以輔翼完經。啓蒙方伎。鈔胥之任。匪有發明。略以所知。加之考證。本經云。上藥本上經。中藥本中經。下藥本下經。是古以玉石草木等。上中下品分卷。而序錄別爲一卷。陶序朱書云。本草經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合三品。此名醫所改。今依古爲次。又帝王世紀。及陶序稱四卷者。掌禹錫云。按舊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若此。則三四之異。以有序錄。則抱朴子養生要略。太平御覽所引神農經。或云問于太乙子。或引太乙子云。皆經所無。或亦在序錄中。後人節去之耳。至其經文。或以痒爲癢。創爲瘡。淡爲痰。注爲蛙。沙爲砂。兔爲菟之類。皆由傳寫之誤。据古訂正。勿嫌驚俗也。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七日。撰于都門官菜園上街寓舍。

畢原畢陌考

畢原在渭水南。周文王武王周公之所葬。今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是也。畢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之所葬。卽今咸陽之陵。見諸書傳甚明。其誤自宋人始。考渭南之畢。先見于詩毛傳云。畢。終南之道名也。其名最古。史記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趙岐注孟子云。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臣瓚注漢書云。畢。西于豐三十里。裴駟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鄠聚東杜中也。終南山豐水鄠聚杜中。皆在渭水南。卽知畢原之所在。故括地志云。周文王墓。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

上也。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書序云：周公葬於畢是也。萬年卽今咸寧縣。是漢魏六朝唐已來，俱以文武周公葬在渭水南，無異說也。畢陌在咸陽，是古畢國。左氏傳：畢文之昭。杜預注云：畢國在長安西北。書正義引晉書地道記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元和郡縣志云：咸陽縣畢原卽縣所理也。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以此知畢國在咸陽。郡縣志特誤名陌爲原。顏師古注漢書云：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按唐時長安西北四十里，地入咸陽。師古當亦謂咸陽之畢國。秦本紀云：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裴駟引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又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一作西北十一里。俗名武王陵。非也。此唐以前，皆謂咸陽陵爲秦文王武王葬處之證。唐咸陽卽今縣治。在渭水北，與渭水南之畢原相去甚遠。原其致誤之由，蓋有五端：一以人名相同。畢原與畢陌。周文王武王與秦文武王易譌也。一以祠爲墓。地形志：石安有周文王祠。魏石安卽今咸陽。後人以歷代祠祀之所在，適得秦陵，因而封殖其處。若陳州府城內之伏羲臺，誤爲伏羲陵。丹徒九里鎮之季子墓，反以爲季子廟矣。一以求文武周公葬處不得。劉向云：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邱隴之處。秦始皇開長池，卽漢昆明池。正在豐鎬之間。文武周公之陵，益以淪陷。則是秦漢以來，已無墓祭之處。後人始誤指咸陽之秦陵以當之矣。一以文字傳寫之誤。長安志引三輔故事曰：文王武

王周公冢皆葬畢陌南北。考自唐以前無此說。不應出于三輔故事。或是宋敏求引畢原字誤爲畢陌也。周公之墓必附祖父。括地志旣以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畢原。又以周公墓爲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畢原上。此必史記正義誤引其文。元和郡縣志亦承其謬也。緣此五誤。考古者徬徨無据。然程大昌雍錄猶能辨之。文獻通考旣云在咸陽。又引括地志在萬年云云。則自相矛盾。尙書云三人議今作古則從二人之言。不得以爲好古之過矣。以秦文王武王陵爲周文王武王陵。實始于宋開寶時定祀典。太平寰宇記云咸陽縣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皆在縣北一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因之。然寰宇記猶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成王葬周公子畢是也。是尙知周公葬在渭南。自明以來始無復知文武周公之葬。實在渭南矣。季札云魂氣無不之。聖人陟降在天。不獨欲祀于葬處。但考古之士宜有是非之心。世之善讀書者固勿疑吾言爲驚俗可也。

昭陵陪葬名位考書禮泉縣志後

昭陵陪葬名位載在陵廟記。唐會要。長安志。文獻通考。石刻昭陵圖。及禮泉縣志。近人讀禮通考諸書。長安志云。案陵廟記圖。然所載陪葬諸臣名位差舛。恐未得其詳。更須參校。乃善。敏求此言。蓋其時未暇考史也。陪葬名位當以會要長安志爲本。而證之史。蓋二書最先出。文獻通考及方志讀禮通考皆因之。會要所記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二人。丞郎三品以下五十人。功臣大將軍五十七人。校諸書

爲簡核。然考宇文士及陪陵。見于新舊史。契必何力。公孫武達陪陵。見于新舊史。及方志。而皆不載。是其疏也。豆盧承基。或作仁業。或作承業。字多不同。舊史云。豆盧欽望。父仁業。宰相世系表作承業。京兆金石錄。有碑作承基。嘗見萬年宮碑陰題名。正作承基。則是一人。字作承基者。是而會要已有仁業。又有承基。又前岑文本云。并男景倩。後文有岑景倩。是其謬也。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以蕃王附葬。見于新舊史。其薩寶王贊普。卽劉書吐蕃傳所稱贊普棄宗弄讚。高宗授爲駙馬都尉者。新羅王女真德。卽新羅傳王善德。妹真德。永徽元年。大破百濟之衆者二人。但刊石像形于昭陵元闕之下。而以爲陪陵。又其謬也。岑文本云。并男景倩。房光義云。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房光敏云。并男閬州刺史誕。是明其附葬。今考馬覲。載子載。周子孔元。惠志。約子志。約。穎達子。姜晦及皎。遐子。遐。簡子。簡。確子。唐嘉會。儉子。魏叔玉。微子。豆盧真松。承基子。承基。寬子。蕭業。銳子。李政明。李客師。靖弟。尉遲寶琳。敬德子。阿史那道真。社爾子。楊思訓。恭仁子。此皆無奇異功績。直附其父故。不得與陪陵同。史例不載。而會要列在陪葬。不云并男。又其謬也。其時有功臣子弟。實又陪陵。而非附葬者。若蕭銳之。不因瑯。程處亮之。不因知節。史則載之。亦不可不知也。江夏王道宗。卒于象州。新書云。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棄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道宗陪葬。或以此時。與襄武王琛。亦復有功。此二人實是陪陵。當次在諸王末。而與承郎同列。又臨淮公李規。瑯琊公李珍。常山公李倩。皆越王真子。千金公李俊。曹王明子。李之芳。承祖子。

承祖煜子煜。蔣王暉子中山王李瑀。休道子休道。亦蔣王暉子。此數人皆應附諸王。而與陪葬諸臣並列。又其謬也。至以瑯琊王沖爲駢。蕭守業爲蕭業之類。或由山字誤。不足論已。長安志于公主中增溇陽汝南常山妃嬪中增寶卿妹石塔宰相中增杜如晦。丞郎中脫姜晦。增段倫長孫瑤。安康伯薛頤。銀青光祿大夫李震。功臣大將軍中無李思摩。薛寶干讚普。新羅王女真德。而增王愔。劉宏基。牛進達。公孫武達。阿史羅什鉢。苾梁。倣阿史那社爾。仇懷古。賀拔儼。楊思訓。姜昕。文獻通考用會要文。亦增賀拔儼。楊思訓。姜昕。考李思摩。舊史稱其封懷化王。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公孫武達。新舊史皆云陪葬。牛進達。雖史無陪葬事。而有佐命之勞。見秦瓊傳。或史闕文。師訓恭仁子。或附其父。則其所記實足補會要之缺矣。若杜如晦陪陵。新舊書皆無。案舊史云。貞觀七年十二月。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太平寰宇記。萬年縣。杜如晦墓在縣南三十里。大趙邨。則非陪陵明也。阿史那社爾已見駢馬都尉。王愔。卽蜀王愔。已見諸王。輔國大將軍劉宏基。卽夔國公劉宏基。已見丞郎。又見功臣。阿史那什鉢。苾卽突厥利可汗。阿史那什鉢。苾亦在諸蕃君長昭陵刻名之列。而誤以爲陪葬。此其謬也。至所紀諸臣官位。亦多與史不合。然則會要長安志。及文獻通考得失。可考見矣。近人作讀禮通考。大都據京兆金石錄碑。凡唐臣葬醴泉者。則皆以爲陪葬。善乎宮耀亮之言。乙速孤父子墓在叱于邨。九巖山後三十里。不在文獻通考所指一百二十里墓田之內。安得謂之陪葬也。又其重出者。前有寧州刺史竇義。

節。後有寧州刺史賈義節。前有牛伯億。後有于伯億。前有原州都督李正朝。後有原州都督李政明。又不知張大師爲延師之兄。而云張俊允子。無大師。又以俗本文獻通考常山公李倩字誤爲常州公。而云常州司馬懷節第四子。又仇懷吉作仇懷古。琅琊王冲作駢。岑文本子景倩作方倩。云曷字之誤。李客師作容師。如此之類。抑亦疏矣。縣志之長仇懷古作吉。同萬年宮碑陰題名。公主中多三人。妃一人。同長安志。其載盧赤松西平王安。實補諸書所無。然誤闕立德爲立本。牛進達爲申進達。孰失善爲隳善。劉宏基爲宏真。又誤入薛仁貴之類。舛錯甚多。今悉正之。其范文光周錫。諸君所考。大都長短互見。亦擇其善。若宇文士及陪陵。與金石志蕃王刻石之考證。則星衍有力焉。前人未之及也。

晏子春秋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三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子。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探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賈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言重寒熱。入則

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柝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誤富字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採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瞻載駟。君子所屆。箋訓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爲誠慎之義。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略。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厚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櫻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繯絁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蒞利生孽。蒞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是補益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累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春秋者。編年紀事。

之名。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從國史刺取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其號。晏子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叢諸章。故書不可考矣。惟萬曆間。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說苑補足。旣得諸本。是正文字。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子短喪之法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而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墨子後序

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

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間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耒耜。而雜天下之川。胼無胼。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

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益難句讀。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苟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弁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因以荀子孔叢說苑諸書。及唐宋人所引墨子佚文。屬先生附于書後。至開元占經。多引墨子占驗災異之詞。疑不在此書。故不具錄。太歲在癸卯十二月。撰于關中節署。

孫子略解序

古兵家言存者。惟太公六韜。司馬穰苴。吳起。及孫武書。今本六韜。與唐宋人傳注類書所引。已多乖異。司

馬法吳子。又無古注。惟孫子有魏武帝杜牧、李筌、陳皞、賈林、張預、孟氏、何氏、王皙、梅堯臣十人注本。存道藏中。後有滎陽鄭友賢十家注。孫子遺說。或是其所合。予以魏武注最古。故鈔摭專行之。孫子生於敬王之代。著兵書。以見吳王闔閭。史記列傳稱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藝文志稱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合圖爲八十二篇。司馬貞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中下二卷卽圖也。鄭君注周禮。稱孫子八陳有笨車之乘。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亡。是已。吳王唯稱十三篇。据其文言之耳。杜牧以爲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其精切。凡十三篇。案魏武敍云。撰爲略解。蓋言解其大略。疑杜牧誤。切此語爲魏武刪削爲十三篇也。今考潛夫論引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敬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今無是故。智以折敵。已下文。或是潛夫述其義。又無云敬也。或是脫文。不可以爲今本。非孫子全書。魏武已下十人注。見隋書經籍志。有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新唐書有孟氏解。孫子二卷。李筌注。孫子二卷。杜牧注。孫子二卷。陳皞注。孫子一卷。賈林注。孫子一卷。卽道藏所合諸本。隋志又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沈友見三國

志今注俱不傳。通典所引有云王子曰。當卽凌也。藏本又引杜佑注。亦出通典。蓋佑集諸家之說。非自注也。通典引孫子。故曰深草翁穢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今本亦闕。通典太平御覽。又引行軍篇。軍旁有阻險。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蒼。注云。蔣者草木之叢生也。今無蔣字及注。是皆俗本之脫誤。今律武科以武經命題。試士作論一篇。孫子書預其一。閭里師不見善本。或以己意詭更正文。又見文科以禮記命題。流俗至簡省經文。以便尋誦。此書傳述尤少。儒家或束而不觀。如遇俗儒鄙夫。刊落舊文。不可得復。大可懼也。故犁爲二卷。以詒知者。又覽玉海書錄解題。僅稱魏武杜牧所注。則王應麟。陳振孫。未見孟氏。李峯。陳暉。賈林諸家之說。此本良可寶。世之好事。復有意刊行之。來者之幸也。

天官書考補序

司馬氏世掌天官。學于唐都。遷著天官書。誠如司馬貞所說。多取石氏星經。其書分經星爲五官。中曰紫宮。東曰房心。南曰權衡。西曰咸池。北曰虛危。云此天之五官部位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官者。所以司賞罰。高誘注云。四官。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似爲天官書所本。而推淮南。以紫宮爲北。太微爲南。軒轅爲中。咸池爲西。天阿疑爲東。或卽天市。非昴西之天阿一星也。又與遷書以紫宮爲中宮者微異。天官書以招搖天

鋒賤人之牢。三台諸星在中宮。侵入東宮之位者。考呂氏春秋。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心箕斗牽牛。北方曰元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鶩薦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是角亢氏之度。古以爲中央。史遷猶傳舊說也。巫咸廿石三家。則僅分中外官。不云五官。以在二十八宿已內之星爲中官。以外之星爲外官。位次見開元占經。又與史遷異。史遷既取石氏之文以爲書。其二十八舍。但言星位。不記星數。餘則稱其數者。以二十八舍人所盡識。故略之。至東壁二星。見于黃帝巫咸廿石諸家。天官書中又有云。營室至東壁并州。而北官獨缺。班固天官志亦無增補。疑史遷不如是之疏。傳寫者脫其文矣。余有丁以爲太史公以軍壘壁爲壁非其五官中所不載星名。見于黃帝占三家者甚多。或如所云。因其占驗。凌雜米臚。故著其榮榮大者。或以東壁例之。是其缺略。均未可定。今三家之書既亡。而隋晉二志。猶述其星名。且如傳說見莊子。天皇帝見緯書。其名在周秦間。漢建武三年。有星孛于天紀。初元二年。客星居卷舌東。建始四年。歲星居關西四尺所。其星見天文志。史遷何以不載。大可怪矣。復有三家譌傳復出之星。古所應無者。如天官書云。天極星傍三星。三公。今則有兩三公。書又云。陰德。或曰天一。今則天一與陰德爲二。黃帝云。梗河卽天鋒。石氏云。梗河卽天矛。今則分梗河天鋒天矛爲三。黃帝云。七公。卽天紀。今則分爲二。天官書。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今則于兩攝提外。增周鼎三星。石氏云。

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今又有天田。天門各二星。天官書胃爲天倉。今增天倉六星。書又云。昴畢間爲天街。言無星處。今增天街二星。書又云。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今增蓋屋二星。哭泣各二星。書又云。王良策馬。策非星名。今增策一星。書又云。人涉水。漢志作以人涉水。是人涉水。言其占驗。非星名。今增人五星。黃帝占云。瓠瓜一名天雞。今有天雞三星。又杵臼疑卽敗臼。離珠疑卽離瑜。占驗略同。如此之屬。不可勝舉。或三家不誤。由後人分析其文。流傳復出使然。但隋唐以來。相傳既久。不可更正矣。經星分五官。各屬五行。緯星犯之。卽以五行生克爲占驗。古人所以知天在此。不盡以人事附會。而後世作步天歌。分五官爲三垣。二十八舍。盡改古法。鄭樵通志取之。可謂陋矣。由隋唐以來。禁讖緯占驗之書。故通志載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云今存三卷。知唐宋人不見黃帝占。及三家星占。故張守節司馬貞注天官書。亦不能悉史遷根據之所在。予初入翰林。奉勅校理文源閣祕書。盡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題云瞿曇悉達撰。中引黃帝諸家之占。抱朴子所云。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郝萌七曜記之詳矣。其書皆在焉。因疏記其足以證發史遷者。爲天官書考二卷。錄三家星名爲史遷所缺載。足徵隋晉志所本者。爲天官書補一卷。合爲三卷。其星依附史遷五官之舍。相違不遠。分爲五部。復因三家中外官次序。存其舊文。略其占驗之語。隋志載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前人之信而好古如是。後有同志。庶知吾書之不可廢。其後世星名。史遷所不應有者。不錄焉。若西人俗名之星。文不雅馴。摛紳難

言之不足以誣吾考古之書也。

帝堯皋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勅省岡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諡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尙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爲古之說。雖見于周書。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皋陶稽古之說。周書寤微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熙帝之載。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載。鬼谷子捭闔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亦不可稱爲同天。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張載用禮記諡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者。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于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爲帝。孔子答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并太昊少昊言之。于

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故亦名爲帝。孔子答宰子五帝德。則以代太昊小昊。實則太昊以來五帝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若歷象。卽黃帝旁離日月星辰。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之政也。命羲和以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爲明堂。璣衡天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相之命。舜之美事。在于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卽法天。故曰熙帝載。曰諒天功也。皋陶輔舜制作。故亦有稽古之稱。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皋陶謨稱天工人。敍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帝。皆皋陶輔翼成之。故與堯同蒙稽古之號。而先儒不以同天解之者。皋陶非帝。鄭注以皋陶下屬爲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莫大于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耶。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之道之卽謂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吾見友人江叔灃注尙書。以堯稽古爲同天。以皋陶稽古爲順考古道。不必泥于同天之誼。前後岐說。故作此文。以

寄之江君著尙書五十餘年。體大思精。他無可議。至蔡沈之解釋古直曰在昔。既與馬鄭殊。如其言則夏之史臣不宜稱臯陶爲古。其書雖行。似此臆說甚多。更不足辨。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四

雜文四

文子序

黃帝之言。述于老聃。黃老之學。存于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唐天寶能尊老氏。而不用其言。又號之真經。儒者始束而不觀。然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存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錄舊本。班固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爲一篇。以配下德耳。藝文志注。言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于後世也。案書稱平王。并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書有云。老子學于常縱。見吾而知柔。又云。齒堅于舌而先弊。放孔叢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卽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師老子。亦或游于楚。平王同時。無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爲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尸之禍也。書又云。秦楚燕魏之歌。則其人至六國時。猶在矣。范子稱文子爲

辛計然之字。而爲其師。當可引据。范蠡之學。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術也。又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卽計然無疑。李善徐靈府亦謂爲是。宋人又疑之。特以唐志農家。自有計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師名。以號其書。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詔著書。成于食時。多引文子。增損其詞。謬誤疊出。今案文子云。神將來舍。德將爲女居。容與舍居比。則言容受。淮南作德將來附若美。是誤讀容爲容色。文子云。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淮南作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滅身。增不字。而失其深戒之旨。文子云。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麥讀如核。與骨爲韻。淮南作根莖。則韻不合。文子云。天地無私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淮南作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取日月以儷天地。而殊無義。文子云。下之任。句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也。淮南作下之徑衢。直誤讀其句。而改其字。文子云。藹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練。淮南作鈞之鎬也。直認藹爲鈞。其義淺劣。文子云。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言有材不及生材之地。生材之地。不及生物之天。其生愈廣。淮南作譬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材不及林。林不及雨。其義不賻。文子云。以禁苛爲主。淮南作以奈何爲主。則形近而誤。若此之屬。不能悉數。則知文子勝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漢人依据之本。由當時賓客迫于成書。不及修辭達意。或有非賢。廁于其列。雜出所見。聊用獻酬羣心。又怪其時漢之闕庭。無能刺其齟齬。古今好學之士。久已稀覯也。賴今文子具存。

可得援證。柳宗元疑此駁書。所謂以不狂爲狂者。與文選注引文子羣臣幅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也。是滿注列子。亦注此書。而目錄家皆缺載。新唐書藝文志玉海。俱稱元魏李暹注本。今不傳。玉海又稱有朱異注本。宋史藝文志作朱元。今存道藏中。又有徐靈府本。題通元真經。默希子注。及杜道堅通元真經讚義。靈府道堅。空疏無所發明。而高誘注淮南諸篇。則可引證此書也。文子書既稱黃帝之言。神農之教。則其學有本。孔子聖人禮傳多稱聞諸老聃。漢庭諸儒。賈生而已。其稱日中必蕩。及服鳥賦多用黃老之言。是道家之學。通于儒術者矣。計然者名倪。亦名鉞。然倪鉞音相近。字之異也。

答袁簡齋前輩書

兩奉手書。具承存注。侍生平知己之感。莫先于閣下。白束髮知詩。閣下卽許以奇才之日。揄揚于當道之前。一登龍門。得盡交海內瑰異之士。何敢一日忘之。然閣下負天下之重名。後進奉其言以爲法。閣下有爲而言。聞者不察。或阻其進學之志。亦不得不獻疑于左右也。來書惜侍以驚采絕豔之才。爲考据之學。因言形上謂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謂之器。考据是也。侍推閣下之意。蓋以抄摭故實爲考据。抒寫性靈爲著作耳。然非經之所謂道與器也。道者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器者謂卦爻象象載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侍少讀書。爲訓詁之學。以爲經義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書。六書當求之篆籀古文。始知倉頡爾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鐘鼎款識。及漢人小學之書。而九經三史之疑義。可得而釋。及壯稍通經術。又欲知聖人

制作之意。以爲儒者立身出政。皆則天法地。于是考周天日月之度。明堂井田之法。陰陽五行。推十合一之數。而後知人之貴于萬物。及儒者之學之所以貴于諸子百家。雖未遑能貫串。然心竊好之。此則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之學。閣下奈何分道與器爲二也。來書又以聖作爲考据。明述爲著作。侍亦未以爲然。古人重考据。甚于重著作。又不分爲二。何者。古今論著作之才。閣下必稱老莊班馬。然老則述黃帝之言。莊則多解老之說。班書取之史遷。遷書取之古文尙書。楚漢春秋。世本。石氏星經。顓頊夏殷周魯歷。是四子不欲自命爲著作。又如管子之存弟子職。呂覽之存后稷伊尹書。董仲舒之存神農求雨書。賈誼之存青史氏記。大小戴之存夏小正。月令。孔子三朝記。而月令一篇。呂不韋淮南王小戴爭傳之。袁公問一篇。荀卿大戴爭傳之。文王官人一篇。周書大戴爭傳之。他如禮論樂書勸學傳諸篇。互見于諸子。不以爲複出。是古人之著作。卽其考据。奈何閣下欲分而二之。前人不作聰明。乃至技藝亦重考据。唐人鈎摹蘭亭敍。內景經。不知幾本。宋元畫手。以絹素臨舊圖。爲其便于影寫。故流傳畫本皆有故事。今則各出新意。以爲長古亡是也。至閣下謂考据者爲趁風氣。則又沒人之善。漢廷諸儒。多以通經致高位。唐亦以射策取士。後世試士。第一場用四書文。試官之空疏者。或不以二三場措意。然則從事于考据者。于古或有干祿欺世之學。于今必皆篤行好學之士。世人方笑其學成而無用。閣下又何以爲趁風氣乎。古之書籍。未有板本。藏書賜書之家。不過一二名士大夫。如權酷然。士不至其門。則無由借書。故稽康就太學寫

經。康成從馬融受業。其時好學之士。不登于朝。不能有中祕書。蓋博引爲難。宋時書籍。既有板本。值汴京淪喪。金無收圖籍。如蕭何之臣。南遷諸儒。困于耳目。今覽北宋類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所引諸書。南宋已失之。朱晦菴王伯厚。號稱博涉。其所引據。亦無今世未有之書。近時開四庫館。得永樂大典。所出佚書甚多。及釋道二藏。載有善本古書。前世或未之視。而鐘鼎碑碣。則歲時出于土。而無窮。以此而言。考據之學。今人必當勝古。而反以爲列代考據如林。不必從而附益之。非通論矣。且洪範九疇。陳于武王。則文王未必知。周志穆傳。出于汲冢。則孔子所不見。人者與天地參。孔子云當仁不讓于師。孟子云。有爲者亦若是。豈有中道而畫之時哉。閣下以侍爲韓愈。可惜惜其一枝好筆。爲愛侍太過之言。則可耳。侍誠負閣下之知。苦文不逮意。故率棄之。不惜。若謂其官階漸進。當尊主降民。不可雕蟲自累。則非知侍者。孔子云。學優則仕。漆雕開云。斯未能信。侍正恐經世之疏。故汲汲不敢有暇日耳。所以言者。侍非敢與前輩矜舌辨。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閣下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他日詒儒者之恥。如劉歆所云。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查冥而莫知其原。故作此書。以廣其意。幸終教之。不以爲罪也。

附答書

枚拜覆淵如太史足下。前月接手書。爲考據二字。反覆辨證。適霞裳在坐。讀之笑曰。不過要騙老人答書。以添兩家集中文字耳。僕亦莞然。其時猶在欲答未答間也。不料次日卽惠問日之瘡。欲以尊作解。

頭風而頭風愈甚。何也不甚領解故也。譬如以鐘鼓享爰居。爲混沌開眉目。不但不能歸依。亦無從駁辨。方信漢景帝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元微之云。鳥不駕馬不飛。不相能。何相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有味哉其言乎。亦惟有唯唯否否。將尊作以如意帖之而已。昔者溫公與蜀公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樂律。魏公與歐公至交也。終身不與談繁詞。考亭與東萊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詩疏。僕與夢樓姬傳至交也。而一則至今不與談禪。一則至今不與談地理。皆君子全交之道也。日前勸足下棄考据者。總爲從前奉贈奇才二字。橫據于胸中。近日見足下之詩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歸咎于考据。蓋畫長則夜短。天且不能兼也。而況于人乎。故敢陳其穴管。足下既不以爲然。則語之而不知捨之可也。又何必費足下援儒入墨之心。必欲拉八十翁披膩顏。抱左傳逐康成車後哉。今而後僕仍以二十年之奇才視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之知已待僕可也。如再有一字爭考据者。請罰清酒三升。飛遞于三千里之外。何如。來札說奇中丞選近人古文。此信非也。老人有隨園隨筆三十卷。因五十年來看書甚多。苦不省記。擇其新奇可喜者。隨時摘錄。終有類於考据。不過爲自家備遺忘。資談錄耳。若刻以示人。便是出爾反爾。行與言違。徒有益於人。轉無益于己。即使盛行于世。亦不過容齋五筆。困學記聞之類而已。奇中丞見而愛之。將代爲刊刻。僕苦辭得免。請將此刻費選刻近人散駢兩體古文之未開雕者。發潛德之幽光。最爲功德。蒙奇公應許。柰數年來搜羅甚難。抄寫又難。略舉數卷。迄無成局。

若得如足下所舉王孝廉者爲將伯之助。豈不大妙。然老病纏身。須天假之年。方不至終成畫餅耳。榮鐵齋中丞素無一面。記有外甥王健菴誦其佳句云。風自旁來無順逆。水當漲處失江湖。僕擊節不已。采刻詩話中。已十五六年矣。刻下從君處接到中丞名紙一兩。君子謙謙。行先施之禮。禮無不答。故草數行。具門狀奉報。求足下轉獻焉。附上詩話一部。並希轉致。自壽詩十章。附呈一笑。高興見和一二首。不必次韻也。

邠州志序

志凡二十五卷。分部二十五。初。故知州王朝爵。屬星衍撰此志。兼有三屬縣。已成四卷。旣而三屬縣各請自爲一書。故此書卷一至卷四。并及三縣。卷五已下。專志州治。直隸州志之例。古無所仿。若專志州治者。實當稱爲直隸邠州州志。今不可一書異名也。邠州多古蹟。可與經史相證。左。舊志荒略。所載故實。不著原書。今悉正其譌謬。又以考辨地里數事。揭于篇。其一。豳亭。按許氏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豳。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考豳亭及國。當在漢漆縣。是今邠州三水之界。故地理志曰。枸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杜預曰。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劉昭注。郡國志。漆。引帝王世紀曰。有豳亭。括地志曰。豳州新平縣。卽漢漆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則書傳所稱。實不得在美陽也。美陽。今武功縣。又在邠之西南。相去甚遠。蓋許君因太王遷邑于此而誤。地理志則

曰美陽中水鄉。太王所邑是已。許于邠字當云。公劉國在右扶風漆。旬至周太王邑于美陽。鹵漆亭則得之矣。其二汎水。按爾雅西至于邠國。謂之四極。說文作汎。云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今三水分水嶺。卽汎水嶺。蓋聲之譌。分又爲汾。初學記引水經注曰。酈州有汎水嶺。卽此也。其嶺實子午山之別麓。然則今汎水卽古西極之水無疑矣。金史地理志又有潘水。疑亦聲相近。汎汾潘皆一水也。其三女郎山。按太平寰宇記。三水縣有女郎山。案西山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太平御覽引水經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元和郡縣志曰。洛原縣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縣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記曰。洛蟠縣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是其山從慶陽府東南直入三水。卽山海經之白於山無疑也。洛水今亦逕三水。又可證矣。其四漆水。按太平寰宇記引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扶風漆縣北。以水經驗之。卽邠州所理是也。漢志注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水。或恐白土是漢之漆也。今鳳翔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麟遊縣東南亦有一漆水。非漢之漆。案樂史此言實本元和郡縣志。可爲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矣。所引水經注。今本無文。若如所云。則誤自酈道元也。夏書言涇屬渭。汭漆沮。旣從是以漆沮爲從入渭。則是今麟遊之漆。至臨潼入渭。一名石川河者是也。麟遊唐普潤縣。漢漆縣地。故班固曰。漆水在縣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漆水源出岐州普潤縣東南漆山。漆澗東入渭。此眞漆沮旣從與。詩自土沮漆之水。自漢至今。相傳以爲入渭。未聞以入涇之水當之也。其五鹵國。按周語祭公謀父曰。我先君不窋。用失其官。

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曰：堯封棄於郃，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郃。郃西接戎，北近狄也。是國于郃者，不窋。史記周本紀曰：慶節立國於鹵，甸奴列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鹵。是以爲慶節。又爲公劉一書互異。地理志曰：鹵邑有鹵鄉。公劉所都，是同史記列傳以理斷之。祭公言最古，不窋國于鹵，說爲長也。其六師曠冢，按郡國志：漆，劉昭引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太平御覽引皇覽曰：師曠冢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民人不敢上其山。今志無此冢，及山惟州東十里有司空山。古音空曠相近，當卽是也。方志以考据存文獻，關中甚稱朝邑志、武功志，皆非著述之體，徒以文筆簡要爲長，予不敢襲其弊也。乾隆甲辰冬十月二十一日，陽湖孫星衍自序。

與段大令著書

往年得手書，並寄示家文介公遺象，亟裝背成軸，以藏家祠，感銘無似。頃晤令兄同年，知足下薄遊江淮，擇地養靜，想見著書之樂。僕趁事西曹，從退食後，整理舊業，雜以人事，恆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說文，以爲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與孫緬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是書，當世精研小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澧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竟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怪酈道元讀書鹵莽，并說

文敍中所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顧炎武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蓋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說文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許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史字爲束縛。捽。則卽漢書瘐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毫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則顧氏尤疏陋。據說文參商爲句。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僇。僇。仙人也之類。得讀僇斷句。而以僇。仙人解之乎。若毫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記。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毫戰。皇甫謐云。毫王號湯。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謂此毫。非尙書毫殷之毫。彼毫古作薄字。在偃師。惟杜陵之毫。以亭名。而字从高省。此則許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毫殷之毫。不省毫王之毫。可謂不善讀書。以不狂爲狂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覲。傳之磻。及蕝。無以下筆。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收也。玉篇則以祿爲秋田祭。字與禰同。則知禰卽禰譌字。繫傳又云。債。見也。則覲古或作債。而集韻則以覲同覲。說文自有覲字。蕝。杜預訓爲敕。說文有苟。自急。句。敕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石磻。正作石踏。磻字相傳有敬訓。論語。蹶踏。馬曰。恭敬。磻爲踏。無疑矣。爾雅。斲。斲木。据高誘注淮南。以黃黎爲斲木。則駕卽雜字。其糞素。据天官書。張素爲廚。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張卽張字。此

類不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補于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鄙意解之。數事如門、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从采聲，稀从希聲，采當是古文彘，卽殺字也。希當是滂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重言積二畫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臂脛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甲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誤當爲亼。古文肱字，龜廣肩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育，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空，蓋甲中畫象頭竅穴，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尤不可解。中宮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天官書稱軒轅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指中官星象乎？又六甲卽六十甲子，五龍卽五行，墨子稱北方黑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卽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出淮南本經訓。武王殺紂于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尸徐鉉音女屮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戕之屬，皆从尸得聲，卽尸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諸書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車合軼，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于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織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

楊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康成用緯書。奈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尙書馬鄭注。庶此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僞書。同立于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所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于天下也。星衍白。

答江處士聲書論中星古今不異

星衍白。叔溧先生足下。大著尙書。垂日月不刊之書也。弟猶有芻蕘之獻。古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足下不責其妄。誠解人也。得手書。承教甚感。見說文尾交接之訓。在屬字下一條。尤所心服。至謂薛季宣敍稱隸古定書最古。可知薛本卽隸古定本。星衍不敢從。隸古之說。出于僞孔序。據史記言。安國以今文讀古文尙書。漢書亦云。以今文字讀之。亦無隸古定之語。且薛季宣宋人。必不能見天寶已前未改之本。是其書終不可信。唐貞觀時。有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云。得得二字同體。尙書高宗夢。得說。又引詔定古文官書圖。尚二形同。又引碣底祭。丹或造忽。媿。偵。覆。厥。德。王。翌。日。乃。瘞。之。屬。乃。是。開。元。以。前。尙。書。本。文。足。下。何。不。取。而。視。之。也。至。告。裁。肆。赦。史。記。作。過。赦。又。得。一。義。公。羊。二。十。二。年。肆。大。告。傳。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陸。德。明。曰。本。或。作。佚。大。告。此。則。佚。亦。過。也。佚。亦。爲。赦。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失。當。讀。佚。楚。詞。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施。舍。也。則。虞。書。之。肆。公。羊。之。跌。左。傳。之。失。

楚詞之施音義相近。皆爲救罪耳。柔遠能邇。又得一證。易宜建侯而不寧。陸德明引鄭讀而曰。能猶安也。更可解能邇爲安邇。若鄭氏能恣之說。卻有一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態又作儻。同他代反。意恣也。謂度人情兒也。能字古音近態。似適與鄭意合。而不敢用之說經耳。足下解中星。必以爲古今之異。蓋泥後世歲差之說。若以爲恆星。歷六十九年半而移一度。則斗建將與中星俱移。察古人所稱斗指子冬至。指癸小寒。云云。何以至今不異。世人所以疑其小異者。有二端耳。古人言昏。不審爲日入之初。或兼戌亥二時。于文日氏爲昏。鄭注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尙書緯謂刻爲商。則似但言日入之初。故陰陽書言杓。有日月常加戌之語也。淮南言禹以爲朝昏晝夜。則分昏夜爲二。天官書言用昏建之。下云夜半。云平旦。則昏兼戌亥。中星斗建。一時移一宮。旣不知古人之所謂昏。何可以定古人中星乎。此其一也。古人稱斗九星。以攝提言。攝提六星夾大角。則以右攝提視斗建。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正也。謂攝提正在寅方。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貞亦正。孟言孟春。陬言維。亦寅方也。後人之稱斗七星。則以開陽視斗建。開陽後右攝提五度。淮南時則訓。又稱招搖所指。招搖與右攝提同。古人于此稍參差。後人不知古人言攝提開陽之異。又何能以斗建測中氣乎。鄙著斗建辨。已言其詳。足下試以戌時視右攝提所建。按之中氣。知與古所云斗指子冬至同矣。斗建旣與唐虞三代同。中星又安得有古今之異乎。至鄭康成謂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舉一月。其說尤確。以之說夏小正。無不通。若月令季夏火星中。而尙書在中夏。

蓋中夏晦與季夏月朔相去一日。中星何能不同。月令以月朔頒于明堂。宜其書但据月朔。不及終月。尚書但分四時。故總舉一月也。夏小正之正月昏參中。則又與月令不異。得謂之歲差乎。信西法者。恐識者視斗柄以破歲差之說。乃并斗柄而不信之。梅氏之學是也。通人戴東原亦從其說。惜不能起九原而與之言。且古法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故素問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是古節氣平分十五日。又準之土炭。驗之葭灰。其中氣確有證據。今則以定氣測節氣。而土炭葭灰之法不傳矣。此事關西法中法之得失。足下細察之。卽以覆我。兩日抱病。又讀皋陶謨得數十條。質之足下。並望教其紕繆。文章天下之公。非好辨也。

倉頡篇集本序

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所選。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于隨。倉頡三倉及故。亡于宋。然自漢及唐。迄于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始刺其文。選爲三卷。訓纂解故。卽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于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詞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

挖代空及聳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人說字，至以如心爲恕，立心如一日爲恆，教者教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于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儒臣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編。說文旣盛行于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据，特成于衆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于說文者。若陶用甸訓，鄩用堯訓，強本蟲也，而以爲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于說文者。若饜从同象，持甑而以爲持缶，繭从箭省，而以爲箭聲，有長于說文者。若贖，贖俱臠也，而以贖爲多汁，臠爲少汁，繒帛也，而以爲雜帛，繒絮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頃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彫板行世。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瓦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摭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于世。星衍又嘗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乾隆四十九年，太歲在甲辰十一月十日，撰在陝西節署環香書屋。

答錢少詹師書論上元本星度

星衍拜復辛楣夫子閣下，得手書，稱揚其撰述之勤，獎借後進，無微不至，並奉到續刻金石跋，考証經史字書，中多精意，不審聲類一書成否。何時刊出，先覩爲快。星衍近校刊馬鄭注尙書，附以逸文，自爲鈔表，庶真古文冊四篇，復見于世，尙當爲作正義，異時或立于學官，得遂負山之志。早晚卽當奉寄，又輯神農

本草經附以吳普本草師曾見之亦當續刊今律令中有李悝法經存焉唐律曾言之惜不能以經義疏證其文存法家正名之學俟諸異日頃閱五禮通考其于郊禘大典頗未厭心由宋人右王肅而左康成後人祖宋學而背古義于諸經多有窒礙因作三禘考六天感生帝辨似非無益之言俟再寄正也吾師以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謂當時實以太陰紀年竊以爲未是闕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律歷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據元封六年丙子歲甲子月朔日月五星所起之度言之是時日月在建星則昏在丑宮木星去日半次則歲星本度在寅宮故志云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淮南天文訓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又云甲乙寅卯木也故天文訓云寅在甲曰闕逢皆其明證此太陰卽大一亦名大極故馬季長注顧命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亦謂此上元本星度也又考太平御覽引樂動聲儀曰作樂制禮時五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氏注曰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尙之以爲始也夜半子以天時之始禮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月歲在攝提之紀是云制禮作樂蓋作樂則有禮通其反耳據鄭注引禮緯則以闕逢爲甲月蓋卽甲子月也歲在攝提格之紀亦謂上元本星度非謂甲寅之年矣王伯厚于此條按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顛頊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

已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又云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之歲。而實非甲寅。是王伯厚亦知甲寅非太初年名。但不能知本星度之說耳。惟史記歷書載改元詔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下歷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又云徒維敦牂天漢元年。又云橫艾淹茂太始元年。直至建始四年。竟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及天漢已下甲子皆與史不相應。且有成帝建始年號。此書褚少孫所補矣。孟康注漢志云言復得者上元泰初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也。孟康亦誤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徐廣注史記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則不言其年是也。夫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矣。且如詔文下云。月名畢聚。按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陔。陔聚音相近。字之異。畢陔亦是甲寅之月。而下云夜半朔旦冬至。安得以甲寅爲十一月月名乎。吾師旣引鄭氏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而誤謂如歲星在丑。則太陰在子。蓋與古說不合。據徐廣說歲陰在寅。則歲星在丑。及天文訓天官書推之。歲星在卯。則太歲在子也。師又云。晉灼誤以太陰爲太歲。似亦非是。晉灼所推行三宿二宿之不妥。星衍已著于篇。如以爲誤。何能適合。乞詳閱之。新得周國差器款識云。歲咸丁亥。似可爲咸池與歲並紀年之證。而不省咸池何以與太歲同名。且閔史記案隱引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

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娠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所云僖公未詳。隋志引春秋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索隱蓋引此文。有脫字也。

孫叔敖名字攷

薦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于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薦賈之子是也。薦賈蓋有二子。一薦艾獵。一薦敖。字孫叔。敖旣稱叔。宜尙有兄矣。孔穎達又引服虔云。艾獵。薦賈之子。孫叔敖也。杜預亦云。艾獵。孫叔敖也。服虔杜預以薦敖。薦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者。因宣十一年傳。令尹薦艾獵城沂。孔穎達云。此年令尹爲艾獵。明年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此徒據傳文推之。其實孫叔敖之爲令尹。史記有三去相而三爲相之說。何見二年必是一人。且敖字孫叔。旣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

募修費縣書院冊書後

費縣多古蹟。顯史故城在焉。元時創精舍于東蒙之麓。名曰東山書院。迤西南有注經臺。南城山。鄭康成之孫小同。注孝經之所也。鄉邑化其風。故至今費縣多讀書敦行之士。擇里者亦樂居之。按太平寰宇記。稱費縣南城山。今西上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又云鄭君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栖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後孫所作。後字元本。作微疑誤。如樂史所云。鄭小同避難注經之地。俗譌傳爲康成。則今所傳南城。曾子山。鄭康成墓。實侍中小同墓也。康成墓蓋在高密。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墓。石碑猶存。樂史亦云。高密縣鄭君墓。在縣西北十里。又云。厲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墓四十步。禁樵採焉。是康成墓在彼。不在此。審也。小同以魏時官侍中。高貴鄉公尊爲五更。司馬文王醜之而卒。其孝經注。傳及唐代。今亦散亡。迹其傳家學而殉國難。以孔父之忠。成宣尼之志。魯多君子。闕里之化遠矣。昔子夏居西河。疑于夫子。叔譽游九原。流連隨會。費邑士君子所由讀書敦行。寓公低徊留之不能去者。其鄭侍中之流風所染。抑大司農學有淵原也。先是阮同年芸臺。以宮詹視學山左。訪古厲石山下。謁康成墓。因欲葺修祠宇。爲設奉祀生一人。函書屬子。乞都門通經之士。出錢書名于碑。以志其事。時值畢秋帆尙書移節此邦。僕以爲鄭康成以經釋經。惟聖知聖。七十字之後。身通六藝。一人而已。而宋代濼洛關閩。大氏取鄭學緒餘以注經。猶有五經博士。德如康成。而反

無之急。宜請令典。以寒學者之望。札告尙書。會其鎮楚。抑而未發。頃錢塘周君卜居費縣。慨然有修東山書院之志。慕僕之好古。不遠千里。屬爲文通之當道。因考舊聞。以詒周君。俾質諸學使。今撫軍玉公爲僕舉主。識其雅才好博。以興廢繼絕爲念。而濟南守徐君。又僕之筆硯交。必能助成學使之志。倘因侍中遺蹟。以葺東山書院。又因康成祠宇。以建五經博士之議。則秋帆尙書聞而心服。僕此文不爲無益之言矣。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五

雜文五

三禘釋

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圓丘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鄭知爲祭天者。據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何休注。公羊引禮。祭天牲。角繭栗。而楚語。觀射父有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嚳廟。而云禘嚳。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圓丘配天之祭矣。已上明禘爲圓丘之祭。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圓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據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謂天爲先祖之所出。本之荀子董仲舒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魯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卽郊爲禘之證矣。已上明禘爲夏郊祭。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雖禘大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蓋卽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大祖爲明堂者。據堯典云。受終於文祖。又云。歸格於藝祖。又云。舜格於文祖。上云。賓於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門證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卽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於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於大祖。是大祖卽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及案古書傳。非僅據緯候。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蓋逸禮。大祖既是明堂。而序詩云。禘大祖。逸禮云。禘明堂。是卽禘爲明堂配天之證矣。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而王肅非之。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牲用繭栗之言也。以禘爲非郊。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禮檀弓周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奈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

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圓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云。凡大祭曰禘。是也。白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尙書游明根議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禘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蓋卽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已上論王肅宋儒斥鄭氏三禘之繆及禘名義考禘之所以異于禘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圓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禪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於郊於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已上論禘配天異于禘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何休注公羊傳曰。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是也。已上論禘有配食功臣異于禘。三曰禘及助祭諸侯。及四夷來王。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虩。又云。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大傳云。大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云。荒

服者王。又云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釁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春秋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左傳。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無禘禮。蓋言未與於周禘祀。謂世見也。此禘異於禘之禮也。已上論禘有萬國四海助祭異于禘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堯典肆類於上帝鄭氏以爲禮祭上帝於圜丘是黃帝配也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爲殷祭鄭云然者據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禘又云禘大祭也爾雅周公所作故知是周改時祭之禘爲五年殷祭矣凡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禘之稱蓋夏殷之禮故祭義云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皆以爲夏殷時禮然則中庸禘嘗之義亦夏殷時祭也王制云天子禘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云禘一牲一禘鄭注云下天子也禘歲不禘鄭意皆不以爲周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又云春禘而秋嘗鄭注云此禘當爲禴字誤也王制曰春禴秋禘鄭蓋以此諸文言禘猶周之言禘歲有一祭不與五年殷祭同也已上言殷之禘爲時祭與周五帝大禘不同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禘則以建巳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云夏建巳之月也周公曰大廟鄭以爲魯周公廟則與天子祭于明堂異經文云以禘禮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但用其文物具備之儀無圜丘夏正郊天明

堂之祭。郊宗石室之禮。惟合祭毀廟羣廟之主。雖名爲禘。實天子之祫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按鄭注。周官云。裸之言灌也。唯神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孔子蓋言魯惟宗廟之禘。失周禘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闕等言。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故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尙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上。
論魯禘所以異于天子。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子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惠徵君棟禘說。躋其明禘爲配天之祭。病其不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已來無配天之禘。

周禘表。按方丘北郊。鄭注亦以爲禘。則三禘實五。

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据以定南北郊之制。于他經義。尙有牴牾。至鄭康成于易書詩三禮。春秋論語。無所不通。皆爲之注。合諸經義。考園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魯之異制。而古禮大顯。醇乎其茂。以加矣。會漢凌夷。未遑制作。魏代有意崇儒。橫遭王肅亂經。晉武左袒外家。以非爲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据古經以證肅言之妄。隋唐以來。袁準長孫無忌。逞其邪說。皆肅之流。宋明諸人。疑禮經而違鄭義。紛紜聚訟。靡所折衷。微言絕而大義乖。莫此爲甚。今据禮經鄭義。爲周禮配天表。及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告朔表。尺牘之中。旁行可識。庶非妄作。後之觀禮者。其核于斯。

園丘郊祀表

類及旅。依郊祀零爲壇。于南郊之旁。皆祀五帝。

園丘 <small>冬至</small>	南郊 <small>夏正</small>	東郊 <small>立春</small>	南郊 <small>立夏</small>	西郊 <small>立秋</small>	北郊 <small>立冬</small>
昊天上帝	蒼帝稷配	蒼帝	赤帝	白帝	黑帝
魯配	赤帝	太昊	炎帝	少昊	顓頊
黃帝	勾芒	祝融	蓐收	元冥	

方丘北郊表

畢。	箕。	司命。 <small>上或云台</small>	司中。 <small>中或云台</small>	十二辰。	五星。	月。	日。	黑帝。	白帝。
						后土。	軒轅。	黃帝。	南郊。 <small>季夏</small>

方丘。夏至。

地示。

饗配。

北郊。夏正月。或云建申月。

地示。

稷配。

社稷。

五祀。或云五色之帝。

五嶽。

山林。

川澤。

四方。

百物。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少畀。	軒轅。	炎帝。	太畀。	文王配。	黑帝。	白帝。	黃帝。	赤帝。	蒼帝。	明堂。 <small>大禘。</small>
						武王。	文王。	稷配。	蒼帝。	明堂。 <small>夏正。郊 還祭。</small>
				武王。	文王。	勾芒。	太畀。	蒼帝。	青陽立。 <small>春還祭。</small>	
				武王。	文王。	祝融。	炎帝。	赤帝。	明堂立。 <small>夏還祭。</small>	
					武王。	文王。	后土。	軒轅。	太室季。 <small>夏還祭。</small>	
				武王。	文王。	蓐收。	少畀。	白帝。	總章立。 <small>秋還祭。</small>	
				武王。	文王。	元冥。	顓頊。	黑帝。	元堂立。 <small>冬還祭。</small>	

顯頊。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功臣。

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譏鄭康成用讖緯之言。出于許敬宗。肅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三反。許敬宗則唐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當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祖肅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益焚矣。孫叔然曾于肅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文又不傳。是不可以不辨。肅以郊卽園丘。園丘卽郊。請先以周官經破之。周官太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

帝非一。肅猶得妄謂之五人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則匡衡卽以周官祀天神。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于下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配之。且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守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上饗帝于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又用匡衡之議。肅何得獨非鄭乎。然宋之妄庸人。固有并周官經禮記而疑之者。所爲非聖無法也。今卽以名正之。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天。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營委粟山爲圜丘。是古人猶明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掃地而祭。說文作埽。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邑里數。又依五行生成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埽。旣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圜丘與

郊豈得云一乎。肅又以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圓丘。按張揖亦魏人，其作廣雅云：圓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圻，祭地也。言圓丘與大壇，俱是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卽圓丘，將謂方澤卽大圻乎。肅疑郊卽圓丘，蓋以郊特牲有周之始，郊日以至之言，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氏以經解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袞，戴冕，璪有十二旒，乘素車，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裘，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旒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魯禮。又據雜記孟獻子曰：正日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氏爲誤，將以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誤也。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云郊卽圓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圓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圓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圓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圓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圓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卽月令亦不言圓丘，而云仲冬之月，日短至，去聲。鄭氏以爲與易說春秋緯云：冬至作樂五日，相違。蓋疑其秦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并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揭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

合以立圓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圓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略。莽蓋据歆之議也。封禪書引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引周官。乃是郊特牲之文。亦似不知郊之外有圓丘之祭。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圓丘爲南郊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譏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爲非。因議於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帝之非五人帝。亦卽以周官經破之。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宋蔡德晉以爲立春服裘。餘皆被袞。明知其義難通。作爲支詞。益不足辦。且五天帝之說。不始于鄭。靈威仰之屬。亦不獨出于緯書。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已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鈞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官。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圓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官五帝坐象明堂。而甘石中皆周人。其所据又三代古書。讖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以五色之帝爲五天帝乎。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其名出黃帝占。則知靈威仰諸名。所傳已久。故周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

號。三曰示號。明天地人鬼皆有號。若止稱之爲天。何必辨之。譬如一天。而書詩有蒼昊。旻上諸名。同一春夏秋冬。而爾雅有青陽發生之號。何足怪乎。鄭司農注周官。上帝爲元天。又注掌次。祀五帝于四郊。云五帝。五色之帝。然則鄭司農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所云元天。蓋謂北極上帝。元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元堂。卽是鄭康成所云北極大帝。賈公彥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先鄭旣言五色帝。專以六天之說。責之康成。孤陋甚矣。宋趙匡又以緯書始于漢哀平閒。是又不然。緯書之出甚古。亡秦者胡。卽緯文史記魏世家言秦讖。于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目不祥。讖書讖之。不得以爲始于哀平閒也。如齊桓公塞九河之事。舍緯書何所出。鄭氏蓋不得不用以注經。天文歷算家言亦多存焉。宋朱文公不信緯書。亦用洛書甄曜度之語。竊其言而詆其書。何異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乎。肅又譏鄭康成夏正之郊。祭感生帝之說。而云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所生。肅又少見多怪。馬昭仍引河洛中候駁之。不据正經。不足以服其心。按商頌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元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卽有元王之號。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於經文。論語引湯誓。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殷豕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鄭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元牡者。彼謂告祭也。按孔氏謂帝爲天。是也。謂元牡爲未變夏禮。非也。蓋夏郊用

元牲以祀。感生黑帝。猶周郊牲用蒼。以祀蒼帝耳。鄭云。告祭恐亦非也。感生之方色。與五德相勝之色不同。故周火德。上赤。而感生則蒼帝。肅亦誤合爲一。且感生之說。不出于鄭康成。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故帝使禹皋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釋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媧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姬。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旣以敏爲拇。亦以姜姬有履迹之事矣。鄭氏駁異義云。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言也。又云。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鄭氏此說。較諸儒爲最醇。肅引馬融之言。謂后稷生。蓋遺腹子。當時王基馬昭孫毓。並以肅言爲乖戾。而後世陸淳趙匡。以祿爲祭始祖廟。猶信其邪說。何哉。經學可以觀世變。七十子之師。授絕於魏。而橫議與肅。與司馬氏有連。蓋有無君之心。時高貴鄉公。以鄭康成之孫。小同爲五更。司馬氏鳩之。而卒。肅諂事司馬。故多詆鄭學。三國志魏紀。載高貴鄉公幸太學。與諸儒講尙書。庾峻多是肅言。帝從鄭說。是時博士率皆司馬氏之黨。與故稱楊肅言。帝之所以憤懣。卒被戕害。陳壽作紀。具載帝與博士論難之言。豈非春秋比事屬辭深意哉。晉泰始中。遂用肅言。於明堂南郊。除五帝之座。合二至之祀於二郊。雖太康中。知其

禮文不正。又復諸祀。而五時迎氣之禮。卒以廢。肅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吾以爲肅有無君之心。乃有無天之議。後世議禮者。奈何揚其波也。

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王肅聖證論。及馬昭難王申鄭之說。俱不傳。惟見禮記正義。蓋肅說所以不傳者。以隋已前。鄭學盛行。當時不重其邪說。馬說亦不顯者。宋人多用肅議。惡馬昭之發其覆也。故五禮通考亦遺之。今具載肅論。及馬難義。使讀者知肅本空疏。單文孤證。而馬按据經籍。不可誣也。惜孫叔然之文。無一語存者。予所以不能無作矣。

王肅聖證論云。天體無二。郊卽圓丘。圓丘卽郊。郊特牲疏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稷。爲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元旣以祭法禘。爲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稷無廟。故知周人尊稷。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

說園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今作當稱昔者周公禘祀魯園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園丘非也。又

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魯配園丘之文。知郊則園丘。園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

謂之園丘。於郊築泰壇。象園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園丘也。郊特

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園丘。知園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

始也。對啓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

爲天子郊祀之事。同前。又引王肅之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

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

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

爲理乎。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園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

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園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

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園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

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和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

婦人髮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郊特牲

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

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土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禘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圭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壘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註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

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圓丘配以帝。學者案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禘。饗在郊。稷之上。稷。粢於饗。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圓丘。故以圓丘爲禘也。圓丘比郊。則圓丘爲大祭。法云。禘。饗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釋天。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饗配圓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饗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惟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郊特牲疏案此文疑亦馬昭中鄭之作故附此

王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註。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

圓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學廟。是周尊學。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學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圓丘。圓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祭法疏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同前引

王肅孔
晃云

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祭法疏

再答錢少詹書

月前因談同年秦南行。奉上一書。申說漢志焉逢攝提格爲上元本星度。非以太陰紀歲。質諸函丈。未知何時得到。頃奉手書。復論及此。星衍似尙不能無言。爲後世之以師言爲重。恐不察古書也。來書云。古法太歲左行於地。起子。歲星右行於天。起丑。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夫太歲順行。歲星逆行。歲星起子。太歲起丑。則歲星左行在亥。太歲右行在卯矣。推之十二辰。皆與古書不合。淮南之言曰。歲名曰攝提格。是太歲在寅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寅。下文云。歲星舍斗牽牛。斗牽牛丑宮宿。推之十二辰。皆然。得不謂之太歲

在寅。太陰亦在寅。歲星在丑乎。其云歲名曰困敦。則太歲在子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子。下文云。歲星舍氏房心。氏房心卯宮宿。得不謂之太歲在子。歲星在卯乎。且淮南之太陰。甘氏謂之攝提。直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云攝提者。案淮南修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高誘注。歲星在寅曰攝提。攝提鎮星並言。宜高誘謂之歲星。而甘氏所言攝提。俱與歲星爲二。蓋太歲歲星。同得謂之攝提。亦猶歲星屬木。名曰蒼龍。而古人亦以爲太歲也。續漢書律歷志云。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然則攝提失紀。及攝提貞于孟陬之文。或卽以攝提爲太歲。而非攝提三星也。吾師執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之說。特因漢志有焉。逢攝提格之文。下文。太歲在子。而以寅爲太陰所在。不知漢志下文云。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婺女在子宮。按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尾箕。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然則漢志云。歲名困敦。蓋據丙子歲冬至言之。下云正月。謂丁丑之元正月也。太歲在丑。而歲星出婺女。太初歷在子宮。天文志歲星則在尾箕。尾箕寅宮。正與淮南史記諸書所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合矣。太歲右行。歲星左行。推之十二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丑。明也。吾師以太歲在子。歲星在丑。何以處。漢志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之說乎。且廿八宿分十二宮。古法四維各二宿。四正各三宿。故荊州占曰。歲星歲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三。若以

爲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則寅爲維。太陰居維。辰子宮。得女虛危三宿。歲星不止行維宿二。推之十二辰。皆不合矣。故天文訓。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見開元占經。蓋許叔重舊注。晉灼亦有此文。直改太陰爲太歲。此則太陰太歲非二之證。不獨考翼奉傳及廣雅。而知之也。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則三百六十日。止行卅度。中除閏餘。則十二歲周天。尙有參差。而必以太極上元。復本星度。謂仍起于斗牽牛。所謂五星如連珠也。自歷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故天文訓。天官書。天文志。據歲星所起之十二年言之。自後歲星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今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太歲未聞超辰。表自庚申紀歲。終於甲子。自屬史遷本文。亦不得謂古人不以甲子紀歲。貨殖傳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此亦甲子紀歲之明徵。不獨後漢書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矣。吾師又云。漢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爲丁丑。以爲太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爲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歷。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若必以歲星之垂象而紀歲。如今乾隆五十九年。太歲在甲寅。而歲星以正二三四月在丑宮。五六七八九月在寅宮。十一月在丑宮。今六十年。太歲在乙卯。歲星正月在丑宮。二閏三四五六月在子宮。七八月在丑宮。九十月在子宮。或順行。或留退。不必一年定居一宮。太歲亦將不以十二月爲一次乎。廿八宿之分十二宮。古今亦有不同。以古法四正得二宿。

推之。歲星以去年甲寅正月至十一月俱在寅宮。十二月至丑宮。今年乙卯正月至十一月俱在丑宮。十二月至子宮也。然超辰之說。見于律歷志宗訢等議。霍融則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當時雖有是言。而歷代干支無超辰者。或指歲星言之。或太歲超一表。表與辰異也。尙祈師教導之。所示金代諸碑刻。謹增入京畿金石書。頃以比部奏績。上考。蒙上簡錄。如得東南一郡。可以登堂請益。一析訂古之疑。文章天下之公。諒吾師不責以辨論之妄也。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六

天官書補目

序

三家星占見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公魏石申書中亦多用石氏星經史記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辰見東方之名已下出石氏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語張守節引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鄭康成注周禮引甘氏歲星經後漢書郎顛傳引石氏經漢藝文志多本七錄不著錄巫咸甘石書殊不可解惟天文家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隋經籍志有黃帝五星占六卷未知卽是黃帝占否也劉昭注續漢志亦引黃帝占今其文及三家星占具見唐瞿曇悉達所輯開元占經中按黃帝巫咸甘石所載恆星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而其書皆在先秦不知遷固何以不載且史記漢書旣遺東壁一宿又莊子所載傳說緯書所載天皇大帝及玉繩之屬皆闕如亦不能辭疏漏之責北周庾季才作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宋王安禮刪存十五卷冠以步天歌其文略同晉隋二志而不載所出之書隋天文志云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

并著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前人好古之慎。至于本草。猶有朱墨別書之本。不亂神農本經。況乎星官。可不詳其根據。今晉隋二志所載星名。多于史記漢書。而三家星無復區別。錢樂之儀器。亦既無傳。開元占經。藏在祕府。唐宋人俱不得見。鄭樵通志。稱今存三卷。而近時所得寫本百廿卷。見全。但世無板本。懼其久而淪失。余退食多暇。游心觀象。慨中法之不行。念掌故之久缺。因爲天官書補目一卷。紀其增多。史記漢書星名。大凡二百餘坐。分注黃帝及三家所有星名星數。三家星止分中官外官。舊書位次不可考。天官書則分五官。卽以三家星。依五官連屬之星。分爲五部。後之志天文者。庶有擇焉。

中官

天皇大帝。黃帝有。甘氏有。云一星在鈞陳口中。

四輔。甘氏有。云四星抱北極樞。按卽後句四星。

女御。巫咸有。云四星在鈞陳星後北。今作御女。

華蓋。甘氏有。云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在大帝上。

五帝內座。甘氏有。云五星。在華蓋下。

六甲。甘氏有云六星在華蓋杠旁。

柱下史。甘氏有云一星在北極東北。

女史。甘氏有云一星在柱下史北。

尙書。甘氏有云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維。

大理。巫咸有云二星在紫微門左星內。

三公。黃帝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三星在北斗柄南。

三公。黃帝有巫咸有云三星在北斗魁第一星西。

太一。石氏有云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

附路。石氏有云一星在閣道南傍。

傳舍。巫咸有甘氏有云九星在華蓋上近河傍。

造父。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傳舍南河中。

鉤。巫咸有云九星如鉤狀在造父北。

相。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太陽守。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勢。甘氏有云四星在太陽守北。

內階。甘氏有云六星在文昌北。

常陳。甘氏有云歲星犯常陳。

太尊。巫咸有云一星在中台北。

內平。甘氏有云四星在中台南。

虎賁。巫咸有云一星在下台南。

天牀。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門外。

內廚。甘氏有云二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外。

天廚。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

梗河。黃帝有云三星天鋒石氏有云三星天矛也。在大角北。

天紀。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貫索東。

七公。黃帝有云一名天紀石氏有云七星在招搖東。

女牀。黃帝有石氏有云三星在天紀北。

東官

積卒。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二星在房心南。

東西咸。黃帝石氏有云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北。

從官。巫咸有云二星在房星南。

天輻。巫咸有云二星在房距四。

日。甘氏有云一星在房中道前。

罰。巫咸有云三星在東咸西南北列。

帝座。石氏有云一星在市中候星西。

候。巫咸有石氏一星在帝座東。

宦者。石氏有云四星在帝座西。

斗。石氏有云五星在宦者西南。

斛。甘氏有云四星在市中斗南。

宗正。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帝座東南。

宗人。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宗正東。

宗。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宗人北。

帛度。巫咸有云二星在宗星東北。

屠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帛度北。

列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中。

車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門左星內。

帝席。甘氏有云三星大角北。

周鼎。甘氏有云三星在攝提西。

天田。甘氏有云二星在右角北。

天門。甘氏有云二星在左角南。

平道。甘氏有云二星在左右角間。

進賢。甘氏有云一星在平道西。

亢池。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亢北。

折威。石氏有甘氏有云七星在亢南。

頓頑。巫咸有云二星在折威東南。

天乳。甘氏有云一星在氐北。

陣車。甘氏有云三星在氏南。

車騎。巫咸有甘氏有云三星在騎官南。

騎陣將。甘氏有云一星在騎官中東端。

天江。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尾北。

龜。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尾南。

傅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

魚。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河中。

糠。甘氏有云一星在箕舌前。

按王希明步天歌帝座後有常陳七星以在史遷後不補。

南宮

謁者。甘氏有云一星在執法北。

三公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謁者東北。

九卿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三公北。

太子。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北。

從官。甘氏有云一星在太子西。

幸臣。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北。

明堂。甘氏有云三星在大微西南角外。

靈臺。甘氏有云三星在明堂西。

長垣。巫咸有云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

燿。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軒轅南柳北。

酒旗。甘氏有云三星在軒轅右角。

水位。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

水府。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

天罽。甘氏有云三星在東井北。

四瀆。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東。

司怪。甘氏有云四星在鉞前。

座旗。甘氏有云九星在司怪東北。

積水。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河四星北。

積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水東南。

闕邱。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河南。

外廚。甘氏有云六星在柳南。

天記。甘氏有云一星在外廚南。

天相。巫咸有云三星在七星六星北石氏有。

稷。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七星南。

天廟。黃帝有甘氏有云十四星在張南。

東甌。甘氏有云五星在翼南。

器府。甘氏有云二十二星在軫南。

青邱。甘氏有云一星在軫東南。

軍門。巫咸有云二星在青邱四。

土司空。巫咸有云四星在軍門南。

平。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庫樓北。

陽門。巫咸有云二星在庫樓東北。

按王希明步天歌車樓中有四星名衡罰傍一星名神官以在史遷後不補

西官

天關。黃帝有石氏有云星在五車南參西北。

礪石。甘氏有云四星在五車西。

諸王。甘氏有云六星在五車西。

八穀。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八星在五車北。

外屏。甘氏有云七星在奎南。

天溷。甘氏有云七星在外屏南今四星。

土司空。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奎南。

天將軍。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一星在婁北。

左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東。

右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西。

天倉。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婁南。

鉄鎖。甘氏有云五星在天倉西南。

天困。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胃南。

天廩。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昴南。

按此卽天官書衆星曆積。

天庾。甘氏有云三星在天倉東南。

芻藁。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天苑西。

天園。甘氏有云十三星在天苑西。

軍南門。甘氏有云一星在天將軍西。

大陵。石氏有云八星在胃北。

積尸。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大陵中。

天船。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大陵北河中。

積水。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天船中。

卷舌。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昴北。

天讒。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卷舌中。

月。甘氏有云一星在昴東。

天阿。甘氏有云一星在昴四偏。

天街。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二星在昴畢間近月東。

天陰。巫咸有云五星在畢柄西。

天節。石氏有云八星在畢附耳南甘氏有。

九州殊口。黃帝有云在參間甘氏有云九星在天節下。

軍市。巫咸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參東南。

野雞。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軍市中。

天高。甘氏有云四星在參旗四近畢。

玉井。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參足下。

屏。石氏有云星在玉井內。

軍井。甘氏有云四星在屏東南。

天狗。甘氏有云七星在狼東北。

丈人。甘氏有云二星在軍市西南。

子。甘氏有云二星在丈人東。

孫。甘氏有云二星在子星東。

天狗。甘氏有七星在狼東北。

天社。甘氏有云六星在弧南。

北官

虛梁。巫咸有云四星在危南。

蓋屋。甘氏有云二星在危南。

哭。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南。

泣。甘氏有云二星在哭星東。

天壘城。巫咸有云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

八魁。甘氏有云九星在北落東北。

鉄鎖。巫咸有云三星在八魁西北。一曰鉄鎖。

天錢。巫咸有云十星在北落西北。

天綱。巫咸有云一星在北落南。

司命。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北。

司祿。甘氏有云二星。司命北。

司危。甘氏有云二星。在司祿北。

司非。甘氏有云二星。在司危北。

騰蛇。黃帝有。石氏有云三十二星。在營室北。

雷電。甘氏有云六星。在營室西南。

土公吏。甘氏有云二星。在營室西南。

東壁。黃帝有。巫咸有。甘氏有。石氏有云二星。在九度。

土公。甘氏有云二星。在東壁南。

霹靂。甘氏有云五星。在土公西南。

雲雨。甘氏有云四星。在霹靂南。

天廐。巫咸有云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

策。巫咸有云一星。在王良前。

車府。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東。近河傍。

內杵。甘氏有云三星。在人星傍。

扶筐。黃帝有。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北。

奚仲。巫咸有。云四星。在天津北。

敗臼。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虛危南。

敗瓜。甘氏有。云五星。在瓠瓜傍。

農丈人。甘氏有。云一星。在南斗西南。

狗。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斗魁前。

狗國。黃帝有。甘氏有。云四星。在建星東南。

天雞。甘氏有。云二星。在狗國北。按荊州占云。瓠瓜一名天雞。

鼈。黃帝有。石氏有。云十四星。在南斗。

天淵。巫咸有。云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

天輪。巫咸有。云八星。在南斗南杓第二星西。

天弁。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建星北。

天田。甘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羅堰。甘氏有。云三星。在牽牛東。

九坎。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齊。巫咸有，云一星，在九坎東。

趙。巫咸有，云二星，在齊星西北。

鄭。巫咸有，云一星，在趙東北。

越。巫咸有，云一星，在鄭西北。

周。巫咸有，云二星，在越東北。

秦。巫咸有，云二星，在周東南。

代。巫咸有，云二星，在秦東南。

晉。巫咸有，云一星，在代西南。

韓。巫咸有，云一星，在晉北。

魏。巫咸有，云一星，在韓。

楚。巫咸有，云一星，在魏西南，近鄰星。

燕。巫咸有，云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

離瑜。巫咸有，云三星，在代東南，北列。

天桴。黃帝有巫咸有云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

離珠。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須女北。

漸臺。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東足。

輦道。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西足。

甘氏歲星經

字

鄭康成注周官引甘氏歲星經其書不傳開元占經載有數百言疑卽是也。大氏爲淮南史記之所本而天文志用其文往往譌舛。夫太歲與歲星相應分左右行古人或以歲星紀歲宜甘公別于五星外獨爲歲星經也。今錄其文如左。

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爲日十二月夕入於西方其名曰監德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熟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單閼之歲攝提在卯歲星在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側是謂同盟兩國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張其名曰降入周王受其殃國斯反覆甲兵惻惻其歲大水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亥與營室東壁晨出夕入其

名爲搏穀。其國有德。必數其狀。其失次見于軫。其名曰青章。其國不利治兵。將有大喪。其歲旱而晚水。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胃晨出夕入伏。其名曰路嶂。其狀熊熊。赤色有光。其國有兵。其君增地。其失次見于亢。其名曰清明。其下出敗死。主是歲不可西北征。利東南無軍。有亂民。將有兵作于其旁。執殺其主。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酉。與畢昴晨出夕入。其名曰啟明。其狀熊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見于房。其名曰不祥。孽及殷王。禍及四鄉。其歲旱。早晚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歲星在申。與觜鱗參伐晨出夕入。其名曰張列。其狀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無有他祥。惟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見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頭相期。潁灘之歲。攝提在中。歲星在未。與東井輿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音。其狀昭昭。白色有光。有國其亡。亦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牽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國有誅。必害其王。歲小水雨。作愕之歲。攝提在西。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晨出夕入。其名爲長王。其狀作作有芒。有國其昌。書有四方。享獻之祥。其失次見于虛。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爲之殃。必在其鄉。其歲有火。有女喪。民疾。閹茂之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晨出夕入。其名爲天睢。其狀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國有大疾。其失次見于東壁。其國士卿相謫。民人各直刺。無有仇讎。鬼神書壁。其名曰天侈。其歲有小水。有女喪。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在辰。與軫角亢晨出夕入。其名爲大星。其狀色元青。天下不寧。有婦爲政。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本。利起軍旅。其師必武。有德將四國。海內盡服。其失

次見于婁。其名屏營。天下盡驚。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卯。與氏房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泉。其狀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次見于昴。其名曰赤章。其國有喪。不在其王。有水而昌。赤奮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昊。其狀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慶。其次見于參。其名洋。有國其虛。其歲早水。歲星凡十二歲而周。皆三百七十日。而夕入于西方。三十日復晨出于東方。視其進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五廟二祧辨

王肅叛經于大禮。事事與鄭康成異。肅小人儒。不足言。宋之議禮者。多承其誤。亦可怪也。周制五廟。后稷與四親廟合文武廟爲七。其在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謂四親廟也。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曰有二祧。謂文武廟也。其云遠廟爲祧。指先公先王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人祧。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祖考廟。卽祧也。鄭康成據此說禮。不必出于緯書。後儒于祭法本文。不能通解。何哉。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曾祖非高曾之謂。猶云遠祖。若詩稱曾孫也。朱文公見僞書成有一德。以爲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不考孔壁真古文十六篇。非此成有一德。又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正作五世之廟。始知鄭康成義不可易矣。韋元成議亦同。鄭後儒又疑劉歆異議。按歆說七廟。謂宗不在數中者。謂如周室始祖廟四親廟。及文武二廟之外。有功德可宗之主。則增之至八。非謂文武不在七廟。

數中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敬但云宗不得為文武之稱也。祧字古文為濯。鄭康成釋為超上去。意者謂毀廟主超上入于后稷文武之廟。因名此三廟為三祧。非三廟本名祧也。夏殷廟制固出于禮。緯稽命徵。然周秦以降。文獻無徵。賴有緯書。考知古禮。儒者安能舍而不用。且周官馮相保章氏所掌之書。類即緯。緯無足怪者。予因五禮通考不能深明古制。鄭義故作辨及表。附以聖證論難王義。并附社稷表于後。為鄭學者駁王肅社稷之說。尤為典要明確。故不別作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義。

唐虞五親廟四	禹四。 <small>至子孫五。</small>	殷五。 <small>至子孫六。</small>	周六。 <small>至子孫七。</small>	肅設謂高祖之
始祖廟。	禹。	契。	文王祧。	父及高祖之祖
	二昭。	湯。	武王祧。	廟為二
	二穆。	二昭。	大祖后稷。	祧并始
		二穆。	高祖以下親廟四。	祖為七

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王制疏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同前

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般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廡植云。皆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

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定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同前

附社稷表及難王義

五土總神社。

原隰神稷。

句龍配。

稷配。

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郊持牲疏

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同前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前同

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前同

肅又難鄭云。后稷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前同

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註云。社后土。則句

龍也。是鄭自相違反。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註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註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註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同前

孫淵如先生全集

岱南閣集卷一

易卦九六解

易卦九六之說。見于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似皆未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兩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坎下離上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兌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兌。艮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六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證之繫辭云。大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坤當爲☷。乾爲初九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卦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置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圖。違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宋儒皆爲置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之報。考尙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證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尙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卽古文書後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註。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註。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置五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尙書。則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臆說。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康成。則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墓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爲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

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爲此咨呈貴院。掣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奪。賜覆施行。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中外臺或視孝廉方正爲奇行。非今世所有。收令舉到。甚且壅遏不行。各省相觀望。署按察使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方正者。實美未學之名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衆親仁。弟子之事。當學文。又云。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信。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此。而猶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于至善也。禮記之言。止于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士。若舉人亦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世未嘗驚異之也。何獨至于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並孝廉方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之。抑教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察一人。國家列聖相承。教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遲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于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萬於漢魏之世。柰何轉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朝廷。重當世之士乎。或謂守令奉行不善。

則可耳。胥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民上者。果壅於上聞。不亦遠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陳無勇。卽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視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千金則盼。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効。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虛聲之誚也。漢之舉孝廉者。未嘗無墮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潔。與其進。斯言得之矣。今之駁孝廉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於陵。莊周卻聘于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孺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國家儲有用之才哉。廉使訪聞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齊魯奇節之士。不讓于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于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觀。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告諸生。長吏下車。舊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簡命。出任監司。宣運防河。曾無煖席。文教之事。不殖何觀。頃攝提刑。地兼齊魯。官書親判。不廢研經。此邦爲聖賢發迹之區。經師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舊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旣有一日短長。亦不足覘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

考載籍。廣咨耆舊。稱所問焉。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夫德爲蓺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數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惠然來謁。廣我見聞。使者少賤多能。游幕吳楚。秦晉梁魏之郊。官于京邸。所見異人異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理金石醫律諸學。亦嘗略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遐心。引爲益者云爾。

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卽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卽其事。外此。見于內經各緯。逸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毋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偏于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鄒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撰述之要歟。理學出于何書。理字于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卽罄字異文。理學之義。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于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杆格者。是乎非乎。諸生學術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通貫天人。幸勿自襲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真譌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据管子稱伏羲作六爻。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于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毋乃非歟。尙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與史說違歟。今所傳古文尙書。與孔壁書有真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藝文志不載。或卽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誤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于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于六國時。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有增加。能辨晰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義之支流。樂經各緯雖亡。其逸時時見于載籍。能舉其大概歟。諸生講求有素。幸悉所聞以對。

問揚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通。其能成一家言者。卽聖也。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其書不傳。遺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春秋繁露卽在其中歟。道家有筮子。卽今管子。何由入于道家。太史聘周之世官。禮經述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于藝文志。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人十家注。曾誦習歟。天文之

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占。何不見于藝文志。靈臺祕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安在。李悝法經六篇。卽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家。歷代之書。賴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于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壬。卽蓺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于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強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舊聞具在。載籍南宋國蹙。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儻。山川無證。鄭氏以負夏在衛。而兗州亦有負瑕。陶邱卽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髡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滎河。國朝釐正祀典。旣改東平堯陵。祭于濮州矣。三陵事可并案。見于古籍。或有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于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譌在歸德。箕子冢。譌爲萊宋。能据書以證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費縣有鄭康成墓。又不應經典何也。其他聖賢陵寢祠墓。諸生生于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所聞。使者當申禁採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詢。以稱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輜軒之任。使者讀書聞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誠見鄒滕僻一路。依山濱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今諸泉濟運。或尙可導引灌田歟。唐地里志。臨朐有寶公渠。引白浪水。萊蕪有普濟渠。其他縣邑。古時溝洫遺跡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水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旱聽之天時。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倉。利民之本。而採買勸輸。不孚衆志。或吏胥侵擾。抑巨室不能好善歟。古者榷茶禁酒。所以重農。今可墾之田。有用之穀。蒔菸音薦。即烟葉。造麴。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澗澤。山藪之利無窮。不申斧斤。數罟之禁。果生之寡。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土。各舉見聞。旣可以助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觀處士經時之略焉。其盡言毋忌毋隱。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義陵糧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据。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使荆。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都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事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旣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墓字

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時。守陵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譌在陳州。自宋政和始。及南渡已後。魚臺地入于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之祀于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于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已來祭告之處。祀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譌壇爲陵。查宛邱八卦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卽以壇趾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卽安移陵寢于此。亦如竟陵有古風城。遂譌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證。旣已生于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生于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卽是濟寧。雷澤卽在魯北。承匡卽西嶽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益

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卽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境。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謚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輿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輿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城卽漢方輿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輿湖陵。卽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堯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莘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北。蓋用謚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金田肇堯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輿縣。貞觀十七年。廢戴州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田肇碑。今在鄒縣。臯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陳翥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所稱圖經。卽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陽貢吏陳翥撰并書。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格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感。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功成。此至虛而

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已。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越揮散。興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邃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峭峭。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

已婚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名翁爲之記翁諱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鎮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按碑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萃注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

羅萃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姁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臯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

又按庖水卽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沛入泗亦在豐單之間故羅萃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跡甚衆土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顛臯皆諸風故封之地

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于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嶒。日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日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里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筮該撰碑。魚邑東境鳳凰山。舊有太昊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傍生靈善。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于顛。與以主祭。故建廟于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陵在陳州。遂爲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善。卽以爲聖陵。善者封殖之處。卽生。非因地靈。今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善。是其證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翻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廟祀。而妄刪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

羅莘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汶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莘注。上歷太昊。宛邱在陳。

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注。葬宛邱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以金提勾芒配。

按乾德詔爲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蓋羅莘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翁臯山廟碑文云。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于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卽在魚臺之臯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感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莘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莘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卽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媧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卽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旣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尙見之。所紀卽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卽太昊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

成紀。徒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戲。並以爲生于曹濮之間。更于葬在魚臺之說近矣。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駰當作斐駰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榮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榮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榮河。其誤一也。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卽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之文爲斐駰語。但皇覽旣以爲薄城。卽是濟陰之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己氏。臣瓚稱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貴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卽是濟陰。反誣皇覽以在汾陰之說。其誤二也。皇覽旣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尙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證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斐駰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屬右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於韓詩內傳湯百歲。

而崩下。有葬於徵。今扶風徵陌之言。蓋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貴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漢建平元年。按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潁州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值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裴駟又引其文於湯崩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湯之陵。特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徵陌爲皇甫謐之言。貴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卽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隋之祀典。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貴司據正史以定滎河湯陵。卒無正史所言其陵其地可據。其誤五也。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舜禹周文公。尙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譌湯陵于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于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證。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貴司以寶鼎之銘爲傳會汾陰湯陵。編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杜預作春秋釋例。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成湯伊尹冢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證。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亳蒙開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亳蒙。目擊邱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貴司若以官於晉。爲晉人留故事。以銜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歆享已久之說。循列

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貴司所言裴駙集解。案左傳曰。臯墓在般南陵。山海經。黑水青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竄入濟陰。其誤九也。沙邱及孔子宅之謠。是真傅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嚴。條理明晰。本司深爲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昊之陵。無古書可證。正爲旁徨。今貴司移鎮浙中。可以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覈。是非博考書籍。並將前稱郵遞之滎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孫。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八月間。淮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咨稱訪得般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漢崔駙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于山左。又稱山西滎河之湯陵。自明時列于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嗣於十月間。復准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譌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卽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滎河縣般湯陵。列于祀典。最爲久遠。隋制。禘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

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于河中府。此皆見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復查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訛廟作陵之證。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今之榮河縣治。于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黃河西徙。隔於河東。劉淵省汾陰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家。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縣湯陵。自湯陵之見于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爲專考帝王冢墓之書。所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于定祀典。獨取皇覽。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汲水條下。輒指皇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家。爲秦寧公所滅者。夫亳王一亡國之侯耳。卽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而案行之哉。案史記正義。於蕩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自有冢。在今陝西三原縣境。距今澄城郃陽之間。且三百餘里。善長乃指在漢徵縣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崔駰魏皇覽皆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伏滔北征記。見于樂史所引。其言蒙亳爲指濟陰之蒙亳。誠然。然滔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明言在漢屬馮翊徵縣。與濟陰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家在濟

陰薄縣數字於首。遂嫁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割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解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駟案某曰云云者。皆稍以己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駟案左傳曰。臯墓在殺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駟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駟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陰字。爲裴氏竄入無疑。至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則本司徧考古書。實無所據。案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洒警。合二十一篇論其體裁。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經注引裴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卽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時見俗本水經。有訛裴駰爲崔駰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者耶。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傅會。正如一男子秦始皇及董仲舒亂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于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淆惑。貴乎辨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永和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墓矣。總之湯陵之見于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真。古帝王陵廟。列

在常祀。自隋爲始。卽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欲享於是久矣。卽曹縣之湯陵。考据果精。置守家可也。守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滎河之湯陵。因不敢遽言更正。又況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貴司。俟查勘確實。卽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尙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淮貴司咨覆湯陵。並移送湯陵考一冊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蹙而後。東省近隔一河。卽爲前儒耳目所不到。轉展傳譌。若魚臺伏羲陵之在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潼關。事可并案。然濮州堯陵。旣於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夢見二丈夫。占夢者言泰山之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宿之紀太皞。今曹縣眞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夢雖忽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馮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窆穴之可指。文武之陵。淪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

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臯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薛瓚杜預裴駟。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證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黎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漢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卽誤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有太甲所放處言之。不知尸鄉雖在偃師。而太康地記止言太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廬墓之法。鄭康成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以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貴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卽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據。蓋唐時盛行僞書。卽據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證也。至湯冢在徵。亦非滎河之陵。滎河與澄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潼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貴司以滎河湯陵。卽漢徵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徵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云難得而詳。且臯甫謚之言。無一可信。不獨此也。今商邱志無湯陵。而有伊尹冢。商邱曹縣接壤。元時河水奪汴入淮。橫隔曹縣商邱爲二。是以彼此傳譌。一墓兩載。方志不能詳考。不可以滎河澄城爲比。貴司所云漢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商邱縣境。而曹縣兼有薄縣境。斯言明於古今地理者矣。至貴司旣博核書傳。又據劉向殷湯無葬處之說。欲置各處湯陵於不

論。本道竊不敢從。何則。後人見聞。亦多出於古人。若洪範陳於箕子。文王未必知。逸書出於孔壁。漢儒且不解。終不以後得而棄之。古人尊廟。不重墓。先聖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證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并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間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壞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貴司博聞強記。虛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後進爭勝於口舌。獨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入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移之假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察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慎勿以假師汾陰。亂其真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孫。爲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滎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滎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滎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

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閱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置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申請廷議，竟罷滎河之祀，而改祀楚邱，竊恐曹縣之令甲甫頌，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假師之湯陵，爭移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並指荒冢爲湯陵，皆不忠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閔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糾辨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并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水經注以此爲裴駟語。下文作皇覽曰：薄城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水經注作大司空史郤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史記集解

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

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駟所引謐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間事及劉向語意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尙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適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卽謂薄縣之家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證薄縣湯陵裴駟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爲殷湯陵明甚至水經注始於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爲徵之湯池徵陌又疑爲亳王推酈道元旣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湯因妄意徵之湯池卽爲湯冢並不察亳王湯冢之在三原始平之間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邱墟。太平寰宇記水經注汴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開

有二蒙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崔駰作裴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

地有湯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按此卽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接在蒙。卽北薄也。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

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史記。紂之諸父。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冢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邱墟。今蒙與北亳相去三十里。

又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旣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

路史。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二里。有湯葬。亦有潑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冢。自按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已來。皆以爲在濟陰薄縣。据太平寰宇記。考城縣北。亳城在縣東北五十三里。考城卽今舊考城。在曹縣境內。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嶺。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据。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鞏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景亳。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爲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蓋承古祠之舊。

滎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縣在縣北四十里。

聖賢冢墓記。湯冢。後魏天賜中。圮。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竊之于河。路史

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石弩。以銅爲鎖。盜開挺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

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括地志。汾殷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殷縣。史記河渠書正義。又太平寰宇記。寶鼎

土城。周武帝又移于殷湯古城。

按滎河卽寶鼎。古汾陰地。滎河湯陵。惟見於元和志。蓋因後魏時張恩陂陵得銘。有死後二千年之語。遂指爲湯陵。据括地志。以爲俗名殷湯城。則非陵明矣。考魏書禮志。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帝堯祀於平陽。虞舜祀於廣甯。夏禹祀於安邑。周文公祀於洛陽。其時並未祀湯。是魏已前無汾陰祀典之證。至隋禮儀志。禘祫之月。以其日使祀先王。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破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迹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邱皆引伏潛。毫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採樵。則祀不止陵。亦兼有廟。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路史引韓嬰所謂帝乙墓蓋用此文

按葬於徵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徵爲馮翊縣不知何由誤作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此皇甫謐之言也謐作帝王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也故云太昊在位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于鳴條年百歲葬蒼梧禹年百歲葬會稽帝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帝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既非作史何由述在位之年及享年之數并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疑也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云則以爲皇甫謐語可證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由傳刻譌謬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證湯陵在徵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當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當作馮翊今徵之迴渠亭

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事。及劉向語。下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是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內傳文。葬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屬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覽。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覽文。並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誤。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嘗敢定爲亳王也。今既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三輔。足證酈元引證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後。而所說亳王湯陵。在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記正義按始平卽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商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卽湯祠矣。但

興平之湯祠。真亳王湯。而長安志已譌爲商湯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誤。在今滎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在今澄城者。亦湯池之傳。疑在今興平者。或亳王湯之陵。俱不足以奪曹縣湯陵之說。

按書序。伊尹放諸桐。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注。孟子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是漢人俱以桐爲地名。卽郡國志梁國虞之桐地。桐亭也。在殷畿內。至僞孔注尙書。乃云。湯葬地也。僞孔晉人之書。不足據。孔穎達正義。不得證佐。始云。經稱葬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詞。亦僞尙書。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已駁之矣。

孫淵如先生全集

岱南閣集卷二

稷考

稷者。今呼小米。顆圓色黃。後世不知以爲糝米。非也。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田正也。自商以來。周弃主之。白田正也。已下據大觀本草。唐本引說文云云。下齋。稷也。或作粢。又云。稷。稷之黏者。或作朮。爾雅云。之。云此官名。非穀號也。是古本說文有此文。後人刪去。案稷則今小米。稷則今高粱。汜勝之書言。粢。稷衆種。郭璞注。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注。稷云。謂黏粟也。案稷則今小米。稷則今高粱。汜勝之書言。梁是稷粟。大觀本草。陶宏景引云。故廣雅以高粱爲木稷。言似稷而大。如牡丹稱爲木芍藥也。稷爲五穀之長。以其色黃種早。故尚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昏。張中。卽仲春也。月令謂之首種。先儒多謂稷爲粟。今關中河濟間人。以粟名小米。是古今同名也。說文又以霰爲稷。霰。卽霰之小者。形圓。與今小米相似。亦一證矣。今人又呼高粱稗爲稷。知稷爲高粱也。凡穀俱有黏不黏二種。稷。稷皆有之。說文云。稷。稷之黏者。分言之耳。神農本草經。不載五穀。以人常食。而非治疾之藥也。名醫本草。則有粟米。陶宏景以爲江東所種。當白梁。又有稷米。陶宏景云。稷粟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又有稌。亦不知是何米。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卽八穀也。俗人莫能辨。如五穀尙弗能明。而況芝英乎。是宏景誤以粟爲白梁。又不識

稷爲小米。稂爲稻米也。大觀本草唐本注。則引呂氏春秋陽山之稷。又引禮記稷曰明粢。誤以爲一本草。岡經云。稷米今之稷米也。按說文以粢爲稷。自用禮記稷曰明粢文。故字亦作鬻。是稷之雅稱。非別名。其云稷糜也。別是一物。倉頡篇云。稷。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一切經音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陽山之稷。高誘注云。稷。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糜卽糜字。今與麥同熟。穗穎疏而下垂者。其非稷。稷一類。明矣。爾雅說文比附稷。稷是知同類而非黍也。而名醫別錄有黍米。陶宏景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則宏景又誤以高粱爲黍也。按尙書大傳云。主火者。夏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黍以大著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于巳。壯于酉。長于戌。老于亥。死于丑。黍種于夏。卽非小米。高粱據倉頡篇。則黍小于稷。而黏者。玉篇亦云。稷似黍而黏。則是稷之一類矣。陶宏景又以秫米爲作酒及煮糖者。是以秫爲黍聲相近之誤。五穀稻則秬。糯米。黍則稷之屬。稷則小米。及高粱之屬。麥菽不必言。宏景此不能知。而欲服食求仙。吾知其方藥之誤矣。若粟雖爲稷別名。而實米未去稗之號。故在田謂之禾。連稾謂之穀。未去稗謂之粟。去稗謂之米。禹貢之納銍。蓋連稾者。納結則去稾。故說文云。去其皮。鄭康成云。去其穎也。與納粟納米。各有遠近之差也。

太甲陵考

太甲冢。當在今河澤東北六十里。歷山上。今傳在歷城縣歷山。誤也。按水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

藪在大成陽故城西北。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澤之東。迤北有陶墟。綠生言舜耕陶所在。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據皇甫謐郭緣生酈道元說。濟陰自有歷山。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不言何地。歷山考商都薄在舊考城。今曹縣之間。濮州卽其千里畿內。以湯葬濟陰。揆之。太甲冢當在濟陰歷山。皇覽所言歷山卽是濟陰之山也。劉昭誤附皇覽此文。于郡國志濟南國歷城之下。太甲冢不當遠至歷下方志。誤從之。不可不辨。今濟澤縣歷山上有虞帝廟。疑亦後世改太甲廟爲之。或有碑碣故迹。未可知矣。

家吳將印考

家吳將印。以嘉慶元年。得於歷下廉使署。時校刊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孫子兵法。王刺史以此相詰。咸謂有神感云。印度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鈕徑三分。已壞。印中空。篆文曰。孫武私印。案孫氏有二。見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又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臄。又見宰相世系表。則孫武爲陳書之孫。而臄之祖也。陳書一見于春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下云。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開金矣。下云。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陳

書以獻于公。則陳書爲魯所獲。或以魯歸國子元時。并以陳書歸齊。其伐莒賜姓。孫武奔吳之事。皆不見左氏及晏子春秋。蓋出于姓苑。纂諸書。不爲無據。譜系之學。後世漸亡。史記惟言孫子武者。齊人也。又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俱不記其世次。又云。武後百餘歲。有孫臏。不言其孫。蓋臏之顯。在武百餘歲後。而生未必相去如此之久也。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越絕書云。客史記則云。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是以客卿將其軍。後竟爲將。無異詞也。周時印信。通名爲璽。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也。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律疏議引說文。璽者印也。今本說文。誤作王者印也。蓋璽下王字。誤增一字。許氏用古意說字。不應言王者印也。官印以官。私印以姓名。此印旣題孫武。則宜名私印矣。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吾祖名繼達。爲明指揮使。賜第武進。卽忠愍公從子。當元明兵燹之際。譜系無所考。惟忠愍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爲樂安孫氏系。出陳子占後。明也。參知公在宋末。爲安撫使。提領宋亡。守節不仕。其前竟無考矣。又考世傳。孫氏有二。一爲蔣氏。孫叔名敖之後。一爲夏侯氏。以外家姓。更爲孫氏。皆非孫姓。不可不察也。

漢犧叔士孫喜印考

予小名喜。初客關中。今興安守周君世紹。以孫喜印見詒。身常佩之。旋失去。文登畢文學以田。仍得孫喜印以贈予。印方徑五分。橋紐。喜喜古同用耳。初讀薛居正舊五代史。有孫喜。後讀漢書王莽傳。有云。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淮之盜賊。知犧叔者。王莽仿虞書古官士者。其屬仿周禮也。下云。孫喜與景尙曹放等擊賊。卽其人。胡三省注通鑑。以士孫爲姓。喜爲名。見其時有士孫瑞而云。則誤之甚矣。

呈覆座主朱石君尙書

新正一日。接奉手示。稔吾師起居萬福。並讀賜家大母九十生日序。名臣詞翰。足光家乘。謹懸座右。星衍釋吾師札中。所稱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之言。甚深欽佩。聖人之教。重在修道。道卽文也。故子以四教先文。八孝出悌。當學文。六言之好。不好學。則成六蔽。虞書教胄。所稱剛而無虐。及九德之而字。讀當爲能。能字古作耐。能卽勝也。勝亦克也。洪範之剛克柔克。卽克已復禮。禮卽文也。論語稱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亦道也。星衍以爲文學。不惟不倍德行。言語政事之科。而德行言語政事。旣爲身通六藝之徒。則皆出於文學。但游夏有專家之學。傳述著於時。故聖人獨以文學稱之耳。德行不由於文學。則忠孝亦愚。言語不由於文學。則授政不達。政事不深於文學。則從政何有之才。亦或爲聚斂之事。後世譏不學無術。思用讀書人。有以也。吾師恐考據詞章。爲非文學之上乘。亦視其考據詞章何如。稽古

同天。祖述憲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據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亦詞章也。能進於學。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若是之言也。吾師又謂正心誠意。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尤得治身治世之本。大學之格物致知。在正心誠意之先。鄭注禮記。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夫格物致知。不可分爲二。故大學本文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先格物。下則云。物格而後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物格爲接物之名。猶云遇事。非關學也。是以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誠意之難。在致知者。虞夏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篇云。明則誠矣。非知之明。則意不誠。古人云。善善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去。又云。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夫善善惡惡。謂賢謂忠。誠意也。好善好賢好忠。正心也。而不能舉。不能去。非賢非忠。物格而不能致知也。今夫斷獄。知殺人者之當罪。非其罪之當釋。明善也。及兩造具備。格物也。不知其無罪而入之。或反疑其寃而釋之。不能致其知也。而罪之釋之之心。無他。出於善善惡惡。此正心誠意之不可恃也。儒者之學無窮。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軍旅未學。藥未達。不敢嘗。非僞爲謙退。猶堯用鯀之試可。周公用管叔之過。比於宋儒。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大相逕庭。格爲來。物爲事。格物之義。不可謂窮理之學。而謂之窮至事物之理。又其謬也。夫聞折竹聲而悟。以桂香爲無隱。不可以欺。吾儒之學。往於都官中。見有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

爲有得。試以疑獄。卒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於政治也。善乎吾師之言。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着手。以察吏治獄安民耶。宋明之儒。知之者鮮。此星衍之所以日夜切心者也。至大學致知之功。卽絜矩之道。惡於上下前後。毋以使上事下。先後從前。惡於右左。毋以交於左右。上下前後左右物也。或使事或先或從或交。格也。所惡無以加於人。致知也。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學在此。原不必補傳。而吾師向疑朱文公割裂大學。補格致傳。確有所見。不可易也。且吾師爲政。則薦惻惻無華之吏。校士。則重博聞強識之才。格物致知。莫過乎是。何爲欲然哉。若吾師以僞尙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竊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莠紫鄭聲。莠何損於苗。紫何損於色。鄭聲何損於雅樂。是非不可亂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僞亂眞乎。張霸之書。王莽之誥。其言必衷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僞孔古文。剽襲經傳引書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瞽瞍父也。以爲信順其子。趙岐注孟子以瞽瞍亦允斷句下云若是今僞書誤割允若爲句五觀非賢。以爲作歌拒君。無論其制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藉僞晉人之言。以爲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若知其僞而不疑。反附於闕疑之義。是見義不爲。非慎言其餘也。吾師言今之者學。自以爲高出前賢。然察今之學者。有非誇誕之處。人才亦隨世升降。晉代板蕩。經師遂絕。汴京淪喪。古籍盡亡。其時雖有好學之儒。抱殘守缺。甚且以釋典解經。遁入空談性命之學。國家承平日久。教養又深。自筭河先生奏輯四庫全書。南宋已來。未見古書。漸行

於世。今之學者。不肯以臆說解經。惟尋繹三代古書。訓詁聲音。及漢儒墜緒。求合於聖人好古敏求之道。此則勝於古人。吾師所宜加之激勸。以成一代之才。要之沒世。然後是非乃定。星衍蒙吾師曠世之知。學有所得。不敢不陳之左右。幸終教之。門下士孫星衍拜呈。

元和郡縣圖志序

地里之學。古有所受。古文尙書山川。見於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釋例。魏晉六朝人地里書。見於水經注及括地志。而摯虞陸澄任昉顧野王之書。先後散失。水經注止記川流經過。其於郡縣古迹。不能備載。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其佚僅見於唐宋傳注。全書久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獨存。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證。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古今地里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但不載書傳名目。又間有異說。及疏漏之條。若大坏不在成臯。大別不在安豐。魚臺不載伏羲陵。曹縣不載湯冢之類。是其小疵。然其大體詳贍。可以證今方志鄉壁虛造之說。無此書而地里之學。幾絕矣。吉甫又撰十道志。與此志相發明。故金田肇碑。引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卻不見於郡縣志。又不得以疏漏譏之。其書篇首有圖中輿書目。及晁公武讀書志皆云。闕不存。蓋亡於宋。今本卷十八。河北道景州闕五縣。卷十九。河北道。卷二十二。三山南道。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三十六嶺南道。俱闕。共存三十四卷。此又宋已後所亡佚矣。予所見有聚珍版本。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

卷末有淳熙間程大昌洪邁及張子顏兩跋。蓋卽大昌錄寄子顏版傳之本也。孔農部繼涵嘗以江南進本及翁學士方綱藏本合校補正譌脫。周夢棠又刺取傳記附闕卷逸文及補目錄一卷於後。今併刊行之。近人刊太平寰宇記或加刪削以爲孔子不應列曲阜臧文仲後而併去之。又以竹書紀年諸書不足信而刪其語。予嘗惜之。今刻此書不移其卷以存史闕文之義。圖雖亡仍題元和郡縣圖志以從其朔。括地志寰宇記長於此書者以載所出各書。但非此志不足補魏王泰之佚。開樂史之先。尤當與二書相輔行世。地理之學通于政事。周官稱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夏官司險。秋官職方亦各有所掌。而周知之。吉甫爲棲筠之子。德裕之父。三世爲相。其秉政時爲帝言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嘗節度淮南築富民固本二塘及平津堰。再入朝。奏收都畿佛祠田禮租入以寬貧民。又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圖上河北險要。皆切時政之本務。嘗撰百司舉要及六代略諸書。悉經世之學。此志爲元和八年奏御之本。文義簡括。便上省覽。以達地形。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信哉。嘉慶元年正月朔。校刊此書。至五月五日畢工。與校者畢孝廉以田錢文學鏞也。賜進士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兼署運河道。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陽湖孫星衍撰。

王大令復詩集序

往子以丁酉歲薄遊江淮。與秋騰明府把臂于維揚。金校官兆燕坐上。論詩見燭跋。一時名士。邀吾兩人遊。極登臨談讌之樂。別去八年。子在關中節署。秋騰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參理文檄。中丞方開翹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尚。值姚觀察頤王廉使視。先後入關。又多從遊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蹟。著書歌咏。以紀其事。而莊判官斨。錢判官拈。及秋騰。竟以參軍入告。授官職。極才人之殊遇。比中丞移節中州。又請以秋騰入幕。隨行。與予聚于大梁。已而秋騰以吏治膺特擢。爲商邱令。予亦以上第官翰林比部。數年中。秋騰兩以入覲至都。至則招集同人。飲子寓邸。問字堂中。問字堂者。朝鮮使人朴齊家。謂子多識古文奇字。因爲題置。都下名公卿。及海內好古之士。常造門借書籍。治酒具。以爲歡。好事者或寫爲圖。子贈秋騰詩所云。君有金魚沾綠酒。我猶珂馬逐紅塵者也。又數年。秋騰調任假師。子出官東魯。防河曹南。與中州隔一水。時與秋騰郵寄詩什。往返酬酢。不異在幕府授簡時。自攝廉使。移官歷下。日在案牘堆中。得秋騰書。知方刊所爲詩。如于卷成。索序于子。蓋非政成人。不暇及此。喜可知也。考唐之詩人。才高者。率多不遇。旣遇矣。亦或牽于人事。淹于歲月。不克手定詩集。子因秋騰。回憶同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中。余上舍鵬翀。嚴侍讀長明。吳舍人泰來。當時或預江淮河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述作零落。不傳。獨秋騰之詩。哀然成集。古人云。學如牛毛。成如麋角。又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秋騰之遇。不特優于茲數子。如唐詩人。亦不多見。與秋騰名父之後。其尊甫比部君。有丁辛老屋集行世。傳家文獻不墜。故其

詩才得漁洋竹垞之長。雍和麗則無浮靡佻巧之習。至其起家河防爲丞。不諾諾。宰兩邑。俱有循政。讀詩論世者。自能得之。予與秋旂有元白之交。故爲略述其同遊踪跡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月四日。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前兼署山東全省運河道。刑部郎中。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序。

封禪論

封禪者。逸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爲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不能辯明。于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訾之矣。緯書出于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鈎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梁書許愬傳引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拘也。拘功德也。風俗通云。嶽。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述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臯陶謨曰。天工人共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勅天

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討。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高升中。冀達于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聽辟。非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于莊子管子之言。必三代時相傳舊說。黃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冒。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兪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合諸侯。匡天下。其力可以黜陟天下。而嫌于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爲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蒲車租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亦祇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淺尋于泰山。惑于封禪。則能僂登天之說。又惑于封禪者古不死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譏之。以爲羣儒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封禪云。爲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其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馬相如倪寬。應劭諸人。皆不識封禪爲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廢也。亡秦者胡之讖。出于秦。孔子素王之言。出于董仲舒。信知識緯。不始哀平之間矣。封者爵諸侯之土。于文从出。从土。从寸。守其制度。禪者祭天。于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爵諸侯祭告。或于天也。或封者。

封山之義。封必于泰山。東方春應二月。示布德行惠勉。諸侯言賞。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記稱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闡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爲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是誤以壇解禪字。項說違古義矣。吾慨世之訾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己之愚。反訾古人之愚。若明堂辟雍封禪諸大禮。尤傳譌不得其實。後遂廢之。并以爲迂怪之事。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醇雜。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于周公孔子。然今書缺有間矣。孟子爲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毀之。明堂在齊泰山。卽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于泰山。故曰岱宗。故白虎通稱東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則亦黃帝合符。虞舜輯瑞之義。與考績之說。亦不遠矣。

重修阿井碑記

阿井闢自上古。神農本經有阿膠。水經注。河水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亘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按太平御覽引周書云。黃帝作井。世本云。伯夷作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然藝文類聚引盛宏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旣育。九井自穿。則神農時有井明矣。漢魏已來。別錄圖經。則稱或煮牛皮。或煎烏驢皮。其井官禁。海內古迹。莫先

於此。今在陽穀東阿二縣之界。明兗州守郭鑑。率牧令等建亭修井。禮部侍郎許彬。記其事於碑石。今經數百餘年。亭亦漸圯。陽穀金令湘。東阿蔡令臨。到官已來。以興廢繼絕爲念。閱斯積廢。陳請甃石加牀。屬予記事。予惟阿膠治疾。以濟水性重而伏。能分清濁之界。入河洑出。挾沙不揚。是其效也。古語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禹之治水。引濟達河。故無橫決之害。濟分流。則河患成矣。治河比之治性情。欲其陰陽相輔。是以神農經稱爲主心腹內崩。輕身益氣。血陰氣陽。引火下沈。則無血崩氣逆之疾。以膠收水。或牛或驢。舊不必拘。其重在濟水。尤重在阿井之濟水者。古人能別水性。如易牙之辨淄澠。或神農於此嘗味。源爲濟性最正之處。迂儒不信。水有伏流。渡河之說。豈可謂之知言哉。今縣每歲煎膠入貢。與古不異。須昌壽良之地。大河所經。若微鄉微子冢。猶且迷失。獨幸此井未湮。子於丙辰之歲。兼攝運河都水使者。巡工至此。得觀上古遺迹。惜求唐宋石刻。蕩然無存。欣聞兩令修井。猶屬搜尋殘石遺字。以廣異聞云。

得爵記

爵者何。觚也。觚何以名爵。韓詩說爵觚。觚角散。總名爵也。何自得觚。觀察之罷權臬也。康方伯荆廉使。丁轉運。公餞於灤泉之上。觀察見陳觚而舉之。三君子以浮觀察曰。君盡此。則以贈。觀察盡之曰。不敢以者。好累君。別去。比至魯。則觚在座隅。蓋轉運所遠致也。觀察能甄別三代古物。辨古文。乃考其制。而記其事。以報三君子。觚方有稜八出。四足如爵形。高大倍之。脣有象形文。在罍字中。宋人謂之亞形也。有文曰者。

啟以太子尊彝。疑都姬詒太子尊彝也。驗之古圖。及所得彝器。爵不得方。又無四足。以家所藏爵較之一爵。具人持刀形。商器也。實酒二爵。如一方爵。一爵銘曰。戊作父癸宗尊彝。保周器也。實酒一爵。略如一方爵。始恍然曰。此方爵者。觚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凡文字象形。皆商器。人形爵實一升。方爵實二升。古制自相合。如韓詩說。周父癸爵。量倍于商。實二升。是卽觚也。觚而爵形。孔子曰。觚不觚。蓋歎此矣。史記破觚爲圓。班固賦言。觚稜。應邵云。觚八稜有隅者。今方爵有八出方稜。是其制。周之制。觚體圓而適于用量。又如之。豈不監古加善。但名觚而惡其方。非聖人正名百物之義。濫觴殆不可問矣。君子見微。故有不觚之歎。且觚卽矩也。矩法也。道也。論語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下爲觚哉。觚哉。注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何氏承上至道言之。以爲孔子一時之語。今誤分章爲二。非也。道無常體。方之是則從方。圓之是則從圓。故黃帝誨顓頊。有法大方大圓。爲民父母之言。孟子亦言。規矩方圓之至。故古者制觚。又制爵也。然孔子則稱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嘗稱規。易言直方不習。无不利。又言直內方外。德不孤。與失之圓。寧失之方。此一說也。孔子又稱儉吾從衆。又稱今用之。吾從周。方而不適于用。不宏于量。君子以爲古。此又說也。然則觚與爵。何所從歟。孔子曰。汝器也。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無求。備于一人。商周絜矩之道也。夫絜矩則方向圓。不隘其體。不失其名。惟道在也。古曰絜矩。後曰模稜。道不同。不相爲謀。宜世人誤以觚亂觚也。觚者何。上下圓如瓶。說文謂之小觶。亦謂之卮。云圓器也。惟考古博古圖。

命之爲觚。按太平御覽引三禮圖曰。觚。兌下方足。漆赤中。上雲飾。小其尾。然則觚皆方足。知今俗所爲花觚者。非矣。

歷山虞帝廟碑銘

潯澤縣古濟陰郡地。縣東北五十里有歷山。卽舜耕處。亦太甲所葬也。按淮南子稱舜耕歷山。高誘註云。在濟陰成陽。而鄭康成注尙書大傳云。在河東。證之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知鄭氏所云河東者。謂兗州之境。故云盧維當爲雷雍。今歷山與雷澤雍沮附近。是鄭氏高誘皆以舜歷山。卽今河澤之山矣。皇覽又稱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亦謂此山。山與曹縣接境。湯葬在薄。則大甲葬亦在殷畿。無可疑也。而酈道元則謂舜耕歷山。在蒲坂。或又謂在歷下。劉昭注郡國志。亦謂舜耕山在蒲坂。以皇覽所稱太甲冢。誤附于歷城之下。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始寧剡二縣界。或作魏土地記。謂在潘城西北。所以傳譌者。其在蒲坂。以是舜都。或誤以鄭註河東爲郡名。其在歷下。以灤泉上有娥英廟。其在上。虞以太康地記。有舜避丹朱于此之說。其在潘城。以上谷有媯水出。媯州城也。舜之耕稼陶漁。凡負夏陶墟。河濱雷澤諸地。皆在魯衛宋之郊。則濟陰歷山。爲舜耕所在。誠如鄭康成高誘說。不可易。推後人致誤之由。歷山本不高峻。據水經註。稱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濱帶瓠河也。自漢已來。至于金元。河決濮陽。爲害曹南者數矣。淤沙口高。高岸爲谷。自堯冢靈臺。成

湯箕子伊尹仲山甫之墓。悉皆淪陷。山亦漸欲平。後人妄意歷山名迹。必是峻極之山。故求之于晉于齊。于越于燕以當之。而濟陰之山。于是反晦。使者既以觀察領河隄。所至之處。按古圖經。訪求經史名迹。修飾古聖賢陵墓。今年三月。行部曹南。既謁堯湯冢。經雷澤雍沮。因求太甲之葬。至于茲山。山高平地。止二丈許。或言石爲土掩。太甲冢竟迷無表識。山上有虞帝廟。廟左側有元至治三年張璽撰碑。象飾完整。蓋明天啓時燬于火。歷國朝康熙乾隆間。邑子某等屢事興修。頃復加築祠垣。崇葺堂寢。乞子爲文。紀事勒石。因考舜耕太甲葬。當在濟陰之實。著于碑。俾邑子等列名于陰。以識修廟義舉。並無忘太甲墓迹云爾。銘曰。成陽中土。神靈所嬰。烝烝聖帝。生于側微。歷山不高。名自上古。木石鹿冢。與聖游處。南瞻湯冢。北瞰靈臺。湯孫之葬。依此崔嵬。洪流振滔。一變陵谷。輿經失紀。良史迷躅。巍巍象飾。歷世光華。讓耕讓畔。休風不遐。姚墟殷冢。記在碑石。後有僣載。證我遊迹。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臯覽。以爲在薄。其時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自薛瓚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爲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山之陽。是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士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北涉淇。洹。南跨睢。洧。西至衛國。東盡濮陽。皆千里畿內。故太甲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於祀典。

明置守冢戶。陵前有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閒。皆重修。陵上有廟。像設猶存。使者於嘉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圮。採樵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復徧考書傳。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滎河湯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譌。列爲祀典。急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假師湯陵。乃湯亭之誤。水經注所稱微縣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志又稱始平湯陵。真亳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稱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旣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籌費興工。立碑紀事。將以質鬼神。俟百世焉。銘曰。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觀于洛。居河麇。千年水徙。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漢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邱墟卑。我來展拜。敬且唏。稽古化俗。別是非。滎河陵廟。空巍巍。釐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東海孝婦墓碑

國家令甲。防護修葺。古昔聖賢名臣。烈祠墓。動帑報聞。按漢書列傳。稱于定國。東海郟人。其父子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案丁壯。柰何。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今使者來監郡。領河隄。有宣美風俗之責。孝婦以烈死。應令甲。乃檄

飭守令訪求祠墓所在。得之於郟城東五里。有康熙三十四年按察僉事涂銓立碑。守令申上其事。既爲崇禮廟貌。乞爲文刻石以表之云。夫世之論史以爲孝婦之事。天人共哀之。爲著靈應。惜孝婦受惡名死。責故縣史不力爭者多矣。予獨以爲有三善焉。天之所以感。不旋日也。孝婦無夫與子。獨以事姑生。姑死何所適。姑先以婦事我。勤苦告鄰人。孝婦被誣。不敢徑誣服。以誣姑。故初辭不殺姑。驗治而不服。則罪坐姑女。或姑女無他腸。由于愛母。母所愛亦愛之。孝道也。孝婦固欲死從姑。又全姑女。故卒自誣服。則孝婦得其死。善一。于公縣史耳。漢秩縣佐史。月奉八斛。是爲少吏。見百官表。漢州郡有決曹掾。見唐六典。秩甚卑。生殺人。太守縣令之責。史掾爭不得。必縣令太守成其獄。然孝婦自服罪。卽不能爲之白于上。以疾去止矣。善二。後太守必素知于公決獄平。能聽于公言。祭冢表墓。善三。夫是以天爲之雨。歲爲之熟。于公爲之有子孫興也。使孝婦姑不死。則必不空居惡名。孝婦或爲吏誣服。于公或官不止。史掾必不忍以疾去。塞責。後太守不聽于公言。則不能解枯旱。天不三年旱。不因祭孝婦冢而雨。則孝婦之冤獄與孝行不顯也。其在洪範五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孟康謂欲得賢者而不用。是旱爲殺孝婦。亦爲不信于公。應經典也。傳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盡人物之性。可與天地參。夫以孝而受不測之禍。反被不孝之名。以一人刑罰不中。而貽億萬人無妄之災。孝婦何辜。東海民又何辜。是則憾也。後太守悔過。而卽致雨。前太守能以于

公言出孝婦于冤獄。不致東海民罹枯旱之患。則前太守生一人。亦生億萬人。天人感應之福。又將何所止。是則補救之在人。能參天地者也。今之大郡古之侯國。各有分星。善不善。雨暘應之。政令之得失。不可不。思哉。子嘉洪守梧周令履端。以勤政致祥。龍蛇之歲。雨澤既渥。殆由稽古興廢之績。故並書以嘉之。又爲之銘。以當迎送神之歌。曰。孝婦生爲事姑。姑旣死。不惜軀。孝婦服于公去。守聽言。其道古。雨可降。死者冤。告守令。慎厥官。家纍纍。過東海。死孝名。閱千載。廟旣新。視我文。立頑懦。泣鬼神。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子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錡。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選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

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邨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褐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山是向學。得高第。嘗零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度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

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戟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恟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子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旣而寤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臯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霸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古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內情至。亦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辦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邨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君齊年比德。入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奉盡孝。姑疾良已。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

日合葬于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玉堂。撰著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卓卓如是。子旣表君之墓。感世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世之學。輒干祿。思得官旣得矣。則問所治之肥瘠。以爲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覘他邑以爲勝此邑。秋毫無益于民。若爰書。箕斂。皆探上官意。更舊章。禮經稱貴臣。鄭康成以爲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蒞官。亦卽宰也。縣宰所治億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柰何輕用而褻視之。若牛君者。可爲盡職。聞君之風者。可以媿矣。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徵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雲。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恆陽爲患。麥實不堅。將由此。此之譏。豈墮冥冥之行。伏念宓義皇帝。在天陟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陽之陵。莫辦具官。考求封穴。屢阻攀躋。特以五月辛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祈澤龍潭。倘誅尸位之愆。勿靳羣黎之歲。念茲秋種。沛以甘霖。方當紀異豐碑。增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尙饗。

附札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札兗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澤。本道因

魚臺。鳧山。宓義陵。後九龍潭。宜昭靈應。遣官取水。茲於初五日晚。取到郡城。雨隨水至。合送零壇申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供設壇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送水還山。毋致褻慢。特札。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家大母許太恭人。生常州宜興縣。旌表節孝。以家君官學博。敕封太孺人。以星衍官比部郎。誥封太宜人。今以官監司。誥封太恭人。大母父許君名建。由舉人官粵西義寧宰。無子有女。獨鍾愛大母。先曾祖官禮部郎中。生四子。先祖第三。先曾祖暨曾祖妣。生曾祖妣。相繼卒。先祖十二歲而孤。與季弟隨仲兄鳳飛。至粵西恩城州尉官署。義寧君見而偉之。乃以大母許字爲館甥焉。雍正七年。歲己酉。家君生。又二年。先祖勤學擢疾。卒於義寧官舍。大母年才二十三。義寧君愛家君英異。謂大母曰。吾老特培。培亡嗣子不足恃。魂將餒而欲奪大母志。而以家君爲嗣。是時恩城君已卒。季從祖入贅土司。竟不歸。孫氏一綫幾絕。大母聞義寧君言。則以死拒。且泣告。以女何不若男。使孫氏有後。祀許如祀孫。迄今歲時伏臘。必別祀義寧君於家。所以償前言也。未幾。義寧君卒。官大母經紀喪事。卒從粵西扶義寧君。及先祖兩櫬歸里。既厝。先祖於夾港祖塋側。復送義寧君柩於宜興。葬已。依母氏居一載。以乾隆元年。挈家君歸武進。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封燕山侯。從子指揮使名繼達者。賜第武進。世爲勳閥。歷三百年。宗族聚居一宅。食

指繁費。家中落先曾祖起家縣令。故廉吏。伯從祖又不事產業。大母因義寧君久宦。積俸分半以屬子女。攜歸得資餽粥。家君方幼。僕婦之子。窺伺肆竊。閱歲發覺。窮治其費。遂空。大母督課家君甚勤。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飲食。以勵學。旣冠。爲娶先母管太恭人。繼娶吾母金太恭人。乾隆歲癸酉。大母見家君學成。欲就京兆試。因出一囊金爲納粟貲。曰。吾別儲之。以堅若志也。其年三月。家君乃成行。九月。星衍生。丙子科。家君登賢書。旋以下第留京師。爲進取計者十年。星衍生數歲。貧不能就外傅。或因伯叔父授經。日晚歸。大母躬問所誦書。抽簪示句讀。令溫習。宵分乃寢。歲己卯。大母以守節三十年。得旨旌閭。歲己丑。家君謁選。旬容縣教諭。乃得迎養。瀕行。盡出所存田二十畝爲祭田。歲丙午。星衍舉於鄉。丁未科。以進士及第。官翰林。時家君遷河曲令。星衍迎大母與吾母就養京邸者九年。歲乙卯秋。星衍由比部郎上考。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舉家至官。其年冬。家君由河曲解組來東。嘉慶元年。星衍權提刑。至歷下官舍。二年正月七日。爲大母九十生辰。幸神明強固。吾父母及兩弟家室團圞。敬求當代大人先生錫之壽言。以爲光采。曷勝幸甚。星衍謹識。

孫淵如先生全集

五松園文稿卷一

亥有二首六身解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晉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按史趙言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餘甲子乙丑。子與丑實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言不外二與六也。二萬大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句。餘數在下。故曰身。史趙舉二六之數。以明之。大數在前。餘數在後。士文伯卽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史趙舉亥以示之。支有十二。而干十。士文伯卽知以句計矣。今杜預注以文字形言之。豕字古文。並非二首六身也。且亥字不以干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而云句乎。吾友李文學銳推之云。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甲子六十除之。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又六十分之二十。卽三之一也。四百四十四外。又得二十日。故曰四百四十五甲子也。其第四百四十五甲子。才有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祥禫不同月辨

今世三年喪。依鄭氏二十七月而除。甚合經義。惟江南習俗。大祥後稱禫。既無受服。又廢禫祭。失禮之甚者。其謬始於王肅。而成於宋儒。不可不辨。王肅與鄭爲難。謂祥禫同月。解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不知鄭氏本西漢諸儒古義。安檀弓正義引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亦云。二十七月而禫。然則鄭氏解中月云。與大祥開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非臆說矣。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爲父在爲母及妻。長子也。期喪祥禫。尚不共月。豈三年喪反其月乎。禫字從示。說文云。除服祭也。鄭氏注士虞禮云。禫祭名也。開元禮。祥禫祭不同月。通典議以二十六月終而禫。二十七月終而吉。若從王肅祥禫同月。則禫祭何所施。施於二十五月。則奪祥祭。施於終禫。則奪吉祭。是何禮乎。沈約宋書禮志。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是列代俱知。王肅之非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不入。孔子曰。加人一等。明禫即可聽樂入內。與大祥禮殊異。祥禫共月。雖用二十七月古禮之文。仍從二十五月短喪之實矣。宋時朝禮。亦略如唐時。其誤由於司馬氏作書儀云。大祥出就次。易禫服。注云。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卽著禫服。今從衆。讀禮通攷引書儀注云。所謂中月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不可違也。與今本殊。紫陽朱氏曰。二十五月祥後卽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徒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宜從厚。然

未可爲當據。此是宋儒私議。違鄭從王。當時朝制。且不行之。大祥後自有變除之服。見於經典。宋儒攷古甚疏。不及知耳。閒傳云。禫而織。無所不佩。又云。素縞麻衣。玉藻云。縞冠素紕。檀弓正義引戴氏喪服變除云。白屨無紃。經證甚明。何爲無受服。是則不可謂大祥爲除服。亦斷不可從衆。宋儒以肅議違經。又以私禮違朝制。實不知禮之甚者矣。古者布用麻。有疏密之別。故鄭注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言漸密於衰麻也。今世有布木絰。若依古禮。推禫服。當以二十六月設禫祭。以素布衣履易麻衣冠。加黑緯。以白屨無緣。易草履。終月後。吉祭而除服。庶幾合於經義。又不違國家二十七月終喪之制。學者盍因吾言。研覈是非焉。

葬說

今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說。尤莫如葬。其行者久不卜窆。有力者屢遷其棺。妄冀祈福。蔭芘子孫。人心風俗之所繫。故備論之。以祛其惑焉。宮宅地形書。出於班固藝文志。其言地形。猶管子言山之見榮。非葬也。志又有堪輿金匱十五卷。顏師古引許叔重云。堪。天道。輿。地道。亦不謂葬。葬書不出於古。則非先王之法言矣。後漢書袁安傳。始載安父訪求葬地。今所傳郭璞葬經者。隨志及璞傳無之。宅經引子夏墓凶宅吉之言。梁劉孝標注世說。引青烏子相冢書。大率後人依托。今不存。古人重廟不重葬。葬欲其藏之深。飾終欲其儉。卜地於北郊。就陰。此其義也。禮云。生者南鄉。死者北首。是知葬必南向。向南則首北也。又云。

祔葬不卜宅。是知葬應祔祖。有地卽有穴。但以昭穆爲次。而不擇穴也。又云。死徙無出鄉。是知葬必于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據。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兼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無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昏正。而栽室壁。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正。南門在巳。至午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命星名。爲作室取法。虛宿在北宮。虛從丑。亦爲哭泣之事。丑从北。一故狐死首丑。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家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閩人鄭善夫。移馮陵西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廨。及元明摺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官有世祿。其福蔭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丁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繇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悅陽。死則悅陰。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南北。徒以左右前後

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正則言不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讀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行軍之旗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斗於幡也。且爲上有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命之曰行。知止則反是。今地道靜而不移。奈何以軍行視之。不善讀書。違背天道。甚矣。復有信先天卦位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天卦位。出於陳搏僞造。近世諸儒。駁之無遺義。更不可信。八卦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言。若乾南坤北。則坎離艮震巽。不當盡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無氣無穴之說。古有公墓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有其族。有私地域。豈能遠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阜非孔子不能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魯人也。若齊若晉。有聖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乎。且唐宋以來。孔子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爵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傳而名位歇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於甲子。則年月日時皆有三元。一日一時亦有旺氣。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貴陽賤陰之驗。若依三元旺氣。宮殿官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

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存自旺。未嘗有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兌向。坐空朝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惑也。窀穸之事。欲其高燥安煖。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清。勝於停棺經暑。有速朽之患。仁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月之制。大夫以上。不能倉卒備禮。又有賻贈會葬之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緩葬爲貴也。今世人不明此義。直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命吉凶。皆以干支而定。葬可轉移禍福。將并所受干支而更換之乎。卽云葬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爲積善。坤爲積惡。故孔子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不獲報。未能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卽得吉地。保無水火盜賊之患乎。鯀化熊而入羽淵。王季葬於澗山。而水嚙其墓。至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書之人。不肖者或預置符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詭言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己地。又詭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或用四維。始可令葬者聽其指畫。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於書者。并以自欺。東南士大夫。久厝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此輩。古者未葬不除喪。今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密訪所稱地師者。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賈幅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旋以饑驅北行。子生四五齡時。既就傅。歸竊視櫃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注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負笈遊學皖江淮海河洛之間。踰二嶠而西。著述於闕中節署。畢督部藏書中海內。資給予。使得竟其學。嘗應試入都。備書四庫館。所見書益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勅進西苑校中祕書。竝觀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回翔省闈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祕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閒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證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歷下。防河折獄。所頓亭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捆載。卷帙狼籍。時值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沈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冊。置忠愍侯祠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吳越。貧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書。稍完具如初。或有創獲。蓋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厄者。尙如是。所藏既不備。羣書不能區分四部。獨釋其最要者。以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導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者。學有淵原。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訓詁。多其游辭。少有要實。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說經不能通貫。或且望文生義。文字

之變。隸楷遞改。滋生日多。既集漢魏字書。亦及後世。以盡其變。聲音反切。雖起六朝。或推本讀若舊音而作。且引古字書。亦宜兼載。曰諸子第三。先以古書。附以僞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書隋志。部分最當。依此爲類。庶非臆見。六韜舊入於儒。管子還列於道。周秦述作之才。幾於聖哲。或多古韻古字。僞書後出了。然可知。唐宋諸子。尤多游戲之作。附存於末。不惑後人。曰天文第四。先以垂象。次以算學。次以陰陽。黃帝巫咸甘石之學。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於保章左史。其書最古。謂之垂象。九章五曹之書。惟知轉算。不必長於觀象。謂之算法。遯甲六壬。其術亦古。不可中廢。合以命書算法。謂之陰陽。三者俱屬天文。其學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地理第五。先以統志。次以分志。或總紀區宇。或各志封域。禹貢古文說。及周地圖之言。存於列代地志。及水經注。括地志諸書。宋元方志。多引古說。證經注史。得所依據。宜存舊書。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載今志。以資博考。曰醫律第六。先以醫學。次以律學。醫律二學。代有傳書。並設博士。生人殺人。所關甚重。經稱十全爲上。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稱郭鎮陳寵。世傳法律。此學古書。未火於秦。歷代流傳。尤不可絕。醫則刪其後出偏見者。律則今代損益盡善。欲求根據。兼載古時令甲云。曰史學第七。先以正史。次以雜史。次以政書。古今成敗得失。一張一弛。施之於政。賴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爲國曲諱。或有牴牾。尤賴雜史。以廣異聞。朝章國典。著作淵藪。舉而措之。若指諸掌。則政書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學。始自宋代。其書日增。遂成一家之學。鐘鼎碑刻。近代出土彌多。足攷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無所

刪除。曰類書第九。先以事類。次以譜類。次以書目。古書亡佚。獨賴唐宋人編類。採存十五。非獨懶祭詞章。實則羽儀經史。謂之事類。譜學之傳。自東晉板蕩。南宋播遷。周秦世系。不可復尋。或多僞託。唐宋學有專家。傳書幸在。列代經籍。自有淵原。證以書目。所存僞本。不能妄託。是亦事類之屬。故并爲一。曰詞賦第十。先以總集。次以別集。漢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資考古。多有舊章。美惡兼存。自宋以下。人自爲集。取其優者。入於書目。餘則略之。曰書畫第十一。先以總譜。次以分譜。六朝以來。以行楷爭奇。存乎絹素。或摹繪山川。故事以傳往迹。書畫小技。不絕於今。宜考其真贋。鑑賞之學。所謂賢於博奕。游藝及之。勿致廢事。曰小說第十二。稗官野史。其傳有自。宋以前所載。皆有本末。或寓難言之隱。或注所出之書。今則矯誣鬼神。憑虛臆造。並失虞初志怪之意。擇而取之。餘同自鄒馮。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爲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爲己有。旣經沈湮。僅有文字可尋。卷帙零亂。知免天災。豪奪之咎。但捨之作宦。不能多攜。是所缺望。略述原流。以曉後人云耳。

古佛象記

曩得古石佛象于關中。爲齊天保時所刻。又得于兗州。爲唐先天時所刻。又得宋刻畫象於終南山。便子谷。又得烏斯藏古銅象。則楊方伯揆所贈也。以是前代物。故愛玩之。置於家。先母好善。又守婦人無外事之義。聞釋氏不害于物。乃敬事之。日誦經禮拜。及遭疾。敬之愈至。疾益劇。不起。吾仲弟哀吾母之事佛無

効也。則毀其象。予止之曰。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又曰。思其嗜好。禍福定于天。佛不能爲福。卽不能爲禍也。世之持誦釋氏書者。徒以心有所歸。輕功名。滅嗜欲。如吾儒之讀書稽古。不使外物役心耳。佛固不知佛之道。卽孟子所云。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政。不可法于後世之道。亦異于殘殺者。而何必毀之。且夫秦之權。銅雀之瓦。蚩尤盜跖之家。後人愛之。飾爲古迹。爲其難得也。火澆之布。非可禦寒。夜光之珠。不及廷燎。直以爲賞心之具。今置古佛象于堂室。比之法書名畫。所謂小道可觀矣。何必毀之。仲弟曰。吾聞父報讎。則子行劫。存此象以惑子孫。將有佞佛而入于邪。或耽虛無而廢事者。奈何。吾見世之愛士購書者。其後且有達人。世之悖出者。其後且悖出世之逞才。藪爲詞曲小說者。其後且入于流蕩淫僻。氣之所感。如流溼就燥。甚可畏也。遠則楚王英。最先事佛。而不終其身。近則秦觀以寫佛書削秩。鄭鄴以符錄降仙作書。爲溫體仁附致其罪。人陽也。而接于陰。鬼氣中之家。爲不甯。性爲不正。招禍之道矣。是以惡其流弊也。予無以折之。亦不忍棄故物焉。遂記其事。以訓于家。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嘉慶四年。太歲己未。仲春月晦。星衍歸自金陵。展墓鄉郡。至毘陵西郊夾港口。謁十一世祖明贈漢中府知府諱嚴公墓。披荆周覽。得異木焉。生當神道。團團如蓋。兩樹並立。上枝連理。急告族人曰。此圖籍所稱木連理也。時始異之。野人聚觀。以爲嘉瑞。府君者。明故行山西太僕卿諱鑾之父。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慎行。

之曾祖也。或曰：府君之後，對策及第者二人，入詞館者四人，成進士任庶司者代有數人，皆清白報國，無田宅贖子孫。然歷兩朝，未嘗有罹國法墮名節者。聚族同居，且十數世，是木也。生其孫氏睦族餘慶之徵，與星衍曰：不然，此國瑞也。聞諸沈約志：言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終軍對奇木言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國家重熙累洽，拓地數萬里，山陬海澨，必有神木生之。吾不及知，其在孫氏先塋，是吾族食德服疇，世受國恩，行葦勿傷之化，所沾被也。且五行亥卯未，木也。是木久拱矣，而顯在未歲，月建卯也。於文，未象木，重枝葉，位在西南，其應西南陲之民，有慕化歸誠者焉。儒者不妄言符瑞，而洪範推天人休咎，嘉禾來牟，見於書詩，不可誣也。星衍職任舊史，事應經典，敢不紀述，以示後世。且使子孫世世報國恩，而思先澤，庶幾毋翦斯木云。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撫浙使者阮芸臺先生，旣設話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於堂中，與臧文學鏞堂舍生洪茂才頤煊震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臧君以謂許君之子冲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比范史稱汶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汶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汶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貴臣，汶長宜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前官可也。且許冲上書，祇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汶長。范史則据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

太尉官屬有黃閣句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沒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沒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沒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沒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兼題之如孫君議

與秦觀察瀛書

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也今監司奉命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童隄格隄請於當道領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前事矣浙之士夫不肯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爲船板矣或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何爲侃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也又不可持之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旣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

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於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陳之。乃有濟耳。此近名也。夫重且大者。既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苛疥焉。有痼疾焉。以苛疥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得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權厝者多。火生枯木。其應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吉見喘牛而問之。此亦調燮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貞節堂敘

吳之楓橋西岸。有貞節堂。前閣學翁鴻臚。爲旌表節孝故奉直大夫袁君室韓儒人所署名也。堂外闌闌。而內爽塏。旁則引泉種樹。左爲竹柏樓。後爲五硯樓。皆節母獨居課子。及子又愷。藏書讀書之地。堂三間。不崇不隘。無磨礱雕績之巧。不佞與又愷。相識恨晚。不及升堂拜母也。又愷涕泣言。母廿五而守節撫孤。越十五年而歿。方四十時。爲乾隆之四十六年。子婦等用時俗禮。爲母以生日舉壽觴。母舉古稱未亡人義。勿御。未幾母竟卒。又愷痛母益甚。徧乞當世賢士。夫爲文。以顯母節行。彙一帙。命曰霜哺遺音。不佞時亦有母喪。聞其言。不自知其淚涔涔不止也。孝經稱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謂今之名位。世之以科名官位達者。不過奉告身。張燕會。以爲親歡。誇耀閭里。愚婦孺。甚則忘身。以及其親。數典而忘其祖。若是者。一郡邑。率有數人。其身榮。其後無聞焉。今節母卻壽觴。不欲自顯。卒得旌於朝。又愷不汲汲求仕進。以

立身能文章。名於世。又推其孝思。以及其祖。藏弄先世書硯之屬。以爲宗器。使天下之士。皆欲登其堂。視其先澤。爲文以顯母之節行。若是賢子孫。海內千不得一焉。誠有合於孝經所云立身行道者。宜不以綠野書錦之堂之易斯堂也。

湖北金石詩序

吾友嚴子進。搜攷湖北金石。自隋至元。凡若干種。爲之題詠。登臨之勝。興廢之感。讀之使人不勝情。夫詩固異於跋尾。子進此作。流連風景。抒寫性靈。可謂得風人之旨者矣。始畢督部鎮楚方檄訪各路金石拓本。一上內廷三通館。一以副本爲之攷證。如歐趙所撰書。任其事者。子進與馬通守紹基也。子進旣以此詩上督部。契賞其清雅。屬爲開雕。以備一方文獻。旣而督部奄逝。楚中多故。金石書卒以不成。此邦金鐘鐵鏡。豐碑古碣。獨賴子進詩以傳一二。亦可慨已。子始與子進尊甫侍讀君。及張舍人墳。錢刺史塢。依畢中丞於關中節署。訪求古刻。中丞手著關中金石記。刊行於世。其後移節中州。又成金石書。如在關中時。子進亦省謁尊甫。作入洛之遊。一時翹材之館。風流文物。甲於海內。已而子官京師。侍讀捐館舍。諸同人亦多星散。中丞往來節制齊楚。不獨舊遊不可復預。著述之事。亦漸零落。及子進來東。訪子於濟上巡使署。越十餘年。懷人傷逝。益不勝慨焉。然阮侍郎旣刻山左金石書。以成督部之志。子進能讀父書。又以此詩存楚遊訪古梗槩。督部生平好古愛士之心。亦可大慰於九京矣。子進所著有江寧金石記。又爲子校

輯寰宇訪碑錄。將出而問世。此特其隄詠之工。不媿古所云登高能賦。遇物能名者。亦足慰也。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媿恥。求精進。修智慧。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金剛努目。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予遊關中。至鰲屋。蓋有老聃墓。云鮮于樞以延祐六年書此。用中錄。無側媚之筆。天趣秀潤。得晉代風格。昔見趙文敏寫佛說四十二章於中州。又獲視此帖於家鳳卿茂才處。歲事匆匆。惜不及手摹一本。因屬吳生毓汾影寫。列入子部道家書目。以備校勘云。嘉慶五年人日書。

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結事中陳啓新。梟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

自明萬歷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耶蘇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誣誘人謂耶蘇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耶蘇死爲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既言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更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衆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繡袋等呈控禮部勅下吏禮二部會鞠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西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閣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贅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

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

楚詞圓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于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寧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中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鋪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審諤之節。有可取。孟子云。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歛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武億傳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間。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仲同。母兄一人。倬。弟一人。儒。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第其高下。父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感歎。億父故清宦。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值伊洛暴溢。宅舍盡圯。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

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闕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勸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履躡。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銜服作佛事。遊園閭閻。聚觀者蹂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邨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其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浸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誥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撤治鄰邑煤窰獄。窰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憚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爲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方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佛上官意。曾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探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

傳橫於縣中。億攜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秉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贈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劾億罷職。億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億時。特爲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爲籌捐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實。而劾強項吏。何也。大吏深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閒遊東昌。臨清。開藉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詣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績可據者。赴部候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倬柩南歸。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躄。旣葬。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假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爲令區畫。議復魯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荆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邨塢。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旣蹂躪。士民禦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爲己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

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賈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爲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爲倡始云。撰羣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錢譜。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郊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淳。景。淳。盛。淳。孫。未。

舊史氏曰。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察舉之詔。何以厲廉節耶。子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子罷山東廉使任。爲阿附朝貴者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交。又弱一個。悲已。

汪中傳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嚮書。詣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真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擢辱之。及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中侃侃辯益廷。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問事者麇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大爲獯祭者所祕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

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竝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弼。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姓字。品覈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諛者衆。遭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遭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千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予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口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据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壻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

也。生平不肯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斤斤焉斥詈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爲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

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厄時。俗人擲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議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子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也。中卒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爲狂。豈不惑哉。

章宗源傳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宗瀛官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數篋。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考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敍。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四庫全書用其法。多

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僊。挾而書凡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而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賂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牽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承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子去所爲三教論者。子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會倚上官勢。屬子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卽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肯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以嘉慶五年月日疾卒於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旣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并非西域浮屠之所乘筆耶。及爲妖僧誑誤。猶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溘逝。釋氏之効安在。或言章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簣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哀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尙已。

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海之祀。見於經證者。惟詩周頌般序。有祀四岳河海之文。禮樂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漢武詔以河海潤千里。令祠官修祠。爲歲事。南北朝以來。有蓬萊海若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淵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祠於明州定海。詔爲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南海女神靈惠夫人。以護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爲始自宋。又舉人神以實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復封碧霞元君。國朝屢以靈應加封。尊爲天后。今上嘉慶四年。增封護國庇民妙應昭靈昭應宏行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佑天后。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舊廟所在也。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院公益浙之明年。稔海盜之鴟張日久。將加大創。預絕其齋糧。偵伺之路。先事請製大戰艇。又請閩粵舟師會剿。得旨。則嚴守禦。設方略。購獲盜詞數十人。盜大窮蹙。六月十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設伏島嶼。擒獲其窟匿者。又數百人。海疆之民。鼓譟相慶曰。此撫部之力。撫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繫神之功。乃俞撫部所請。發藏香。葺神廟。御書扁額。贖懸於天后宮龍王堂。以答神休。經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惟撫部知民疾苦。爲之造海船。請舟師。故師未至而盜氣懾。惟天子能用儒臣。仲園威奮智勇。故士氣倍而神靈格。惟天鑒聖君賢臣。一德一心。與民噢咻。故不費折衝。不煩轉餉。俾海隅有按堵之日。不然神廟之建數百年。海盜之患非一日。海風波濤亦時作。而必乘國家赫怒整旅之日。効靈受

賜於宣室。是明神之靈。皆天子之德。中丞之力。民之所不能忘。不可不紀也。若夫水爲土妃。又在坎位。女宿所居。象飾似之。有舉莫廢。亦祀典也。星衍母服未除。授經此土。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爲文以紀神靈。錫予之盛。不敢以卑位辭。銘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肇祀。朝宗於東。爲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祐。管寧以濟。越在我朝。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潢池出沒。神怒睨之。天子命我。觥觥大府。靖此海隅。有文有武。聲威大張。訶伺以窮。取其鯨鯢。覆其鱗鱗。屏翳乘之。亦有咎種。神之格思。仁者有勇。殲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臺受釐。天章昭回。輝炳神宇。滄桑旣閱。祀典有舉。毋弛民務。毋齎盜糧。遠臣監司。敢告封疆。

清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公駒墓志銘

公姓司馬。諱駒。字雲泉。號溶川。江寧府江寧縣人。其先得姓受氏。詳於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高祖燧。居浙江寧波。祖裕。始遷江寧。入學爲弟子員。父必傳。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封贈如公官。兄驥。弟騏。俱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留心經世之學。講貫河防水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學士高文恪公晉。節鎮江左。延入幕府。草奏牘。疏密大小。咸得其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務。奏請以從九品留工效用。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分發南河。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興化縣縣丞。通州州判。海州州同。高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文恪連年奉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

規度指畫。敷陳曲當。凡所入告。悉蒙俞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公名。亦傾心延接。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道。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修有成數。溢額則俟上聞。河丞值險工。借發帑金。執政者不爲依期入告。率皆移易處所。通融彙報。久則因緣爲弊。帑藏空虛。公不激不隨。從容籌補。公私具舉。上下安之。不問家人生產作業。意泊如也。五十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先事撫卹。拚渡災民。全活甚衆。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旨議敘。公遇水旱。先期斟酌蓄洩。沿河田畝。盡沾利澤。又濬清江文渠溝水。贊助公車。士庶感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核讞一方刑獄。不習律令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皆吏。其能者。又持屬吏短長。網賂遺。或徇守令屬託。飭法公正。已奉公深悉弊竇。爰書親核。從無假手。在官七年。屬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簠簋不飭。被劾。連牽獲咎者衆。公竟以謹慎免患。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權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山東。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壅溢。水與隄平。碭汛曹工。先後漫溢。公偕故兩江總督李公奉翰。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山東巡撫伊江阿公。奉命堵塞。旋擢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公新以藩司擢任。驟難專制。俯仰諸大僚。聞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僨事。深自斂抑。謹畏。如在江右時。旣而曹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旨革職留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謗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署。內不顧私。賻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睢工漫口。公五閱月。行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廉慎和衷。共濟。工員踴躍。一舉成功。奏報堵合。奉旨賞復頂戴。並免代賠銀六萬兩。公念起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己。

致通顯。每膺殊擢。受異數。感激涕零。有盡命王事之志。既以曹豫宣防積勞體羸。適聞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詔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已枯。藥力不及。口授遺摺。望闕謝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次。春秋七十有一。上聞。軫惜久之。降旨議卹。禮也。公爲眉火色。目精洞照。英偉幹倫。平生勤學好問。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手答。丁寧款密。莫不感懷。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櫬。經紀其喪。後至都門。躬自展奠。與人交。有本末。周卹無倦。篤於內行。兄弟從子。無間言。時以爲史稱迪而不泰。清而不介。惟公有之矣。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子竄。副榜貢生。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有文。早卒。孫涇。陰生。候選員外郎。星衍始官京師。與公子竄爲文字交。及官山左。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事。藏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尋繹難忘。今淳以某年月日將葬公及夫人於江寧某鄉之原。以狀走乞志墓。蓋不忍以不文辭。銘曰。

公爲政績可紀。公寒河以勤死。觥觥筆札。況才美。揚於王庭。傳信史。家聲清白。施孫子。我僑茲郡。銘其里。文無溢詞。庶不媿。

清故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知府銜前署山東運河兵備道龔君士燧墓志銘

君姓龔氏。諱士燧。字德煌。號夔堂。先世有漢勃海太守遂。家山陽。其族甚盛。唐宋多達官。或居閩之興化。莆田。皆有世數可紀。明天啓開。移家於吳。子禹臣。爲君祖。以孝行聞。子某。爲君父。鄉里稱其潛德。妻顧氏。

側室劉氏。曹氏。自君祖以下。皆以君官累贈朝議大夫。祖妣及妣生妣。皆贈恭人。曹恭人實生君。及第三人。曰朝鼎。曰寶鼎。曰紹箕。俱得官丞倅。君生而穎慧。幼遭嫡母喪。哀毀如成人禮。既就傅。勤學能文。屢應童子試。冠羣。君念祖父俱以尙義好施。家道中落。非負米出遊。無以爲養。以是棄科舉業。遊幕淮揚間。在河丞署。聞父凶耗。奔喪歸。自傷不及視含歛。毀瘠尤甚。時君年未三十。諸弟少。姊妹四人未嫁。食指數百。君綱繆家計。率以勤儉。妻顧氏。黽勉同心。紡績爲助。始無內顧憂。遊道日廣。漸復先業。諸弟前後成家。諸妹亦遣嫁焉。君既熟悉河務。淮揚觀察爭聘延之。值有河溢之事。擘畫工役。撫卹災黎。頌聲載道。河督吳公嗣爵。總督薩載公。大學士總督高文端公晉。臨視河壩。聞君名。咸相引重。故淮揚所屬河防諸務。皆秩然有章。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視河豫省。奏留君河工効力。以勞送部引見。乾隆四十八年。署山陽縣主簿。擢東平州州判。歷東平州州同。擢沂州府沂郯海贛通判。署曹州府曹單同知。調兗州府捕河通判。五十五年。擢兗州府泃河同知。遇恩及敍勞。加二級。歷年防汛催漕。敍功紀錄二十七次。五十六七年。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李公奉翰。連奏君護理運河兵備道。隨河督在臨清。督催糧艘。適聞生母疾。心動乞假。母已奄逝。扶輿歸葬。哀榮俱盡。親族稱之。君妻顧亦以是時棄世。君以微時共甘苦。遂無再娶之志。服闋。候補東河。時南河豐汛漫溢。君隨河督李公奉翰到工襄事。嘉慶二年。培築工成。今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爲山東布政使。奉命治河。會同河督奏君在工勞績。奉旨加知府銜。九月。隨河督赴楚。防守漢江。又以勞績

奏請賞戴花翎。皆異數也。三年補兗州府運河同知。故河督司馬公駒。今河督吳公璈。皆器重君。咨諏河務。多裨益焉。君筮仕十餘年。俱在上府參理公事。大工一切章奏。出君手。信任日專。未嘗出賣寒熱。接見僚吏。謹畏如不自容。河防陳奏機宜。依於舊章。質直條達。不肯爲虛誣。徇時好。高下其手。曹工再報合龍。君時引疾退居。未爲屬稿。其慎密類此。居家痛親不逮養。自奉儉素。昆弟同居。易衣并食。無分厚薄。諸弟或爲君製新裘。易其舊者。君知則止之曰。晏子一裘三十年。而齊國之士待而舉火。吾寧儉自奉。而周人急也。親族有貧乏者。代爲昏嫁營葬。少工詩文。與黃司馬易。顧進士禮琬。多授簡酬唱之什。輯錄成帙。藏於家。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於官署。春秋六十。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原。禮也。子慶祥。投効河工。從九品。女四人。不佞官山東監司時。親見君行事。嘉君內行。以弟之子妻君。從子慶長。今君諸弟寓書赴告。并乞志墓。旣雅知君文。有肺附之誼。蓋不敢辭。銘曰。

參軍記室古辟舉。君才經世佐公府。負薪塞河始承籓。賢勞升開易簪組。恂恂家法化轅釜。施於有政不出戶。我陳生芻到吳土。大書瓦屑封若斧。

清故封修職郎兩浙鹽課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銘

封修職郎兩浙鹽大使陶君。名正祥。字庭學。號瑞菴。祖父某。自浙之烏程縣。移家吳門。第三子某。生君。少聰慧。就傅讀書。與同學生以默識角勝負。塾師異之。家貧無以爲養。遂以傭書爲業。與吳中名下士交接。

聞見日廣。久之於書能知何書爲宋元佳本。有誰氏刊本。版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誰氏本刪除本文。若注或舛誤不可從。都中鉅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詣君。車徹滿戶外。會開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筠。言於當道。屬以搜訪祕書。能稱事焉。子珠琳。由內廷三館供事。敍用得兩浙錢清場鹽課大使。地贈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儉。旋屬引退曰。汝多疾而素餐。不如歸償書也。君旣家吳門。僑寓都下。賢士夫往來輻湊。廣求故家書籍祕本。歷數十年。嘗慕陳思之爲寶刻叢編也。語子云。恨不爲一書。記所過目。宋元明刊刻經傳諸子各本。卷帙文字異同優劣。補書日家未備。惜今晚矣。與人貿易書。不沾沾計利所得。書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餘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餘。其存之久者。則多取餘。曰。吾求贏餘以餬口耳。己好利。亦使購書者獲其利。人之欲利。誰不如我。我專利而物滯不行。猶爲失利也。以是售書甚獲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學之士。無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當是時都門售書。盡有王某。售舊盜什器有顧某。意見悉如君。皆盛行於時。老子言。欲取必與。左邱明言。以欲從人。其道然也。王某顧某死。其子執所得物價貴賤。物多壅積焉。故君子珠琳。獨能承父業。與當代士夫交。不復出奉檄矣。君年高。坐市肆。傲倪。俗人來售書者。問欲得何書。言不當。則令他人應接。曰。是欲爲科舉業。若新入詞館。欲得學堂書耳。性任俠。曾經高淳湖。起蛟舟覆。君探窗出。奮力拚溺者。周卹之。友張某者。嘗以白金四十兩寄君處。權子母暴死。無家屬。君訪其中表償之。使買地營葬。與弟甚友愛。弟死。撫其兩子。畢昏嫁。猶誠之以市道壞。

人心術也。君以嘉慶二年八月二日卒於都門。春秋六十有六。妻周氏。贈孺人。子珠琳。兩浙錢清場鹽課大使。女一人。孫以仁。子官都門。退食遊書肆。與君日相見。君見子藏孫子魏武注。以爲世無此本。刊入漢魏叢書中。又以予言刊葛氏永懷堂十三經注。及抱朴子太元經之屬。以行世。版存於家。今君子以子倚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爲潤筆。屬作君墓碣。予念世之稱事者少。雖書賈無復如君之知書也。爲文且銘曰。

不知書何足數。斗筭人。媿書賈。教子歸來似其祖。不求甚解能者古。我銘其墓不爲諛。兼金可卻書可取。

清故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施君韡墓碣銘

君姓施氏。名韡。字佩蘅。號棣莊。常州府陽湖縣人。明時有名灑者。自無錫遷居常州之安定東鄉。爲君十四世祖。贈文林郎名維賢者。爲君祖父。贈文林郎名普者。爲君父。皆能勤學好施。君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少有至性。九歲遭母疾。侍奉不倦。如成人。及喪。哀毀至咯血。十三歲喪父。亦如之。旣長。屢困童子試。遂遊京師。備書自給。貧不能具裘葛。愈積學。能楷書。爲古文辭。旋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四十六年。挑發河南。以知縣用上。官知君能。卽檄折疑獄。稱平。時值河南青龍岡河溢。君從泥濘中。率丁役負糶土治道。以通車運。晝夜不寢息者廿日。河隄使者倚重君。凡工次采買糶糶。及疏浚引河。皆任其役。積糶倍常數。濬工先期告竣。朝使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按視河壩。以合龍潰事。奏請遊

選能吏重浚新河限廿日竣事君獨以未補令與焉工竣敍功一等四十八年補授虞城縣知縣沿河令歲率駐工防汛歲修隄堰君外督修防兼理獄訟從容措置悉舉其職虞城商邱之間舊有沙河達洪澤湖方開引河時議塞沙河下游使河勢由夏邑南趨近隄居民運載失便君寢其議河流亦遵道下注前後以勞紀錄六次河督蘭公第錫以君既深明河務凡河丞工作一委任焉明年河溢隄工水及縣境君先期堵閉橋空加築隄堰民以免患出貲濟渡鄰邑災黎多所存活君治引河有方略或通溝以瀦水或留埭以輸土故工作視他處而省費十二三五十年夏柘城奸民事起近邑戒嚴或謂君閉城禦患君曰不忍棄吾城外赤子也又謂君多張聲勢巡羅郵保君曰此賊未至而擾民也親履四境勸民聯絡保守歸併黃河渡口人庶安堵賊不敢侵旋就勦戮是年境中苦旱君力請賑卹實力奉行並捐奉錢加散口糴一月其後齊晉楚豫飛蝗徧起不入縣境民以爲德政之感以五十二年正月卒於官署春秋五十有一嗚呼世之所爲能吏者以治供張探迎上官意或陰以饋遺進求其知刀筆篋簿書期會及史稱酷吏古所譏催科吏且不可得若君之盡職勤民遇變而不亂者蓋尠觀矣君妻莊氏先卒繼娶錢氏俱贈儒人子應飛捐職同知不佞旣與君同里及遊畢撫部幕府時知君治行後官山左邀君子佐浚河之役益知其能承家教以狀乞文蓋不敢辭銘曰

吏道弛兮爲國蠹先攀援兮後民務吁嗟施君來何暮河渠奠兮獄訟平螟不入境兮柝不驚吁嗟施君

今不可死復生。

孫淵如先生全集

嘉穀堂集卷一

尙書錯簡考

亳姑逸文

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懿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金縢經文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維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假。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史記魯世家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漢書梅福傳師古注引尙書大傳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後漢書周舉傳引尙書洪範五行傳

安今金縢篇。自王亦未敢請公已上。蓋金縢文。自秋大孰已下。據尙書大傳及史記。當爲亳姑逸文也。書序。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在大誥微子之命諸篇之前。史記魯世家。于王亦未敢訓周公下。述營雒邑還政之事。及作多士毋逸。周官立政諸篇。其後乃稱周公在豐。及卒後暴風雷雨之事。明經文秋大孰已下。非金縢本文矣。序稱亳姑爲葬畢。告周公之事。正與大傳前文及史記合。是知告周公。卽告以悔悟尊禮之事也。後人或以其文。有啓金縢之語。遂入其文于金縢篇中。事隔武王。成王及周公生死。中隔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成王征。將薄姑。多方。周官立政。賄息慎之命。凡十八篇。何得合而爲一。伏生見全書。所傳今文。知有周公死。

天乃雷雨之事。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言。亦如之。是古文與今文。本相符合。特漢時錯簡。已在金滕。後人不察耳。鄭康成傳書。卽未能知之。故注秋大執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與大傳及史記皆違異。而梅福傳上書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是西漢人猶見此篇之文矣。

畢以田按尙書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出郊者。謂祭天于郊。以周公配之也。書序所云。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臺姑。卽其事。此經上文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予小子。其親迎。言親迎而祭之。迎。迎尸也。惟郊是郊。祭周公之事。故言我國家禮亦宜之。禮者謂祭也。尙書大傳曰。乃不葬周公。成周而葬于畢。尊以王禮。申命魯郊。據此而言。則魯之郊禘。由風雷之變始也。舊解不察。此篇爲臺姑逸文之錯簡。乃以郊爲郊。天親迎爲生迎。周公不特我國家禮亦宜之。句不可通。且周公居東。遠在千里之外。豈能迎于一日之內。以致反風之應乎。厥誼疏矣。

成王征疑義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詳。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

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記蒙恬傳曰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史記魯世家

按此文述自蒙恬，秦時猶見全書，不可爲傳聞之誤。疑爲成王征逸文也。據史記魯世家，載此文于

周公還政成王之下。周本紀載伐淮夷，踐奄于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與書序合。則周

公被譖奔楚，在召公不說之後。成王踐奄之時，書文非置於此，無可附麗。又尙書大傳云：奄君薄姑

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

父遂與三監叛。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見詩正義是知導祿父叛者奄君。言周公欲爲亂者，疑亦卽奄

君。周公因奄君而奔。成王因發書反周公，而遂踐奄也。則爲此篇之文矣。然奄君導祿父之叛，是成

王幼時事。據周本紀及魯世家，其時誅管蔡與武庚，未誅奄君也。或周公歸政，奄君又譖公于成王，

是時成王長矣。故蒙恬述其言云：周公旦欲爲亂久，其文云：王能治國。史記述其文云：及成王用事，

明與導祿父之叛，非一時一事，而周公奔楚，實在此時。非因管蔡流言而去。然則墨子耕柱篇云：周

公非闢叔，辭三公，東處于商，其言實乃傳聞之誤。周公奔楚，商楚接境，其辭三公，則因奄君之譖，是

時管叔死久矣。然鄭注書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著于此。未聞亦不深察史遷所見古文合於書序。而臆度之也。後儒或以周公揃蚤事爲穆卜之傳譌。及以成王反周公爲在出郊反風之時。譙周以爲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並疑此是金縢逸文。誤矣。畢以田又按尙書多士無逸二篇。其篇次當在多方之後。周官之前。知者按多方經云：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述成王踐奄歸周之事也。下云：誥爾四國多方。我惟大降爾命。言將訓誥汝也。多士經則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述多方篇訓誥之事也。蓋成王初征不服。歸于宗周。訓殷多方。故其言詳。及後將遷之于洛邑。命周公申前命。復訓誥之。故其言簡。經義具在。不可不察也。又史記魯世家云：賊臣譖周公于成王。周公奔楚。王殺言者。反周公。此蓋尙書成王征篇之遺文。述其踐奄之由者也。下云：作多士。作亡逸。則二篇之文在踐奄之後。又可知其誤在前者。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蓋尙書出于孔壁。簡編錯亂。後人以召誥洛誥。是營成周之事。此云成周既成。故以置于其下。而不知非也。史遷從安國問故。猶未亂。其次第則其錯簡猶在後也。考書序所云：有連及之文。亦有追書之事。其連及者。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誥庶邦。作多方。此皆連及之文也。序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公作立政。蓋言前此成王除亂訓頑。未暇爲此。至此乃理治道。故追言黜殷命滅淮夷也。成王既伐

東夷息憤來賀。作賄息憤之命。此因其來賀而追言伐東夷也。茲云成周既成者。因將遷彼于成周。故追言之。非謂成周至此始成也。尤可據者。洛誥。朕復子明辟。是周公反政之事也。而君奭序則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卽因復子明辟言之。其文比附。意義可尋。後人不加審察。以多士無逸二篇。廁于君奭之前。紊其次第。非矣。又書序篇第。僞孔本與鄭氏亦有違異。可知當時未有定次。蓋各爲一簡。出于孔壁。而此二篇諸本皆誤。故辨之。

兗沂曹濟道廳壁記

國家設巡道以監郡。稱曰監司。或謂之觀察。秦時以御史監郡。此邦則有泗川監名平者爲之。漢之刺史。則又持節。又有繡衣直指使。如明巡按。唐宋觀察使。以京職領外臺。俱非今比。先時巡道通章。有道標。統弁兵。亦稱按察副使。亦稱僉事。今少易其制。然巡道出奉天子命。與鎮將分鎮。建牙鼓吹。儀同三品。食祿歲四千貫。兗沂曹濟道轄三府。一直隸州。三十二牧令。領河隄。兼司驛傳水利。可謂任重矣。直隸州之轄。檄報刑名。與守制同。餘則遇赴訴。按章而錢穀刑名兵備皆統領。曹單河隄百七十里。資保障焉。其賢者。或好小惠。取譽齊民。撓守令權。或矜小節。獨爲君子。致隔閡。其不賢者。則恃其明察。挾持守令短長。以爲利。或以上府去鎮遠。顛倒黑白。作威福。使者服膺儒教。少負鄉曲名。旣而以對策上第。荷天子拔。除詞館。在比部七年。兩以不次之擢。至郎中。由上考簡授茲職。十年前以諸生走楚走梁走秦走晉抵燕都。所見

士大夫所聞四方政令。竊心議其得失。或爲賢節鎮揖客。有所辦正。豈奉天子命來鎮此方。不恤處士虛聲之誚哉。奎婁房心虛危之野。古之殷士。文章列曜之府。太吳女媧帝堯成湯之所葬。伊尹周公孔子之居在焉。故曰一變至道。使者何德。而居民上。臨官吏。何修而免尸位之譏。隕越之懼。傳曰。信乎朋及。獲乎上。又曰。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居敬而行簡。又曰。君子于民仁而弗親。信至而守令不能達之情。可以通之於僚友。諍之於上府矣。敬至則尊臨卑。少率衆守令吏民。効指臂矣。簡至則我清靜而民自定。獄市不苦其擾矣。故使者或廉知姦猾。飭守令自治。不欲奪其名。使民各敬其長。或持是非不可奪。進退所部卒。不以示威惠。或屈節以分謗。成違俗以守經。若轉移風俗。修明舊章。建立水利河渠。以行興利除弊之政。則又存乎其人也。其來也民不見德。其去也無過之聞。則謂之盡職乎。曰。特立獨行。建不世之功者。應變而後知之。聖天子在上。不愛矯矯之名。不墮冥冥之行。可也。遂書之應壁。以示來者。觀察領河隄使者孫星衍記。

天文辯惑論

學者疑天文深眇。不敢談。於是。有以此欺世干祿者。後人不察。卒不能辯其非。其非者不足辯。其亂先聖古書之成法。君子不能無惡也。宋志載何承天曰。日之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蝕。躔次可知。捨易而役心于難。臣所不解也。按日之出入。四時有定方。譬春分出卯入酉。夜視斗柄。卽知其時。

卯酉值何宿。日在何次。灼然可見。何必以月推之。正所謂捨易從難也。承天又云。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邇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按一月有上中下旬。承天知堯典所云仲夏爲上句乎。中下旬乎。所謂今季夏火中。又何句乎。一夕中星屢移。所謂以中句檢之而差者。以初昏中星檢之乎。或夜半乎。則堯冬至日在何宿。不可定也。善乎唐王孝孫駁傅仁均云。月令。仲冬昏東壁中。若堯時差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也。而仁均反據僞尚書之允。征折之。其不足信甚矣。此何承天欺人之學。與祖沖之所學同。至不信斗建。不足辯矣。然則唐開元日度議云。常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者。妄也。日景千里。而差一寸之說。出于考靈曜。周髀。靈憲。及鄭氏注。周官。當是三代已前相傳之法。而隋志云。何承天遙取陽城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按道路相去。迂回高下。有近而實遠。古人測量光景。計其直數。何可以地里証驗。且古道里。又短于今。大戴云。三百步而里。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注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是漢時里數。已羨于古。何況宋魏。不察今古異制。而妄訾古人。所謂方寸之木。高于岑樓也。唐志五星議。歲星云。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五行正氣。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故

周人常閱其禡祥。以觀善敗。尤爲臆說。按虞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之名。以歲星行一次。自有甲子以來。卽以歲星定歲。非至周人始定。又非以后稷馮之爲主農祥也。此唐人之惑也。唐一行之言云。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國分。則疆場舛矣。韓魏絳亶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生十餘宿。今同在畿甸之中。而或者猶據漢書地里志推之。是守廿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按分野之說。古旣以列國疆域定之。後雖一統。列國疆域猶可考知。廿石分十二分野。張衡蔡邕以配漢郡縣。班固地里志明言其時郡縣爲古列國之分。且天文星象。亦有列國之名。不得云鶉火爲周分。卽疆域舛。又不得不據漢志廿石星經推知也。孔子云。莠之亂苗。若何承天祖沖之唐一行呂才之言。天袁準顏師古之言。古制張聰之議禮。是爲莠矣。漢儒之學。出于七十子。故其言有本。足以傳信。唐人則欺人。宋人則自欺。天文尤其甚者。以亂吾經術。壞吾中法。故辯之。

江寧忠愍公祠堂記

先忠愍公爲明洪武時佐命功臣。勅賜葬衣冠于鍾山之陰。見先文介公手書舊譜。及明人外紀。而宋學士濂撰碑。以爲葬于濠州。或衣冠葬有二處。或太祖時哀忠愍公最深。又預勅陪陵耶。先揮使公諱繼達。及督僉公諱恭。俱以洪武時論祭。賜葬鍾山之陰。當附忠愍公家。先勇愍公禦靖難兵。死事。明季追諡。勅

建表忠祠于金陵全節坊。三墓一祠。皆在江寧。吾家故居定遠。自揮使公以守禦常州功。賜第武進。子孫家焉。武進去江寧道遠。不能常舉祭掃之事。幾致遠祖祠墓湮沒。家大人及星衍。宦遊無定所。頃修家乘。始考知祠墓故迹。今方伯兄曰秉。蓋關外本支。適官江寧。因屬訪求。并置祠焉。以奉忠愍公配。以揮使公及督僉公勇愍公廣其居。以爲子孫往來祭掃。及應試棲止之地。祠在江寧城中。舊吳王府二條巷內。北通四象橋。南至針巷口。西至府門口。東至洞神宮。址方三畝。東南有閣三間。以奉祖像及木主。西有堂堂。北有樓。樓西南有園。有樹。石池塘廊檻。有軒亭館舍。以爲子孫藏書讀書之處。園後有樓三間。以藏祭器。從人廬舍。門堂庖溷。具焉。外近市。而內爽塏。因程氏之故居。不侈不隘。不加緣飾。閣曰倚天。思英概也。樓曰銘彝。示子孫也。館曰芸香。守先烈也。堂曰問字。招益友也。軒曰嘉石。省治行也。亭曰鶴和。念慶祿也。廊曰接葉。聯本支也。池曰濯纓。愛清流也。凡藏彝器。商觚。爵。觶。卣。鬲。周爵。彝。尊。簠。彝。高。鐘。戈。劍。車。軛。刀。布。漢鐸。洗。鉤。鏡。名印。及宋元瓷。舊玉。卮。雜物之屬。皆藏焉。祭則陳之。凡藏書分部。有經學。有小學。有諸子。有天文。有地理。有醫學。有律學。有史學。有金石。有類書。有詞賦。有小說。凡藏碑自秦漢魏六朝唐五代。止于宋元時代。年號以次分列。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明人書畫之屬。皆藏焉。子孫之好古者。守之。餘則假觀而歸于祠。吾家自有大宗祠。在常郡西羸里。卽明時賜第宗族之長。且達者。司其祭。又有文介專祠。及祀三代家祠。孫氏仕宦兩朝。爲將則劾節。遇宋亡及明革除之際。則不仕。在朝則建白。爲吏則有清白聲。故歷

世不能以餘祿營家計。其在常郡諸祠。率皆儉陋。無所紛華。家大人及星衍官中外者久之。無墜立之處。誠念古人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之訓。假貸摒當。得千餘金。至是始置祠于江寧。將以妥忠魂。藏書籍。教子孫。後之流寓者。毋忘首邱之義可也。忠愍公諱興祖。星衍十五世從祖。明洪武時。以開國功。官驃騎大將軍。都督北平。贈龍虎上將軍。推忠効節功臣。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燕山侯。肖像功臣廟。位次第十八。世襲武德衛指揮使。子世券。事具明史列傳。揮使公諱繼達。忠愍公從子。星衍十四世祖。元至正時。率宗族義兵歸明太祖。積功授管軍總督。遷湖廣行省都鎮撫。以守常及克張士誠功。賜田宅。擢濠梁衛指揮使。終涼州都督同知。策命公女二連姻王府。督僉公諱恭。忠愍公從孫。星衍十三世從祖。亦以元時歸明太祖。取沂州密州。克益都。奉命守禦其地。洪武改元。遷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宣武將軍。克元都。改永清左衛僉事。征大寧錦州上都。積功授廣威將軍。遷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卒官。先勇愍公諱泰。揮使公子。星衍十三世從祖。襲涼州衛指揮僉事。洪武時追捕元兵。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衛指揮使。司統軍征山西大同腦山等處。殺獲甚衆。遷前北平都指揮使。禦靖難兵。力戰死。惠宗震悼。贈廣威侯。立廟廣姑。墓在常郡。萬曆三年。勅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同入金陵表忠祠。位次八十二。明季追贈象山伯。謚勇愍。

身度解

史記曰。身爲度。大戴禮王言篇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曰。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今度人身。各以指爲度。指廣一寸。布十指成尺。掌從如之。人長九其掌長。伸臂如之。肘至腕。尺有五寸。至肩二尺。足從一尺有五寸。並兩足十指廣尺。膝至足二尺有五寸。至股如之。人長九其手足者。三三而成數。內經黃帝曰。人以九九制會。岐伯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大戴禮易本命曰。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故明堂之制。蓋橢圓象首。堂長方象並足。重屋八十一尺。象人立。基廣八十一尺。象人伸臂也。一者閭。故人長九尺有餘也。股已下五尺。股已上五尺。有一寸。屈伸從廣。以十以五者。內經黃帝曰。其生五。其氣三。或十或五。中央土成數也。周尺一尺。蓋漢建初尺之八寸。當今尺之五寸有餘。如人手之從廣也。說文則曰。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又曰。仞。伸臂一尋。八尺。按人以指爲度。合周尺八寸。實長九尺。伸臂如之。而先儒以爲八尺者。蓋中人八尺。人長不過九尺。數之究也。或言古人長于今人者。非是。據考工記云。劍莖長五寸。常得古劍莖。長正容五指。知今不異古。如古人長廣。則古劍莖何以容五指乎。故古云五尺之童。當今尺之二尺五寸。文王十尺。當今尺之五尺也。

李子法經序

李悝法經六篇。存唐律中。卽漢藝文志之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隋已後志經

籍諸家不戴。据唐六典注稱。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元王元亮注唐律疏議云。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詐僞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今依其說。錄爲法經六篇。按律書以盜法在前者。罪舉其重。以具法在末者。古人撰述。率皆以序錄附本書後。是其例。自蕭何益戶與廩三篇。爲九章。則具法在中篇。非原書次第之義。故魏晉時遂改具律爲刑名第一。後人又惡盜法多言不順之事。不欲置之首篇。復移其篇第。如今律耳。法家之學。自周穆王作呂刑後。有春秋時刑書竹刑。及諸國刑典。未見傳書。惟此經爲最古。漢律則散見于說文漢書注。而全篇已亡。雖此六篇。內有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諸文。爲後世加增。如神農本草經之有郡縣名。其篇數經累代分合。亦不能復循漢志二十二篇之舊。然信爲三代古書。未火于秦。足資經証。不可誣也。古大臣之通達治體者。皆倚儒生以經義決疑獄。故董仲舒鄭康成。于法家之學。各有撰述。唐設律學博士。前明至國初。試士以判尾。亦欲其通解令甲格式。後以判文駢體。仕宦之由他途者。或不解。或不能。爲故侵尋廢之。近時則內自比部。外而牧令。以舉業起家。口不親律令之文。到官後。非爲吏所侮。卽牽制于幕下士。冤民幾無所控告。乃知蘇軾讀書不讀律之言。非莊論也。子權臬使時。欲奏請試士增律義一篇。適以罷任未果。旣而執政諸公。以予善法律。聞于朝。益不敢不循古書通世務。以爲引經斷獄之助。將以此書爲律學之權輿矣。

斗建中星論

中星隨斗建左旋。不因日纏而定。何也。恆星附天體。天體無改移。而日行有贏縮。故歲差之說。可以測日月五星。而不可以定斗建中星也。斗杓在辰。故曰辰爲天綱。辰宮角亢二宿。故曰杓擗龍角。斗建之所在。卽角亢之所在。斗建移一辰。則角亢移一辰。二十八宿俱隨之而移。無少差忒。子午卯酉四正各三宿。餘皆二宿。此淮南圖格。自古所傳。今仰視星度。亦四正之宿。相去較近。始知古人不妄作也。或曰。斗不必正在天中。難以定建。不知斗體不正中。而杓建有定向。又玉衡北兩星爲玉繩。以之準瑤光所指。直如繩也。且視角亢所在。卽可知斗建。可推二十八宿。且晝按辰而數之。且知天岡所在。何況仰觀乎。或又疑天體渾圓。難以辨方位。不知地有定向。則天有定方。古者明堂宮垣。正方三百步。于中立宮。以視中星。宅經所云。分中院爲二十四路。卽其法也。今以布十二幅。畫十二辰。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張之正方。又立竿于中。長如張布之廣。作橫格于竿。爲度如之。人立正中。依竿而視星。則緯度經度。皆可得而定。中星在何度。可得而知。以此測星辰。較儀器爲便捷。古人必有此法。後世蓋故爲其難。不肯言斗建。將炫其獨得之長。以干祿耳。夫堯典夏正月令。及諸經學。非知天文。不能通解。天文有象可求。亦至易知。至易明。柰何世人憚言之。算法者。天文家一隅之學。西域不見先聖古書。徒得祖沖之已來歲差之說。以測日月食耳。古夏殷周魯歷。本無推日月食法。故禮有諸侯旅見天子。遇日食廢。及葬以日食止。柩之事。司馬法有月食班師之言。明不推測預知之。今人執此一長。謂法密于古人。可與言推步。不可與知天也。今依孝經

緯淮南天文訓所言斗建指二十四氣推之二十八宿作表以示學者表與月令昏中星悉符合按中氣視之亦可察今時中星與古不異或二宿或三宿在一辰者初昏至夜半中星屢移不止一宿在午此表出而知前人以歲差測恒星之爲欺人之學矣

斗建中星表

戌在箕尾	亥在心房氏	子在亢角	子指斗	至冬
問之丑子癸在亢角		癸指斗	寒小	
亥在箕尾	子在心房氏	丑在亢角	丑指斗	寒大
問之寅丑艮在亢角維之德		艮指斗	春立	
子在箕尾	丑在心房氏	寅在亢角	寅指斗	水雨
問之寅丑甲在亢角		甲指斗	農節	
丑在箕尾	寅在心房氏	卯在亢角	卯指斗	分春
問之辰卯乙在亢角		乙指斗	明清	
寅在箕尾	卯在心房氏	辰在亢角	辰指斗	雨穀
問之巳辰巽在亢角維之羊		常指斗	夏立	
卯在箕尾	辰在心房氏	巳在亢角	巳指斗	滿小
問之午巳丙在亢角		丙指斗	種芒	
辰在箕尾	巳在心房氏	午在亢角	午指斗	至夏
問之未午丁在亢角		丁指斗	暑小	
巳在箕尾	午在心房氏	未在亢角	未指斗	暑大
問之中未坤在亢角維之陽		肯指斗	秋立	
午在箕尾	未在心房氏	申在亢角	申指斗	暑處
問之酉申庚在亢角		庚指斗	露白	
未在箕尾	申在心房氏	酉在亢角	酉指斗	分秋
問之戌酉辛在亢角		辛指斗	露寒	
申在箕尾	酉在心房氏	戌在亢角	戌指斗	降霜
問之亥戌乾在亢角維之逆		颺指斗	冬立	
酉在箕尾	戌在心房氏	亥在亢角	亥指斗	雪小
問之子亥壬在亢角		壬指斗	雪大	

參腎	巳在畢昴胃	午在婁奎	未在壁室	申在危虛女	酉在牛斗
參腎	午在畢昴胃	未在婁奎	申在壁室	酉在危虛女	戌在牛斗
參腎	未在畢昴胃	申在婁奎	酉在壁室	戌在危虛女	亥在牛斗
參腎	申在畢昴胃	酉在婁奎	戌在壁室	亥在危虛女	子在牛斗
參腎	酉在畢昴胃	戌在婁奎	亥在壁室	子在危虛女	丑在牛斗
參腎	戌在畢昴胃	亥在婁奎	子在壁室	丑在危虛女	寅在牛斗
參腎	亥在畢昴胃	子在婁奎	丑在壁室	寅在危虛女	卯在牛斗
參腎	子在畢昴胃	丑在婁奎	寅在壁室	卯在危虛女	辰在牛斗
參腎	丑在畢昴胃	寅在婁奎	卯在壁室	辰在危虛女	巳在牛斗
參腎	寅在畢昴胃	卯在婁奎	辰在壁室	巳在危虛女	午在牛斗
參腎	卯在畢昴胃	辰在婁奎	巳在壁室	午在危虛女	未在牛斗
參腎	辰在畢昴胃	巳在婁奎	午在壁室	未在危虛女	申在牛斗

丑在軫翼	寅在張星柳	卯在鬼井	辰在
寅在軫翼	卯在張星柳	辰在鬼井	巳在
卯在軫翼	辰在張星柳	巳在鬼井	午在
辰在軫翼	巳在張星柳	午在鬼井	未在
巳在軫翼	午在張星柳	未在鬼井	申在
午在軫翼	未在張星柳	申在鬼井	酉在
未在軫翼	申在張星柳	酉在鬼井	戌在
申在軫翼	酉在張星柳	戌在鬼井	亥在
酉在軫翼	戌在張星柳	亥在鬼井	子在
戌在軫翼	亥在張星柳	子在鬼井	丑在
亥在軫翼	子在張星柳	丑在鬼井	寅在
子在軫翼	丑在張星柳	寅在鬼井	卯在

直隸總督胡雲坡宮保七十生辰序

嘉慶三年天子念畿輔首善之區思得重臣出鎮飭吏治以爲四方則爰命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胡公總督全省以樞密吳卿爲方伯佐之誠重外臺倚大臣也宮保公旣銜命馳蒞新任布德意三月而政肅五月而化行吏治民風蒸蒸不變其年六月爲公七十生辰部下躋堂介壽却勿欲當公于星衍爲舉主常以舊屬從公遊又與公子同歲舉進士時登公堂知公一二不敢不序其厓略以爲公壽公世受國重恩

數歷中外。其爲上倚任。若按章選舉。更定律例諸大政。及公家庭孝友。若爲文良公請諡。爲兄嫂請贈典。報恩勤。諸內行。載在史冊。傳于鄉黨。不具言。言公爲政之過人者有四。一在治家。公承文良公家學。居恒無戲豫。無疾言遽色。子弟定省若饋食。必肅衣冠。慎容止。賓客次舍有差等。僕隸甚謹畏。雖通下士刺無儻容。堂上藏書萬卷。標識明白。燕客無紛華。而看核必精潔。門戶開闔有常時。公之治畿輔。如治家。則有倫有要。而百廢具舉矣。二在用人。公有知人明。不偏聽。不輕任。不棄才。或愛人而知其所短。或責人而用其所長。試之小事。以觀人之所忽。故無僨事。參之他事。以驗人之至誠。故無敢欺。炫長者抑使循序。辱守者勵使急公。故舉措公。而奔競息。所舉之士。受任至節。次則方伯連帥。率能束修自好。有清勤聲。公用所部。如用比部。則官得其序。人不敢欺矣。三在好學。公晨起理案牘。至日餽退食。手執卷如儒生。每接士。虛衷問所知。撰任子錄。集諸史列傳。各爲論贊。以觀古今成敗得失。好杜氏通典。司馬溫公通鑑。故遇大事有斷制。所至之處。興立學校。士悅服。以一謁爲榮。公飾吏治以經術。則移風易俗。月異歲不同。異乎簿書期會。刀筆匡箴之政矣。四在敬事。公治事雖纖悉皆手定。一例必審擇。一字必反覆。故持事者至公前。皆謹小節。不致有大過。在比部十餘年。事萬端。無少叢脞。上至神明。有所記問。公對如流。政令前後。皆畫一。公領外臺。如領部務。則綱在綱而不紊。我清靜而自定。獄市不擾矣。星衍曩遊學。畢制軍幕府八年。服其度。或有所自。事見施行。以爲事無不可爲。及舉進士。釋褐爲詞臣。出座右朱石君王偉人師之門。而知

有守可以自立。至爲尙書郎。從公久。親見公行事。乃知謹細。居處執事。盡恭敬。日慎一日。始欲然不自足。則星衍之得于公之成就者大。而公立身行政之苦心。方媿知之不盡也。遂書之以質諸知公者。并以侑壽觴云。

修建單父助順永寧侯廟碑銘

單父河隄有神廟。祀故河道總督朱侯。土人號其神曰朱大王。並以名壩。嘉慶元年六月。觀察使者防河。曹單與康廉使偕視隄工。癸巳日晡。東南野霧起。驟風雨。行至朱王廟。有卒報豐工決口。明日黎明。單汛以河水挾雨壞隄告。馳視。則河壩水挈溜。東西迸激。隄根漫溢十餘丈。河帥聞信。從豫省指授防護機宜。廉使越泥淖中。度上游水勢。原隰高下。規築陂堰。使者量地形。計工役。檄召官弁兵夫。逾時並集。曹州李守舟王通守穀鳩衆庀材。徐丞光第曹縣孫令立方。單縣孫令象坤。高守備得元。運稽榮。昇畚鍤。各委員晝夜巡工。不避燥溼。一夕而大堰成。五日而圈隄成。又五日而重隄東西堰悉成。時荷神麻。連日不雨。水不復增。得以浹旬蒞功。用財大凡三萬六千兩。已而廉使擢方伯。使者權臬事。其冬。天子疇咨豐工。未塞河。命河帥方伯往襄治。明年正月。功成。加河帥太子太保。賜方伯華翎。是役也。河帥方伯成兩省大功。而今方伯與使者。聞決河之信。始自朱侯廟。歷稽寒河。功作蒞事。用財無此舉之速。且省。必神默告而佑成之。先是。朱侯廟建於乾隆丁巳歲。周甲子而廟再興。若天運使然。其月。天子適閱國史館所進朱督臣傳。

勅下河臣訪求廟祀。若有神感。事甚靈異。不可不紀也。侯諱之錫。浙之義烏人。順治三年翰林。官至河道總督。在官十年。修守運河隄岸。開董口新河。復太行舊隄。濬高郵道。塞石香爐決口。以勞卒官。贈太子太保。生平獎許士林。喪歸濟上。白衣冠送者萬人。著寒香館。河防疏略。徐兗淮揚。傳以爲神。著靈驗。亦稱爲大王。塑象廟祀。乾隆四十五年。公相阿公奏請特加位號。勅封助順永寧侯。今廟在壩上。或曾於此捍災也。夫侯生有立功。死受異數。旣廟食於此。意神之所以報國者。在此舉。所以默相河帥。佑啟方伯使者。已下有功而無過者。殆非廟食之所可報也。徐承旣建廟。復建兩廂。及別室。以爲防河棲止之所。乞序于余。因書其事。並爲迎神之歌曰。神之來兮。單父寧。功成不日兮。驅六丁。沛澤決兮。險旣平。帝賜福兮。神之靈。西鄰淪祭兮。惟德馨。又爲送神之歌曰。神之去兮。在河滸。南豫東揚兮。歷商魯。宜侯王兮。帝嘉予。感神告兮。避風雨。築宮祠祀兮。千萬古。嘉慶二年。歲在丁巳。三月立石。

書阿文成公遺事

故公大學士阿文成公。出師萬里。位極人臣。天子郊勞。雲臺畫象。豐功偉烈。載在史冊。無事宣述。星衍前宮翰林及尙書郎。以上第上考。受公知。從公游九年。窺公敬君敬事。知人愛士之量。一二端。謹書于方。以識名臣言行焉。公承文勤公家教。進止溫恭。起居有常處。每朝先五鼓起。入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諸曹史屏息。室內外如無人。召閣部直事官。詢上折記閣本。與歲時應舉掌故。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始入

內朝有覆奏橐。必親檢閱。無誤字。乃進御。或上螳經直房。侍者下戶幰。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鹵簿過。始復坐。常惡公牘繁冗。顧令星衍卽坐隅。刪之。稱意。因曰。例文如屋下架屋耳。值纂修歲。安得好手筆。刪之。畫諾至恭慎。每署日稿尾。雖遇倉卒。運末筆。如有力千鈞。議政持平。舉大體。無私見。無拂人情。背經術言。不冝輕重法。探上意。曰。上聖人也。儻意不在是。行之後。以爲比。法安得平耶。日舖退朝。門無私謁。泊如也。比部郎某。與公議事不合。公嫌其戇直。已而卒。予特擢。郎有傴僂而勤政者。公舉任劇郡。及入覲。上亦曰。人果不可以貌取也。公嘗省人。以所忽。不許人以炫長。故樂爲公用者衆。舉朝無奔競風。所薦舉中外官。蒙上柄用。皆有清正聲。其人。或知或不知。公未嘗以機密言告于外。始星衍殿試時。公奉命讀卷。有訾策中武臣傳一語者。大學士彭公尙書紀公曰。此卷不入十本。吾當引故事特奏御。公見讀卷諸公。且爭執。起持星衍卷曰。吾亦贊其條對詳核。遂前列。及奏御。上拔置第一。以誤字改第二。稱此科得士能讀書。公教習庶吉士。召星衍謂曰。吾以畢督部言。知汝學有根柢。當除名士氣。及星衍改官比部。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爲郎官時。無此禮也。先是中臺官謁長官。皆長揖。因親王領部。乃有加禮。俗相沿不能改。故公言之。又謂星衍曰。學成亦大難。勿以習律令廢舊業也。及星衍授監司。謁別公。公曰。外間風氣。非一人能變。亦勿以聲名身命。隨人轉移。汝起家高第。能自愛。吾所知。餘無他言矣。公孫侍郎那彥成。公後入翰林。以公常稱道星衍。在京邸時。屢過從。考論文史。星衍別公未三年。而公薨。

于位及官外臺。思公言歷歷如有先識。今雖欲聞公教飭。不可得。徒揮泣記公遺事。以質之公孫。雖不賢識其小者。亦使後世知公爲國元老。建大功。又能以功名終。而昌厥後。蓋有古名臣度量。而得于家學。及稽合于聖經者。至深醇也。

題陸朗夫中丞家信冊後

右陸朗夫中丞手書家信。子繩褒集。自中丞再起官山左。及新擢湖南巡撫時所寄。凡十三件。皆以清白訓其子孫。言不及私。切切以東方民力不支。杜絕虧空弊源爲念。冀幸挽回風氣。惜同志之甚稀。子讀之。不忍掩卷。況思手澤者。當何如感動耶。旣與公子繩爲文字交。又自監司權臬事。至歷下。頗聞中丞遺事一二。中丞官方伯時。大吏某方以嚴刻。網下賄遺。忌中丞廉恕。謂曰。屬員將不畏君。柰何。中丞答云。本司却不畏屬員也。已而以不肯阿附去官。大吏敗。上以此稱中丞去就明決。起官于東。復與後大吏不相中。故書中前所云寬厚和平。與先不同者。旋卽言其面和心違。事事棘手。且以爲危機所伏矣。中丞廉潔自守。而不責于人。乃所遭輒不合。傳曰。信則獲上。亦有信而見疑者。豈非芳蘭當門。古今同慨歟。司道職在整躬率屬。上不專制。下不親民。復有故亂其法者。欲孤立以行善政。蓋亦難已。然中丞卒爲賢節鎮。勅祀鄉賢。子繩又能好古多聞。世其家學。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又見于前事矣。袁子才太史。金中書學詩。爲中丞誌墓。于去就大節。不一言。故子附記于此。嘉慶三年夏五月書。

孫淵如先生全集

平津館文稿自序

予不習篆書。以讀說文究六書之旨。時時手寫。世人輒索書不止。甚以爲媿。又不習爲古文。但讀諸經注疏。各史傳志。積久記錄有所辨証。示暇讀唐宋人所爲大家文集也。頃亦時爲世人作傳記。始翻閱漢唐碑碣。及各名家文集。亦未模仿格律音節。每自嫌文不逮意也。錢少詹大昕嘗愛予文。以身後傳志相屬。沒前數日。手書再申其意。王少寇昶見予文。嘗致書云。承示問字堂集。微言古義。層見疊出。凡史游所罕詳。侯芭所未議。剔隱鈎沈。宛如創獲。六經以外。先秦諸子。皆可因而津逮。固說文釋名之功臣。亦孔賈經序之後。絕無僅有。千秋大業。獨尊蕤苑。又何讓焉。他日又云。借南閣集。蓋合六經諸子。兩漢六朝。而兼有之。此如和如列錦纂組。可以捋虞文靖浙庖之失。容作弁言。旣而少寇捐館舍。未及作序。阮撫部元嘗令予作文。論之云。侍每言人之不能古文者。下筆每成家書案牘文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務以虛矯爲氣。詰屈爲古。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也。八家中。蘇東坡筆下無矯作之習。當言而言。當止而止。真有漢人遺法。來文爾雅深厚。氣盛文從。亦猶是也。三公皆一代撰述名手。宏獎風流。或過其實。所謂文之佳惡。當自知之。適滋顏汗耳。始官比部時。在邵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爲問字堂稿。及監司

東魯權臬歷下。又彙諸作爲岱南閣稿。負米江浙時。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爲五松書屋稿。再官東省。復整新舊諸文。續刊爲平津館稿。其已刊石及附刊各書序跋。世人多見之。不復錄入。文不足存。故不敢依古人文集分類定卷。僅用懷素敍書引當代名公稱述之例。爲之自敍云爾。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廿九日。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平津館。

平津館文稿書後

嘉慶十二年冬，乘華謁伯淵先生於安德使署。先生以平津館文稿見示，皆攷正經義之文，確有依據，不爲鑿空之談。如五服五章論，則從伏生而不阿鄭學。龍袞黼黻元衣解，疏證鄭注，辯章同異，闢蠶叢而昭日星。使承學之士，知古義之隔閼難通者，在旁證詰訓，博攷舊聞，涵泳而自得之，其有功於經學甚鉅。乘華竊謂先生精於許鄭孔賈之書，而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斲二渠攷序，以及課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非如拘牽之士，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是末師而非往古者比也。郇卿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班孟堅曰：古文讀應爾雅，會謂不通經訓，不究六書，而可以言文哉。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爲注蟲魚之書，東春秋三傳于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卽陶泉明不求甚解之謂也。夫讀古人之書，而一知半解，不深探古今流別之分，而藻繪其文，以炫世而欺人，是謂無本之學，不踰時而閔寂絕滅者多矣。是豈人情之有所愛憎歟，亦其學其文之未足流傳，有以致之也。讀先生之文，知文必源於經術，有裨於世教，旁推交通，實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摺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公餘退食，靜對一編，於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劂，以嘉惠後學，雅不欲以文辭

角勝於人。而秉華以爲卽先生之文。可以知先生學問之純。卽學問之純。可以知先生吏治之優。漢史之稱劉子政曰。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先生之謂乎。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餘姚邵秉華謹跋。

孫淵如先生全集

平津館文稿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伏以周書逸簡紀泰伯追王之文。雷風動威。彰元公改葬之禮。稽古先之令典。有身後之褒封。矧我孔子。應期五百。生符素王之徵。坐奠兩楹。死有宗子之夢。惟天爲大。一以貫之。以道得民。王者往也。踰日月以難焉。賢堯舜而遠矣。昔宣尼疏爵。肇于元始之初。太師加封。發自有唐之代。暨開元詔贈爲王。象服袞冕。蓋以周家貶號。罷稱帝以配天。先聖優封。止亞尊於共主。而元推啓聖之恩。明創大成之殿。代所常尊。迄無異議。有姦臣張璪者。始以非禮議大禮。繼斥封王爲僭王。黜號謚而稱先師。毀象設以爲木主。愛人者及其杖履。升堂而倒我衣裳。變亂舊章。非聖無法。臣聞左徹削木。思黃帝之遺形。三代立尸。至嬴秦而變古。有舉莫廢。祭法明文。廟貌宗尊。文家所向。況大宰佾舞。儼然列辟之儀。祖考孫曾。未改王公之號。豈有布衣而受天子之拜。臯比而坐九雉之堂。試責實以循名。詎昔非而今是。我國家化成久道。成秩無文。錫命及河海之神。潭祀舉司中之典。辟雍特建。經石重刊。新闕里之聖容。頒宗祿爲世守。眷言孔宇。深繫皇情。急宜革嘉靖之陋儀。復漢唐之爵號。軼百王而定論。奮神斷以折衷。使生民未有。常膺德合仁義之稱。

將聖多能。無媿文不在茲之語。臣職有專達之責。位非議禮之官。學溯淵原。詞餘枝葉。因時巡而數典。謹拜表以上聞。臣某誠惶誠恐。拜首稽首上言。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奏爲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仰祈睿鑒事。臣竊見功令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官。原爲課士而設。近日士風孤陋。止讀四子書。宋儒章句。不窺漢唐經義。校文之官。因陋就簡。或有空疏者。至屏斥古人經訓。批抹成言。博學之士。無由進身。巽舍教士之書。亦成虛設。臣考漢儒學有師法。所注諸經。率本七十子微言大義。唐儒正義。亦集魏晉以來諸儒經學之大成。伏讀御纂欽定諸經。先用鄭康成及魏晉諸儒注語。次引孔穎達疏義。兼採宋儒折衷容鑒。列聖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校文之官。就試之士。平時自應敬謹誦習。以備科場考核。豈宜倖獲科名。且經義取士。創自宋元。元皇慶二年。詔考試程式。詩以朱氏。尙書蔡氏。周易程氏。及春秋禮記皆兼用古注疏。至前明初。書主蔡氏。猶及古注疏。禮記主古注疏。其後漸以廢弛。當時雖矜尙氣節。議禮多成聚訟。積習相沿。急宜振作。科場風氣。關係人才升降。但使人人爭讀注疏。則士盡通經。通經則通達朝章國典。經義遂爲有用之學。或以邊省士子。不習注疏爲疑。不知各省取士。原有定額。卽專守一家之注文。佳亦可錄取。惟定令不許屏斥其兼用古注者。俾士風蒸蒸日上。數年之後。邊省皆有通經之士。經生皆爲有用之才。不負皇上作人多士之雅意矣。臣迂疏之識。實爲振作人才起見。

伏乞聖謨垂示施行。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增立鄭氏博士議

爲詳請增立先賢博士。以昭曠典事。查山東高密縣境內。有漢大司農鄭康成祠墓後裔。傳世久遠。唐宋碑碣具存。伏惟國家崇禮先聖賢臣。擇先代有功經學之儒。德行純備者。祀於黌舍。並立其後裔爲五經博士。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裔。下至宋儒。皆有世襲。惟有漢一代諸儒。或親得七十子之傳。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急應邀異數。以列於祀典。恭逢我皇上崇儒重道。嘉慶七年四月。特奉俞旨。增設伏氏博士。舉千古未有之曠典。恩禮至爲優渥。本司道等敬考漢儒傳經之功。惟鄭康成尤集其大成。于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俱有傳注。其春秋三傳。亦有糾何氏休。授服氏虔之學。是十二經注。康成獨綜其全。不止身通六藝。恭釋聖祖仁皇帝暨高宗純皇帝纂定諸經義疏條例。先引鄭注。次及唐宋諸儒說義。仰見天竄聰明。折衷至當。又閱濂洛關閩四大儒章句語錄。其天人奧旨。不出鄭注範圍。至於服物典章。亦或遜其精密。故正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不受袁紹辟命。出處以禮。尤合聖人仕止久速之宜。幸逢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本司道等有守土之責。明知鄭氏祠墓後裔。確據所在。未便久稽盛典。似應援伏氏博士之例。並請爲鄭康成建立博士。一體予以世襲。本司道等又查前任山東學政阮。於乾隆五十九年。曾擇鄭康成後裔鄭憲書立爲奉祀生。既係部咨。准其奉祀。則鄭氏實有嫡裔。毫無疑義。鄭憲書

已故有弟憲章除查明譜系年貌繕冊附詳外擬合將議請建立鄭氏博士緣由會議詳請憲臺鑒核咨題。

請留餘米改放兵糈議

爲詳請留道倉北運餘米調劑滿營節省運費事。本道查山東德州駐防官兵自順治十一年設立官十員甲兵三百四十名匠役四名雍正二年續添甲兵一百六十名每年應需俸餉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內動支德常二倉米七千八百七十餘石尙不敷米三千四百餘石向給折色銀每石一兩近年米價昂貴倍于往時且設立滿營官兵至今百有餘年戶口滋生日繁所支折色銀一兩不敷石米半價之數本道駐劄德州體察情形甚爲拮据查有德常二倉徵收濟陽臨邑陵縣德州德平原等六州縣本色並麥改斛尖共米九千五百三十七石零每年額支滿營步甲及連丁月糧倉夫工食造船經費之外約剩米二千數百石不等例于奏銷後委員運通名爲埽倉餘米其應支運費有行月潤耗蓆片及官役盤費車腳等名目共需米三四百石銀三四百兩不等本道查支剩餘米既無定數若遇災緩年分及並無餘剩亦不起運其非京通各倉急需支放之款可知卷查嘉慶三年直隸總督奏請將固安寶坻二處駐防兵丁歲需兵米按照良鄉等處改撥薊米之例在干豫東二省薊糧項下撥給本色經部議覆奉旨允行今德州駐防官兵額支本色不敷尙支折色不獨兵情尙苦向隅章程亦未畫一若將此項餘米奏

請作爲滿營俸餉本色月糧。合計節省運費銀米及折色銀共五千餘兩之多。既可解部以充公用。而滿營官兵。共需實惠。不至苦糴。貴人繁之累。又與直省改撥本色薊糧之案相符。應請憲臺奏明辦理。其餘米給放。尙有不敷之數。再請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歷年積存薊米。解倉支放。擬合會同藩司具詳鈞案。伏乞鑒核施行。

議請餘米改放兵糶覆奏稿

山東督糧道孫。移咨布政司邱。會議得前請將道倉餘米。改放德州滿營兵糶本色。其不敷之數。動撥薊糧。誠如部咨。兵食既可充裕。運費亦有節省。實爲因時調劑起見。查德州滿營設兵五百名。一名爲一戶。自順治十一年至雍正二年。增至一千八百餘口。至今嘉慶十一年。共有二千七百三十餘口。所支兵餉。仍如舊額。兼之米價昂貴。折色不敷。糶買一半之數。本司道體察情形。閱其拮据。而道倉每年支剩餘米。運通例需運費各項銀三四百兩。米三四百石。所支米石。按時價核計。銀千數百兩。如將此項米石。留存支放。既可調劑兵糶短缺。而所省運費銀米。及應支折色銀兩。共五千數百餘兩不等。每年解部。以充公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是以詳請具奏。茲奉戶部咨。查該官兵每年應支本色折色餉米。例有專款。其德常二倉支剩濟陽等縣米石。向係例應運通。今該撫請將此項支剩米石。撥給滿營。不敷餉米。核之每年運腳等費。固可稍爲節省。而京倉額米。卽短收二千餘石。天庾正供。未便顆粒短解。其應將何項米

石籌撥抵運之處。該撫並未議及等因。遵查德常二倉運通支剩米石。每年原無定額。如遇災緩及無餘剩之年。並不起運。是京通各倉。原非必需此項米石支放。究與天庾正供。例有定額。顆粒不能短解者。有間。且改放滿營本色。卽屬正項支銷。旣爲節省運費起見。則解通餘米。似可毋庸籌撥抵運。又奉部咨。據奏稱此項米石。一遇災緩之年。並無支剩。是該官兵應支餉米。又將何款支給。該撫亦未詳悉聲明。況據稱該官兵餉米。除支此項本色外。仍有不敷。再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積存薊米。臨時撥解道倉支放。查東省薊糧。向例留貯二萬八千餘石。作爲撥運直隸省密雲良鄉固安寶坻。及山東省青州兵米之用。計每歲需用二萬七千餘石。所剩無幾。今該撫請將薊糧酌撥。究竟每年應撥若干。將來薊糧本款。不致短絀之處。亦未詳細聲敘。請旨。敕下該撫。悉心籌劃。據實覆奏。等因。遵查德州滿營兵餉。向來遇有災緩之年。係借撥薊糧米石支放。其東省每年撥運直省。並本省青州等處兵米。共需二萬七千餘石。若儘撥一年薊糧。所剩無幾。緣東省積存薊糧。遵奉乾隆三十年諭旨。存貯水次地方倉內。作爲常平之用。或直省間遇米少年分。亦可資其協濟。是以存有各年撥剩薊米。並買還五十七兩年撥賑薊糧米穀三萬餘石。又本年買還五十七兩年撥賑薊糧九萬四千餘石。現在詳咨飭辦。所有前議不敷滿營兵精計。每年所撥多不過千餘石。少止數百石。其於直省東省應支兵精本款。亦不致卽行短絀。擬合查明會詳。呈請本部院鑒核。覆奏施行。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名儒擢升相位。海內想聞風采。然君侯夙夜密勿。所以格君心遠權勢者。非中外之所窺測。或責望君侯。以爲位高無言。則非知君侯之深者也。仲舒叩頭死罪。以爲揅弊之道。當視世務之所急。今上廣求賢之路。而有司不能興廉舉孝。或所舉非人。由樹人之未有素也。選舉之法。可以得常士。不可以致異人。古者庶官無曠。庠序旣設。猶求夢卜之賢。躬吐握之節。今朝廷德望無踰君侯者。誠天下士之所傾心。開閣延之。與參謀議。萬一有所裨益。且使據經守古之儒。通達朝章國典。異時授以方任。庶有少知治體之人。而變亂舊章之風自絕矣。上至聰明。君侯宜輔之以上仁。五常法五行。而仁最貴者。仁爲天德。又爲易之元。春秋之春。故仁以安人。義以治我。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詰屈在天下。仁以寬容爲量。不以苛察爲明。是以王者闢四門。明四目。而用冕旒蔽明。統纘寒耳也。竊惟春秋之義。緣人情。赦小過。君侯職調陰陽。當思宏大體。布被脫粟之行。以之自處。則約。以之格物。則隘。恐矯詐之俗。由此成。人情所不能堪。或倦而變本。皆非適中可久之政也。方今郡國無大姦慝。而繡衣直指之使。縱橫於外。或嚴刻株累。以成獄。或受諸侯金。爲之游說。長吏虛帑藏。以供億。積貯之事。更不可問矣。猝有天災不測之患。何以爲守。考績之典。考其所積也。限以三載。唐虞三代之所以飭吏治。今或任毀譽而廢考功之法。眞僞雜糅。朋黨競起。官僚救過不暇。送迎交錯於道。胥吏因緣爲姦。君侯所言政弊而不行。

令倦而不聽。職此之由。誠能請上慎考課之典。使外吏久於其任。或有殊績。就而加秩。則牧守得自爲政。而民知畏愛其上。可以懲姦起廢。而惻怛無華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轉移風化之政。莫大乎此。仲舒早衰。將退而侍親。以君侯之知契。令歸教於鄉里。草澤之士。有慕劾而稽古。亦爲國樹人之一端。徒役素曠。無謂也。君侯問考功名法。則在仲舒所爲繁露書第二十一。再拜君侯足下。

復王少寇昶書

謹復。前在吳門有札寄呈。昨聞吾師南歸。又有札附江寧許太守轉達。想俱不致浮沉。頃奉手示。承記注殷拳。並稱星衍明堂一篇之善。感媿不可言。吾師向欲補禮圖。考究古溝洫開方之法。近知於明堂故實。蒐錄百數十條。觀其所聚。當有創獲。星衍所爲明堂圖考。正擬如今工部作紙樣者。出而示世。明堂之有永巷。及有宮垣。及靈臺。卽臺門。辟雍水在宮垣之外。自星衍發之。前人竟未之及也。考工記與月令呂覽並無異義。前人疑九室十二堂不同。豈知九室之四隅室。一室有四戶。則可兩向視朝。但置屏於一戶兩牖之間。以聽政耳。四隅室卽是左右个。合而言之。則九室亦爲十二堂。五室之名。太廟以置五帝配祖宗而名之。非別有太廟。考工在國中者。謂宗廟路寢。鄭注禮緯。在辰巳之位者。謂明堂所以國中與郊同制。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清廟明堂路寢同制。是古天子廟及路寢。皆九室。仿井田爲之。故有永巷。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謂此也。國中之明

堂有高寢及左右路寢在其後。謂之三承明。見說苑修文篇。郊外之明堂。有周廡以爲齋宿息從官之地。秦之宮室。因諸侯之制。故無九室交道。漢高承而不改。至漢立明堂。不置宮垣。又不設周廡。辟雍水周明堂。而不周宮垣以外。此其不合古制也。星衍考之古經義。自相符合。後人誤解之。誤讀之。故以爲不可通耳。安得與吾師聚米言之。世人又疑明堂之可不必立。以爲此特好古之過。不知古者大禘。不可祭祖宗於郊。又不可祭五帝於廟。必有明堂。合五帝祖宗。而大享之。天文太微南宮。有五帝座。禮緯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謂庫樓象靈臺。此應天也。九重至深。邃千八百國。及四裔來朝。從官無所安措。故於郊立明堂。闢門而示之信。設辟雍以辟非常。合天祖以昭其敬。又養老習射教學。縣象詢萬民。亦不能聚士。民老弱行禮於深宮之中。故於明堂使之環橋觀聽。此順人也。辟雍須就水。故西京就豐鎬。東京就伊洛。必於郊野。此因地也。以斯言之。安得謂學人考古之虛文乎。堯闢四門。使舜爲上摯。以迎諸侯。必是明堂。若在九重。則道回遠。亦何能摯四門。四目。古者享帝於郊。而寒暑節風雨時。明堂法天則地。按陰陽五行。祭則鬼享之。先王絕地通天之學。在於是。周衰不巡狩。諸侯不朝。是以明堂之制不明。王肅與鄭學爲難。廢五帝之祀。後世遂疑明堂之設。爲好古虛文矣。通經之儒。不可不思古人制作之意。誠如吾師之言。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者。無用之典制。不必學也。言不盡意。可與知者道。秋間作吳門之遊。當與吾師商訂明堂樣本。及訪孫子家耳。冢居有斷炊之患。人事雜選。幾廢學殖。無可告吾師也。謹復。

呈安徽初撫部書

頤園前輩大人閣下。前因旌節東來。適值催漕濟上。未能迎候道旁。當遣奴子探投蕪裏。接奉手諭。知蒙鑒入。獻歲發春。伏稔鼎社增新。鴻禧茂集。拜臺省平章之命。晉東南節制之階。翹企龍門。載深鳧藻。本道辦理新漕一切。自身刻苦體恤下情。幸值年歲有收。軍民俱爲寧謐。惟尋章摘句之儒。濫竽一路。已爲過分。尙祈老前輩指示立身行政之要。俾有遵循耳。安徽通志。年久未修。原本亦未爲典要。得名儒駐節。政成多暇。或可商榷興修。招集畢恬溪諸人。董理其事。亦爲盛舉。又願入寧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能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爲政者使車所至。按圖考究。可以知地方關隘。河渠風俗。都會古今異宜。緩急所先之處。施之有政。厥有舊章。如老前輩於辦理志局之使。再爲修纂。不獨有功顧氏。亦天下後世不可少之書。閣下清名重臣。出而開府。自當以立功爲先。然立言亦不可盡廢。蓋立功在一時。而立言在後世。倘其言有關良法美政。一時卽未能行。後人踵而行之。貽數世之安。其陰德豈在立功之下。惟大賢擇而行之。本道又有疑者。近時積貯之法。因恐州縣出入浮僞。不能察吏。遂致採買平糶之事。十數年不復舉行。倉穀空虛腐朽。一有偏災。將何賑給。推原其故。皆由報糧價不實。以至隔閡難行。糧價少報。則例價旣不能請增矣。而平糶時又不能以穀價昂貴入告。米值市價每石三四兩。例價不及其半。舊時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原因備地方荒歉。不妨借民力以濟民。今則紳士富戶。旣少踴躍急公。媿睦任

恤之誼。上司又不許擾及閭閻。或州縣倍價以虧帑項。或上司存價而虛倉廩。保無偏災守禦之事。能不令億兆流離顛沛乎。閣下如能飭地方實貯倉穀。則活億萬人在數十年之後。所謂陰德。非目前赫赫之名也。其要在實報糧價。則事無掣肘。各省仿而行之。豈非善政乎。有課題附呈鈞政。畢恬溪歲暮過我。敍旬日而別。有札再呈。

策問

問。尙書有今古文。師說殊異。若金縢之啓。或謂周公已死。或言尙存。文侯之命。或以爲晉文侯。或云文公。幾不可折衷矣。卽臯陶謨一篇。今所合之益稷存焉。尤多疑義。山龍華蟲作繪。宗彞藻火。大傳分五者爲五色。以應五服五章之數。而鄭康成有九章十二章之注。能各通其說乎。經言八音。經文止有磬管。及搏拊琴瑟笙鏞祝敔。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獨缺其土。豈墳果暴辛公所作。或古已有之。或土鼓瓦缶。鼓兼土革二音歟。經云。暨益奏庶鮮食。史記兩見。與益予衆庶稻之文。豈今尙書脫稻字歟。毋若丹朱傲。見於漢人之說。以爲舜言。故禹答以娶塗山生啟之事。今皆出自大禹之口。斥言帝嗣。毋乃非人情乎。經文再見夔歟。史記所無。上云於是夔行樂。考爾雅曰。爰于三字通訓。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或曰字當訓爲爰歟。夏本紀之說臯陶謨。謂禹伯夷臯陶語帝前。此篇經文不見伯夷。何也。豈臯陶方祇厥敍。已下史公以爲敍事之詞。卽虞史伯夷之言歟。使者服膺尙書。冀其達于政也。諸生何以益我。其盡言之。

策問

問。洪範。思曰睿。睿作聖。馬鄭皆訓睿爲通。班固五行志。董仲舒春秋繁露。俱作思曰容。以爲寬容。則聖。孰爲古文。孰爲今文。能分別言之。折衷其是歟。視明聽聰。已該容哲之義。思又曰容。不與經文重襲歟。古之王者。貴能容。不貴能察。故有冕旒蔽明。黈纒蔽聰之說。傳言察見淵魚不祥。思主心。心主土。土數五。爲皇極。生萬物。而王四季。非容不足以當之。白虎通云。土謂宮。宮者容也。舍也。舍容四時者也。能言其義歟。容之言寬。爲聖人美德。故堯典安安一作宴宴。釋者以爲寬容覆載。論語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而春秋左氏有寬猛相濟之說。論語云。子威而不猛。猛豈聖德之所取歟。于易義。虞翻以爲震爲寬仁。是東方之行。而翼奉則曰。西方之情。喜行寬大。與易義背乎。不背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諸生讀書稽古。當以敷陳經義爲先。其各述所聞以對。

課題

問。積穀所以備荒歉。自古行之。有常平倉及義倉社倉之制。常平發官錢以糴。義社倉取民穀以充。雖有偏災。民無流離之患。豈非善政與。古之常平。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今國家糴穀之法。始則以豐年勸民出穀。後則定爲市價。載于會典。是舊制亦有取于閭閻者。或以義社倉之法。合于常平。與今之例。價石七錢。卽昔之市價。及時價既倍。或應陳請增價。或以例價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勢無中立。孰爲良法乎。採之鄰

境則運費無資。採之市集，則行市不開。糶穀議者之說，或未可行。與採買而用平價，不與和糶之名相混。與以例價責州縣糶穀，禁其勿取閭閻，必至虧帑以賠償，豈非恤民而困吏，困吏而病國，與因州縣虧帑創爲存價于上之法，存價而虛倉廩，猝有荒歉，饑不可食，虧穀之害，不大於虧帑與買補之令不行，而平糶之事廢。州縣積貯則糶腐，豪右封殖以居奇，終無穀賤之日，得非恤富民而累貧民乎？義倉社倉之設，取之于民而不爲累者，藏于民以備災也。常平則有例價，而以爲累民，何薦紳之無遠謀乎？今防胥吏之弊，廢採買平糶之事，是爲因噎而廢食，豈得謂之知政體與諸生讀書稽古，必應講求經世之學，其悉所聞以對。

伏生不肯口授尙書論

今所存尙書二十八篇，及書序一篇，考之史記漢書儒林傳，俱以爲秦時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伏生未嘗口授經文也。口授之說，出于顏師古注漢書，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云云。伏生既有壁藏經文，又須傳言者，以先秦古文，晁錯或不能識，且當授以章句，故使女傳言，卽所謂教于齊魯之間，自僞孔序稱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後人遂疑經文俱出于口授，與正史壁藏之說，甚相戾矣。夫伏生旣藏書于秦時，必親見百篇全書，旣見全書，則所亡數十篇，必能記憶其文，而當時不肯口授，晁錯者，古人傳述聖經，必有證據，不敢以口授之文，疑

誤後學。或經文後世復出。少有參差。如張霸之與中文不相應。以致罷黜其學。則大違聖人闕疑慎言之義矣。今尙書大傳殘佚。僅存輯本。所引予辯下土。使民平平。民以無傲。路史陶唐記是九共之文。上祭于畢。白魚升舟。是大誓之文。而伏生僅舉其詞。以入大傳。並不與二十九篇經文同時傳授。至宣帝時始得泰誓三篇于河內。益知伏生不敢妄傳經文之苦心矣。當時壁藏二十九篇。證之孔壁。後出古文。字字符合。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以起家。又知伏生所傳非記誦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後人喜造僞書。若張霸王肅臯甫謚梅賾劉炫之徒。皆先秦所未有之事。安得以之誣伏生。且以誣唐虞三代之文乎。

容作聖論

洪範思曰容。容作聖。馬鄭俱訓容爲通。五行志引經作容。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𠃉。張宴曰。𠃉。通達。以至於聖。韋昭注楚語。澈。明也。引此文。是馬鄭應氏張氏韋氏俱用古文尙書說也。五行志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厥罰。恆風。厥極。囚。短折。思心者。心思慮也。容。今本作磨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又曰。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說文云。思。容也。是伏生今文作容。董子班氏許叔重俱用其說爲寬容也。案五行傳。次五事曰。思。思屬土。土

音屬宮。義當爲容。白虎通五行篇云：五行之性，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脫母字。禮樂篇又云：土謂宮，宮者舍也。容也。舍容四時者也。五行傳既以聽屬水，聽曰聰，與容同義，不應思又爲容。中庸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自爲二事。說苑君道篇：尹文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今本作容亦誤作聖。劉向亦今文之學也。容爲土德，爲宮音。宮爲君，土爲皇極，故人君以能容爲德，不以能察爲明。不容則稼穡不成，稼穡屬土也。堯典：安安，一作晏晏。古義釋爲寬容覆載，晏爲天清也。如淳注漢書：爲日出清濟爲晏。故大戴有就日望雲之喻。容至則公，公生明，足以該容也。秦誓：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論語：君子尊賢而容衆。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云：君子賢而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稱曰作聖，非容不足以當之。古書有韻，恭從明聰容協音。容則不協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孔子告以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漢書云：察見淵中魚不祥。此容德之次於容明矣。左傳：寬猛相濟，或謂非聖人之言。論語言寬則得衆，子威而不猛，猛非美德。然傳以對寬，此寬謂寬綏，非謂寬容。故猛濟之猛，亦疾速之義，非嚴刻也。若士德寬容，則吐萬物而王四季，固無待以猛相濟矣。尚書今文說：俱勝古文。蓋伏生曾見先秦百篇之書，親授西漢諸儒，雖以今字名今文，實古義也。思作容之勝作容，其一隅矣。因作書義疏而爲之說，並以課問德州書院諸生。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臯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今文說見于大傳。古文說見于說文。至鄭氏推周禮冕服九章。合日月星辰。以爲有虞氏十二章之說。後漢輿服志用之。遂爲定制。解經者習守鄭注。或訾大傳之謬。予徧考書傳。知今文說之未可非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云龍爲青者。東方之行。色青。華爲黃者。爾雅云。華。黃也。皇。黃音相近。禮有鞠衣。先鄭釋爲黃衣。作繪黑者。說文黹。沃。黑色也。義皆爲黑。會繡此四色于元衣。合爲五色。故于黑色獨云作繪也。宗彝。白者。馬氏釋以爲虎。虎與龍對。西方之行。色白。又說文。彝。从系。系爲綦。蒼白色。是宗彝白也。藻。火赤者。火南方之行。色赤。大傳所分五色。皆非無本據。經上云。五服五章。下云。五采五色。是其說合于經文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者。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衾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袞。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黼。字。解以山龍華蟲爲袞衣。袞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是其說合于爾雅也。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諸侯已下。不服大傳說華蟲黃也。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堯。帝堯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是其說之合于大戴。

禮也。大傳言五章之服。上不及日月星辰。下不及粉米黼黻絺繡。其不言日月星辰者。說文繪字黼字解。兩引山龍華蟲。不引日月星辰。黼字解並云。衮衣山龍華蟲。說文所引。卽衛宏古文官書說。是古文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飾。王肅言舜時三辰卽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徧考周禮禮記左傳管子之文。但有日月星辰畫旌章之說。王肅之言。或本古文。不可以人廢之。是今文說之合于古文也。五服不及粉米黼黻絺繡者。今文意以粉米已下爲繡文。刺繡以絺。自天子至士。衣裳皆用之。其山龍已下五章。止爲衣飾也。何以知刺繡于絺。白虎通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云絺綌蔽形者。上古制衣服。先用絺綌。但取蔽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不忍廢之。因爲服飾。禮記振絺綌。卽論語袷絺綌。袷爲單。孟子謂舜被袷衣。故知刺繡于絺也。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天子有九德。得服五章。有差次以別尊卑。卽謂此畫山龍五章之衣。若但用絺綌。何有尊卑。此西漢人之說出。于今文者。知粉米已下爲繡文者。說文黼黻皆从黹。黹卽刺繡。黼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黼爲畫米。黹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黼黻綌黻俱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色。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璆火赤。而成五采。云彝从系。系纂也者。言繡文如彝器之博基文。而艾白色。云璆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卽色赤。而文似藻。亦不異于大傳說也。史記夏本記。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經文。文亦畫也。故宋世家文馬。解者以爲畫馬。說文。以文爲錯畫也。文足以該山龍已下五章之畫。繡足

以該粉米已下繡文。是大傳之說五章不及粉米已下。合于馬遷班固許氏也。知衣亦用黼黻者。大戴禮稱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孟子稱舜被衽衣。趙氏注云。衽。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五帝本記云。賜舜絺衣與琴。以衽衣爲絺衣者。刺繡于絺。說文以衽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袞。五帝本記稱堯黃收純衣。純衣卽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也。刺繡之事。以紈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于上。而繡之。所謂畫衣。蓋畫而繡之。經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爲界。綖。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黼。視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是亦同今文之說。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加山龍已下五章。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纁裳。僅用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詞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纁裳不必有五章。而五采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衣五色加質。元爲六章。裳五色加質。纁亦六章。故禮運有五色六章十二衣之文。衣裳各六章。象乾坤各六爻。故曰。古人之象。謂黃帝垂衣裳。取諸乾坤也。裳之上又有蔽前之韍。字亦作市。亦畫山火龍章。見于明堂位。韍以韋亦畫而繡之。說文。韋。韋繡也。韍既有韠。則裳不繪五章也。此今

文不言之義。可以推究。書傳女紅而通其說也。鄭氏謂有虞十二章者。推儀禮九章言之。又據郊特牲云。王被袞以象天。卽謂有日月星辰。其他別無經證。但衣元質卽象天。不必援日月星辰爲說也。輿服志雖言用歐陽大小夏侯之說。實則仍爲鄭注。魏晉已來遵用之。上古冕服自秦改爲袞元之後。漢高益以絳緣中衣。當山叔孫俗儒。蕭曹刀筆之吏。不能考定古制。惟伏生年九十餘。親見先秦周末制度。口授晁錯。歐陽夏侯。以此五章之說。著之大傳。似爲可信。故吾以爲今文之說。勝于鄭氏也。

禮器龍袞黻元衣解

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鄭注以爲祭冕服也。而注下文。天子之冕。朱絲藻十有二旒。云似夏殷禮也。則鄭亦以龍袞諸制爲夏殷禮矣。孔氏正義亦以爲夏殷禮。引崔氏說。云日月之文不及龍。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案經文舉文爲貴。則是夏禮。非殷禮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夏尙鬼。故以至文者爲朝祭之服。論語所云。致美乎黻冕是也。尙文則當爲尊者降服。故諸侯自有龍袞。爲天子降其服也。周制亦尙文。故周禮可以証夏制。而臯陶謨舜之作服。親命禹以汝明之語。則虞夏同制。可推之大傳之言五章矣。大傳之言。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但有五章至一章之差。又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依周禮司服推之。周時王之吉服。有袞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之五等。元冕元衣纁裳。則天子備有十服。知此元袞亦是元衣山龍。大

傳之士服也。天子服士服者。史記五帝本紀稱帝殯其服也。士稱帝堯純衣。純或讀爲緇。亦元衣也。周禮王祭羣小祀則元冕。元冕次衮冕四等。諸侯讓尊於天子。天子服士服。則無可讓。故不能服其四章。龍衮之服而服黼也。儀禮覲禮。侯氏裨冕。天子衮冕。亦其例也。諸侯有黼者。依周禮推天子既有士服。諸侯至士元衣。山龍已下。亦自有五章之差。依禮器及今文推之。元衣山龍爲一等。當以粉米黼黻爲二等。黼黻爲三等。黻爲四等。元衣無文爲五等。又推之大傳。諸侯有次國之分。則諸侯當服黼。子男服黻。禮器并言之。然則諸侯祇朝服。以粉米黼黻爲一等。黻爲二等。元衣爲三等。亦四章。子男以黼黻爲一等。元衣爲二等。亦三章。士以元衣爲一章。故大傳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山龍已下五章之服。既有五等之差。粉米已下五色之繡。亦有五等之別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引虞說曰。大采。衮職也。少采。黻衣也。王藻正義引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黻衣。是天子自有黼衣。次於衮冕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當爲衣亦不以燕。庶人衣縵。案縵者。說文云。縵無文是也。董子云。諸侯不以燕。則諸侯亦有文。但爲祭服。不用之燕居。可証禮器之諸侯大夫士黼黻元衣爲讓尊者降等之差。其祭服自各有山龍矣。說苑修文篇云。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疑周制少異于夏。其尚文同也。朝覲祭服不必讓。天子再降者。以衮衣自各有華蟲等五章之差。而華蟲等五章。亦當如周制。祭先公則服作繪。已下四章。祀四望山川則服宗彝。已下三章。祭社稷五祀則服藻。火

已下二章祭羣小祀則服衮衣山龍也。然則天子之龍衮自有華蟲五章之飾。備粉米黼黻繡文爲祭服。禮器所云龍衮卽士服之元衣山龍。虞書稱山此不稱山者文不備。或以此別于士服。或天子又有升龍降龍之別與。

唐虞象刑論

象刑見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方施象形。惟明考之。今文之義直以五帝時象刑爲畫象而無肉刑大辟之法。其說出自先秦子書。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履當別。以艾鞮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中世用刑而民不從。荀子正義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濫嬰。其艾畢。非對履。殺赭衣而不純。案言墨黥二罪用草纓。其同宮用艾鞮。非同劓。對當爲葑。荆用葑草爲履。殺卽大辟。不純無領緣也。楊倞解失之。又見北堂書抄象刑引尙書大傳云。唐虞象形。犯墨者蒙帛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贖者象其贖。犯大辟者衣無領。其說略同。慎子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冢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此先秦所傳之言。漢人多用其義。漢書五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朕昔聞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新序節士篇。引書旁施象刑。惟明下云。及禹不能。是言肉刑始于夏也。三王肉刑之說。出于孝經緯。蓋自禹作之。因有苗之制。其在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書正義引鄭注。本作臙宮。劓。割頭。庶。剝。庶疑墨字。是五刑大辟。興自苗民。大傳云。苗民用刑而興。漸禹因不能廢。而制其中。呂刑又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蓋使臯陶制之也。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漢紀魯褒云。臯陶不爲盜制死刑。殺人者死。盜則抵罪。然禹時有肉刑死刑也。其目見尙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諱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度者。其刑死。臯陶制肉刑大辟。不于唐虞之世。而于禹之時。蓋時變使然。漢武梁祠堂畫象云。夏禹退爲肉刑。班固詠史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北堂書抄刑法部引東觀記。梁統上書云。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死肌之刑。所言殛。謂殛之遠方。至死不反。殺同繫。與蔡同義。今本東觀記殺作竄。明非大辟之殺也。此漢人爲今文之學者。其說俱如是。司馬遷兼用古文之學。故說方施象刑。惟明云。令民皆則禹。有不如言。刑從之。班固之爲白虎通。亦引緯書及書傳象刑之說。而漢書刑法志云。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者。兼用古文之義也。古文之義。頗采荀子之言。荀子正義篇。非象形之說云。以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荀子之學不純。故爲性惡之說。吾驗之于當今之政。盜之死刑。不分首從。國家自

立原情遣戍之條。而盜獄翻減于曩時。觸罪而輕其刑。安見犯者之滋多也。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云。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唐虞崇晏晏之化。致無爲之治。二聖相繼。不止百年。孔子既有勝殘去殺之文。是象刑可用。不必辟以止辟也。且鳥獸神靈者。猶知食自死之肉。不履生草。是天道有不傷生之証。聖人法之。古有其事。亦何疑焉。上古叅龍教擾猛獸之事。皆非後世所能行。不得謂書傳虛辭也。荀子之學。傳于李斯。一爲苛刻之論。弟子奉行其說。流弊至于坑儒士。族誹謗。身被五刑。甚矣君子之當慎言擇術也。難者曰。五帝無死刑。而黃帝斬蚩尤。身體異處。何答曰。此戰陳誅畔之事。不得已用之。不足爲制刑法之証。又曰。怙終賊刑。今傳云。賊殺。何答曰。此僞傳不足據也。太平御覽刑法部。引大傳云。不赦有過。謂之賊。是告災肆赦者。言爲人作告災。赦其過失。怙終賊刑者。言怙惡不改。則不赦也。賊之言。害義不必爲殺。論語云。賊夫人之子。又云。老而不死是爲賊。是也。漢魏名臣。俱欲復肉刑者。漢文廢肉刑。後世多以肉刑之條。入于死刑。是名輕而實重也。然吾以爲卒不必復何也。復之之始。則滅死刑以入于肉刑。久則重視死刑。而輕肉刑。苛刻者。又將增肉刑之條。孔子懼始作俑者。五刑始于畫象。其後遂有五殺之刑。有苗旣作五刑。雖神禹不能廢。行之未久。流弊至于剖心炮烙。今廢五刑而又復之。其流何所底止。故古者三千之刑。數應禮經。歷世不敢加增。廢肉刑而効唐虞之治。又何不可。梁唐曾一廢死刑。有司或斃犯者于杖下。此無善人爲邦。而妄行其政。非法之弊也。吾因爲書義疏。而知伏生見先秦之書。勝

于古文家言故論之。

周書罪不相及論

春秋左傳僖三十年。晉臼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又見昭廿年。苑何忌引。同。後漢書肅宗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見潛夫論論榮篇。今詳僞孔注。並無不相及之義。蓋誤釋經文。矧字弔字。及斷句亦多未合使然。案經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詞也。字作𠄎。不應以況義解之。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于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祇服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也。與費誓無敢不弔之義同。弔。茲。猶茲弔。言惟茲善者。不爲政人所罪。政人卽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下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泯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郵。過也。謂罪也。據漢書宣帝元康二年。詔引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見風俗通皇霸篇。及潛夫論述赦篇。知當以文王作罰分句矣。速由。卽酒誥惟民自速辜之義。僞孔誤讀其詞。釋爲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甚不詞矣。書意言大惡之人。不聽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此善人有彝常。爲天所與。惟泯亂。彝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正與左傳漢書不相及之文。自相符合。爲解者誨其詞義。反疑經有脫文。豈不誣哉。鄭志。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

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族師之職。門內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理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勅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云云。考族誅連坐之法。起于秦文。武公至漢文尙知除之。三代盛時。不應有此。周官所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者。言犯刑收贖之家。鄰里應有恤助。慶賞之家。可以均分惠賜。故下文云。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非謂牽連坐罪也。國家積德累仁。幾致刑措。遇有從坐之條。或奉特旨。免死輕刑。深得康誥恤民宥善之旨。豈非三代已上。哲王政令乎。

分淮注江論

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紆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按水經注。淮水與泚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逍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撓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

記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証。孫叔敖之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出同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斷流。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支流與江通之証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潯澤。潯澤合沛泗之流。故云達於淮泗。從此達河。卽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近世則上游無分洩之處。又以分黃濟運爲河流所逼。宜洪湖漲而高堰危矣。

明堂法天論

明堂九室。在國南。有宮垣。有四門。有靈臺。在南庫門。先王法天所建也。今天文書出黃帝巫咸。或疑後有增益。其甘石之書。見於馬班之史。及開元占經所載者。較然可信。甘石中。周末人親見三代明堂之制。且言有原本。其說見於天官書。天官書之中官紫宮。則象王者之居。其南官太微三光之廷。卽明堂在國南之象也。匡衛十二星。象宮垣。端門掖門。象四門。內五星。五帝座。象五室。軫南天庫樓。象靈臺。亢南北兩大星。南門。象南庫門也。藩。臣將相執法諸侯。郅位大將士大夫。皆有星。各象天子明堂之位。而南門見於

夏小正。非三代盛時。國南有明堂。安得有是天象應之乎。謂聖人法天以制明堂。以定天象。吾不敢知。要皆三代先秦制作無疑矣。而甘氏之說。則有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又有靈臺三星。在明堂西。見開元占經。而不載於馬班之書。似是漢時有三雍宮之制。後人增天象以應之者。然亦足爲國南之証也。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元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治事。見隋書牛宏傳。及御覽。是亦言明堂爲應天象。但以五宮應五室。則中宮紫宮何所應。何以太微廷復有五帝座星應五室。且天官書於中官星。則稱太一常居。別有勾陳閣道藩輔星象。是則王者之居中官已應之。不可泥明堂陰陽錄之言矣。南官太微。在翼軫。翼軫已位之宿。四月斗建巳。斗杓攜龍角。角亢在巳。則翼軫在南。故夏時以爲初昏南門。正非應明堂之象。而何靈臺在庫門。亦應天象者。後漢志注引禮舍文嘉云。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文曜鉤云。軫南衆星。天庫。是知靈臺在庫門。周書作洛篇。謂之庫臺。公羊傳何休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爾雅觀謂之闕。春秋傳公五年。公既視朔。登觀臺以望。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中。盧植禮記注謂天子太廟。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疑爲重屋。不合積土爲臺之說。且不知靈臺法庫樓之義矣。古之聖人。絕地天通。必制作應天地。而後能格神祇。故臯陶謨稱祖考來格。周官稱天神降地祇出。禮記稱

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孔子稱祭則受福。豈虛言哉。天之有五時。春動。夏長。秋收。冬藏。五行迭王。應享其報於人。其在明堂。應有主名。聖人因以五色名其帝。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自晏子諫上。已有五帝之位。在於國南之言。凡此諸名。猶之書詩稱昊天蒼天。易稱帝出乎震。齊乎巽。爾雅青陽朱明之屬。諒非諸儒臆造。故明堂亦必制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室五名。以應天道。乃可降神也。古人制車制深衣。猶法天則地。何況明堂。傳曰。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二十八宿環天。其形圓橢。地則東西長而南北短。故聖人制明堂。應之。其諸儒所稱宮方應坤策。屋圓應乾策。通天屋高應黃鐘。八闔象八卦。九室象九州。十二宮應十二辰。二十八柱象七宿。堂高三尺。應三統。四鄉五色。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應節氣。四達法四時。八窗法八風。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皆見於經傳。所述度數微眇。或亦不盡能知聖人也。聖人不可接。天帝於家廟。又不可祭。祖宗於郊。或爲之立明堂。以配享。又嫌於五時享帝之已疏。故爲之還祭。月告於明堂。明堂者。仁之至。義之盡。明堂立而天神降。不獨郊宮之應。南官天象矣。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王制兼夏殷之禮。月令通天人之學。列於小戴記。爲禮經。宋儒多疑之。而以王制爲漢文博士所作者。本漢盧植語。以月令爲非周法。本鄭康成注。是不可不辨。王制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

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氏不以王制爲漢文博士作也。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刺六經中作王制。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是漢文時別有王制。今禮記王制。並無本制。兵服制諸篇。何得謂之漢文時所作。中稱公家不畜刑人。公田藉而不稅云云。若不兼夏殷制。何以言之。又稱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考周尺以人身爲法。中人八尺。故以八尺爲度。卽以八寸爲一尺也。八寸爲尺。但短於古。仍分十寸。今按所得周器量而知之。大氏一尺當漢建安銅尺之八寸。今尺之五寸強。此篇云。以六尺四寸當周之八尺。計其時一尺之六寸四分。當周尺之一尺。則尺度又小於漢時矣。又稱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之十步。按漢書食貨志鄧展注云。古百步爲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爲晦。古千三百晦。則今五頃。困學記聞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則較之百畝。當東田百四十六畝之十步者。更羨。疑周末諸賢所記。其非漢文博士所作。亦明矣。月令見於周書。而呂氏春秋淮南子俱取其文。如禮經中有樂記。又見於荀卿馬遷之書。不足爲異。言是周人所作。不獨後漢蔡邕之言。前此魯恭上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據此是蔡邕之說。本於魯恭。前人注經。俱未及引。書中稱大尉。猶云大官之變名。其例亦如稱內宰爲奄尹。酒人爲大甸。是以緯書有舜爲大尉之文。若以爲秦官。則書稱諸侯。豈秦制乎。秦豈有奄尹大甸之官乎。

季秋月令爲來歲受朔日者。四夷俱稟正朔。去王畿或萬里。非先期頒朔。勢不能達。今制亦以冬令頒朔。不得執此爲秦王建亥。因於此月頒朔也。至迎氣車服。應四時方色。不過一日服之。以應氣。非終其一季。而鄭以爲殷制。亦已太泥。或以周禮朝祀車服不同。疑其非周制。更非通經之識矣。鄭注以月令仲冬之月。有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之文。謂與易及樂春秋說所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相反。細繹經文。所云聲色。謂非禮之聲色。不得以作樂當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不得擬之聲色。亂性也。惟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則似周書月令之文。與禮記月令亦不同。或取以補周書之缺。固由臆斷。若竟疑月令爲秦人所作。則雖鄭氏言。未可盡從。爲有魯恭之說在前。其後世諸儒疑經之義。更比之自檜矣。漢法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孔子亦云。畏聖人之言。自宋已來。乃至疑繫辭。繫書序。易詩序。毀周禮。謗春秋。王安石改孝經。獨取大學中庸篇於小戴之書。而疑其餘篇。不一而足。襲如此之論者。安得治之漢法。使經學大明於世。學者慎思而明辨之。

俊又在官解

書臯陶謨。俊又在官。百僚師師。俊又謂大臣者。艾者。鄭氏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艾。馬氏注亦同。徧考書傳。無百人爲艾之文。才過千人。鄭氏望文增爲才德。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說文云。俊。才過千人也。傑。

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覽云。千人爲傑。萬人爲俊。又見文子。尹文子。疑此注未可從也。考爾雅釋詁。駿。大也。俊。同駿。釋詁又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長者多更歷。漢書引此經作艾。知又實年長更歷之人也。周語邵公曰。瞽史教誨者。艾修之。韋昭注云。耆艾。師傅也。漢書孔光傳云。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是西漢人釋此經。俊爲大臣。又爲耆艾之証。在馬鄭前也。古之大臣。必用耆艾。俾百僚得所師法。故經文下云。百僚師師。若不耆艾在官。恐所爲師師者。不幾如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邪。書康誥曰。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召誥曰。則無遺壽耆。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文侯之命曰。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秦誓曰。尙猶詢茲黃髮。微子曰。咈。其耆長。唐虞三代。皆重老人。置爲大僚。諄切告戒。見於書傳。不一而足。漢魏已來。雖依禮文。七十致仕。猶設三老五更。以附詢茲黃髮之義。或優其祿秩。存問政事。不用老成。卽所謂才過千人者。亦如左傳說。豐舒氏有三馬才。恐爲少不更事。變亂舊章之人。將貽數世之患矣。此實鄭注千慮之一失。至曲禮五十曰艾。鄭注云。老也。案禮七十稱老。此注亦誤。鹽鐵論輕重篇曰。五十以上。血脈剛溢曰艾。以此說曲禮。正合。鄭氏說艾爲老。自本洛書準讖。哲云。仲父年艾。但彼注云。七十曰艾。以釋書之俊。又則合。以注禮五十曰艾。殊不合也。吾之不從鄭注。必有古說在前。取其長者。不敢妄加臆斷。以立異云。

武王從諫還師論

武王承文王之志。以十一年伐紂。至于孟津。天降赤烏。河出白魚。八百諸侯不期自至。可謂天人合應矣。而還歸二年。謂天意未可伐者。以有伯夷。叔齊。扣馬之諫也。夷齊之詞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据大誓稱。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馬融以畢爲墓地名。三統術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淮南齊俗訓稱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故不爲三年之喪。始據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作主。武王至大祥。未葬文王。踰年不改子發之稱。載主而東征。皆變禮也。變禮爲卒父業。承天命也。八百諸侯以爲紂可伐。義士獨以爲未可。斥其變禮之非。謂之以暴。武王愷然悟矣。孟子曰。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是時升舟得魚。以爲燎。武王已改稱王。因夷齊一言。本人心以推天意。而云紂未可伐。聖人無利天下之心。于是見矣。還歸二年。葬文王。則夷齊之諫行。使紂亦畏懼改行。武王終爲西伯可也。紂則聞文王戡黎而不畏。武王觀兵而不改。甚至奴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與微子俱去。至十三年戊午。渡師時。旣無扣馬諫阻之人。且有抱器歸周之士。於是人心大去。天意可伐。故曰。共行天罰也。揚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武王以夷齊一言。而知天意。卒不蹈非孝易暴之譏。孰謂武王非聖人哉。若夷齊者。不獨爲商之忠臣。亦爲周之諍友。旣以直諫全武王之孝。亦因善養報西伯之知。首陽者。遼西首陽也。諫行而全其身。商亡而反其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論後漢劉平事

袁宏後漢紀。彭城劉平。嘗出爲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日爲老母採菖。母飢待平爲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卽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此事本東觀漢紀。史臣載之。將以爲訓乎。平所爲不足法也。義者宜也。與賊期。何謂義。賊至不足信。偶哀平之至誠而釋之。若反就之。而爲所食。何以事母。賊不食平。則平爲行險僥倖之人。是何足法。昔孔子與蒲人盟。而負之曰。要盟也。神不聽。晏子不死莊公之難。曰。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聖賢者。依于經。而知應變。孔子之要齊反魯。侵地。管仲則勸桓公歸田。以示信于諸侯。信重則地輕。與要盟。勿信之事。相反。而適相因。易地則皆然。故傳曰。權然後知輕重。平之所爲。豈知權者哉。史臣紀事。將爲後世法。吾以爲事不合乎經義。凡偏奇之行。可不爲之立傳也。

釋儒

楊雄法言云。通天地人曰儒。韓詩外傳云。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楊子所謂通天地人者。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以仁義配陰陽。卽以人參天地。故黃帝誨顓頊云。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也。上古聖人。無所師法。則以性情法陰陽。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法四時五行。配陰陽立之名曰仁義。配五行立之名曰仁義禮智信。施諸政曰刑德。曰禮樂。凡設官分職。行政制器。無不法天而後行。

故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配象五行。是也。五常用其一。則偏而不濟。無學則蔽生。諸子之學。所以遜於儒也。大戴易本命。及內經諸書。尤詳天人合應之事。故漢儒有天人之學。孔子作儒行。以闡明之。誠以世俗執一端以病儒。不知儒道之大。而達權通變。猶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許君作說文。推制字之義云。儒。柔也。儒柔音相近。儒者身備四時之氣。獨取義於柔者。洪範云。高明柔克。乾剛克以坤柔。故聖人有克己復禮之學。天施必得地生。五行得土相成。柔之時義大矣哉。禮運云。禮本於太一。太一猶太陰。五行始於水。書卦始於初九。四時始於長至。陽在下爲甲子。天正之位。乾元所始也。老聘疑禮爲忠信之薄。不知非禮則天尊地卑不分。君臣父子之名不立。五教何自而施。說文又云。儒。術士之稱。術言道術。考史記儒林傳。以坑儒爲坑術士。推十合一謂之士。猶言聞一知十。何可輕當之。說文之字。以義相屬。儒字下則爲材。過千人俊。過萬人傑。可知儒名爲最尊矣。論語有云。君子儒。小人儒。言大人務儒之實。小人假儒之名。非儒中有小人。周末諸子得五行之一偏。用之治世。亦有効。其著書自知不及儒。遂相詬病。至有非儒之作。後世人惑之。亦疑儒名之不尊。謂聖賢之名尊也。賢之字从貝。說文云。多才也。考之詩云。我獨賢勞。言獨多勞。論語云。爲之猶賢乎已。言猶多乎不爲。列子力命篇引夷吾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此賢字不必有學術之証。其稱實不逮儒。且以小人儒之語而病儒。獨不可以博奕之賢病賢乎。明時定孔廟兩廡。稱漢儒曰儒。宋曰賢。其意欲抑漢而崇宋。不知適所以尊漢。

儒也。此蓋姦人張聰所爲。不學無術之甚者。有經術之謂儒。其材過人者。俱謂之賢。可也。後人解經。所言典章制度。或有舛誤。不及漢儒遠甚。何以當應劭區別古今之言。荀子稱大儒之効。卽周禮所謂以道得民。孔子所謂祿在其中。宋明之世。號爲儒者。或雜以禪學。既不能造次必於儒。而謗譽兼之。是大道以多岐亡羊。非儒之過也。儒又有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自處之道則然與。

用國考

路史國名紀。周世侯伯有用國。引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名士錄有用羽之。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古有用國。見毛詩。漢有高唐令用蚪。名士錄有高唐用羽之。之字今本闕按此文在今本風俗通逸文中。亦見容齋五筆通志氏族略。應劭云。出毛詩者。桑中篇有孟弋孟庸。毛傳以弋庸爲姓。孔氏正義不能言其所出。錢少詹大所以古書庸與閻通。左氏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嘉靖山東通志。古用國在今高唐州地。故有用姓。引名士錄有用羽之。蓋以國爲氏。太平寰宇記。古高唐城在禹城縣南五十里。蓋漢縣。在今高唐禹城交界。庸職正是齊人。古庸用亦通字。是孟庸庸職用蚪用羽之當爲一族。其故國在禹城高唐之間。既可釋毛詩。亦可補方志之缺。盧學士文韶輯風俗通逸文。刪見毛詩三字。蓋不知其指孟庸也。禹城縣舊志。古迹不載用國。因據嘉靖通志增入之。而爲之考。

委吏解示同舍生

孟子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趙岐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証孟子。按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于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諸生于孔子不求贏餘一說。未能闡發。由不能細釋史記文與趙氏注耳。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

古上士劍考

考工記。桃氏爲劍。身長五其莖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鄭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予得古劍。莖長適滿把握。身長五之。加以莖五寸。則三尺也。以其莖長分寸。折量其臘。廣首廣兩從之度。悉與考工記符合。可以知周尺周量。大率周尺。以中人指廣爲寸。一尺當今之五寸強也。大戴禮云。布指成寸。何氏休注。公羊云。側手爲膚。鄭氏注。投壺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以此度之。一指廣寸。則四指鋪廣四寸。加大指握物爲五寸。故劍莖適滿把握也。宋人不知案指側手之義。誤以指節豎量。則太長矣。山海經郭氏注。引

汲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晉書束皙傳作銅劍長二尺五寸。蓋郭注誤。二爲三。二尺五寸連莖數之。卽三尺也。史記漢書俱稱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是古劍皆長三尺。加之劍首內劍鞘中。又長數寸。佩在左。負之植身後。適及肩。古人制器。與人身稱。再長則不便提攜也。復有七尺長劍。與此不同。說苑淳于髡曰。腰中有七尺劍。史記刺客傳云。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劍以擊荊軻。裴氏集解引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漢書廣川王去好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因作七尺五寸劍。司馬氏史記索隱引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皆卽長劍。與上士三尺劍異制也。宋李公麟畫孔子弟子象。多攜此劍。今刻石存浙中。因說古劍併及之。

孫淵如先生全集

平津館文稿卷下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于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于祕府。亡于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觀而手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石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見于水經注。淳旣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經。而獨存尙書春秋者。魏齊先後徙洛陽。石經于鄴都。多沒于水。隋開皇時。又徙于長安。以亂廢爲柱礎。但有傳拓之本。存于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尙書九卷五卷。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卽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于九成宮祕書監。武后時。移于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十三紙。至周顯德中。嗣太子傳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石經三

體書限三年業成。卽用此諸本。郭忠恕取以入汗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四聲韻。增多之字。無殊絕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旣失。隋唐故府本。及北宋摹刻。俱不存焉。惟餘隸續所載。傳寫亦稀善本。三體石經之學。于是幾絕于世矣。今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及經傳者不少。如余作舍。可證許氏余从舍省。丑爲𠄎。可證許氏丑象手形。替作𠄎及替。可證漢書引不敢僭上帝命。黃爲𠄎。可證漢律苛爲止句之變體。盧作旅。可證新附旅弓之俗字。至以鍾籒字爲莒。淖水字爲朝。𠄎爲歷。楮爲若。設爲穀。筍爲郇。又可知古文假借之義。或合于說文所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繹字畫。實爲小學圭臬。唐宋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釋。頗多譌舛。至釋𠄎爲副。釋彊爲僵。如秋字作𠄎。潞字作𠄎。幾不知所從。蘇氏又以尙書春秋左氏錯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尙有合甲如唐世用三體石經課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昔杜林得秦書古文尙書一卷。握持不離身。常恐斯經將絕。韓愈見李服之所得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令賀拔恕寫留其本。蒙雖不敏。夙究篆籀之學。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字書。爲之音釋。又得嚴孝廉可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刊刻傳遠。竊附古人好古善述之志。方冀河陽關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蓋以擴其聞見。倘吾言疏謬。俟通人更定之。若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洪氏已詳辯之。不復贅述云。

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曷言渠。成皇今泚水大已北。禹所厝。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自東武陽今朝城。以達於海。即大清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里志。獨於漯稱禹治是也。九河見於經。二渠見於史。且河漯之名。俱見於禹貢矣。史遷見古文書。引夏書及二渠之說。是卽益稷謨佚文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得其實。禹河自大名已北。東光已南。合清河。即淇水。今衛河。東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津。今天入海。故班氏稱爲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也。鄭氏注尙書。以屯氏河爲河故道。何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卽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衛漳舊道。與屯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爲水濟渠。卽今衛河矣。曷以知河徙平原高唐之間也。孔子自衛將適趙。臨河而返。謂之鳴犢口。今高唐州西境。在河徙之後。州境得有河也。高唐西北爲趙境。或疑之。考春秋傳。齊威王使臧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則知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賈讓之言不誣也。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金隄。塞瓠子。導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卽禹迹也。漳爲禹迹。何。漳水過祭陌。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卽河也。後人錙銖尺寸而較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据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誣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河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水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徒駭河。卽漯川也。東漢北魏。河

澗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漳之議。而回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迹乎。會通河以西。合濟瀆。以東。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濟陽以西爲濟瀆。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奈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屬於會通河。深濶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瀆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胡蘇鈞盤高津諸河。竝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傷乎。曰。無傷也。河至臨邑。謂之四瀆。津。酈。道。元。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於濟。是河漯沂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減黃淮交會之口也。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濬齊桓已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涸出東南。億千萬頃之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量移民居。而有餘。致數十百年安瀾之慶。轉禍爲福之大機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聖人灑沈澹災。能與天地參也。

荆樹山房詩集序

嘉慶四年冬十月。同年生鎮洋田明府。以其六世從祖斗岳先生六世祖雲岳先生詩文。屬鈇於予。且屬

編定。越歲始報命。斗岳先生名嶠。有孝行。不仕。事載方志。雲岳先生名義。明萬歷間。由舉人歷官平鄉興安兩縣令。齊魯稱二田先生。兄弟甚友愛。負文名。築荆樹山房於鉅野城西南四十里。讀書其中。斗岳先生詩文集二卷。自編御李集。明福集。遊燕集各一卷。雲岳先生詩文集二卷。兩先生著述。故不止是。因毀於火。亦稱燼餘稿。皆明府所輯錄云。兩先生當明之末造。汲汲以勸厲風俗。激揚士氣爲己任。故其文多表彰孝友貞烈。頌美當道經世實政之作。讀之使人親親善善之志。斐然感發於數百年後。誠得詩人興觀羣怨之旨。是時。兗濟間民。有感於白蓮教者。以彌勒出世。和扇動數萬人。攻掠鄆城鉅野間。官兵不能制。兩先生率家屬行間。爲縣令趙某區畫守城。聚餉募鄉勇。詰奸宄。諸方略。賊來有備。斬獲甚衆。鉅野城以保全。而鄆城遂破。然則兩先生之才。猷智略。又豈以僅詩文以自見於時者。且讀兩先生之文。知其以道覺民之苦心。欲消患於未萌。斗岳先生之作三教堂碑也。曰。或欲以般若清淨配聖經。吾不知其於南面之治何若。又曰。世有孔子。必能用二氏。又他文曰。儒而禪語。得毋信道不篤乎。雲岳先生亦云。我東土素沐聖澤。亦且惑於佛事云云。可以知兩先生之學之純。傳曰。經正則庶民興。搢紳者鄉閭所矜式。使明之士夫。盡如兩先生之闢異學。尊聖經。造次必於儒。庶民不見異而遷。不知有所謂彌勒者。何至有白蓮教爲一方之患。使兩先生以爲人區畫者。得自爲政。以籌攻守之策。則其時雖有弄兵潢池者。不足爲患。以此知明之不能用兩先生。使僅以詩文自見。尤可惜矣。斗岳先生詩。雄奇之氣。得於杜子美。雲岳先生

清遠之致。又如劉長卿。至兩先生之選詞博瞻。屬對工麗。俱擅溫李之能事。卽以詩文自見。亦足名一代也。鎮洋明府。能承清白之訓。厲操行。肅吏治。浸淫乎有移風易俗之政。其抱負非可以科名文學盡者。今天子詔舉廉吏。有實蹟者。西南兵事。以次告捷。行見明府之文之行。無媿兩先生。而遇且過之異時。撰述之傳。彙爲家集。如坡仙樂城之有斜川。尤一時盛事也。嘉慶四年某月日書。

隨園隨筆序

簡齋先生哀集。生平所閱經史百家疑義要義。爲隨園隨筆十五卷。旣卒之兩載。其子通及遲。攜以質之星衍。尋覽終卷。竊服前帶之勤學好古。不可及也。始星衍以詩謁先生。先生亟賞譽之。以爲天下清才多。奇才少。錄其存者入篋。衍集中。已而見星衍爲訓詁聲音之學。又寓書責其好考據。以爲才不奇矣。先是星衍亦有詩投先生云。我媿千秋無第一。避公詩筆去研經。又復書以爲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先生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也。然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據世之。以嬾薄輕豔詩。托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顧先生欲然。嘗恐所言之或有舛誤。故竟其生。不以此書付梓。實則著書當觀大體。又思其命意所在。古人千慮。亦有一失。如馬融以今文秦誓爲僞。盧植疑王制爲漢文博士之作。他如賈孔疏義。呂顧字書。謬誤輒數十百條。近世說部。如困學記聞。日知錄。最佳。王氏之誤。先生書中亦言之。顧氏則不知以父不祭子爲餽餘。又多誤駁說文有

本之說而皆不失爲儒林濛學先生之書。雖有小疵。何病焉。昔先生嘗舉麟皮鼓郊天。及鑿尸頰飯噲以問。時未及答。及檢漢書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謂麟爲大牝鹿。與麒麟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雜記鑿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中。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是鑿頰乃鑿巾耳。惜不及告先生。聊書此。慰挂劍之恨。先生始爲強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宋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佞佛者。且求福於無形。沉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于聖人。知不惑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必有過人之識與。

洪筠軒文鈔序

臨海洪氏兄弟多才俊。先是有坤煊者。以諸生負文名。朱宮傅石君師視學時。生擬成公綏嘯賦。賞異之。拔爲選士。至都館於家。以壬子科得第。不永年而卒。其弟曰頤煊。震煊。頤煊字筠軒。震煊字櫛堂。最好學。亦爲石君師所識拔。阮雲臺中丞筆記。稱臨海兩生。精研經訓。或過齊次風侍郎者也。子主講浙中。與中丞及王蘭泉少寇。以古學課誥。精舍諸生。見兩洪生撰著古書尤多。越數年。而筠軒亦貢成均。授經於蕺城。以所刊文鈔見寄。閱其文多證明經史之作。與世之浮華佻巧。學無所得者殊。予嘗惜鄭康成六藝論不傳。欲輯十七史志議禮之文。及天文地理異同之說。合之漢魏六朝人文之足證佐經學者。爲一集。

題曰六藝通論。未及成書。而世人方見子問字堂集。有訾以爲不合唐宋八家體格者。蓋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不知古人當日亦自行胸懷。隨其學之所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率意成文。不肯修飾邊幅。亦如眞英雄之視井底蛙耳。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見僻隘。略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之學。持論甚正。然漢議不合於經。蘇子瞻經學典禮甚疎。其文實天下之才也。子嘗恨學不深。苦文不逮。意每與筠軒諸人同志者言之。又不肯爲違經無益之言。今觀筠軒所作。先得我心。宜其兄弟見賞於石君雲臺兩先生。筠軒進猶未也。近館於安德平津館。與予商撰尙書今古文義疏。及校訂古書。將爲五經異義補證。櫛堂從邵楚帆學使游。亦將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而予早衰。輒有假年學易之歎。倘因仕學餘閒。擁古書銷永日。有所成就。以遂闡揚古學之志。固宿昔之願。否則幸同志者繼成其事。無一字背先聖之言。無一言爲欺世之學。筠軒兄弟其人也。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撰於安德使署。孫星衍。

太白陰經跋

此本太白陰經十卷。前有序。題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臣李峯撰。卷數與中興書目唐宋藝文志符合。驗是前明人手錄本。予在翰林時。與校祕閣書。錄出一本。八卷。前缺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二篇。後失卷八分野風角鳥情之文。及卷九遁甲等篇。卷十元女式等篇。曾以茅元儀武備志中所引校增。僅

補卷一所缺二篇。及諸陳圖並缺文數處。及得此本十卷。乃爲完備。然此本亦有不及內本者。卷八雜占之文。較省十之四五。恐爲抄錄者節刪。或當時用之軍中。各有簡鍊。本不同耶。陳圖亦與茅本各別。不知茅据何本。書中稱經曰。大率用太公陰符司馬法諸文。爲宋人刪去其文。猶見此書者。故義蘊宏深。往往有韻。必非唐人之語。峇釋經文。卽命其書爲經。亦殊僭也。遁甲之術。近世惟傳宋人符應經。得此知五將三門古法。已爲唐人所引。尤足資考証。和法最古。見於各史。而並無宋時之書。蓋術者匿而焚之。以神其伎。此書相人篇言之極詳。且亦有韻。必出古書矣。虞侯是軍中官。峇以永泰間撰此書。蓋必奉主將之命。搜討兵鈴成之。兵法傳於世。六韜之外。有孫吳司馬法。而此爲唐將行用祕本。規制悉備。尤切於實用。惟中載毘沙門天王事迹。荒誕。竟祭之軍中。唐時崇尚釋氏。功令之謬。要在節取之。近時所出書古本。或可增益中祕所未備。不敢任其失墜。故一一校錄。俟他時彙呈乙覽。謹記於後。嘉慶五年十月十一日。孫星衍書於無錫舟次。

乾象通鑑跋

乾象通鑑一百卷。宋李季撰。卷後題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聖旨。其書以建炎四年奏上。紹興元年命付太史。卽依經改正譌舛。見繫年要錄。及玉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亦載其目。四庫全書。未曾入錄。按李季序稱。天象時變。臣已逆知於十五年前。嘗以微言咨於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云云。則季爲北

宋時人檢陸游老學菴筆記。有前宣州通判李季善奏章。爲秦會之設醮。未知卽其人否。是書明抄本。備具歷代占驗之學。所載黃帝巫咸甘石京房郝萌等古書甚多。並有在開元占經已外者。實則增損楊維德等景祐乾象新書成之。季序所稱。早遇異人。密傳奧旨。則欺人之言也。玉海稱紹興三年詔。知宋時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雹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困學記聞亦云。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史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因知秦誓之言。人之有技。違之俾不通。古今一轍。是李季此書。殆不行于南宋之世。季或以明陰陽爲秦檜所忌。後又入其牢籠。至爲齋醮。其書有所本。固不以人廢言也。天文之學。有分天部轉算兩術之不同。近之習西法者。率不事仰觀。轉斥占驗爲不可信。至說日月食。推測可知。不爲災異。余在比部時。有通西法者。同僚嘗與辨論。詰以人生死亦可推測。而知將遭喪。亦不爲災異邪。病目有時而愈。病時不爲疾邪。日月食何異於此。其人語塞。近時西法。亦因子言改更其術。故曰。舊章不可亡也。此本抄存家塾。予不省占驗。徒以中引古書。可用爲解經証據。補注疏未備云。

宋搨淳化閣帖跋

吾鄉秦文恭公蕙田所藏宋搨淳化閣帖。每葉旁有張文敏公照題字。或以示余。索售重價。因得見之。核

勘顧從義釋文及世間流傳上海顧氏各本不獨紙墨神采及游絲飛白處絕勝其第五卷倉頡等篆皆縣針文李斯篆隳字耕字筆畫亦大異卷末款識聖旨聖字比前二行略升高此與今本顯然不同之處至各本闕字誤字此獨完備不誤第一卷唐太宗書卿所疾者卿字不闕第三卷劉瓌當作瓌之書秋末陽遠秋字獨全第四卷徐嶠之書動止安隱止字不誤作正第五卷隋僧智果書蔡邕書一條增減篆體志其名志字不誤作忠第六卷王羲之書伏想帖疾至篤篤字不模糊第七卷王羲之書省飛白乃致佳省字下半不闕此郡之弊自非常才所濟非字中筆尙全第九卷王獻之書雖奉對帖方欲與姊姊字有直筆第十卷王獻之書鄱陽歸鄉帖饑饉饑字中無點凡此之屬不可悉數俱勝于顧從義所見潘華文顧孫氏諸家本儼與古唐帖及大觀十七帖相符古唐卽昇元帖與十七帖皆南唐時刻而大觀時出內府真迹重摹上石故與初搨淳化本同也惟此本第七卷王羲之書多出吾服食云云廿一字在愛爲上一條之上與十七帖同又重出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會違一條與淳化帖大異未知何故或因其紙似蟬翼搨言是紹興國學摹刻本考法帖譜系載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簿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本如其言則是板本而此本所有銀錠裂文一二處與顧從義所見舊搨本同較爲細瘦又如第一卷東晉武帝書第二卷衛瓘書俱有石損文驗非木刻則不得謂之紹興摹本矣據顧從義所

引泉州黔江臨江長沙潭本。修內司本。文字與此俱不同。疑宋時棗木本燬後。或更以初搨佳本上石。卽是此本。然輟耕錄所載宋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與此又不同。此帖要爲宋搨淳化佳本。疑以傳疑。俟博物者再爲考定可也。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先文介公殿試一甲三名卷。自公官禮部時取出。藏於家者。易代後失去。家君始從鄉郡購得之。前有朱題第一甲第三名字。傳是御書。後有朱印。讀卷官銜名。則與今制異。卷內加朱圈。讀卷之名義。起於此。奉命閱卷。僅加句讀進御。不敢專也。文介公故以書名家。此卷細瘦。不作館閣字體。間有脫字誤字。當時不加指摘。由以文義簡拔。不苛細失也。文中推陰陽以論文武之不可偏廢。公深於儒術。故所言天人合應之道。北於賈董。末以箴規進。似逆知神宗之不振。故諷以振無形之武。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趙志臯張位陳于陞。沈一貫四輔臣。同年生。時稱正士。趙張疏救艾穆。沈思孝。諫奪情被謫者。至是居正獲戾。而趙張用矣。文介公出其門。海內有彙征之慶。并不意他日之僅以直聲著。而卒不竟其用也。公名慎行。以萬歷甲午乙未聯登上第。後百九十三年。星衍以乾隆丙午丁未通籍登朝。先後鄉會科同在午未年。分自幸座主及讀卷師。亦皆一時名德。清白之傳。蓬麻之訓。可以不至墜家聲。而孤特達之遇。聊書此以自勵云。五世從孫星衍謹跋。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金陵陳氏以其先世遺象冊屬題。凡十四人。曰旭。以升之字行。宋太師丞相口國成肅公。曰申之。昭化軍節度使。入相。曰澤。言青苗法不便。以京秩貶明州。曰泌。潤州僉刺。曰洙。國子助教。仁宗朝論建儲。飲藥卒。明無覬望。曰良輔。以助教改宣黃主簿。曰汜。乾道進士。朝奉大夫。福建提舉。常平茶事。賜紫金魚袋。曰珩。前明以醫徵入太醫院。曰瑜。洪武時進士。刑部右侍郎。曰愷。贈湖廣黔陽縣知縣。曰鍾。能醫。厲儒行。曰鋼。黔陽縣知縣。曰鏡。武昌判官。有循聲。後附立象。及長沙通判陳公墓志。及傳。顧璘所書。有文待詔徵明跋。按跋言陳魯南。襲先世遺象十三人。今十四人。後卽魯南象也。古者聖人絕地天通。知鬼神情狀。設尸而祭之。其禮大率廢於嬴秦。然削木祀黃帝。模金鑄范蠡。石室圖孔子。所傳甚古。今孔子塑象。據李仲旋碑。自魏世已有之。明之奸臣張璠。以爲象飾類西域金人之教。易聖象以木主。當時不盡遵其法。故所見山左江右僻邑。尙有古象。然則子孫之思先代。非象無以交神明。而文氏所云畫象之說。不經見。與程氏一毛一髮之論。其違聖經立尸之義也。陳氏今居金陵。先世代有達人。傳家清白。賴有此圖冊。以知梗概。誠可謂數典不忘者。予家先世居定遠。自燕山忠愍侯。以佐明定海內。子孫多析圭擔簪者。至山西行太僕卿諱鑾。及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慎行。俱以文章清節顯于昆陵。今家藏列祖畫象。不減陳氏。他日擬摹彙一冊。並記祖德大略。以示子孫云。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吳東門外有孫子冢。見越絕書。云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又見郡國志。引皇覽。在吳縣下。明盧熊蘇州府志。引吳地記。云在平門西北二里。吳俗傳其地名永昌。今求其冢不得。惟長洲之雍倉有冢。土人呼孫墩。雍永聲相近。道遠未敢定之。郡之士大夫及吾族人。以爲虎邱吳王闔閭所葬。孫子爲吳王將軍。破楚。故閭門亦名破楚門。宜於虎邱建祠。屋以棲神。因謀於當道。立祀祭享焉。孫子名武。字長卿。其先出自齊田完五世孫。孫書。唐林寶宋鄧椿姓氏書。言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以田鮑之難奔吳。伍子胥薦於吳王。將軍破楚。古者將軍如左。傳將上軍。將中軍之屬。非有是官。武特爲子胥畫策。不受官。故越絕書稱爲吳王客。春秋旣載子胥破楚之功。不必及武。故名偶不見於史。武死有功。其子明。食采於富春。生臚。顯於齊。其後世有達人。支族繁盛。或居太原。或居清河。或居汝州。郟城。或居青州。或居昌黎。或居武邑。武遂。見姓氏書。皆孫子後也。孫子有功於吳。自當廟食此土。後且失其墓。豈稱東南士夫聲名文物好古興廢之志。唐肅宗祀太公望爲武成王。以孫吳等十人配享。如孔子之有十哲。國家令甲。以孫子十三篇發題試士。尤宜令武學諸生。有瞻拜像設之處。然則吳門立祠。合於祀典。有功於民。及因國無主。後則祀之義也。翰林院庶吉士孫原湘。孫爾準。山東督糧道孫星衍。高唐州知州孫良炳。皆遠祖孫子。予告刑部侍郎王昶。爲孫子五十七世孫。以外家爲姓。同時建議醴贊。蘇州周太守

鏐。吳縣舒大令懷。前朱大令錫爵。元和萬大令承紀。實成此舉。并族人之好義者。列名碑石云。銘曰。桓桓我祖。傳此韜鈴。信賞必罰。不殘以嚴。霸吳入楚。折衝樽俎。歸功伍胥。榮名不處。兵經煌煌。名將之則。適道以權。我戰則克。士有誦法。神所憑依。支族分布。崇祠在斯。左瞻巫門。北倚虎阜。魂無不之。死而不朽。廢祀復舉。武功右文。吳都永茂。潢池埽氛。

詰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皋陶謨言勅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已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公諡法解。爾雅之篇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俱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閣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於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紊於王肅。卮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歷時。苑文正及富鄭韓魏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

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詁訓者，不能進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有元皇慶時，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間，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掇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有學術者，又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進呈乙覽，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詞賦，猶恐經學之不明。旣開博學宏詞之科，又特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時則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於大雅矣。阮芸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爲大司農來開府，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中丞授學於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寫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息游之旨。簡其莛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旣行於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令甲，負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

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方數歷中外。建樹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爲內外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督學識拔之士。并纂述經詰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汪家禕 杭府

范景福 杭府

陳文述 杭府原
名文杰

陳鴻壽 杭府

湯錫蕃 杭府

艾文耀 杭府

陸堯春 杭府

錢林 杭府原
名福林

方觀旭 杭府

朱上 杭府

童人傑 杭府

胡敬 仁和

趙春沂 仁和

金廷棟 仁和

孫同元 仁和

趙坦 仁和

蔣 炯 仁和

王述曾 仁和

周雲熾 仁和

陳嵩慶 錢塘原名復亨

王 仁 錢塘

馮廷華 錢塘

吳引年 錢塘原名鄴

諸嘉樂 錢塘

潘學敏 錢塘

查 揆 海寧

朱軾之 海寧

倪 綬 海寧

金衍緒 嘉府

胡金題 嘉府

李方湛 仁和

吳成勳 仁和

宋咸熙 仁和

吳文健 錢塘

周 誥 錢塘

嚴 杰 錢塘

梁祖恩 錢塘

吳克勤 錢塘

姜遂登 錢塘

鍾大源 海寧

陳 鱣 海寧

謝 江 嘉府

丁子復 嘉府

李富孫 嘉興

李遇孫 嘉興

沈爾振 嘉善

崔應榴 海鹽

吳曾貫 石門

朱爲弼 平湖

周中孚 湖府

胡縉 烏程

周聯奎 烏程

孫曾美 烏程

丁傳經 歸安

楊知新 歸安

姚樟 歸安

徐養灝 德清

徐熊飛 武康

孫鳳起 嘉興

吳東發 海鹽

王純 海鹽

方廷瑚 石門

邵保初 湖府

張鑑 烏程

沈宸 烏程

施國祚 烏程

丁授經 歸安

楊鳳苞 歸安

邵保和 歸安

嚴元照 歸安

徐養原 德清

張慧 鄞縣

陶定山 紹府

何蘭汀 山陰

顧廷綸 會稽

王衍梅 會稽

劉九華 會稽

王端履 蕭山

傅學灝 蕭山

洪頤煊 臨海

金鶚 臨海

施彬 黃巖

以上話經精舍講學之十九十二人

邵志純 仁和

黃楨 仁和

翁名濂 仁和

紀珩 紹府

童璜 山陰

何起瀛 會稽

周師濂 會稽

汪繼培 蕭山

徐鯤 蕭山

周治平 台府

洪震煊 臨海

沈河斗 臨海

張立本 開化

葉之純 仁和

聞人經 仁和

陳甫 仁和

龔凝祚 仁和原名 龔

李章典 仁和

許乃濟 仁和

屠倬 錢塘

方懋嗣 錢塘

姜寧 錢塘

俞思謙 海寧

沈毓蓀 海寧

王丹墀 海寧

李穀 嘉興

張廷濟 嘉興

朱芬 石門

蔡鑾楊 桐鄉

溫純 烏程

張迎煦 仁和

湯禮祥 仁和

許乃庶 仁和

林成棟 錢塘

方懋朝 錢塘

陳文湛 錢塘

楊秉初 海寧

查一飛 海寧

俞寶華 海寧

戴光曾 嘉興

楊蟠 嘉興

金以報 桐鄉

馮鳴盛 烏程

凌鳴喈 烏程

孫東陽 長興

郎遂鋒 安吉

童槐 鄞縣

袁鈞 鄞縣

孫事倫 奉化

王樹實 山陰

沈王臣 山陰

胡開益 會稽
原名佳

言九經 會稽

盧炳濤 東陽

杜立階 東陽

潘國詔 永康

張汝房 浦江

毛鳳五 遂安

陳斌 德清

施應心 孝豐

柯孝達 鄞縣

鄭勳 慈谿

李巽占 定海

王文潮 山陰

車雲龍 會稽
原名同軌

邵駮 會稽

吳大木 餘姚

徐大酉 東陽

董玳起 義烏

陳舜咨 永康

鄭灝 西安

汪文元 開化

端木國瑚 青田

姚滄栢 慶元

以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四人

王瑜 江蘇鎮洋

臧鏞堂 江蘇武進

臧禮堂 江蘇武進

方起謙 安徽歙縣

何元錫 錢塘

湯燧 仁和

以上纂述經詁之友六人

平津館記

平津至平原曰平津。經漢高城入海。公孫丞相以此封焉。子叅藩山左。駐節安德。地爲平原故郡。當燕齊孔道。通人過訪無虛日。非有翹材之館也。官貧兼負帑項。布被脫粟。非以爲詐也。位業去古人遠甚。射策甲科。偶相似。又不足述也。所以名吾館者。以識風土古迹。後之士夫。爲國樹人。或有幕夫開閣之風也。銘曰。

九河故道。 鬲曰平津。 有懷公孫。 約已樹人。

臣門如水。 常滿車軼。 清風在堂。 金石聲出。

舍此傳舍。 名之強名。 隨會可作。 相如復生。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論語集解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典論云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按論語集解疏邕爲樂安人孫夫人碑及典論謂爲濟南人者青州在濟水南。

其先與齊同姓出自田完四世孫無宇生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書子馮生吳將武武生明明生臄史記有傳自臄至邕無世數可紀。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其□與齊同姓□別閭族遂以爲氏古今姓氏書云孫出自媯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臄臄子勝字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愈字湛然二子豐益益字元器生卿字伯高漢侍中生憑字景純車騎將軍二子屈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鸞騏鸞生爰居爰居生福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遂居太原。

邕少儒雅。漢光和中。從北海王和平至許昌。魏國初建。爲侍郎。事文帝。明帝。齊王芳。歷陳留。渤海太守。遷吏部尚書。爲侍中。光祿大夫。建德亭侯。

孫夫人碑云。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又云。父爲侍郎。又云。爲渤海太守。又云。舉君爲侍中。

邕未有繼室。長沙桓階死。寡妻伏氏有國色。文帝欲以妻之。因辭以與階同寮。不奉詔。文帝報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遠而得道者也。

魏志桓階傳云。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

孫夫人碑云。父時未□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非所好。而顧爲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以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遠而得道者也。父悅。人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塗爾。又云。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

與鮑助最善。爲陳留太守。時帝從壽春還。邕謁帝。出過助。邪行營壘間。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暫壘未成。解止其事。

魏志鮑助傳云。助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

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密表助私解。邕事。青龍元年。盧毓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奏以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明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阮武及邕。帝卒用邕。

孫夫人碑云。□□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

魏志盧毓傳云。毓爲吏部尙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管寧在青州。不應詔辟。正始二年。邕爲侍中。與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文見寧傳。於是安車蒲輪。備禮聘寧。會寧卒。拜其子邈郎中。

魏志管寧傳云。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云云。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

何晏上論語集解。邕與鄭沖。曹羲。荀顛等共成之。

論語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尙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

及司馬景王承皇太后令。奏帝芳歸。滿于齊。以避皇位。邕爲光祿大夫關內侯。共奏永寧宮。邕後遂無所

兒。

國朝嘉慶十一年得其金印方寸文曰建德亭侯。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贊曰孫邕不負死友殉以遺囊奉詔納室義形于色所爲志節之士也及司馬景王之行大事雖名列奏牘而封拜無聞殆恥居其功者君子猶有取焉傳不見于魏志千年之後金印出土子忝同族因輯錄事迹補傳以存家乘云。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侯諱泰字仲和先世濠州人父諱繼達明太祖克常州置毘陵翼爲行省都鎮撫奉命浚治城隍見洪武實錄及

聖政記有功賜第居武進從祖諱興祖以佐命功官北平都督追元兵死事封燕山侯諡忠愍明洪武十三

年聽文武官六十以上者致仕從征者許以子代侯父築城陝西工竣以涼州衛指揮同知召還侯因代爲涼州衛指揮僉事十四年十二月領兵追捕朵兒只巴獲捨驢參政留古萬同知土王哥同知脫禾帖木兒右丞乞蒼台鎮撫不剩打兒知縣等賊六百四十餘名馬駝牛羊五千六百七十八隻十六年四月召侯赴京賜金龍緞一匹文幣二表裏青紵胖襖寶鈔二十錠靴一雙十七年七月賜誥命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九月率師剿迤北餘敵克之二十年十一月率師征大寧府命侯駐望京

寺山口守禦。二十一年六月奉命統本衛軍往山西大同腦山等處巡哨。二十四年四月率師攻哈梅里破其城。殺死僞王桑哥失里等四百四十餘名。及五百餘賊。追斬僞王兀八刺失里等三名。賊伏亦等一百餘人。獲金印一。銀印三。馬駝一百五十餘匹。二十五年奉命領民人佛家奴至西番。詔諭沈藏亦失寧二千五百餘人來降。二十六年子世襲請命領軍征哨賽八罕迓里。擒殺無算。二十七年剿捕反賊千戶亦令真本。獲人口馬匹尤衆。二十九年率師征昔耳丁。大獲全勝。建文元年擢北平都指揮使。是時北平都指揮張信叛附于燕。惠帝倚任都督宋忠及侯盪禦燕師。故有是擢。秋七月癸酉燕王舉兵內向。宋忠退保懷來。燕師陷薊州。奪居庸關。甲申以精兵直趨懷來。侯先登鏖戰。斬獲萬計。軍聲大振。靖難兵擇善射者攢射之。身中數矢。裹血奮呼陷陣死。事聞惠帝震悼。追封廣威侯。命立廟廬姑。春秋致祀。葬常州芳茂山之麓。萬歷三年勅建表忠祠于金陵全節坊。祀靖難時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侯位第八十二。明季追恤遜國忠節。復謚侯勇愨。贈象山伯。國朝乾隆間建表忠祠于冶城山南麓。高宗純皇帝特賜通謚烈愨焉。侯生年歲數無考。配吳氏。祔葬。子一略。襲涼州衛指揮同知。永樂初以奉革除削秩。九年病卒。孫一昌。十一年奉敕准復職。方九歲。以從祖剛代襲。昌歸常州。生一子勳。勳生五子。世賢世良世美世德世英世賢生二子。芝芸俱無後。世美生一子卿。卿生一子秉。絕世。良生一子相。相生一子東。絕世。德生二子臣武俱絕世。英無子。侯凡傳七世絕。

贊曰。當燕王舉兵內向時。北平守土諸臣。或送款降附。或望風奔竄。有如我烈愍侯數人。畢力遏禦。安能有土崩之勢。及宋忠統兵三萬。不能撫馭。給以燕府屠戮其家。激使盡命。計既不行。卒有倒戈之變。徒以一死塞責。使我烈愍侯雖有先登陷陣之功。王師不能復振。豈不傷哉。然侯死事廟食。膺兩朝析圭之典。易世之後。猶蒙加謚。懷忠守義之士。亦何憾焉。星衍爲侯從曾孫。傷侯之死忠無後。爲立廟祀。並取明史及家乘爲之傳。其戰功則見明參議黃金作傳。可補正史缺略云。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王公傳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尙書。祖象晉。萬曆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禎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寧。治海寇之獄。羅織甚衆。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閱其無辜。募款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咏。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起復。補

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召對懋勤殿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禎力言湯宗伯斌于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尙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尙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刃定輕重得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十九年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禎與修國史明史熟悉朝章

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諡法考。浯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于世。

清故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景。雲南安寧州知州。景生庭蘭。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四十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掇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尙書文達。公日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鈎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旣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書無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尙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而卮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

經誣聖。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昭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勝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燕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遘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爨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

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江聲傳

江聲字叔溼。號良庭。江蘇元和人。漢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奠。自休寧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浙。祖文懋。父黔。生聲。凡有兩兄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慧絕倫。七歲就傅讀書。問讀書何爲。師以取科第爲言。聲求所以進于是者。父故爲治業。旣折閱。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爲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褥。不解衣帶。手製藥餌。至自滌穢。視穢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歿時。族黨哀其至行。旣孤。因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爲尙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惠徵君旣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尙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己見。而爲之疏。以明其說之有本。以篆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餘年。雖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光祿鳴盛撰尙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爲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因爲六書說。謂建

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官坿隲之予亦推其說以爲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皆爲始亦同意相受。說文此類亦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隘也。咽隘也。走部之走趨也。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老轉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也。聲亦以爲然而戴編修震以爲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戴君以學問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并舉彙本付之時王侍郎昶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聲督部延致家塾校書聲爲刊釋名爲之疏證以篆書付刊聲不爲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不肯用俗字。其寫尙書灑水字葍字不在說文。灑据淮南作塵。葍据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顧其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甚行于時。又欲舉經子古書俱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又爲論語質三卷俱未脫藁而遭老疾矣。今上元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爲京外官者阮撫部與子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請。又陳情不肯應命。費撫部淳及方伯卒以徵君應聘。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于家。時有徐孝廉頌顧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爲聲契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据經子古書以明新附誤增之字。其本字皆已具于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國語諸書爲之札記考証文字能實事求是。吳中古學自

顧氏炎武後。有惠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多好古窮經之士矣。以嘉慶四年九月三日卒于里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淳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父母先沒歲時祭奠。扶柩親滌濯。自晨至午。屹立如有所見然。對家屬如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或有舉其失者。卽時更正。嘗以歲差繩尙書中星。予寓書言。君繩經字以說文。既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鑿柄。不如以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及尙書考靈耀。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爲得也。反復辨論。聲不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儒行。頷之而已。聲死後。其子鏐告予。吾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予曰。禮意之會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麻。不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繒寄聲。累書千言。却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著書已刊。有尙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恒星說及良庭小慧各一卷。餘書未梓行。子鏐。吳縣學生。亦好古。後聲一年卒。孫沅湘。沅縣廩生。曾孫楨檀。

贊曰。世人訾朱學士筠。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體。蓋少見多怪耳。秦以隸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既久。忘其本真。漢人猶見科斗籀文。著錄于說文解字。証之先秦鐘鼎刻石。皆自符合。壁書漆簡之逸迹。猶有什一存焉。而或以不合于行楷訾之。何必舍三代古文。而爲秦功臣乎。自隋已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盍博考以証吾言之不誣。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管公幹貞行狀

公姓管氏名幹貞字陽夫一字松厓先世家濠州南宋時遷武進六世祖陽春明禮部侍郎曾祖淑祖棟父景賢贈如子孫官幹貞在母七月而生僉憂不育父聞啼聲喜其氣足曰善撫可鞠也五歲喪父母史氏嘗手錄鑑略課之年十一能屬文中乾隆己卯科舉人丙戌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國史任撰文甲午科分校順天鄉試乙卯科分校會試丁酉科典試貴州旋充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調京畿道御史謝絕勢要請託劾左翼稅局濫罰牲畜又劾副指揮馬爲圯改供縱犯革除胥役積弊後四年奉命視漕天津北河挾沙流行向多淺阻武清縣楊村以僱船撥運累民有數歲不得釋至拆板者又山東剛外糧艘有無弁無丁者奏請添設剝船及自備船如所請行是秋轉掌京畿道復巡視西城大學士九卿科道會議秋讞公議由情實改緩由緩改矜者甚多皆中窳要某大僚後院廠有與夫聚賭爲盜窟者或控其魁馬坤坤回人巨猾而富飭屬出不意擒之詰旦坐城械諸市勢要屬托者不及其冬奉命巡視南漕旋遷戶科給事中時山東江南久旱雖大挑運道而漕艘仍阻公因奏請令地方官疏浚支河濟運並言宿遷竹絡壩不必分黃入運使黃河全力下注不致停沙得旨諭令山東江南河臣疏通水泉無庸分黃濟運使兩有裨益使還而奏駱馬湖蓄洩事宜略言山東蒙山水水下注沂河至邳州城北支分爲三并入駱馬湖出土下閘壩濟運如蓄水入湖遇黃林莊及邳宿上下水淺

可以開涵洞。及各壩濟運。水小堵壩。水大則開壩。瀉入六塘歸海。水旱皆可利濟。得旨議行。九月奉命仍視南漕。五十一年遷鴻臚寺少卿。旋遷通政司參議。其秋奉命協理漕運總督事務。仍兼巡視南漕。明年遷光祿寺卿。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文淵閣直閣事。又明年夏。命赴山東協辦漕運總督事。遷工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其冬奉命赴山東覈州獄。五十四年充會試總裁官。命赴直隸查勘旗地。六月補授漕運總督。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明年就覲行在。賜孔雀花翎。黃馬褂。嘉慶元年預千叟宴。公任漕督七載。隨時陳奏調劑事宜。如江西各幫行月糧。每石折銀七錢。不敷米價之半。又各丁有積年守凍。截留交卸借墊之項。困累幾不能出運者。爲籌減通省浮款。酌添旗丁行月糧。復請將各借墊併爲一款。再分十年攤還。又請仍留直隸藩庫借銀十萬兩。先期交長蘆鹽政。易賣鹽錢文。濟墊楊村各幫船撥價。再於各丁名下分十年扣繳。解還直隸歸款。又奏蘇州太倉重運二十一幫押運承倅。請照江南通省水次兌運之例。不得到淮更換改派。又奏將豫省豁免緩徵存運減存之船。就近赴山東受僱撥運。又各幫水手絳夫。行竊累丁。請責成船戶保貸。並得旨俞獎。先是各省兌糧。延至春初離次既遲。弁丁需索。州縣私帶貨物。沿途逗遛。至秋水淺。及河漫之年。回空船有在北河守凍不歸次者。公嚴飭弁丁。先期修艫受兌。以復冬兌。冬開舊制。舟過淮關盤驗。向多守候。公督運無弊。乃使迎前投報。無敢留難。每年幫弁出運。秉公簽派。苞苴不入。罷撤沿途漕委各員。以省擾累。重運北行。則策馬登岸。

督催。雖風雨不避。或止宿行帳。微弁出力。親加犒勞。嚴懲其不用命者。故七年中。糧艘北上。及歸次。未嘗逾限。蓋歸次早。則漕卒省費。漕卒船戶無苦累。則需索偷盜之弊自絕。當時議其苛急。知者以爲官丁交便。數十年來。漕督之有清操。而又能實力調劑者。惟清江楊錫紱與公而已。高宗皇帝召見時。亦以此言獎諭云。五十八年春。因病奏請開缺。有旨命總督書麟公就近兼攝。會奉令甲。江浙白糧全運京倉。未議運費。浙江運丁已將餘米交坐糧廳經紀代運。公以江南餘米較少。執議不行。被議降級。旋奉旨革職。公盡瘁公事。彈擊勢要。不避嫌怨。嘗因公刻罷權使。時有排擠之者。事祕不可知。罷官後。因居京師。僦居閔忠寺。杜門謝絕賓客。人事寫書日數千字。居二年餘。以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著有書經一隅。易經一隅。詩經一隅。問禮一隅。規左一隅。明史志說文考異。黃門篆說義。玉書延陵志。餘文集。詩集。詩餘偶存。諸書若干卷。又選刻舊雨集。並藏於家。公少賤。孤露。能儉約。無所嗜好。在官案牘皆自裁決。不延幕僚。署中老吏俱懼服。屏絕私謁。死之日。家無餘貲。時論賢之。子遙安。遙儀。遙羣。公於星衍爲從外祖。又同里前輩。因狀其大概如此。謹狀。

大清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行狀。公姓孫氏。諱曰秉。字德元。一字葆年。奉天承德縣人。先世居臨榆。遠祖在明永樂時。有世襲金帶指揮者。葬在縣城南之古甯海城外。碣字漫漶。無名諱可識考。曾祖守祖。妣穆氏。祖自貴。妣杜氏。父賢。妣王氏。何

氏三代皆以公官布政使時累贈通奉大夫江甯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少聰慧讀書日數行下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辛巳恩科成進士三十六年選授河南郟縣知縣越四年丁母艱回籍以費候銓知府起復仍以知縣試用湖北省四十三年補授嘉魚縣又署建始縣公素性儉樸以爲縣令親民之官當約己奉公今世有以饋賂遷劇邑屬託撓獄訟者吾不忍病國病民以徇俗也故所至之處多不稱上官意同僚亦笑其迂及受代時國帑無絲毫虧缺士民皆歌思不忘四十四年選授廣西柳州府知府明年到任以能調鎮安府撫輯夷民甚有威惠五十一年擢四川永甯道又二年調貴州糧儲道署貴州按察使又二年擢湖北按察使時值畢督部以重名坐鎮雅俗俗吏少所許可獨倚重公商權平反以爲孫廉訪不吾欺也五十九年擢山東布政使時中朝柄政者以威權檢攝外臺大僚自道府以上皆以貨賂固名位公獨不與通謁曰吾以樸誠受主知不知其他以是爲要人屬托所不到尋調江甯布政使嘉慶元年八月到官值山東江南河工久未合龍議派地方官助費開浚引河且議請加征公力阻其說以爲加征非盛世事卽扣守令常秩使俯仰無資是迫使腴民也其事乃已今上親政赫然革吏弊開言路公乃奏言河道挑築工程請任河員以專責成河員承修工竣應令會同地方官勘驗結報先是開河工程檄調沿江沿海牧令民事曠廢委以購種僱夫或以徵求累民或稱賠累虧帑及築隄濬河悉斂費以屬河員無從稽核沿河守令與河員同有參處分賠之責工程虛實不相關白公深嫉其弊故奏及之其後河工文

武有以侵帑見法籍其家貲累萬。或疑公密陳不知其審也。四年四月奏請復知縣改教舊章。自五十一年定例知縣補缺才不勝任。卽令休致。公奏言。士子讀書得第。需次多年。始登仕版。遽令終身廢棄。非所以示體恤。且恐上司重去人官。因其別無劣蹟。姑息貽誤。又非整飭官方之道。請以年力強壯。學問優裕者。改補教職。如舊制。又以楚蜀軍營。召募鄉勇。皆不教之兵。驅之遠行。有急既不可恃。無事則散而爲患。奏請興建營田。編查保甲。言自河南南陽陝西。以至湖北安襄鄖陽。陝西西安漢中興商一帶。長山大谷數千里。應勅下督撫。招懷歸降流散之民。各給無主田二十畝。借與資糧。使之耕作。水田則濬川通渠。旱田則開溝鑿井。其山地不宜種植稻麥者。雜種桑榆菱藕。以助衣食。五家立社。擇年高曉農事者爲伍長。教督耕作。和睦鄰里。守望相助。險要地方。添設巡檢千把。駐守彈壓。習練技勇。則流亡得以安業。鄉勇有所歸縮。此本固邦寧之効也。保甲或累民。因其累以弛之。未免因噎廢食。請責成州縣。每邨之中。計戶分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一人。以爲甲長。令簿記來往人客。則保長不至累民。罪匪無從匿跡。又以承平日久。懼軍營將士不嫻武略。奏請選募將士。訓練講求。以資武備。言生聚政守之術。權謀應用之宜。具在宋許洞虎鈐經。其言簡明。頗中體要。懇頒發軍營講求譜練。凡所論奏。或蒙上施行。或下部議覆。因是益深荷主知。嘗以六年正月入覲。上問彌補虧帑之法。公奏操之太急。恐不肯吏藉詞彌補。爲患地方。終無實效。上嘉公樸誠。後因公子燕翼之道。任入覲。猶屬剛方。似其父云。公性伉直。

江南大吏某以廉潔自喜。嘗問何以教我。公不敢言。及問之切。對以公多擁蔽。書吏之弊日甚。大吏言亦知之。但不得其要領。公卽舉實事以對。大吏故賢者。不以公語爲憎。益以此見重。公在江南。清節彌厲。苞苴不入。多用惻愍無華之吏。置之衝劇。率以儉約。歲省供張之費數千兩。從容調濟。資有餘以補不足。或感恩饋贈。則以其貲完帑項。其後皆不敢干公以私。故江淮一路。虧缺漸清。惟其外任既久。知吏弊深。屬員不敢欺隱也。五年三月。擢貴州巡撫。甫到官。值銅仁縣石峴逆苗滋事之後。公恐勦捕時有驚散苗人藏匿。因設法招引。安插腹地。使之耕種。奏言苗頑均屬赤子。不可令其資生無計。若苗人各安生業。則錯居腹地。亦易防範。不虞其滋生事端。其年七月。調雲南巡撫。公在任。絜已衣不改作。日食錢不滿千。絲毫官物不以入己。惟以普洱茶。棧榔寄家。云此物能治積食。勝于致珠璧也。七年五月。奏請借糶常平倉穀。言滇省山多田少。土性瘠薄。除秋收米穀之外。所種豆麥雜糧。春收本屬無多。每至五六月間。青黃不接。市糧價昂。若竟停其借糶。則籽糧缺乏。便致輟耕荒廢。臣不敢拘泥新例。致使便民之政。有名無實。業經飭行司道。準令各屬照例借糶。俟秋成後還倉。仍嚴密稽察。勿許有短發浮收情弊。先是有奏言買補境內倉穀爲民累者。又有條奏常平倉積久弊生。有短發浮收之累。請無災年分。不準出借者。各省倉穀。既不買補。平糶又須報部。部吏高下其手。增減糶價。外吏率皆積穀七八年。至紅腐。米價騰貴。富貴獨擅其利。常平社義諸倉無見穀。一遇偏災。無以給振。識者患之。至公有此奏。上批有治人無治法。

惟在實心辦理。實力稽查。若辦理不善。卽不出借。倉內仍空空如也。總之於民有益之事。只管辦去。勉之。欽此。公實心爲民。不泥成例。類此。以十一月十四日卒。于撫署正寢。官所惟恃妾二人。僕從數人。他無親屬。身後所需。督部爲之經紀喪事。遺言不受賻贈。歸櫬之日。幕僚延督部檢點行篋。惟餘養廉銀九千兩。印封宛然。得以歸櫬而已。公生平友愛。弟曰兪早卒。以次子馮翼爲之嗣。弟曰箴早卒。迎養其孀。撫教其子。燕喜爲學。附生以資爲知縣。命弟曰源投効河工。官楊河通判。一門之內。食指千數。雍雍如也。篤于故舊。愛敬儒士。業師某老學未達。卒後爲刊其遺文。恤其家累。好觀經世之文。輯爲一冊。手自評點。每與人論古昔名臣言行。流連企慕。輒移日晷。先是詔舉孝廉方正。或探朝貴意。不爲申報。公以爲國家異數。不當壅于上聞。使野有遺賢。故在山左江南。所舉皆寒素有名之士。善接幕僚。諮詢公事。參以見聞。掾吏不能舞弊。蓋以誠實待人。未嘗察察爲明。人亦不忍欺云。公生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二人。長燕翼。前廣東肇羅道。次馮翼。蔭生。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孫一人。豫謙。星衍官山左時。與公同僚。及歸僑居金陵。公以同族有過從之雅。知公爲政一二。因爲行狀。以質世之知公者。陽湖族弟星衍謹狀。

清故資政大夫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荊公行狀

曾祖爾極。祖毓光。父德志。俱贈資政大夫。安徽巡撫。

公名道乾。字健中。號南谿。先世自明時從山西猗氏縣。遷居臨晉。公生數齡。極穎慧。稍長爲文。力追先正。

不苟隨時好。年二十一爲附學生。旋食餼。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分發湖南試用。署麻陽龍山兩縣事。時苗匪不靖。官兵所過。水陸役使民夫。公核減其數。民無擾累。題署東安縣。鞫何孔熊爭山毆斃李芝獄。白所誣。何振林冤。出之。衡州迤南食粵鹽。粵商入楚。饋東安令千金。成故事。公却之。上官始重其操。調永順。旋膺卓薦。丁母艱。歸里。四十一年。服闋。仍發湖南。署慈利縣。捕治土豪高斐。秦淮佐等。民以安業。補龍山縣。調署靖州。是年州境大祲。餓莩狼藉於道。公賑倉穀出糶。設五廠。與民期。晨舉礮爲號。民自赴廠買粟。胥吏無所施其弊。又以粟給其癘疾無告者。且請截留長安營兵米贍賑。俟秋收解歸營。兵民兩便。奉檄至省治獄。安鄉甲與乙婚。乙後悔。以女許嫁他姓。將婚。甲母命甲偕其兄往奪女歸。乙家來索酒食。因叫號。甲母恚。自縊。吏以甲累母至死。罪應死。公得乙悔婚狀。坐乙家婦女威逼罪。責免之。人皆以爲當。復以卓薦。擢甘肅寧夏府同知。會入覲。劉相國墉稱爲第一清官。中朝屬目。劉會巡撫湖南。習知公行政。云。署肅州。石峯堡逆回抗拒官軍。公從軍書劄。午中治事不廢。猶修復水利。資灌漑。制府舉公端方謹慎。卓薦記名。擢安徽池州府知府。五十四年。到官。革除弊規甚多。署蕪湖道。江安糧道。時大興朱相國珪。巡撫安徽。尤信任。公六署蕪湖道事。權稅贏餘存公。不以入己。旋上大府爲賑恤費。五十八年。調鳳陽府知府。復調安慶首府。隨制府至江西公幹。其冬。大興朱公以卓薦保公入覲。高宗純皇帝有聞。汝作好官之論。記名。請假省墓。未抵家。簡授山東登萊青道。嘉慶元年到官。五月。代理山東布

政司事。時康方伯基田寒河豐工。檄公代至省治事。是冬與康公商舉計典。以激濁揚清爲己任。薦廉吏崔映辰李如珩等。而密劾其不飭者。二年擢山東按察使。四年二月擢江蘇布政使。先是州縣官存留俸薪儀從郵驛經費。自令甲改解司庫。俟奏銷後請支。始則防吏侵挪。久之解有浮費。發有短平。甚至勒抵前官虧帑。佐雜教官不能得俸。其驛傳領于臬司。不繫者。或苛駁案牘。因爲饋餉。郵政廢弛日甚。公陛見時。奏請州縣坐支經費。依舊章。在地丁項下開除。以省解司請領之繁。奉旨補摺。卽荷俞允施行。天下便之。六月到官。八月擢安徽巡撫。公以清名荷知遇。不三年自監司加擢節鉞。益思厲節操。整頓地方積習。先是外臺州縣虧帑代任時。以供帳什物鋪陳作抵。積多至腐敗不可觸手。猶以重值注籍。公檢察通省存貯實數。盡令斥賣償帑。負而徵其不足之數。於前後任事者曰。吾荷主知。不敢避嫌怨也。又言事君當念勿欺。故奏牘質直無華飾。雖以此得過。不悔。時弊政難驟革。而他省復不能畫一行。罷任官有牽連久不得赴補者。始怨公求治太急矣。六年赴江寧監臨鄉試。歸奏請以勞疾解任。奉硃批。獎公官聲。及辦理封疆公事妥協。諭令解任。後或回本籍。或卽在江省就近調理。痊愈來京。簡用。十二月受代居皖城。明年三月三日。以疾終于寢舍。春秋七十有二。臨終呼首府縣至寢所。指牀下金示之曰。若視印封。吾幸受重恩。積養廉數千兩。足以歸櫬營葬事。諸君素愛我。勿爲歛賻。又呼其兄屬曰。兄仁弱。勿聽此輩慫恿受賻。違吾言。言訖氣絕。公生平儉約。無姬侍服食之好。自處刻厲。不肯以清名蓋人性。友悌。兄應乾御乾俱先。

卒。與兄學乾。不離晨夕。至老共牀褥。教督子孫嚴。不爲其產業。篤念師友。嘗受業牛大令。運震之門。後官山東。召其子爲運震表墓樹碑。親往醞奠。居恒好閱書傳。格言。嘗言生平得力。是敬讓二字。沈靜有先識。故大僚某官山左時。有旨命往濟上視運道。卒不往。公薨之曰。事上如此。何以使下。又見其不救月食。挾優伶出省。爲使車設燕。告人曰。此公不敬天。不敬君。禍至無日矣。屬同僚慎之。其後大僚果以佞貴。要敗去。星衍任臬使。時與公先後受代。共公知契最深。及丁母艱歸。公過金陵。必相視。執手不忍別。親見公行事。略因行述爲撰次所記憶。以俟錄名臣碑傳者採擇焉。子澤桓。澤精。孫三人。長炳。縣學生。早卒。澤精生。次焯。次煇。俱澤桓生。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狀。

候補部郎山東濟南府知府徐君大榕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揚菴。先世由江陰遷武進。五世祖夔州府通判。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旭。生龍游縣知縣元璞。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監生材。贈兵備道。父瓚。由舉人官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將軍溫福統兵征金川。失事。瓚守糧餉。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子蔭襲。瓚生君。性開敏。少善爲文。工書。以縣學生應試。屢不售。辱于武弁。遂入都。以辛卯科舉順天鄉試。壬辰科成進士。川主事。補戶部浙江司。丁父艱歸。服闋。補官。由戶部員外郎轉郎中。京察一等。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調泰安。尋調濟南府。請改部員。以嘉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五十有七。君在戶部。始從故大學士李侍堯。至楚按獄。

李素操切。以君治事得其平。因是知名。君強項不畏權要。管戶部故大學士伯和。以好惡進退僚屬。時爭趨附。君爭議侃侃。不爲屈。以唾濺其面。和拭而聽之。曰。徐君真率。乃如是。卒不能沒其才。舉京察一等。守萊州府。勸課農桑。興理學校。以儒術飾吏治。士民向化。府所屬平度州民羅有良。毆斃婦弟張子布。畏罪。乃斃其母。以誣子布。君覆訊得實。具獄上大府。大吏惑浮言。反以案不實。奏削君職。將出逆子罪。君素以切直忤僚友。多媒孽。拘苦之。在獄繫縲。絏梏其手。至皮脫。君方從獄卒索圍棋。或執筆爲詩。恬熙自若。守者懈。乃削牘具冤狀。付從子。走訴刑部。有旨命胡尙書季堂。治其事。賈逆子于庭。辭未伏。牽出。忽迅雷大震。逆子反顧。欲一言。因自陳斃母狀。奏釋君。且復原官。欽使去萊郡時。萬人執香火跪送云。爲賢明守仲冤。衆心共服也。守泰安時。治移屍誣賴案。甲有惡其嗣子者。與妻縊殺之。且殺子婦。移屍誣縣學生某。以盜嗣子妻。致夫婦羞愧自盡。君發棺視屍。得勒斃狀。鞫訊盡伏。出某生于獄。時稱神君。及調首府。尤銳意平反。聲譽大起。外臺廉使鞠囚。率据守令爰書。問名姓而已。謂之過堂。有呼冤堂下。輒付首府按治。或以原問官屬托。掠治囚。以附己成獄。或承上官意。故反其事。以罔賄遺。君折獄務得其情。不避嫌怨。不聽囑托。遇不平事。恒稱以官徇之。牧令人人懼。以獄不實。被大府詰。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因自署其堂。曰。獨持風裁。以別異于衆。時多忌嫉之者。方君治獄時。脫帽鼓掌。不修威儀。或坐囚于庭。談笑勸誘。以行其鉤距之術。得其辭。下堂拍囚肩。飲食之。故案無匿情。傳其事者。以爲神明。同按獄者。亦歛手無置喙處。

自以爲遠不及也。俸滿入覲。高宗皇帝尙記君治平度州獄。言山東巡撫已易人。可無與爾爲難矣。記名遷擢有日。不悅者乘君未回任。撫他事。白大府以失出降級。君因呈請改京員。例用部郎。旋假歸。逾年。遭母憂。服闋。遂不赴補。君旣自負吏才。盡心民事。不得志于時。乃治田宅。置姬侍。以自慰藉。或溺迹市井。鬪蟋蟀。賭錐刀之利。論說時務。義形于色。江左當道。畏其口舌。輒過存之。君卽面質其短長。于事頗有掇正。及病困。猶語所知曰。今上赫然新吏治。吾及死前。不可不一謁英明天子也。聞者哀之。君素達觀。常租居鄰屋。期八年。乃起樓堂。疏池。疊石。費千金。或以贖屋爲言。君曰。安知八年後。吾尙在耶。與人交。不設城府。合意則從。屠沽游。不合意。雖富貴人亦唾棄之。言人生何容置高下于胷中。其致如此。所爲詩。直抒胸臆。字學虞褚。自以爲一代絕手也。子維馨早卒。次維賢。世襲恩騎尉。仍以縣學生應試。次維幹。贊曰。予官東方。聞徐守大榕之吏才。及武令億之循政甚悉。二君皆以強項。不諧于時。所遭大府。又非不賢者。俱不使盡其才。衆口鑠金。惡直醜正。人言豈不可畏歟。及徐君與予同寓虎邱客館。病甚。欲寫生平事狀。屬予爲傳。未果。因爲撰次粗略。以示挂劍之意云。

清故文林郎賜同進士出身福建連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王莚山先生
行狀

先生姓王氏。諱光燮。號蓺山。曾祖之仕。高才不偶。工畫山水及蟹。與惲壽平齊名。祖贈文林郎。諱滋生。父

贈文林郎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家梓母唐太孺人先生生數歲父贈公教之嚴讀書樓中扃門自小資通飲食積寒暑不少暇九歲能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縣令奇先生文拔前列十二歲應學政試日不移晷走筆成七藝補學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舉順天試明年丁巳科成進士十年授廣東博羅縣知縣始視事縣中投牒者四百餘人先生坐庭中細事卽決遣當召捕案驗者屬吏子期斷不理者飭罷自己至申手批數百紙皆盡縣中悅服兩月後按治舊牘一清久之調定安縣博羅耆民數十百人詣省言民等東髮至今七十餘年未見有視民事者已事如王公者願假一日留因日向臺使轅門叩頭請至流涕大府先不許重違民請予留半載乃去之官定安縣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先生錄囚至其人實十餘齡耳曰孩也安有此事貫之縣境際海甫登舟遇颶風大霧有物觸舟破海水沸舟中人皆泣先生神氣如平常俄得一舟先生呼餘人畢登乃自登舟從霧中抵岸巨濤拍石上前舟盡裂在定安二年道府重先生治行他邑疑事輒委讞決咸當其理欲白臺省右遷會坐博羅郵遞稽遲免官十五年起復爲鷄澤令明年上幸江南交河知縣尹侃有政聲偕先生辦差交州交人德之爲之語曰尹也幹王也善先生治雞澤好爲民興水利通溝澮每舟出或經行堤上徘徊視水道曲折良久乃去邑東引滄灌城濠名文明河明末湮廢乾隆九年詔修畿輔水利前令自邢堤開渠通文明故河入濠道曲水不能達先生鑿堤偏引水直西入東關建青龍閘時啓閉濬溝南北七道建七利閘溉田三百餘頃築護城堤種柳千株濠中植夫

渠十餘里。花時邑人游泳爲樂。沙河爲雞澤害。圮鄭歷南縱橫二十餘里。每夏水田盡沒。舟行過村落間。東柳柏枝諸墅。歷歷見水中。秋乃澗種麥。號一水一麥鄉。先生舍河畔。召約民浚。畝出夫里均直。二旬而工竣。水患遂息。縣故有義學三舍。先生至。建書院。靡東鳳起山下。每問便服過諸生。行學舍。觀其書籍。及所爲文。爲之疏解疑難。行數年。高者擢甲科。次或補明經。食餼。士風大振。畿南蝗起。先生赴魏縣。出賞格。令民捕蝗。滿格者予錢如數。蝗盡滅。歲嘗旱。先生日夜禱。盛衣冠坐赤日中。汗涔涔下。左右爭扶持去。不得趣。白太宜人出阻。乃起。走謁東門龍王廟。叩頭籲禱。輒大雨。一縣皆喜。方禱時。首觸坐。石碑上血流。漬碑積久不滅。邑人異之。旋攝廣平縣。數日還。時擬擢大興縣。有阻者乃止。調邯鄲令。縣中聞先生遷。且明先生出閤門。民老小遮道泣留。掖持輿幾敗。先生遣吏諭散。因共叩頭進卮酒。輒少飲慰士民意。日中乃得出城。就道。後雞澤人列上先生于名宦云。先生居官久。大指與民興利除害。力之所能至。務推行之。以此得吏民心。先是都兵嘗出臨洛關。雞澤餓送車五十兩。故事。先期吏選民馬牧。城中吏緣爲姦。或詐增車直。先生乃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直。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吏毫釐無敢侵犯。邯鄲旣騎詣邊。假縣中馬。郵亭役使民。自具芻牧。五日代。徵馬遍邯鄲中。先生具爲區處。取貸富人馬。至十假一。畜官舍園中。繇滿還其主。仆者輒予直。又夜隸從數馬更繇。宿南關市。逆旅數十家。更次供億。隸或羣飲叫號。卽有不遂。輒怒罵毀器物。先生以私秩置民舍數間。官給用度什物。隸出不敢舍市中。自此安焉。河東鹽池壞。西商

梁借鹽引長蘆。由漳運十二萬。滏河運八萬。過郡縣爲扶持。謝各數十百金。先生卻之。左右或以爲言。先生曰。人各有分。卽非分得。子孫弗能享。久且爲禍。吾輩人前談言。若可斬金鐵。見利則柔其節。如唾涕。豈可復面口對天下邪。遂不受。後事覺。河北諸郡受者。皆被議。制府按商簿。無先生名。以此歎服。後以會讞事牽連。免官。家居久之。復起署江西安遠縣。改署廣豐。初安遠孤女謝英珠。許嫁何氏。後母求貨不遂。擊逐行娶者。會歲除祭。英珠拜父前啼泣。母怒。率其子擊辱英珠。發篋中盡奪衣服。遺囑書契。英珠走匿族家。母白縣傳英珠罪。先生會族家。皆言狀。因召何至。趣成昏禮。廷中何卽日御其妻歸。縣中男婦蹤觀。皆歎息。廣豐徐氏兄弟爲仇抵。先生雪其罪。爲復諸生服。旋授宜黃縣。先生治以惻業爲行。不忍任刑法。收賦租。民有負者。輒假其期。會上課時。或不足計簿。至典裘服。適其數。以緩民追捕。聞民俗多溺女。出教嚴諭。廣育嬰舍。收恤之。禁民私鑄。捕首惡。按其不法。餘皆懜服。歲饑。舉平糶法。市賈不得騰湧。臨川饑。民突入官舍中。先生奉檄至郡。按其事。與臨川令共論。因庭中。某令欲窮竟其罪。株連多。先生唯唯不更一言。自日中會論。夜中未決。令勸起去。先生令民更前。略問狀。卽論杖笞有差。立具讞稿。俄頃。令還復詢。先生曰。休矣。論且定。吾今報府。因示之狀。令愕然起。卽夜報府。免數十人。邑民牛兒少時盜人物。後爲資婿。婦勸夫耕田學醫法。十餘年。牛舅犯賊。掠死南豐獄。往候。執牛連坐。擬配送宜黃。先生歷竟所考。無賊處。自言久爲婦諫止。先生曰。牛前犯賊不足惜。豈可令賢女子失所。隨配軍邪。令更捕賊。果廉得。乃釋牛。縣故

山疆民爭山及墳壟。或趣守山上下。砲石投入。吏不敢收捕。匯集益多。會大府行部。先生言官山無糧。民各趨利便。無券約。豪有勢者。卽益兼并。願一切令民認懇升科。以息爭訟。大府善之。令下通行。部中斷獄大減。江右至今稱便。奉檄守鄱陽三月。還以母年至高。乞養歸。四十年。免喪。起官。簡往閩省。海洋羣輩爲盜。劫商舟。乘以行劫。又掠販者五人。販者盡納贖免死。賊驅五人過前商舟。登販舟去。商報縣。五人適歸。行捕讖舟。執販榜擊無完者。強服。先生鞠商及販者。時日不符。販言某某日至某所。販宿某某家。因召販主及所管宿者證之。冤竟白。閩每讖盜賊數百。多所平反。閩中稱平。行署莆田事二十餘日。嘗釋官舍前無罪繫者三十餘人。先生前後所輒直人輕枉罪。皆此類也。四十二年。署將樂。旋授連江。聞前令虧帑。因移病不任事。曰。吾代人受過。爲上官挾制。何能復自爲政邪。先生素善子平術。常言吾行年六十九。恐不利。每歎曰。仲翁知止。薛公縣車。吾雖百不及二子。又可默墨長違首邱之義。遂辭疾。循粵東歸。先生恬於勢利。不肯爲容悅。邀當世名。每計典多有稱薦。輒罷。同列及故屬吏。或治下生。多有至大官者。而先生前後爲令三十餘年。終不得徙官。凡任粵閩各三。直隸再。歷江西者四。三與同考。所至縣。去官後。久之猶見思。生平爲人樸介。而真。衣服不少飾。行道中。輒爲鄉里所指笑。與人交。忘形骸。不立崖岸。每讖集時。脫帽露頂。雖當道顯者。未嘗少拘禮。然恭讓下士。每貧士敝服造謁。迎致密坐。語移日。左右侍者皆疲。急人難出。肝胆周旋。曲周幕某病辭去。依先生於雞澤。屬死事。尋卒。先生爲大小斂以禮。使護其喪歸。其緩急可

特類此。以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卒于家寢。春秋六十有九。娶白氏宜人。側室黃張陳氏。子育琮。已酉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寶雲。次育璣。俱國子監生。次育琪。早卒。次育瑞。次育瑄。女五人。長適甲午舉人蔣純裕。次適乙酉舉人廣東番禺知縣許成志。次適分發廣東候補縣丞吳兆晉。次卽適星衍。次適府庠生劉植之。孫男成錦。成輪。成鉞。成鑑。成鏞。孫女二人。星衍辱在甥館。故得書聞見之實。以請於當代立言之君子採擇焉。謹狀。此文爲先生子育琮作。托名星衍。既已行文世。甚古雅。因刪改存之。

清故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刺史墓誌銘

予與葉文學枚。同僑居金陵。君弟槐以死事陝西。賜贈蔭。屬予爲傳。時負米往還江浙。未有以應。久之。君父刺史又卒官。復持家狀乞志墓。雖不文。不可辭。按狀。君姓葉。名文麟。字聖植。號星槎。先世祖某。隨宋南渡。居浙東若邪邨。遂爲會稽人。父某。移家錢塘。生三子。君最長。少穎異。善讀書。工楷法。入都以兵部則例。館議敘。選授江蘇呂城司巡檢。會巡撫陳文恭公宏謨過境。有夫役凌人於途。君縛而杖之。巡撫目爲強項吏。旋以獲盜十七案。申部記功。丁母艱。歸浙江。乾隆□□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督撫奏留君檄濬三江口水利。相度地勢。凡不便民者。悉請大府改道。服闋。由嘉定南翔司巡檢。調淮安稅大使。卓異。加一級。淮安城外市河久淤。君創議。請依五里津帖之例挑濬。不動帑而工速成。民田資其灌溉。會河漫入淮。君悉心賑給。巖懲竊盜。民以安業。以父年八十有八。捐擢府通判。博捧檄之喜。旋丁父艱。歸葬浙中。服闋。分發

安徽奏留江南署江寧北捕通判。修治行宮及諸名勝。獨以節省浮糜稱。予加級。是年題署淮安通判。議濬城河。建滾水壩。開文渠溝。修橋梁道路。安東縣以民便河爲壑。大河旣淤。縣卽受水。君以疏濬請於守。出良田億萬餘畝。鹽艘往來尤便之。桃源縣知縣以徵稽料涉訟。君攝縣平其事。總督蒞淮。饑民索食甚衆。勢洶洶。以君得民心。檄攝山陽縣。議調濟。君請郡守升堂曉諭之。衆乃安帖。因議賑粥。出貲五百兩。與邑人立條約收放。民皆樂輸。復以其有餘散錢米。全活甚衆。補徐州府通判。署江寧南捕通判。復辦巡幸工程。賜大緞荷包。旋署江寧府江防同知。調攝通州直隸州知州。沿海有放火搶劫積案。沙地千餘人。訟莫決。君廉得起釁始末。罪其土豪之爭地者。案遂結。州治十月不雨。前官未報災。倉儲復不足。君曰。吾先宰山陽亦如是。因謀之衆。衆知君公廉。相率出錢賑粥。君請運穀萬斛。由海道購薪葦數百艘。令分路開倉。日賑人二萬餘。最後發倉平糶。三月民旣穌。時又患疫。傳染殆遍。君爲文牒神。驅除瘟疫之厲。病者多愈。期年受代。攀轅泣送者百五六十里。時巡撫某與君不相得。因移前數任公過。劾君降級。君回浙省墓。置祭田。令昆弟守之。搆別墅於金陵。寓其孥。蒔花種竹。悠然自得。會大學士總督孫文靖公士毅訪公。置誤事不實。遂入告。起官。降選陝西布政司經歷。權孝義川撫民同知。孝義川在終南要隘之處。設官未久。流民爭據曠土。聞懇禾熟時。輒相侵奪。君勘定界址。議六年已內勿更佃。勿加租。限滿聽田主自便。申上大府。並飭五狼廳鎮安縣一帶仿行之。衆感德。造生祠。君爲改祀先賢之有功德者。六十年。川匪擾及關。

中君嚴立保甲團練鄉勇。隨提帥勦賊於興安。雪夜襲破賊營。事聞。蒙御筆記注。今上紀元之明年。補授興安府通判。兼攝孝義川同知事。賊據鎮安縣光頭山。君往斷其糧道。賊惶遽夜遁。二年。賊復擾至孝義。時官兵甚少。環山無城。君設樓櫓拒之。會仲子槐以縣丞効力軍營。自大營帶兵入援。夾擊破賊。事聞。得旨嘉獎。其後二年。槐以奉檄赴洋縣防堵。遇賊力戰。死事。君兩攝富平縣。值軍書旁午。馬上治公牘。盡瘁民事。創南湖書院。延名師課士。捐置膏火。士多獲雋。民有女爲妖所騶。爲牒城隍神。病以愈。因聽民作新廟。君以餘力修補破敗。休息教化。一時望君如歲焉。臨潼旱災。民苦差徭罷市。值官兵過境。大吏惶急。以君往蒞事。下車卽獲澍雨。爲革除糜費。撫輯回民。邑人按堵。尋署乾州直隸州知州。臨潼士民詣方伯乞留。乾州人爭曰。柰何奪我公。其得民如此。州驛馬不足。常貸之民間。君自捐良馬補之。歲需芻豆。購以時價。民不苦擾。以勦賊時墜馬傷。疾作。卒於嘉慶七年四月戊午。春秋七十有五。君篤於親故。以餘祿周恤貧急。或爲婚葬。教督其子弟。持家有善政。好撰集。格言以勸世。妻鄭宜人。先君十三卒。事舅姑至孝。方淮安城爲巨浸時。宜人居高樓。樓下水激牆崩。民或具舟載宜人。宜人計一身渡。無復以舟濟鄰人者。乃命舟具載鄰人畢。始登舟。雖倉卒不忘仁恕如此。以某月某日合葬某厚。子三人。長枚。欽。天監肄業國子生。次槐。縣丞。贈雲騎尉世職。八祀昭忠祠。次梅。候選知縣。女子子四人。孫三人。長養福。襲雲騎尉。次養祿。養壽。銘曰。

君善書。臨鍾王君作吏。模襲黃理。溝洫發困倉。德綏黎威。伏羌瘵厥躬。蘇民殃。妻臨難。爲貞姜。子執戈。成國殤。官未達。民之望。死不朽。葬者藏。銘樂石。同旂常。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見於唐大歷十四年蕭定刻石。稱開元中。元宗勅殷仲容摸搨之。本文云。於虛。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又見汝閣絳帖。字蹟縮小。文亦不同。然皆在此刻之後。余考春秋時。孔子未嘗至吳。而至齊觀嬴博之葬。細繹慧字。亦當爲葬字。恐是孔子題季札子墓文。後人摹而刻諸吳地者也。藝文類聚載宋范泰吳季子札贊云。嬴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是言孔子戾止在嬴博。作名者。銘字古。不从金。此稱孔子題字之始。則晉宋人已盛傳之。碑文慧字。汗簡引作慧。音墓。云孔子題季子墓文。郭忠恕所見。亦是唐摹本。已與蕭定石刻不同。蓋緣碑本漫摩泯。傳摹者不能無舛耳。子按慧字。實當爲慧。从古文死在井間。下省一巾。汗簡以爲爲石經死字。而葬作慧。知卽卽之誤。人卽尸下人也。則孔子所題。應是觀葬嬴博時。書此文以歎美之。其爲先聖手蹟。非妄傳也。考泰安府萊蕪縣西北三十里。有季札子墓。卽水經汶水注所引從征記云。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前有石銘二所。漢末奉高令所立者。今亦不可訪求矣。又考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二。引史記秦伯世家注云。季子冢在旣陽西。孔子過之。題曰。延陵季子之墓。今史記注引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陽縣旣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無寰宇記所引孔子

過之題墓之語。豈李昉增其文。與後人引唐張說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以證題字。又在范泰之後。今蕭定刻石。在丹徒之九里鎮。季子廟前。又非暨陽。暨陽爲今江陰之申港。有季子墓。反無唐人真刻。可知此刻轉展流傳。自齊至吳。誤葬爲墓。以題季札子墓爲題札墓。蒙昧至數千年。無人能發其覆。或羸博間題石復出。始證吾言之不誣耳。明趙嶠石墨鐫華。以范泰贊屬之陶潛。蓋因藝文類聚與陶潛贊相連致誤。陶集無此文。明人之不精核類此。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冠縣北二十里。有冉子仲弓墓。墓前有祠。其傳創自宋元。自明景泰天順以來。歷世修葺。碑碣具存。其墓之在縣。載於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甚著。後世忽指曹縣之冉堦當之。冉堦實穰侯魏冉之墓。見於水經注。何得以僞亂眞。使者奉命。參藩山左。下車之始。卽以崇禮先賢。振厲風俗。爲輶軒應問之事。飭校官訪考冠縣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卽據冠縣田平約士民等。以出貲修理完畢。申報前來。使者嘉其急公。免其徭役。用以勸善。考冉子仲弓爲魯人。不載於史記。而見於鄭康成論語注。其家語所稱少孔子二十九歲。旣是王肅僞書。亦不足據。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則以仲弓爲伯牛之子。漢人及見古書。或有所本。未敢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而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兢兢。是仲

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唐開元贈薛侯。至宋祥符贈下邳公。咸淳又贈薛公。儒家尙文。反葬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張聰。逞其私議。削其禮秩。今象飾端冕猶存。不予聰之矯誣改制也。國朝爲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縣。得毋爲明一統志岐說所誤乎。後有智者。其鑒於斯。銘曰。

德行之選。列於聖門。寒門非賤。人爵非尊。用同且角。使可南而。弓旌不及。規模自見。手著論語。獨綜微言。游夏避席。求孺隨肩。古有族葬。東平非近。冠氏有家。云胡適晉。採樵旣禁。崇祠在茲。祀典有舉。神無不之。嘉慶十年五月刻石。

釋方

有信地圓之法云。凡物形皆圓。人身體皆圓。無所謂方者。卽云足方象地。及草木中間有方質者。如益母方竹之類。形亦未嘗不圓。是地圓之說。可以驗人物而信之也。余曰。不然。在天成象。若北斗衡三星象規。魁四星象矩。斗爲帝車。故後人法衡以制輪。法魁以制軫。此象之著於天者也。易言直方。又言其動方。書言海隅。禮以方邱祀地。海外經言海外自東南。至東北。及東南。以西南。云。隅。隅皆方也。淮南天文訓言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

維西北爲蹠通之維。繩在四隅則爲方。四鈎四維亦爲方。此方之見於書傳者也。其在人也。齒圓而牙方。其顯然也。足下不方不能立。並而成方。陰數岐象有餘。以九數加十二。明堂之基法之。且不讀禮。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乎。周則爲圓。如人之臂節。股外脾手足指節也。折則爲方。如人之坐。屈體屈手足。及指皆折成方也。今徒見其屈體屈手足之外。而不察其內。是知周旋而不知折旋也。又不讀周髀家言乎。周髀者。髀股外也。故旋則爲周。圓象也。勾股者。股內也。勾則爲折。方象也。大戴禮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爲行道。周旋中規。卽天道曰圓。折旋中矩。卽地道曰方也。故日道行於天則圓。晷影經於地則直。直則方。歲星於太歲亦同矣。文子曰。大圓不中規。大方不中矩。方亦不必有四角。故曾子又有四角不掩之言。周髀云。地如覆槃。古禮器簠方。簠圓。簠形亦橢方。而四角不出。此其遺象矣。夫方而模稜。君子惡之。故聖人有不觚之歎。自地圓之說行。則重圓而毀方。自歲差之說行。指分秒以求天地之差忒。則小過足以累賢才。吾懼世道人心之去古日遠也。孔子云。舉一隅。書傳足以釋方者多。不備錄云。

夏正加時考

夏正用寅。不獨年月加時當起於寅。六月亦用甲寅爲始。尙書大傳曰。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故禮記大傳改正朔。孔氏正義云。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據此是周之夜半爲子時。殷之雞一鳴爲丑時。夏之平旦則寅時矣。史記歷書云。歷正作於孟春。卒於

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筭。卒於丑。張守節正義云。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又云。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如張所言。是分日以丑寅。不以亥子之證。又徵之范甯注。莊十八年日夜食傳。以爲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屬前月之晦云云。日始出而虧傷未復。古以夜食爲前月之晦日。是日明爲月朔。又徵之隋薛道衡歲窮應教詩曰。故年隨夜盡。初春逐曉生。又唐太宗守歲詩曰。冬盡今宵促。筵開明日長。是隋唐已來。俱以加寅爲一日之始。未有起於子者。既用夏正。則用其平日爲朔也。唐書歷志云。李淳風上言。古歷分起於子。蓋爲漢時冬至言之。卽秦初元年夜半朔且冬至之說也。其時改歷建亥爲建子。故以子爲朔且。唐會要引李淳風言。又作古歷分不起於子。未知何以互異。今世人以夏時年月建寅。推測人命。而加時則起於子。將以昨日干支。誤入今日者。且有以去年入新年者。宜多舛錯不驗矣。知六甲亦用甲寅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天一凡十二紀。千五百二十歲方終。日月星辰復始。此據開元占經補脫字。此蓋甲寅元歷法。命歷序所云。顓頊設元。歲在甲寅是也。宋書律歷志祖沖之引。洪範傳亦云。歷紀始於顓頊。上元大始。闔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且乙巳。然則漢秦初元年太歲在丙子。冬至既交。則爲丁丑。其七曜會聚。得本星度如顓頊甲寅年之元耳。司馬貞注史記歷術甲子篇。不明此義。乃據此以爲甲寅歲。不知其文追敘顓頊上元之歲也。歷元至四千六百十七年。

日月皆無餘分。然此一元中，亦自有元。據淮南則七十六歲爲一元，一千五百二十歲又爲一元，不必至四千六百餘年也。列代史家推元，亦多有七曜會聚之時。然則今人推唐堯時中星差度，已歷後世無餘分之元，不知凡幾。歲差之說，不可信明矣。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調，謂文王也。注及疏說公羊之義皆不了，使後人轉疑爲迂怪。考魯隱公元年與文王改元之歲同在己未，故稱文王以紀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四十二年甲寅，則四十六年當是戊午。魯隱公元年則己未也。詩文王疏引尚書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疏又云：以歷校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維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徧校諸書，則無五字也。尋孔氏此疏證之，史記年表知年表最上格所記甲子起於共和庚申，卽是三統術或以爲徐廣所增，未必然也。隱公元年適得周王受命改元之歲，故因以爲作春秋之始。論語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卽謂春秋也。若以尊周室，何以不托始於平王。明正統何以不托始於武王。蓋稱魯隱之元年，非王號不足以尊周。稱平王之元，不起

隱元。不足以發端。魯史因舉周魯適符之歲。以紀年托始耳。注言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者。何氏深明緯候。豈不知魯隱之元。與文王同歲。所稱新王。亦卽謂文王受命。徐彥未能釋其意與。

周公不誅管蔡論

書序者。孔子所作也。吾讀書序。而知周公之不忍自誅管蔡也。書序之言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云三監者。卽管蔡流言而畔也。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云成王殺武庚。尙書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是祿父之殺。周公輔成王爲之。故言周公黜殷。其時並無誅管蔡之文也。書序次言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明周公已在東土。殺武庚而辟管叔之流言也。不殺武庚則國危。不辟居東土。則無以明志。祿父既死。或管蔡因周公去而流言止。不至畔君危身。則保全者大。故墨子云。周公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越絕云。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論衡云。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此皆本之先秦書傳。故不謀同詞。有周公出辟之說。季札見歌。以爲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季子讀豳詩而知其樂。是其詩必不作于兵所明也。故金縢之文云。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史記魯世家釋其文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明祿父死。周公方可以去。魯世家亦有成王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之文。鄭氏釋詩。公孫顯庸爲遜辟。是周公有辟居之事審也。若周本紀述歸禾。言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兵所二字。書序

所無。史增其詞。或方伯述職。亦得有兵。如越絕所稱巡狩於邊乎。書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般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在周公既得命禾作嘉禾之下。明伐管蔡者成王。非周公之志也。是時周公在東土。周本紀言周公受禾東上。旅天子之命。故金縢之文。言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也。罪人謂管蔡。鷓鴣之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以爲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東山之詩云。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云徂東山。明辟去而非從征也。又言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毛傳以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明周公在外。聞管蔡死而悲之。王雖得罪人。公則痛骨肉之罹禍也。周頌序言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曲禮。天子在喪曰予小子。成王除喪。仍同喪稱。且有嬖嬖在疚之言。明周公此時辟居未反也。或曰。破斧之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詩序以爲惡四國。此則周公征伐四國矣。按書序言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次在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是周公歸朝。反政後數年之事。大傳記流言不利孺子。起于管叔。而奄君導祿父及三監反。是祿父之畔。奄君導之。周公始誅祿父。不誅管蔡者。不忍殘其骨肉也。成王繼伐管蔡。不及奄君者。不欲株連黨與也。久之必奄君不自安而畔。周公又從王東征。遂有破斧缺斨之作。後人以東征爲居東。征淮夷爲征管蔡。故有異說耳。今金縢秋大熟未穫已下。蓋毫姑逸文。其後脫簡。合于金縢。以其文有以啓金縢之書而誤也。魯世家載此文于周公既卒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改葬賜郊之禮。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

雷電以風。禾卽盡假。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正謂此事矣。故秦蒙恬及漢儒爲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爲在周公死後。不一而足也。伏生所藏之書。出于屋壁者。僅廿九篇。魯壁古文後出。又無師說。秦隸旣行之後。漢人已不能盡識其文。賴孔安國以今文讀其大半。夏侯歐陽親受學于伏生。以所聞百篇之說。載在尙書大傳。又爲宋人毀棄。無全文。是以前代說金縢。異義最多。譙周亦云。失其本末。余則以爲周公不誅管蔡。見于經文。歷有徵驗。惜後人不暇比事而稽之。天倫至重。象之殺舜。舜見象。性怵。則實喜而誠信之。封之有庠。豈周公旣殺祿父。以安國家。而必欲報管蔡流言之怨。上媿虞舜。下慙夷齊。不損聖人之盛德乎。自有周公誅管蔡之文。爲自殘骨肉者之所藉口。後世令主。甚至有元武門射兒殺弟之事。故世道人心之患。由于史學之不明。經義之不貫。考古者可不慎言歟。

踐奄異說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次於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于此。未聞。商譜正義引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今輯尙書大傳者。以爲本文。疑書傳所云。與史記不合。史記周本紀載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之後。封衛康叔。及受禾束土。次作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

梓材。下云。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下及成王在豐。周公卜洛之事。云。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据二書之文。則周公營成周。在七年致政之後。與詩疏引書傳。攝政五年。營成周者。殊異。史記東伐淮夷。殘奄。在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明書序次。踐奄于君爽之後。並非錯簡。蓋奄君導祿父以畔。周公止誅祿父。及居東後。成王又誅管蔡。俱未問罪于奄。奄君數年之後。不自安而畔。周成王乃往伐之。鄭氏疑書序編篇之誤。蓋未考之史記矣。鄭氏注金縢云。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是以作誥爲在反政之前。與古義俱不合。史公所用多今文。尙書兼采孔安國古文說。孔氏古文說。又與賈逵古文家言不同。是可信也。周公奔楚。未知何時。周頌離疏云。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鄭氏注金縢。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幽風疏亦云。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致疑。應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此言似得之。周公辟居後。作詩七月。東山。成王有歸禾之事。不應在武王喪期以內。是攝政後二年而辟居。踰三年而後反。又二年而致政成王。故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踐奄雖無年數可考。其在七

年反政之後。見于傳記甚明。不得因居攝三年踐奄之說。以爲書序有錯間也。

孫淵如先生全集

芳茂山人詩錄序

予初入翰林。謁毘陵孫淵如先生于京第。當其時。汎汎而已。其後在山東同官。始知先生抱慈惠之心。守耿介之操。凡一事之有利于人者。無不爲也。凡一事之有蠱于國者。無不革也。百姓愛之若父母。百吏尊之若師保。予罷歸未久。先生亦以親老歸養。卜居金陵。而予適因張文敏公招課諸生。僑寄秦淮之上。無十日不與先生相見。肝膽相許。中以昏姻。古人苦岑之好。未有若斯者也。非惟香火之緣深。蓋寔有道同而志合者焉。先生著書甚夥。其有關於經術小學者。皆已付梓行世。惟所爲詩。秘而不宣。予屢勸之出。而未許也。嘉慶戊寅。先生以微疾還歸道山。令弟星衡。乃哀集先生平日所存詩草。編爲十卷。亦不能次其先後。蓋蒐羅于叢殘之中。而略以類相從云爾。劄劄旣竣。復附以王采薇夫人遺草一卷。夫人乃先生元配。文藻過人。先生終身不繼室。亦爲嘉耦難再得耳。先生詩初效青蓮昌谷。以奇逸勝人。先輩袁簡齋嘗謂近代詩人。清才易得。奇才難得。而推先生爲奇才。晚年沖和靜穆。乃近香山老人。舉世尊之。而先生乃欲然不自滿。今其詩具在。視黃仲則洪稗存。有過之無不及也。二子皆毘陵以詩鳴者也。少與先生齊名。故妄爲論斷如此。吳縣石韞玉序。

序

芳茂山人詩錄者。孫淵如通奉自錄其詩。及其弟南麓通守等蒐輯爲十卷者也。通奉雅不欲以詩傳。暮年從友人從史。選存僅四卷耳。其精嚴若此。蓋通奉專攻考訂。研覈小學。證據古經。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也。所著周易尙書。悉取漢晉以前說。縷列經貫。不作一杜田語。日與其徒討論金石文字。購宋槧。擇舊書之無傳者。付之剞劂。其於詩古文詞。隨手揮應。非篤好也。先是文體華贍。經學剿說居多。鉅人碩儒。出以許鄭爲宗。實事求是。海內老師宿彥。大雅博聞之士。同聲發明。翕然推獎。庠塾之講貫。孝秀之選舉。皆出乎是。天下靡然向風矣。然其弊分文析字。襲籀詭蒼。矜一名一畫之奇。而失篇章之體要。甚且置五經爲陳言。剽刺汲冢竹書不經之語。以爲新義。其害更甚于荒經蔑古。此詞章撰著之家。所由曠爲臆鼎也。余於二者皆無所得。而通奉許爲通品。和與較量經義。於六書之轉注。及張霸之泰誓。議論亦小有不合。然竊歎通奉好古有識。其天資學力。有大過人者。非膚受皮傳。片接寸附者。所可幾及。讀其詩則直追曹劉鮑謝。次者亦不失爲呂黎呂谷。與風騷相推激。此真合考訂詞章爲一家。而各造其極者也。詩顧可不傳乎哉。通奉長余七日。生近歲同寓金陵。方爲耆英之會。而通奉遽逝。今南麓刻其集以示余。屬爲之序。撫卷披吟。不勝人琴之悲。與宿草之感也。通奉者。所請二品封。隨其尊甫同拜誥命。而尊甫書屏先生。年九十餘。矍鑠猶昔。余每一拜謁。輒念九原有知。亦當色喜。序其詩。因并及之。時庚辰首春四日。長沙唐仲

冕序.

芳茂山人詩錄序

三八三

澄清堂稿自序

嘗讀抱朴子自序云。洪年十五六。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於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余少與里中士洪稚存。黃仲則。楊西河。趙億生。爲詩歌弱冠時。持謁袁簡齋太史。頗蒙賞歎。已而潛心經史。涉獵百家。檢視舊稿。嫌其淺薄。時時酬接。亦有所作。輒不存稿。茲錄簡齋蘭泉兩先生選入詩編者。并零星稿紙。得賦詩若干首。律詩未能編帙。猶俟搜輯散失焉。星衍記。

孫淵如先生全集

澄清堂詩稿卷上 芳茂山人詩錄第一

賦

館試春華秋實賦

以學如種樹玩華登實爲韻

有才望之昭彰。與行能之貞確。比碩果之秋成。想繁華之春擢。憶世家之喬木。樹莫如人。問薺圃之深根。殖其猶學。則有河間譽重。鄴下才儲。備家丞之妙選。感庶子之陳書。有斐成章。似吳公之知賈誼。其材我取。擬得意之薦相。如藩邸方開。雅才宜重。藉典籍之菑畚。治硯田以溉種。芳菲而忽稱風柔。甲拆而適因霜動。采榮華而勿棄。恐過時萎。獨彫飾以奚辭。爲知己用。華灼灼以如霞。實纍纍以承露。回黃轉綠。九秋則不讓三春。擷秀攀芳。百稜則終資一樹。本人力之栽培。亦化工之宣布。爾乃六藝枝條。九經根幹。詞華方振。似大塊之敷施。昭質難虧。比加籜之璀璨。文多而或奉揄揚。木強而或難把玩。吹噓先及。扶植宜加。旣收羅其厚實。亦兼采其韶華。使積薪分莫嘆。寧頌橘分興嗟。一歲陽回。笑千年之蟠木。萬頭樹美。異八月之桔槎。方今四時不忒。萬寶咸登。上量才以器使。下作貢以篋承。非種必鋤。旣蓬麻之自直。踰淮寧化。詎枳橘之殊稱。士有桃李無言。棟梁負質。良方鄭國之三才。陋建安之七誰。爭不朽。薄秋菊與春蘭。若肯

來遊待桐花與竹實。

館試鍊雲生水賦。以器雨白天雲與四岳爲韻。

有山川之佳氣。盪天地以成形。或方輿以直上。乍飛去以還停。恍似霧以非煙。崇朝而合。將濯枝以潤葉。徐雨曰零。視元氣之相磨。想大鈞之暗鼓。雲待族以騰空。水應時而始雨。金枝一現。忽同大冶之投。銀魄全藏。不用方諸之取。爾乃借宇宙以爲爐。鍊陰陽以作器。春蒸潤礎。非關真宰之心。夏燒成峯。誰識化工之意。訪屏號以問故。馭氣誰令。就媧后以求方。補天何自。始霏微以數點。終滂沛以如泉。有自無生。始信碧虛之妙。子從母取。平分金德之權。質繞指以雖柔。性原觸石象在型而猶躍。勢欲凌天。山與雲以致水。木鍊火以生雲。氣乘空以渾渾。物待澤以欣欣。托大塊之甄陶。噓成噫氣。想神功于囊籥。燄借朝暉。夫其運精而起。含澤而興。密在西郊。布澍而非因燕舞。升從東岱。爲霖而詎假龍騰。望素影之千重。疑消夏雪。觀寒光之一片。似泮春冰。道本運乎自然。功非同乎強致。占還有象。七蟠則日可期。三測竟無窮。一勺則瀆分爲四。比還丹之在鼎。九轉通神。異赤演之生金。十年洩祕。今天子德運旃幟。恩溥優渥。瞻雲共見。中天既仰。欽明若水同歸。上善咸資。明覺待扶。日以干霄。庶揚清而激濁。百川潤下。將表瑞于榮光。五色呈祥。卜降神于崧嶽。

詩

遊茅山偕洪大禮吉作四首。

宿元符宮。

琳宮鎮山坳。高下飛軒樞。征鞍上盤盤。日暝客始停。遵途百勞忘。尋異千念盈。徑微已三折。屋暗仍重扃。獨上怯曳衣。孤行危建領。道士然炬來。開門導前行。靜覺鼠齧松。微聞鳥梳翎。林空虎氣逼。草滑蛇涎腥。山頭白濛濛。寒氣生夜明。猶被露華涼。遠聽風笛橫。悄然步初還。遊侶見自驚。幽房感仙蹤。客夢冷易醒。

上大茅峯。

晨策登危峯。峯危屏鞍騎。巖阿氣候變。僕從神色異。日流衣邊雲。足滑岸上翠。陷知仙蹤深。斷若鬼斧利。迴轡隱泉響。暗谷聚風勢。蟻行信威夷。猿升亦凌厲。倒視白日懸。仰干黃雲蔽。寒空四垂光。積氣浮厚地。惟聞天雞鳴。不看井蛙沸。靜懷鴻荒始。遠覺身世細。誰能逐輕塵。擾擾此中寄。

入蓬壺洞。

一途走山腰。一徑入地腹。華陽洞名已參阻。玉柱洞名復洄洑。茲遊稍通人。所歷亦娛目。奇峯訝孤豎。密理看斜矗。冬溫蒸厚地。溜響滴虛谷。初驚石鄰鄰。始見沙漉漉。捫蹤走妖怪。穴竅散蝙蝠。垂乳甘可餐。流膏滑難觸。心疑轉仙徑。曠蕩見平陸。居氓雜羲皇。郵舍散花竹。道人見纔訝。謂此足蛇虺。微微濕氣腥。慘慘毒霧蓄。朋行勇蹴踏。我興恥瑟縮。惜哉萬丈窟。不繼一寸燭。山靈厭搜覽。居客怪劍劘。莫附杞人憂。將貽謝

公辱。

憩鬱岡。

尋幽轉巖隈。攜杖行數里。離崖樹歷歷。出地石齒齒。羣峯已低環。茲岡復孤起。山棲寡俗駕。客至道人喜。開門響叢筍。繫馬落松子。檐溜挂薜蘿。塔荒合榛杞。蕉心冷逾碧。茗味苦還美。星燈禮金仙。雷火合石理。庭前有雷合碑。遐搜已折屐。促坐況陳竝。念沈鐘聲前。影閉竹花裏。耽奇悵將去。臥靜想無始。遵路何茫茫。霜林亂紅委。

中州送邵太史晉滄入都。

平生慕兩賢。非友而若師。束修好經籍。往往夢見之。其一錢少詹。識我弱冠時。注書抉淵原。辨字求据依。前賢謬稱許。謂云戴可追。辛眉先生初致札星衍有東原替人之語。東原真天人。我聞慙且疑。一爲校理君。時徵入天扉。點竄四部書。校錄三通碑。君著輿地金石碑目。我方走江介。離隔如雲泥。長裾曳朱門。漸蒙孤陋譏。遭逢得良友。與我門識知。汪狂而錢倨。更有洪君奇。謂容甫獻之稱存。其學乃精絕。獨到一世希。孤蓬生于麻。白沙入以緇。千年枕經籍。自以元朗期。欲撰續釋文。此事茫無涯。先抽爾雅篇。蟲鳥苦究推。削其偏傍加。古是而今非。廣撫郭舍樊孫高誘鄭康成。乃其枝。參軍小齟齬。叔重吾綱維。蹉跎未終成。行役以自攜。側聞校理君。著此二十稜。聲音訓話間。質證書易詩。經經自相勘。所失無毫釐。徵信漢魏儒。闕疑不自欺。措言又平準。未肯參軍隨。亦

取正義名。冲遠詎等夷。陸佃鄭樵輩。蕪穢不足資。君書若行世。焚硯亦不辭。後儒苦參訂。惟恐微言微。浮名本浮雲。豈以恤己私。前年走京闕。謁君叩門籬。握手喜欲狂。禮意不及施。千言累匈臆。有若絲不治。又若大澤雲。四起無端倪。徐徐辨涯涘。漸漸如醇醪。是時君念我。恐有方朔饑。俾修石渠書。議功以入貲。時欲得職官表。勝錄閣校。乃紀總憲陸廷尉過愛。謂當以寫修薦。遂致不就。所計亦未成。感激肝膽披。遂巡逐秋風。匆卒走路岐。君書不曾見。回首以恨滋。去年客遊梁。主者韓昌黎。謂弇山中丞。好賢苦饑渴。賞我以不羈。招君載書來。著作于官司。編年仿司馬。當廢薛應旂。君爲畢中丞。撰宋元通鑑。君談始深接。君學方深窺。暇日出我書。折衷而拾遺。十言九合轍。閉戶法在茲。微嫌我驚俗。改字搜根基。我言證佐明。例不避謗誹。君書列學官。邢昺不敢睽。眇然當世閒。所待言者誰。吾終望中丞。功業今臯夔。聖人重文治。入告必頌頤。石經最宜奏。次者兩廡祠。光光許叔重。學行純無疵。景純自忠烈。疊舍誦厥詞。柰何小說家。緣飾至詆訾。中郎比康成。術業無參差。三賢配游夏。後世頌不衰。立言古人敦。獻可良臣爲。翰林近言官。君位清不卑。有時得遷除。亦合陳丹墀。狂夫及芻蕘。惟君擇從遠。俗流但因循。讒者曰詭癡。我今如愚公。用志山可移。贈言愧無文。繼之以歌驪。踟躇惜將別。且復傾千卮。丈夫戀日月。苦乏名譽垂。交朋重知己。謂有藥石規。心酸勿揮涕。爲其近女兒。同術而同方。天涯若堂闈。努力研遺經。暇卽長相思。

李斯泰山石刻題後

穆書失政和。世傳周穆王吉日癸巳書原本以政和取入內府亂後失之今惟有宋人摹本獵鼓疑字文。近時審定石鼓爲字文周時物惟江未浚布衣及子信之最聖繼周數石刻。惟有斯篆存。嶧山會稽書。蔡勒非其真。茲碑立榛莽。缺畫鬼所捫。邇來碧霞宮。復遭野火燔。豈其坑儒魂。來報焚書冤。阿房三月灰。餘燄猶復然。我言竊秦罪。在廢籀古文。改篆而篆亡。毀經而經曾。幾令周孔字。禁抑不得傳。非有叔重功。六義無淵原。堂堂李丞相。獨著倉頡篇。奉詔寫石劄。下筆整不偏。斥棄徒隸文。程邈詎敢干。法家尙刻削。此蹟何真淳。試讀逐客書。後愚而前賢。觀其造時屯。變本亦可憐。眇然訪遺本。落落區宇閒。愛此匪恤私。持贈友意殷。人身不及紙。完好無百年。楚人得失弓。達者忘其人。題名倘留世。何必歸子孫。

遊黃山效庾信體。

茲山上古關。千載幾來人。丹泉濯遊趾。晴瀑隔凡塵。壁裂纔分逕。松平半入曛。山花積疑雪。風鶴落如雲。絕頂誰同上。高吟帝座間。綠芳銷更發。紅葉疊猶深。梵香生作霧。仙樂聽疑禽。石潤如凝露。雲鮮不結陰。突崖天曙色。空壁溜宮音。到此冠簪賤。惟餘樵牧尋。輕身少方術。懸布媿登臨。

曉借莊公子達吉舍弟星衡至盤屋仙遊寺觀玉女房直莊明府斯自爛柴坪回紀遊一首。

蒼煙合山麓。中有平田開。耕犢散不收。閒禽啄莓苔。五里轉一郵。郵居始晨炊。非巢亦非穴。結構巖端危。

人聲雜鳥語。木末參差來。仙潭不知源。忽迸地底雷。千年洗山骨。俯若刀斧裁。潭邊東西寺。略約橫崔嵬。十登九不渡。側足心驚猜。頗聞飛仙人。過此常徘徊。石房自天構。簫聲拂雲迴。清泉至今瀉。月出疑來窺。我思二三月。片席坐不同。雨花颯然深。風羅半空吹。目讀秘笈書。手浣平生埃。巖阿值賢宰。一笑傾尊壺。公子況已從。矯矯含僊才。阿連亦能咏。助我伸雙眉。何如武林遊。獨往難重追。

山齋曉起

曉風吹檐絲。桐花落如剪。暗綠凝愁眉。濕江團淚臉。霏霏生竹烟。斑斑積階蘚。蟬軀換靈質。柏髮易衰髻。空籬感秋人。流光展書篋。

潤州舟次借黃二景仁作

谿回入邨遲。汐至卸帆早。暗槳翻月波。濕螢抱風草。鱗鱗夕雲起。漠漠水烟曩。星芒落空潭。露眼出深篠。微聞櫂歌遠。稍辨角聲曉。客程厭遄迴。夜色賞清好。從君買扁舟。達性逐沙鳥。

江陰舟夜同呂大星垣作

明月雖不行。舟行月常在。披衣出船尾。已與郭門背。深林閃燐火。遠樹作人態。零露初無聲。白此千頃萊。孤犬吠風影。征人語烟靄。驚鴻萬里來。涼雲忽破碎。幽蟲各清叫。噫氣滿大塊。淒然感秋心。振動不可耐。此行殊不遠。作客同一慨。返思宴居夕。坐惜清光晦。平生好探奇。欲出天下內。仙槎倘可乘。銀河儼相對。

夜坐寄友

明星搖空天。暗螢泣幽草。虛簾閉秋情。風枝聽梳掃。之子隔衡宇。使我鬱懷抱。東林月華遲。北牖夜涼早。沈憂對缸花。腹語中自擣。人生盡如此。彭咸亦須天。保此青霞心。毋令坐枯槁。

對月答室人作

待月月既出。含情柰月何。微風吹秋衣。對影如橫波。下階怯寒露。入室愁清蛾。與子非一身。牽連抱微河。空光媚幽夜。聊復舒雙蛾。浮雲若危樑。中有仙人過。我願凌蒼蒼。攜子招常娥。靈藥擣果成。一飲生春和。道逢瑤池母。霜鬢衰鬢髻。桂蠹百回死。老蟾瘦么麼。天上不可居。玉女寒峨峨。踟躕忽中墜。似失朱顏酖。青山愛綠髮。訪道休蹉跎。此月千遍圓。百年亦投梭。浮榮安足珍。伐性恐已多。與子金石心。相期託烟蘿。

朱相國師珪招飲卽席賜詩依韻和呈

直園天尺五。開徑水一方。新陰改炎序。名花殿春芳。吾師坐論歸。對此風日良。及門盡盧鄭。接迹隨求羊。清言挹箴訓。雅集酬詩章。願宏開閣風。不獨由升堂。再推衢尊惠。視此醇醪觴。春風滿函丈。飽德逾尋常。粗官守學殖。轉粟勤輸將。懼忝衣鉢傳。敢期竹素光。

題天津沈觀察長春振溺圖

天津地卑下。九河存一枝。易派此交注。海水湧有時。郡城浸及雉。民戶安能支。叫號奔竄中。沈溺相攜持。

賢宰閔厥災。櫛沐瘵不辭。登城察高敞。築舍鳩窮黎。在遠載以舟。附近家可移。糞置中衢。餼以餅餌施。來者既得食。老弱亦不遺。全活及千億。官力民未知。封章達天闕。矜恤動聖慈。民居漸寧復。得此鼓腹嬉。返思水國中。一月溺且饑。嗷嗷待發粟。賴宰行便宜。非宰善擘畫。魚頭無子遺。宰今位直指。一路覘旌麾。宣防建殊績。繪圖不忘危。畿輔水利區。溝洫猶可爲。義蒼始恪敏。方恪敏觀成督畿輔時爲義倉圖積貯宜未虧。和糴頗挈肘。市賈爭居奇。庶幾一年蓄。偏災免流離。善政有本末。事在賢監司。穀賤民不貧。足國恒于斯。事前不籌度。事後空嗟咨。留此一幅圖。以爲良吏規。

齋中四木

矯矯百尺桐。立根據孤岑。前有金井欄。後有車馬音。繁條耀春華。密葉團秋陰。但須有琴材。何必伐作琴。幽蘭瘦秋姿。衆草矜華風。佳人惜孤芳。惆悵誰與同。托根諒無求。靜植宜山空。莫生瑤池側。旖旎修春容。年年貴侯家。金盆易新叢。

種榆莫當庭。下有半畝竹。榆高多惡陰。風露不得足。叢蘿附枝榮。直節自幽獨。團團古欄桂。秋風發華滋。碧葉羅曉烟。幽香散涼颺。同是明月根。升沈異雲泥。我欲持上天。高寒露無梯。素娥妒奇芬。不共玉宇棲。幸饒歲寒姿。恥學桃李蹊。折芳寄靈均。倘與荃蕙齊。

咏古時在曹工作

粲粲羊叔子。守正靡所之。去之三家邑。攘羊來饋遺。受之懼傷義。不受內自危。埋羊待其敗。事發衆始知。我謂羊舌愚。君子寧獨爲。攘羊事不發。誰能辨嫌疑。

題胡孝廉虔說經圖

宋儒逞臆說。章句繁言詞。漢儒各專門。學必宗其師。遺經有淵源。在此不在彼。諸君力追古。上接七十子。三人已爲衆。彙作列士圖。我交陳太邱。二子識面初。圖中錢孝廉大生逢先達賢。連名薦公府。冰山有時摧。榮名奪華黼。時相國和珅不肯舉孝廉。大府多附和者。嗟子媿民牧。挈肘避上游。鏗鏗守遺經。時恐罹其尤。相期連茹升。朝綱正清肅。諤諤足賢容。容折其角。

題朱方伯勳撫松圖

昔我別北山。五松冷清陰。金陵寄居五松祠。在鍾山北。有古松五株。歸來對蒼髯。頭上慚霜侵。方伯今棟梁。豈得棲邱岑。茲圖取彭澤。偶似思長林。古來賢達士。各有蕭散襟。撫此孤生枝。同盟歲寒心。盤空結蚪影。絕壁驚龍吟。彼哉模稜器。媿爾生千尋。落落用世才。蒼生望君深。藩條芘關隴。所到流芳音。甘棠路人思。大樹介士欽。寰區想風采。慕有節鉞臨。丹旌謁天子。鷓尾縹華簪。轉圜達民隱。如獻大寶箴。懷恩旣優渥。晚節宜深沈。外臺日疲耗。言利由僉壬。君才信儼儼。所見適古今。觀人察周書。阜財佐虞琴。不在飾小廉。齷齪齷齪。我今迫衰謝。公事難肩任。思隨松間鶴。五松祠有白鶴一雙。寄養他處。去作書中鱗。貧官贈人言。珍重逾兼金。

題阮中丞^元雷塘表墓圖次翁閣學^{方網韻}

歐陽表瀧岡蛟龍撰文字。況公廬墓處。自作雷塘記。一室研禮經。三年守喪次。奪情必金革。拜疏忠孝備。笠屐神清臞。松杉手攢植。翔禽或馴繞。古碣仍洩祕。樂樂鶴立身。鬱鬱牛眠地。蒼生還望歲。斯人寧散置。我衰棹歸舟。日想謝塵事。將乘邗溝月。一攬蜀岡翠。

孫淵如先生全集

澄清堂詩稿卷下 芳茂山人詩錄第二

賀鼎歌畢中丞元席上分賦詩本分賦樂游集刊爲聯句

陳倉石鼓昔初得。韓始欲歌辭不敏。偉哉斯鼎晚方出。坐使才人俊難忍。鑄成二尺徑四尺。字或如蚓又如蚪。東坡欲讀歎寒默。南仲如尋有譌僞。賴通六義求偏旁。頗涉百家知的厚。文云生霸合班志。以霸爲魄。差可引。又云賞馬證許書。有賞無償乃其準。推尋井氏得穆傳。考驗王居值京尹。同名不嫌或齊忽。去古未遠猶稱朕。信知穆後有其宜。不到周餘入獫狁。豐宮當時大禘禘。重器昔開陪業奠。銘功示世真恢奇。覆甕入門何轉殿。六卿事無飽公餽。同姓駿奔分社祿。百鈞涵牛自腹闕。半而鑄饜猶日脰。雷雲舊制匝糾結。彩翠細文浮癡脰。薦之仍几承以黼。佐以莞筵績之純。巧倕如過訝齧指。力士試扛曾絕膺。豈知楚問至郟鄏。早見秦謀動儀軫。子孫永寶嗟云云。七鬯一驚憂恣遷。都已謝挈瓶。智入泗還開貢金隕。休居出世先崢嶸。長翟模形亦輪囷。此時此鼎落何處。藏壑藏舟守其牝。咸陽原頭亦流燒。渭水都前綠封畛。曾鄰馬家勢墮杌。留鎮終南骨嶸嶸。誰云有耳竟沈埋。幸免折足遭牽絆。宜和大索究誰獲。神物欲降須天允。時清一出世方寶。斗際多年氣成蜃。廟堂之質古所惜。草莽如遺孰當惑。試讎經傳識科斗。藉

掃俗學喧。塵泥沙乍脫。尙斑駁。顏色驟開。還趁鱗。靜思世事。直奔駒。卻愛字鋒。仍畫隼。與君拂拭。過銑盪。使我摩挲。類珉珞。焦山鼎存。苦狹陋。吳郡地大。空隱賑。靈巖之山水。之淡。精翠疑餐。黛疑鬢。明駝千里。好移致。錦罽十重。宜載稱。詎因螭魅。避光芒。要伴金仙。置蘭楫。鈞金摩拓。動都邑。闔縣傳看。走愚蠢。便從物外。與山壽。不共劫灰。隨數盡。高齋古色。燭鬚眉。祕室清吟。鋪肝腎。成詩或讓。侯喜奇。識字庶謝。楊雄晒。

借楊三倫 洪大禮吉 黃二景仁 放舟看荷至平山堂

西風吹散青燐火。幾處苑門深不鎖。澗底宮娃。化碧多。月明幻出花千顆。細絲垂柳濃埽天。白蘋葉暖生暮烟。水香十里。泛舟入。似夢非夢。仙非仙。石逕朱欄。看不足。驚蟬一聲。溪樹綠。商女何知。說舊遊。吳娘只解歌新曲。輕橈貼水橋上頭。移蓬爭得風颺鬪。露華點衣。鬢絲鼻。晚涼多處。愁清秋。半陂森沈。濕紅冷。岸腳插入波光暝。鷓鴣瀟瀟呼不來。喚起花魂。抱花影。醉中看天。天倒垂。仰首欲踏青琉璃。舟人催歸。倦僕寐。斗柄行拄城樓西。是時月落風滿渚。老鴉據巢。作鬼語。巨鱗拍波。亦驚舞。回視千舟。杳何許。一子扣舷二子歌。我手不放金叵羅。隋隄今古。屬豪貴。此樂終讓。吾曹多。人生快意。偶然爾。急脫征衣。濯清泚。世事翻覆。有如此。君不見黑雲。半天電光紫。

黃二景仁 遊黃山歸索贈長句

黃生骨格何軒軒。擺脫羈縶。辭籠樊。俯視世俗中心煩。悵然欲與山鬼言。南浮汨羅。招屈原。洪濤浮瀟瀟。顛

乾坤寸磔幽怪憤厥怨。長蛟潑血江爲渾。三湘七澤澧與沅。參差一聲波不喧。出沒交手多嬋媛。與子晞髮觀游潑。洞庭爲酒君山樽。八九雲夢胸中吞。胸中壘塊誰共論。扣舷大嘯呼靈均。酌以椒桂香溫磨。嘗聞黃山極天門。欲往叩額排帝閭。三十六峯愁攀援。人跡不到哀清猿。盤盤直上天宇昏。山獮怪魅來蹲踞。蠻君鬼伯舌腭反。恍惚不懼存丹元。昂首大嘯捫元根。陽烏鸞羣六合噉。手折若木敲金盆。鋪海萬頃光云。云容成車過紫纛。幃忽變滅歸崑崙。忽然悲涕心自捫。僕馬臨睨愁雲屯。母嚙其指憂饕殮。獨攜長鋏歸田園。突兀環堵積四垣。堂後撫視忘憂萱。採擷蘭藻供芳蓀。亦旣覲止笑以溫。我時叩門日千番。羅縷異境脣瀾翻。嗟我進退羝觸藩。咫尺衡泌拳肩跟。悲來但恐歲月奔。感慨皮肉生脛臂。君獨愛我氣誼敦。甜酒過從常留髡。發篋示我千璵璠。元暉作友太白昆。補石要使天無痕。書生有若蝨處禪。曷不棄書佩猥豚。十年浪跡車折轅。面目變盡聲音存。雄雞一鳴驚迷琨。附子不差魚化鯁。

九月十四日泊舟京江道中借婦步月作

維舟入空濛。人境杳如隔。圓光上來遲。衆宿已改色。舟中少婦病不眠。交手起踏前溪烟。一風吹衣映空碧。欲立溪水行青天。溪聲葉聲聽不得。一夕秋涼萬蟲泣。稍看霧屋生虛明。已見風鐙入深黑。山寒入骨清欲愁。與子更化雙浮鷗。折荷爲衫佩珠露。願解羅綺捐東流。東流茫茫君莫問。萬瓦參差閉幽恨。浮家始此伴紅顏。出世應須及青鬢。蟄螢照路去已遙。對詠復過溪南橋。吟聲吹落客驚看。隔岸人語寒嚶嚶。

宿江上。

朝行空江中。暮宿空江裏。江頭一痕山。日入化烟水。波心月出天。蕩搖欲上不上知天高。游魚吹沙作飛雨。露氣逼樹分秋毫。櫓聲啞啞若驚雁。人語衝寒不能辨。橫洲鐙影紅萬條。接舵水紋明一線。漁歌入夢心四飛。忽復夢斷歌聲微。舟人搖客夢中去。魂在寒江醉吟處。

愁夜。

宿愁如絲酒腸冷。病婦對狀知夕永。鐙青背壁菊入帷。臥隔生綃看花影。窗疏風露飛著身。慨息漸與唵蟲親。把書入夢聲在口。夢覺道書驚落手。

王廣文

吉士

沈公子

紹祖

招飲

偕洪大

禮吉

看月作

沈郎飲客愛客狂。樓高百尺置百觴。白眼倒視天茫茫。王郎飲客愛客語。名理泠泠一揮麈。座中洪生工論古。我擊玉壺君起舞。門前月出高挂城。屋底猶雜呼盧聲。僮眠觸屏燭花墜。主人情多執客袂。消腸腐脇不足辭。起聽宿鳥行前墀。神興出門足不知。對語清影扶松枝。城南古原舊遊處。露葉螢光冷無數。洪生橫絕意氣孤。跣足先行不回顧。深林時有碧火然。人氣一縷生荒烟。倒身看天向天臥。明月欲墮胸懷間。此時霜落肌骨瑩。酒力出與清寒爭。星辰高高動風色。呼吸疑有天公驚。幽魂四飛官如夢。木魅聲寒出林空。知君馳歸已神王。看我獨往尤心動。人生幾時樂莫遠。倏忽老去羞兒孺。新叢生枝故改色。君看

今夕非前夕。古人雖存復何益。髮白面皺吁可惜。

青元觀看菊贈徐道士

道人無家花作命。只種此花開獨盛。愆陽自說人力多。觸熱我知花骨勁。原頭草枯落照紅。更上傑閣看雲峯。秋心不及花態濃。九月邨景如殘冬。

題沈公子行卷

沈郎幽棲絕塵務。近復移狀後園住。谿山一曲寫作圖。已被佳客窺佳處。垂楊出牆高拂街。打門動作花墮懷。狂來只立樓上舞。醉倒欲就尊前埋。巖居半畝膝足容。我覺天地真樊籠。曉霞暮霞山氣紅。中有孤鶴盤長風。

與洪大禮吉晚步

烏雅投林暮天闕。日落草枯山欲出。原頭遊客屋底來。卻顧屋檐飛木末。山城節冷如邨塢。野陌逕微車轍古。只看落葉墮地奔。未覺清影隨人舞。十步失路五步回。暝色先入寒松堆。新骸委城蠅未斷。舊石臥冢樵爭來。涼風蕭蕭況短晷。不飲誰能復遊此。不然從君呼鷹射虎氣亦豪。觀者髮動驂踟驕。

登廢寺千佛樓作

城東佛樓幾年閉。寒逕秋禩刺芒利。飛燐射屋烏啄牆。鬼風吹檐斷佛臂。此間非藁非戰原。豈有厲魄號

煩冤青狸捧骨夜窺月。日氣不到羅神姦。迎廊一僧病枯瘠。見慣妖蹤訝人跡。老莎出戶曲復斜。反鎖空堂晝深黑。樓前慘碧竹作圍。逼袖細影明寒暉。殘霖滴階漬幽血。敗粉剝壁生陰苔。竹梢朦朧上無路。疑墮中宵夢遊處。回頭不憶隔世來。過眼復恐今生去。檐牙壓肩樓腳搖。驚起穴棟千年鴉。屏聲獨立瓦爭落。失勢一墜魂難招。原頭日落樹蒼蒼。既下心神久恍惚。林端卻顧寺角移。那得騰身立平壤。

答洪大醉後之作兼懷黃仲則

平林交柯複牆短。虛堂貯月不得滿。停盃待月客入門。月色正落幽人樽。主人攜壺客呼酒。倦僕已若寒鷗蹲。謹聲滿堂忽不樂。可惜長年付殘燭。尊前花好只數枝。門外葉飄多覆屋。謫僊既死今再來。月魄暫掩非真虧。百年狂飲復茲夕。少別一刻無由回。人生快意如石火。別後相思淚空墮。壯心愁作四十人。不及紅顏醉埋我。

花下獨飲

幽人獨飲宵閉門。起喚花月來清樽。樽深中搖碧天色。只惜月好無由吞。牆根幽花不厭貧。愁欲對語寒相溫。繞花百匝枝在身。醉影貼地疑花魂。林烟墜空如綠塵。酒面冷灑微霜醺。西風吹園落葉奔。游虻半老黃衣揮。時到舊處懷前因。寒蟲近熱棄不親。倒身看花落月昏。更藉石髮窮朝暾。

樓上

樓雅牽愁啼近遠。獨客夢疎嫌怨淺。曉魂出戶看流烟。露濕一星當淚眼。市聲譏謔時斷續。碎霧寒街檐角轟。卷簾結束寒撲衣。瘦雪初消瓦苔綠。平蕪茫茫變臺榭。似醉朱顏醒難借。前歲海棠今歲枯。東家女兒怨將嫁。

樓上倚聲圖

複牆沈沈井梧落。天上聲來辨樓閣。樓頭美人吹暮愁。一葉入戶驚魂流。藕絲嫌單腕嫌弱。倒視牆根月痕卻。銀河側注樓角西。聽斷蟲響聞雅啼。秋心如烟收不得。露鬢凝光五更白。

入茅山作

松梢浮煙暮霞薄。榭葉無人自相逐。山根草死聞枯香。碎石馬蹄聲促促。迴崖千盤失徒侶。日入山空響樵斧。雙谿石髮伏暗泉。十月山禽作春語。

小除日。毘陵市中別洪大禮吉楊三倫醉作。

千杯酬我上北邙。不及容我生前狂。千言相思寄行路。不及逢君得君怒。君來巷南笑拍肩。入市欲藉糟邱眠。官街隆隆寒賓從。酌酒還呼乞人共。乞人鵠面懸鶉衣。呼之驚顧行逶迤。胸無餘事得一醉。漸肯與我行天機。市橋來看立重足。更脫纓裾舞鸚鵡。我生志大不自量。非薄曩哲如糞糠。小儒不答風射耳。愛我如君合心死。屈魂鮑鬼不可呼。我識二子今應無。三千年來復誰樂。六十日醉真吾徒。凡鉛難燒石難

衰。此腸應歸濁醪。眼中絕業。合有傳。身後榮名。苦無主。三更惜別。各不知。欲去顛倒前相持。幽魂茫茫。墮空闕。側聽鄉語。離多時。菰蒲蕭蕭。夢中過。骨冷還疑。枕君臥。

壬寅八月十一日夜。西安節署終南僊館步月。聽趙芝雲彈琴作。

秋河下映秋池清。中間月出隨波盈。煙中影結多時綠。風裏輝流不定明。秋堂主人有仙骨。授簡賓僚待秋月。珠履宵沾白落移。碧紗幕對青山揭。此時分照入千門。十二閒街靜碾塵。斷續城中傳柝響。依稀樓畔搗衣人。銀屏夜落橫琴影。月底弄琴琴索冷。指上清光凌亂生。弦中商意分明緊。一彈秋月生波瀾。再彈秋花欲語言。流螢乍落看還住。斷雁將飛似更還。石闌前頭百重樹。葉葉枝枝化煙霧。樓閣疑浮海上來。風泉忽到山深處。曲終月淡天爲高。何處仍吹宛轉簫。一聲約住流雲影。萬里魚鱗豔不銷。主人尋幽足幽思。何必東山挾聲伎。君不見終南仙館夜深琴。門外終南碧無際。

冠山堂夜飲歌。柬姚廉訪。顧湖南。

冠山堂中列紅燭。主人有酒傾百斛。中丞夜呼客論文。客醉不歸靜寄園。園名。春風吹愁散懷抱。座上才人各英妙。平原孟嘗並一時。卻望長安共西笑。千金招賢東閣開。千金買花池館栽。看題捧硯盡紅袖。潑墨試取青睞回。桃花千枝弄容悅。欲奪尊前酒嬌色。一聲豔曲飛上天。明月白雲行不得。獸鑪紅深三尺灰。那信急雪凌春來。停歌出戶一驚顧。醉影忽落瓊瑤臺。雪光朝朝花暮暮。愛客筵張日三度。明朝花落

雪還晴。主人選官客岐路。終南雲生入洞庭。客送主人霸上亭。回紅轉綠不容惜。一舸去照瀟湘清。尺書問訊衡陽雁。何日東山續歡燕。園深花發客愁來。此客知公亦稀見。

聞鵲曲在潁州作

月眉顰煙星泣露。蜀魄叫天天欲曙。客呼不歸春竟歸。亂踏花枝覓花處。潁濱裊裊半夜風。吹聲墮水忽在空。可憐濃綠一千樹。血今化碧啼不紅。錦江飛雲劍門雨。果若欲歸當遠舉。勸君莫學好語言。白玉雕籠閉鸚鵡。

趙子昂畫馬歌在中州節署作

王孫畫馬愛馬多。攢蹄婉頸眼青莎。此圖奇絕獨無匹。滿紙愁雲一龍出。錦韉玉勒難爲施。紫髯胡奴相視嘻。草痕連天接天外。萬里長風忽相待。將隨夸父逐紅輪。值軼神夔蹈滄海。穆王敢乘不敢騎。駿骨困若驪車嘶。項王能騎苦無遇。一喚奈何徒易主。知音昔逢唐太宗。與之血戰成大功。感恩至死意不足。昭陵化石猶騰空。不然桃林之山連太華。放汝清時樂閑暇。人間壯士亦不羈。局促休教老轡下。

與洪大禮吉醉臥古冢明日戲作

兩生宵來醉眠處。卻往經過不能去。原頭乃有大臥人。一簣斗起殊嶙峋。道旁農人爲余語。此墓多年近畊塢。天寒出窟狐作羣。林空無人鳥呼侶。悵然爲憶昨日遊。快意一失成千秋。試呼墓中人。汝亦能飲不。

醉魂飄飄出幽穴。知汝見麴涎。應流山頭土。乾夜寂寞。知汝哀歌動吟魄。得非古豪英。列屋羅嬌姬。瓊盃綺食伐天性。坐使螻蟻相凌欺。不然朝行碌碌廁官尹。似吏非吏隱非隱。黃金買舉立作碑。摩滅不博行人憫。清風朗月去不回。知汝至樂無如歸。百年大寤信豪舉。回視身世真劫灰。吾儕不飲亦黃土。夷蹠塵埃各千古。一抔榛棘死何靈。莫聽酒人頭上舞。

偕莊明府折同遊棲觀作歌

青松閣樓閣已起還復傾。樓閣看遊人已盡還復生。說經臺高入雲裏。臺外看雲海濤起。一溪泉響辨東西。十里秋林亂紅紫。坡陀曲折上扣門。開軒對山銜酒尊。道人怪客愛山險。白日虎跳元猿蹲。臺南古道何年毀。秦廟千秋屹然在。可憐詞客百回尋。已斷郵農幾時賽。蒼碑碧蘚生模糊。拂衣猶認武德餘。當時惇軾自豪士。先我題壁來踟躕。踟躕弔古南山下。就水茫茫去平野。大陵昇仙亦葬仙。古柏繫牛今繫馬。我思五千言。亦藉尹文始。強留著述勝丹藥。至竟神仙託青史。莊侯跌宕非常倫。知我寵辱如浮雲。匡山自有讀書處。且鬥見在遊山身。

徐民部大榕所藏戴嶧鬥牛圖民部善畫

一牛藏威一牛突。一人操鞭一人蹶。達官行人逃走卒。呼聲方喧鼓聲竭。千年束絹黯殘闕。人物森然動毛髮。畫家畫家重神骨。想見落筆如落鶴。主人臨池用心斲。運腕千鈞託豪忽。羲之復生戴嶧歿。華堂羅

賓酒盃凸。雪地冰天避塵垢。論詩看畫得津筏。世事牛毛付消歇。我聞清時獸不狘。勸君更寫蚩負蟹。

題聽雨樓圖

樓爲明嚴世蕃故宅。查給諫登今居之。奉使楚中作圖攝歸。

一樓何時聽雨名。當時何人之所營。昔人耳厭歌管聲。可憐有雨聽不清。樓如傳舍人常換。樓外西山青不斷。豪門幾日變騷壇。前有狀元今給諫。華督部沅先督居此。繞樓手植青琅玕。甘蔗葉大不屑彈。貯書萬卷畫萬軸。閉門便作山林看。當時主人別樓去。山色橫空雨來處。袖中攜得瀟湘煙。筆下獨排崔顥句。衡山九面隨輶車。此時卻夢樓頭居。燕雲忽落畫師手。雨中春樹青糝糊。歸來恰見陔蘭茁。未晚春暉最遲日。此樓此畫一時開。想見元龍好風骨。我亦僦屋東頭城。紅塵不到書帶生。遊人卻愛櫻桃館。他日誰圖問字亭。

予居孫公園題其室曰櫻桃傳舍。

借句容朱文學鋪及王公子出遊得梁井闌題字作。

出門一鉢隨一丁。錯認乘醉埋劉伶。井牀古字待我發。城根徒步來玲瓏。誅鉏草土辨摹刻。如讀怪牒搜仙經。文云天監丙申歲。作亭與井因書銘。蕭梁天子初佞佛。冀以方便延千齡。是年淮堰起復壞。飢鴻四野哀飄零。豈知皇帝感渴乏。欲借一勺詒生靈。周田八家共一井。漢制十里置一亭。濟人興廢有司事。何用天語煩丁寧。黃河之潤秦山雨。澤及天下山朝廷。楊枝甘露詎足恃。金仙入夢呼不醒。異時臨渴更誰懲。荷荷口苦無人聽。悲歌弔古亦多事。但愛照影波清冷。千年萬口汲不竭。知有地脉通滄溟。摩挲苔蘚

別圭角。急印墨本縣中庭。此文埋沒分終古。日近汲綆堆長瓶。其前牧馬肆蹴踏。行客蹤至誰留停。歎然遇我自天幸。若獲知己雙眸青。王郎朱子好風調。予見是井文以王蔭可言見葛府君碑以朱筠谷言告我如試終軍艇。歸途把臂又欲醉。便恐一別如晨星。

題黃二景仁所藏黃山圖

新安老子何嬉頑。看山不飽思吞山。胸中榮确化清墨。失醉吐出千煙鬟。山邪雲邪條滅沒。恍兮惚兮難追攀。羣峯奪路石根走。睇視一縷飛橋變。雲門兩峯最巉絕。峯峯橫起通元關。何人振衣立長嘯。木葉脫落生秋顏。俯几寂聽愕眙久。魂去颯若風吹還。尺繪非小世非大。高視疊巘卑塵寰。茫茫造化本一氣。元精只在秋毫間。要令開卷蕩心魄。想見放筆愁神姦。惜哉吾生不得往。詎度妙景空迴環。黃生去後山色死。清水白石哀潺湲。竦身指點舊遊處。出入高下窮險艱。危吟已拚髮髮斷。久病豈惜腰軀孱。歸來拂袖出奇句。似晒壯士投荒菅。男兒途窮葬巖谷。有淚不對蓬蒿潛。我歌君詩憤才薄。復見此畫悲緣慳。惜哉吾生不得往。縱死恨血千年殷。

夜坐吟

斜簾織月秋波紋。薄露壓草生幽芬。玉階美人抱書歎。珊瑚病慵堆綠雲。複牖貼樹團團影。苟令心煩自取冷。蜀桐囊澀挂新愁。唧唧暑蟲吟石井。

玉蟾洗林光漉漉。空堂楚辭不堪讀。草肥蘭瘦衝涼煙。石髮游根被秋屋。橫竹暮愁生隔鄰。冰文簾孤吟骨驚。古梁蠅燕夢離鴛。割情如絲補天傾。桂葉暗輸人鬢好。雨塘青帝年年老。

秋夜曲

月色如流煙。林光若團霧。露腳飛着青羅寒。幽蟲四鳴不知處。前日一書回。今日一書回。一回開書一回瘦。窺鏡但識雙蛾眉。憶君去時葉初下。別後梧桐落如雨。清霜作秋天改容。況復紅顏坐離苦。倚牀欲奏鴛鴦絃。君今聽曲何處邊。微風淒淒不能傳。更長睡短那可眠。

海棠向夕愁清寒。桂花搖風飛滿欄。幽魂初醒夢不返。恍惚凝睇青雲端。青天冥冥雁聲苦。君今不歸何處所。雲雖來兮不可攀。月雖明兮不能語。寒鐙靠微背羅幃。照見壁上蠅蚋絲。書來字字有離別。此恨不訴君當知。

鄒縣山程訪女媧遺蹟

一山如匡壁石方。按古圖籍疑承筐。元和志任城白承筐山卽鄒縣此山也女媧欲出混沌死。剩有巧骨支天荒。披榛三里

得遺廟。結構盤鬱松青蒼。延緣石級剔碑版。瞻拜廟貌登堂皇。儷皮昔日始嫁娶。民俗傳說呼爹孃。此邦

風姓接風后。任國不祀顯史亡。千秋祭賽足香火。三縣交錯迷圻疆。女媧遺跡唐隸任城今隸鄒縣兗州兼隸魚臺一杯究竟落

何許。道士指點依前岡。山陽舊是伏羲葬。鬱鬱陵家遙相望。晉皇甫謐云伏羲陵在山陽唐李吉甫十道記云在兗州皆卽今魚臺縣堯山明代誤以

太昊陵在陳州於古無據我來訪古契太始。翻魏識字充中腸。長天不了日斜出。四山迴合身中央。心空萬里見虛白。眼過百事如秕糠。居人淳樸聚三五。口說上世遺陶唐。匆匆不及飽雞黍。卻笑旌旆前飛揚。出山恍惚問甲子。歲除已逼何奔忙。

倚松靠石圖爲張轉運

映磯作。

一卷之石三兩松。恍與奇士披心胸。此中獨坐意幽絕。要比松高石堅潔。有時白眼看冰山。多少繁華共磨滅。君家東住秦岱雲。松五大夫峯丈人。一邱一壑幾時別。江左蒼生要君出。好攜長劍倚空行。足底笑視松濤聲。

題熹平石經榻本次翁閣學方綱韻。

熹平經石立千載。硯山主人去百年。摩挲榻本玩殘字。吉黃片羽欣流傳。虎賁相對故宛爾。靈光猶在仍歸然。北平閣學今退谷。研經閉戶窮遺編。搜奇快覩古汲冢。博物不數張茂先。漢碑唐刻鑿不爽。如以寸晷知義躋。長篇連牘題爲我。裝用貝錦熏龍涎。我貧而仕尙壁立。購此不惜十萬錢。邯鄲淳書已細釋。去冬曾爲三體石經考。蔡中郎筆誰重鐫。關中洛下昔親到。詢訪古迹懷丹鉛。開成尙見碣排比。鴻都空想車誼填。弄藏佳拓證經本。此刻後得如珠聯。殷庚今文魯論句。箴砭俗學譌相沿。不其或迪孝于孝。片語可抵經文全。洛陽碑石儻復出。魯王壁簡應重詮。同文況值聖人代。壁廳特建波迴圓。篆書若借少溫手。老屋更補

尙書篇。如公耆壽在。厥服好結翰墨。非常緣。

題周太守光裕郎關花柳圖。

周郎作宰我入關。有似賀監逢青蓮。我官京師君入覲。一別幾年驚問訊。仍聞華燭倒清尊。未見飛霜著青鬢。星離雨散又十年。年華半老官頻遷。從軍細讀仲宣句。躍馬欣看祖逖鞭。一麾行部商山麓。萬里長城漢江曲。亞夫壁壘自家傳。公瑾風流在人口。八年奏績辭郎關。短衣匹馬尋雲山。墨衰孝子追駒隙。白面書生換鷓冠。謁來謁帝重持節。莫負凌煙好風骨。畫中花柳似江南。我欲因之息車轍。時擬乞假南歸

孫淵如先生全集

澄清堂續稿一卷 芳茂山人詩錄第三

草菴攜酒與王七廷瑜至城上飲有懷洪大禮吉

草有百回綠。顏唯二十紅。孤懷逐春暝。枯坐與僧同。行路知山簡。沈名媿陸通。醉來須藉冢。醒骨白楊風。看水曾雙立。登城空爾思。款關非故客。斷樹復新枝。獨路飄蓬日。幽蹤荷鍤時。因君還置酒。浮蟻上深卮。

寄洪大

莫去危闌北。斜當萬里天。虛堂零竹雨。孤屋竊茶煙。斷雁沈遙札。長騎上故牋。此時愁把筆。清淚透衣緜。昨夢月先墮。星芒燭四更。影過花徑失。魂入鵲羣驚。落枕吟聲苦。循衾暗露生。明朝碧山外。白道認孤行。

游攝山詩

夜飲幽居菴

山寒依虛坳。孤月下危壁。竹裏噓驚風。尊前失狂客。翻翻鵲羣動。露草明有跡。孤筇此中去。誰僕夜安謁。散立各不言。危躡望疑石。熒熒平橋上。獨影下空碧。藉苔溫寒蟲。據柏聽霜翻。仙靈呼不起。天樂散虛白。歸視伴侶希。餘尊倒砂磔。

憩桃花澗

寒晏澹良辰。缺月挂亭午。有懷思窮幽。折杖叩僧宇。天垂松青長。日薄堦黃補。薄掩巖上扉。林巒此幽阻。篔簹支嬾相倚。梅骨寒自拄。當前澗深裂。卻後壁斜豎。花根走紅泉。樹杪縣白雨。想見三月時。谿聲怨無主。心童尙作劇。足掉那敢頰。願爲巢枝禽。不憶山外土。

千佛嶺至紫峯閣

連峯入幽懷。霧滑又孤往。苔枯不留爪。壁削正迎穎。升如挂枝蟻。行避伏林蟻。陰厓笑聲落。徒旅始驚仰。髮吹空雲邊。帶褻古蘿上。何人鑿山骨。千載不得長。因窮巖壙峙。遂造石宇廣。微暉慘人顏。陰綠集古想。不見前後人。金仙坐秋朗。

白鹿泉值雨

塵生室幽幽。雨合谿濛濛。散行窮幽房。百步不一逢。竹肥蠹彈衣。萍假魚窺瞳。垂亭碧潭裏。倚閣蒼蘿中。長廊走峯腰。埽翠迷煙空。遺歡入鳥語。墮魂葑霜鐘。不知何年苦。鍵戶生陰紅。牆虛椒芳歇。沙薄蟲響通。峽雲空裏回。誰求賦幽蹤。

大風登棲霞峯借洪大

客心何飛翻。曉視風色昏。松龍臥雲濤。微見爪甲痕。孤懷有同屐。薄飲況一尊。披衣穿晨光。結束儉不溫。

疾風吹枯原。草斷不得捫。寧祛足離地。十步猶孤奔。淮流動如絲。中有驚颿屯。從風去何憂。只落江上村。唵隨波問龍。飲逐潭下鰓。歲晏各憶家。人氣隨朝暾。勸君時孤來。啄木空心魂。

七夕

夷羿思故妻。素娥辭廣寒。玉清竊長庚。竄身結幽歡。銀灣鵲駕亦浪傳。何物滓穢雲中仙。樓頭女兒十三五。朝供繅絲暮麻縷。人間乞巧不足譏。天上幽期豈堪數。我思窮河源。上與天地論。列宿自有司。安得越職相追奔。鳩媒雀訟世亦惡。行露毋乃輕天孫。誰能借靈槎。一掃俗見渾。天邊篋筐日包貢。負輓牽牛健安用。不聞今年歲且饑。旱魃奪路橫肥遺。禾黍枯斷穀米稀。何不令織女下織牛扶犁。饑者得食寒得衣。手傾天河注平畦。散作雨腳交橫飛。虛名無益聽者疑。亦如北斗南有箕。七夕之事何端倪。嗟爾離合真細微。

山行

得得馬蹄穿亂松。臥馬倒看谿頭峯。波停已橫斷煙白。月出尙帶斜陽紅。鐘聲初沈碧杉杪。細竹人家俯清沼。幽牆處處行挂鞭。恐有來魂覓長道。

正月一日

摧羣爭枝日紅斂。曙色隔帷青睞睞。蘭膏向壁分曉妍。憶昨客至缸華前。爆聲砰訇響深屋。小弟環階起

相逐。愁心已入香燄蘇。綠鬢二十驚蘭枯。病妻呻吟藥煙裏。取冷披衣起顛倒。

夜起步月偕婦王采薇

殘香掩空衾。出戶夜淒絕。雲背度月來。花稍逗煙出。幽行過籬影。微步上庭樾。婢僕各已眠。虛扉尙開豁。闌空息羣動。露響下林末。衆青多爭肥。艾氣自孤發。各懷幽棲願。頗欲避白日。君疴遂侵肺。我愁自淪骨。怪鵬藏深柯。長聲豎驚髮。回瞻虛簾下。鏡冷小蟲密。何時入名山。其子著書畢。

復與王采薇看月

一夕長林響。全疑半嶺眠。開簾逗懷月。滅燭對牀天。肌冷傷愁髓。衣單濕夜煙。幽歡君莫忘。昨日是生前。

徐溝道中九日偕舍弟

星衡題壁

蘇上山光望若煙。滙夷澤畔草粘天。黃華笑我忘重九。紅葉愁程又一千。猶是負書脂後乘。可驚中夜著先鞭。再來應有紗籠壁。今日題詩共阿連。

偶作

暗樹蒙昏曉。幽堂暝不開。魚腸和血冷。獸腦與心灰。鬢綠塵中短。顏紅醉裏回。惟餘仲卿婦。對語一憐才。

丹陽村居晚憩

曠黃登前灘。昏黑憩征躅。風微辨人聲。煙定識溪屋。門低樹雙合。籬短逕三曲。寒蟲抱疎花。暝雀遶深竹。

問途慙身拙。惜景愴程蹙。空村獨眠容。聞雞舞晨幕。

揚州集方立堂齋中同汪劍潭金曉芳諸君作。

黃菊清尊夜漏微。貧交相聚尙依稀。何能奉倩生猶樂。只認秦嘉客未歸。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游非。多因添作他時恨。小雨泥深夢款扉。

出郭游駱氏園。

閒說幽居好。林端睇遠岑。亂墳行處轉。荒竹坐來深。靜倚空村立。寒思薄酒斟。野塘秋更碧。照影逐孤禽。出郭才欹帽。穿林又踏鞵。暫閒知客樂。獨往得愁佳。狂許塗人識。眠教落葉埋。晚來仍索醉。知復倒官街。

飲王廣文_{吉上}宅。

酒作前宵綠。鐙銷今夕紅。與秋經歲別。此樂幾回同。世味霜螯外。貧交醉眼中。向君狂莫惜。他日思無窮。對語惜宵促。出門知夜良。解衣沾綠髻。散髮落疎霜。獨鶴度雲影。一星爭月光。流聲滿山谷。倚嘯碧天長。

曉行句曲道中。

山寒初斷靄。月曉不收明。暗影出門見。羈魂達夜驚。樹濃知鵲在。煙動識人行。無數澗花落。晨鶯第一聲。山雨紙錢盡。不知何處墳。細花行近見。叢篠踏才分。堤樹留殘蒂。湖波定曉雲。生憎人事動。日氣又綱緼。

江寧道中作。

風雪金陵路。羈游未損歡。寒深憐勸飲。蔬薄記同餐。見水矚看影。尋山約住鞍。僕夫愁路遠。私怪客懷寬。
自隨園登清涼山。以不識路止。

褰衣踏荒術。曉霧與山平。苔有古時綠。雪留天際明。野禽先客立。驚鶴入煙鳴。指點幽棲處。風篁近有聲。
著述予心壯。湖山公業成。閒門思剝啄。具黍語傾情。問徑幽期愜。循途暮竄生。只疑峯到眼。誰識背山行。
攜酒上雨花岡飲。醉復惕永寧泉作。

寂寞荒臺路。狂眠共子來。居人驚鑿險。行客看槃杯。無復侵袍草。空生貼徑苔。客心懷舊跡。交手步千回。
三月四日與洪大野此

路轉知泉近。冷然漱玉琴。頽檐難列坐。危徑更幽尋。露肘天風冷。鈎衣竹翠深。原頭莫招手。正爾作鸞音。
烏夜啼。

驚鳥啼霜頭。夜白空翠海。綃如不隔機。中錦字織未成。寒入闌堂一鏡碧。嗚嗚叩闌催望郎。思淚滴石春。
苔黃殘星離離掩閨臥。罷瑟虛衾聽鴻過。

長相思

天清月出鏡如絲。中堂有客長相思。流螢風吹滿紗碧。華池夜興愁欲瘳。露跡熒熒拾遺魄。美人贈我枯。
桐琴。欲往報之青松心。君魂馳以南。我夢馳以北。吁嗟美人不相識。長繩人井汲月華。游絲罨空求落花。

平林交柯路何窄。淶水蕩地天無涯。長相思獨吁嗟。

貴家謠。

華鐙張中堂。白日走相弔。雌虹吸沓空。妖狸坐檐笑。主人朝醉谿谷中。花底裏相借秦宮。黃金堆盤夜爭詣。明日斜封出私第。鸞扇倒曳狐尾衣。朝下望履矜光輝。閣門白畜馬。羣富令史更辱名。儒爲鳴珂列戟一朝改。七貴三公復誰在。饒貲入籍充水衡。刺上惡名連四海。前顛後蹶各不看。去作愚鬼空心酸。田廬初與細民業。花石又入豪家園。君不見榮名千春子雲宅。才如嚴徐志琨逸。堂中青鬢易數絲。門外綠苔深一尺。

得洪大書。

故人書來不能奉。心如波濤忽驚涌。持書怪我顏色移。急視淚眼翻昏眊。書中愁多一月併。手不拆書心已省。嚙童起立復坐思。發視却寄城南詩。苦衣綠暗不能澣。藉草只憶扶肩時。君家小童亦孤矯。並載從予攝山道。君今憶我愛及烏。童亦依人似飛鳥。洒徒午日各自歸。歷歷夢我長河涘。明鐙作花不一語。暗室起步空千回。菖蒲割腸榴血色。艾葉療愁不堪食。知君背客獨擢月。酌我千觴屈魂側。

閨人制衣。

何因置細帙。復此制羅衣。簾絲熒逗火。檐網露懸暉。意懶唯憑几。心虛更放幃。語停聞雁度。鐙小任蛾飛。

野服殊今制。愁要改昔園。還須臥砂磧。遲爾寄金微。

飲鳥翅岡王園樓上。與林大崇輯洪大禮吉分韻得雉字。

茲岡閉幽棲。花竹寄清美。心知異吾土。鏡影喜得水。客從朱門來。挈榼驚一市。嚴風化腰幣。正想熱兩耳。空園既修折。峻閣亦孤峙。梅梢入窗缺。瞥見紅破蕊。圍鑪未溫顏。拓戶已直視。煙清看山骨。木落數城雉。歲序俄已窮。佳游信難恃。離多惜歡稀。聚久識別始。清娛自秋杪。荒晏屢窮晷。簪朋既殊俗。萍客況同里。念彼千日憂。殫斯一觴喜。花時尙一月。蓬轉嗟數子。羈孤畏逢春。僭悴誠趨死。條枯生氣藏。華密孕衰理。分題記良辰。持用警知己。

贈錢塘蔣大令。星耀

早歲人傳二俊名。老泉遺集好編成。客來三徑風如昨。官與西湖水共清。跌宕琴尊他日事。團圞賓客故鄉聲。須知大海洋還聚。無奈雪山感別情。

細樹

細樹流寒霧。空園積暝煙。夢銷清磬後。愁在落花前。柏髮春來換。苔衣雨過鮮。眠遲共羸女。風露著隄肩。
與洪大王七。攜酒至城上夜飲。同作。卽以別洪大。

我狂亦有朋。我飲亦有處。黃茅菴前一痕路。豈意從君復幽步。荒敦三丈土。作城骨多人。少苔輒橫青蒿。

刺袂不得過。席坐已與人頭平。王生儻慕真酒徒。薄暮立倚僧門呼。僧家賣酒百回貫。折券乃復從提壺。塵中流年酒中事。十日歡知別離至。誰來蕭閒逐春暝。各有漂零損奇志。金陵昔游非我春。對語往事悲殘曛。狂歌只合雜庸保。賭飲真欲鞭天神。空光垂肩髮飄左。此地疑從夢中墮。衣邊野蘚積浮綠。帶上碧鱗吹冷火。我眠君立各一旁。對面微辨杯中光。飛絲滿壁熨顏熱。游蟻出土窺肌香。風蘿蕭蕭挂衣影。隔浦僧呼不能省。君行須及醉裏辭。眼底數星橫耿耿。

洪大尉題雲溪一曲圖。並有黃大景仁影。

柳絲初長不盈把。竹馬來穿綠陰下。三年柳色高入樓。白藤織笈看君游。東風吹條撲船尾。樓上春眸注煙底。溪頭昔立雙少年。對影璧合齊噙肩。橋南折枝贈橋北。露色奉墜春袍前。移家只思溪水曲。生小多情飲春綠。十年作客樹十圍。可惜春人去相續。門前還有渡客航。落日對戶搖波光。絲青百里或千里。已曳遠夢歸溪堂。溪堂幽幽閉誰省。沙鳥閒來覓人影。巢林空復借鷓鴣。泛海何時聚萍梗。我今客久亦厭山。矬憶孤棹空潭還。不憂縹緲損白袷。但恐鏡沼非紅顏。羈魂茫茫惜君別。一夜飛度春波闊。泥衣蘚韞今尙存。歲晏更踏山陰雪。

題畫冊。同洪大作。

風軒初來夢如綫。暝色團華隔人面。疎林月出浮鬢光。石上腕怯涖根霜。涖根當懷墮葵濕。薄扇秋陳障

風立細煙入竹飛。暗魂露檻星稀。怨螢蟄。花繁嫁早。催衰委。只惜年去非相思。頰紅還支瘦。還鏡儂小。閒愁自扶病。

羅衣如雲曳。煙濕花底春人背。花立翡翠。衾麝澀。月墮檐空。香半夜生枯尖。梅枝鉤衣影相逐。行怯疎闌更三曲。幽暝小妹。擘抱肩。露冷橫波看空綠。霜肌束佩寒瑤瑯。上堂暗漏泣五更。虛簾風吹夢來去。願得銅鋪守魂住。

答滁州張秀才龍光

鄰花風吹過牆落。書客傷春不升屋。開械憶客歛下堂。屋底秋落夜潛綠。去年封書索詩贈。今歲詩來感君病。熱燕初窺醉客廳。野棠自發尋醫徑。君來十日別一年。繞按百市吟空牋。來魂懼逐早潮滯。去夢已立昏鐙前。青袍幽單髮垂耳。遠識夫君瘦相似。攀條只憶隔苑梅。欲寄紅灰惜香死。我生識子已怨遲。便恐別久非青絲。吟愁嘔心苦鋒出。況忍減飯勞相思。碧山寥寥眼中路。我復題詩報君去。門關獨憶羊仲蹤。壁立誰媒馬卿賦。

駱廿二乘槎圖

紫泥之淵浣衣處。朔亦曾游飲元露。庭前老柏怒不飛。獸鞭枯龍看君去。錦袍曉射日腳紅。倒曳旬始摩鴻濛。河源千丈落眸子。海氣一縷蟠心胸。還君此圖柳生朋。我騎長鯨欲東走。男兒墮地稟星斗。眼底蒼

蠅莫招手。

鄉人有言饑民者。

僂人活民苦無力。只煮華陽洞邊石。山枯石熟屑作糜。萬人食石山不辭。今年石枯屑不得。仙力豈亦因民疲。老榆無皮慘行路。已被強梁析薪去。得錢甚者賣作香。邇見村中復無樹。泉乾喜看河底裂。食土一月兼嘔吐。已知旦夕委溝渠。反使泥沙葬腸肚。中人活田謁萬錢。典衣賃宅絕可憐。一升一斗得何補。閉戶食盡身無餘。勘災不成或疑詐。堂上書生歎悲咤。春泥屑石勿浪傳。長吏言遭上官罵。

月夜自韓城至邵陽訪朱縣丞口占。

滿路泉聲滿壑煙。少梁山色暮芊芊。月疑安道門前雪。馬作知章酒後船。縣榻客來宵正半。哦松人喜秩新遷。菊花影裏同懷舊。紅燭清歌又隔年。去年九月君曾集同鄉故舊爲陶刺史及子作三十生辰之會

曉征行。

衣漉漉。雨黑來投主人宿。主人室。亡餘糜。家有屋。開門客我藉草眠。狐行跳空梁。馬行嚼草來枕邊。男兒請纓當及時。金印挂肘須青絲。雞膠膠。角啣啣。起舞暗影何皇皇。疎鐙光已微。朝百甓。莫百甓。一夜壯志先頭白。攀衣牽馬急下堂。卻對曉星磨劍芒。

臘月四日偕王半菴莊恂齋舍弟仲璇游盤屋白龍池口占一首。

霏霏晴日曉風柔。山曲春生好試游。綠柳漸能迷寺角。碧莎相引到池頭。魚知人靜時窺影。童喜泉清自汲流。俱是中泠江上客。故鄉何日共乘舟。

割麥詞

大兒要鎌童拾穗。老夫來看歡出淚。今年已乞貸主遲。明日還招嗇夫醉。谿頭黑雨連夜過。室中拍拍生飛蛾。蝗生中田有官撲。不似飛蛾飛滿屋。墨陰十日臥穗紅。食之吐惡傷心胸。天乎罰民亦須養。隔歲榆皮不會長。明年得活任汝生。更無餘糧入官帑。飛蛾傷麥爾誰訴。夏稅來催打門怒。

長安得古印文曰孫喜與予小名同口占一律

土花斑駁掩眞朱。不在秦殘亦漢餘。一代識君非冥莫。千秋得我是相如。隨身便抵腰懸綬。壓卷新排手訂書。莫笑百年身似客。後來人愛倘因子。

蔣立厓丈自塞外歸過大梁屬題寫影

朱靑標格月容光。愛客曾開綠野堂。楚國煙波涵政蹟。天山冰雪洗詩腸。相逢馬上成今雨。歸去鷗邊有故鄉。他日羊求應過訪。蒼松陰古鞠尊香。

別長安詩

翩然歸騎出青門。草色長亭綠未勻。不信朝朝花底醉。東風偷換六番春。

不斷霓裳按曲聲。無邊銀蠟徹宵明。歡餘醉裏成書易。紕繆何曾似子京。
洛下東西屋接聯。等閒人望若神仙。未妨皇甫輕居易。日日危談動四筵。
予與嚴道甫錢獻之洪稔存王秋陸客節署最久議論時有不合。

廉訪華筵敞翠微。姚黃魏紫鬪芳菲。元都觀側人如海。不看金貂看白衣。
王廉訪嘗以暇日招同節鎮諸公及予看牡丹興善寺觀姚

曲名新譜句新裁。聲妓傳呼起夜來。感激明珠盈十斛。買將歌笑爲賢才。

鎮日瓊筵錦瑟傍。人言書記倚疏狂。黃金擲得休嫌重。只費長門字數行。

紅鐙和月影參差。每日閒街罷宴遲。守尉平生多狎侮。不妨馬上細吟詩。
醉罷長安又萬年。咸寧古萬年縣。蘭陵美酒入春筵。風流兩令同鄉縣。不放青蓮市上眠。時莊丈虛菴。新葺咸寧

信安之

東西招客兩官街。肴核何曾費咄嗟。消得尊鱸鄉思急。參軍爲有魯朱家。
布政按察經歷兩朱君皆常郡人。

紅桃如錦一山明。章杜春波處處生。寶馬連錢時倚玉。要看擲果出春城。

城南風日入秋清。憶得攜朋落拓行。雁煇聯吟一長嘯。本來李杜不題名。
黃仲則游秦曾與柳存及子訪城南勝蹟。

濠梁公子信才豪。迎客仙游一石醪。感我琳宮借兵法。飛渠三日鑿城壕。
予嘗借抄樓觀道藏中係子。鑿屋令莊公子伯鴻適因逆回西

通謀守禦之術甚至。

暨陽太守最相思。愛我蟲書學未遲。陶香國太守好篆書。警從子問奇字。莫笑當場汧國傳。爭誇薄倖趁年時。太守與子同歲。

覓句臨書事事忙。憐君劇縣得池陽。曾因勺藥開三徑。看到蓮花似六郎。

識字時時一座傾。著書往往食前成。傍人漫說狂如故。北海如今薦正平。

一片行雲滯去車。踟躕回首日將斜。憐才不獨汪倫好。送客長安第一花。

雲山須作少年游。處處韶光要客留。灞岸春風石城月。梅花應笑柳枝愁。

潁州道中閱邸報讀弇山中丞辟雍詩及留漕疏稿喜而有作

一品衣看入上台。三雍詩就壓蓬萊。身依龍尾螭頭慣。筆挾河聲岳色來。賓客西都朝帶問。蒼生前席帝

顏開。衡門我正耽經術。莫驥商量薦禰才。時擬請立三體石經。

千年城費五年籌。中丞在西安奏修省城。廿萬糧加卅萬留。一疏特恩傾四海。重臣從古鎮中州。雲霄作事皆垂史。

風月他時好上樓。我趁政成初入洛。龍門伊闕一名百尺擬同遊。

汝南道中寄別熊存甫太守

憐才節度謂弇山中丞風流守。一代梁園大雅存。交到忘年惟北海。飲能十日共平原。連雲塢引筇枝健。照眼

花圍燭樹昏。如此勝遊相失去。青山重疊水潺湲。

蔡東門道指平輿。開閣論心舊約虛。素旄白雲歸丙舍。太守以內艱歸。碧谿紅葉入匡廬。家無長俸能容鶴。車有

連鑣爲載書。莫憚一帆風。力便待君同。食武昌魚。時與太守有入楚之約

賦得鑑不辭形

只有高堂鑑。長看似水激。惟懸昭質淨。不顯照人能。與月分孤影。如冰薄一層。去同鴻爪過。來比露盤承。止別形妍醜。寧於物滯疑。環中誰得遁。虛受本非矜。應接原無礙。空明到上乘。清輝符聖鑒。日月比升恒。

賦得講易見天心

不讀義皇易。安知造物心。九家紛異說。眞宰杳難尋。久靜還生動。微陽漸革陰。似圖觀太極。如律審元音。數點梅初綻。方中月乍臨。鄒談千字侈。弼學一言深。消息探從古。清寧測自今。聖衷通帝謂。編絕覽書林。

題查相國九石圖石自西征攜歸

絕域遙通采石山。元戎生入玉門關。攜來路比支機遠。滿載裝無惹草還。什襲不逾珍一握。九峯長倚廈千間。中朝將略思前輩。砥柱威名鎮百蠻。

廿九日同譚同年光祥夜飲口占

紅燭彈箏酒似泉。幾人同醉九秋天。但論素抱都驚俗。只隔緇塵便若仙。黃菊影添聯坐處。青山盟在拂衣前。官閒自覺疏狂稱。日滿花磚得醉眠。

題王秋勝復秉燭堂雅集圖

日下風流未合潭。琉璃堂裏醉佳賓。聚來海內知名士。曾是天涯落魄人。君有金魚沽綠酒。我猶珂馬入紅塵。西園圖畫蘭亭序。贏得人傳勝蹟新。

西苑校書卽事次朱舍人文翰韻

摘句尋章味久諳。重窺中祕字如蠶。游仙卻勝張華夢。名姓分明在寶函。香案仙班嬾散多。新涼一夕換衣羅。平明不爲趨朝起。貪在芙蓉苑裏過。研朱滴露數晨昏。細葛凝酥賜子均。問字子雲長得醉。傭書崔亮漫言貧。槐廳薇省接良游。客裏逢秋且賦秋。猶有名山書未著。抽簪卻待返滄洲。

耳秋山房招同人作消寒飲四首之一

蓴鱸風裏去何由。自別青山又幾秋。一丈軟紅誰把臂。十分浮白月當頭。杜韓去後稀長句。嵇阮來時預此流。一相笑逢須茗芋。耳邊虛鬥蟻如牛。

醉司命詞

花果經筵此夕開。送神神去小徘徊。世間儘有尋常媚。不及臨岐酒一杯。來朝香案點朝班。幾個神仙謫未還。若把酒泉誇上界。酒星也要到人間。

題慶比部保書虬

新生春草雙飛蝶。畫取江南好景來。莫被江南人看見。夢中都化蝶飛回。

前孫公園有宅一區。中多變怪。居者輒被擲揄以去。自予移居。恬然無恙。庭前枯松復生。因屬野雲作圖。並綴小詩於上方。

鄭公書帶天生種。田氏荆花再發春。只待著書人一到。東風吹活老龍鱗。

竟夕元亭屏客蹤。未妨才鬼一相逢。空疎都恐同王弼。也避先生筆舌鋒。陸機入洛。逗宿見一少年。言元機題緯古今綜覈名實。此少年

不甚欣解。將曉去。東有王家墓。知所遇者王弼也。見水經注。

癸丑重陽日。值日香山口占。

樹色爐煙四面環。平明策馬翠微閒。問君可憶東籬下。自在看山不上山。

逸興登臨幾輩同。又憐佳節去匆匆。神仙上界班行肅。孤負天邊落帽風。

宋孝廉葆淳以肆中周盤見示。分俸購之。口占奉贈。

自攜書劍走風塵。魯鼎從君別賈真。不耐乘車惟戴笠。古今燕市有奇人。

條冰清俸感恩隆。售取尊彝辨鳥蟲。朱戶何人誇錫卣。應知識字抵論功。

次韻寄答洪翰林亮吉。

咫尺鄉園共結廬。中年作客比嚴徐。廬前我愧無雙士。帝後君留第七車。糝錄場中彈指過。輦紅塵裏閉

門居名山各有書千卷。莫畏人嗤博士驢。

嵩山古柏圖。次原韻。爲胡大司寇季堂題。

尺幅秋齋懸翠影。雙株香葉引鸞羣。生來定合同申伯。題處何曾讓右軍。溫庭筠柏樹詩有題處尙看王內史之句骨格峻留

泉石性。畫圖寒帶雪霜紋。嵩山柏共漁洋柳。漁洋先生有秋柳詩一時傳和一代龍門在白雲。

題張刺史道淵墮驢圖。

鳳城排日敞離筵。蜀道輸君去著鞭。卻惹神仙都願謫。軟紅塵裏上青天。時同在京邸送之蜀任

胸中邱壑幾人知。畫裏風流似古時。才子前身山小影。青蓮詩與放翁詩。遂放翁有細雨騎驢入劍門之句

且可談元訪子雲。也須沽酒覓文君。揚州夢醒回首看。看到峨眉月幾分。刺史先爲揚州分司今宦于蜀

摩挲書畫別長安。檢點衣裙謁上官。莫笑望塵輕折節。先生只作墜驢看。

寒夜小飲。次英夢堂相國韻。

流水繁華夢易醒。談空時愛語泠泠。重逢落魄長安客。可憶袍痕似草青。

小築池亭避俗囂。曾聞畫壁爲龍標。鳳城若覓題詩處。便是南塘第五橋。

那惜寒更醉似泥。江湖有約把春犁。閉門一夕迷花住。幾處鳴珂應曉雞。

深谷幽蘭氣味孤。寄情瀟灑似君無。棲林我亦殊凡鳥。暫借猶須百尺梧。

水屋道人張道渥以畫幅見贈。風景甚似竹里江乘之路。因憶舊遊。口占二首題之。

棲霞山下曾遊路。水木清華畫幅如。不爲烏私愁未報。早拋簪黻換樵漁。
廿載江湖落魄名。肯教局促了平生。他時會約騎驢叟。同向棲霞道上行。

題慶比部保小影。

鄴侯風骨晉清談。仙使浮槎下斗南。絕世襟懷誰似此。江波千頃月初三。

驛程春柳又飛絲。並騎聯吟記昔年。此夕扁舟應憶我。清涼山色馬蹄前。上幸五臺之歲。僕與君俱以尙書郎扈從西行。

仙霞萬疊看山容。琴鶴相期厲古風。行到西湖重照影。繡衣今日異圖中。

望君節鉞有傳衣。遲我江東理釣絲。也似隨園狂處士。才名全待相公知。君爲文端公第十三子。文端公知之。袁子才前輩僕常以期君。

次韻答船山翰林見慰墜車之作。

慙媿犇車自墜車。翻勞賓客到門闕。求醫幸得千金術。便廢應成一代書。物有危機因力盡。命多磨竭悔名虛。八騶縱有前頭路。何似江湖戴笠初。

又答船山翰林。

十丈塵中觸熱馳。何人博得畫兼詩。前車好作登車鑒。不在平常醉墜時。

澄清堂續稿跋

伯舅淵如先生詩稿凡八卷。曰冶城絜養集爲卷六卷七。乃辛未歲解組後居金陵所作也。已手編付刊。曰澄清堂稿爲卷一卷二。亦先生手訂本。有圈點悉仍其舊。以賦冠卷首。乃館課所僅存者。其餘爲王給諫麟書攜去。稿中五七古詩半係少作。袁太史枚初閱先生詩。驚爲奇才。且云少時多作古體詩。少作近體。此從源溯流之學也。其三四五八凡四卷。則外舅南麓先生屬慶編次。並與嚴孝廉可均共相商訂。續而成之。茲將丙申以後。丁未以前。及居京師時所作者。編澄清堂續稿爲第三卷。得古今詩一百八首。從子壻龔慶謹識。

孫淵如先生全集

濟上停雲集一卷 芳茂山人詩錄第四

自歷下之官兗州道中卽事。

聽馬紅旌靜不喧。玉京回首憶高寒。三齊名士爭投刺。一路青山送到官。使者車單如客過。聖人家近借書看。時清不用矜風節。慚媿儒冠換豸冠。

次韻。

趙懷玉。

衡門雪後少塵喧。有客書來正歲寒。行部又添新得句。趨庭卻喜乍遷官。桑經注好關心讀。魯國山多放眼看。作宦盡如君快意。爭教人不想彈冠。

韓對。

姓氏天題墨未乾。點煙杯水迴生寒。得觀海處皆奇境。能讀書人是好官。魯國諸生門下列。嶧山傳刻馬頭看。遙知兵衛森嚴地。猶戴蓑蓑子夏冠。

王復。

排來畫戟淨浮喧。驛路陽和未成寒。持節行吟瞻闕里。望塵伏謁笑卑官。繡衣喜溢庭前舞。書尺多頻

帳下看海內才人齊仰首。一時爭望進賢冠。

次韻答阮芸臺學使同年。元東招卽往歷下之什。

芙蓉池館報花開。驛騎傳詩一夕催。不爲時需訪碑使。元時設此官也。應天與聚星來。

原作。

阮元。

濟南亭館傍湖開。湖上西風且漫催。萬朵荷花五名士。一時齊望使君來。

次韻。

吳錫麒。

濟南名士燕頻開。蓮子湖頭信屢催。此去更應清到骨。鵲華秋色馬頭來。

張問陶。

花底長筵次第開。匆匆驪唱莫想催。樽前讀畫先搔首。何日明湖載酒來。

伊秉綬。

車騎東都祖帳開。明湖簫管繞城催。一從杜老題詩後。名士皆趨歷下來。

曾傳臚唱五雲開。暫別仙班使節催。相送好拈韓子韻。視君成政更歸來。昌黎送鄒尚書之嶺南節度序云韻皆以來字者視君之

成政而少歸也。

方體。

千年伏鄭面重開。時君校馬鄉注古文尙書湖上名流讌集催。絳帳笙歌休散歇。使君今抱壁書來。

余鵬年

讀書捫碑生面開。詩成不要鉢頻催。鐵公祠裏吟風葉。送到欄前作雨來。

十月十一日巡視曹單河防作

平沙風緊射征裘。近臘冰澌尙急流。兩戒忽分南北堯。一抔須障兗徐州。居民儉歲輸薪束。候吏寒更報水郵。龍節一雙來澤國。可能當食不紆籌。時兼署山東通省運河道

乙卯歲小春下旬隨李河帥不翰乘廠舟巡工泲上。是日風寒。歸後蒙惠海龍裘。賦謝。

重臣督濬屏前騶。直似乘槎下斗牛。民俗共欣瞻露冕。銜官也許上仙舟。較量碩望三門柱。比例詞源萬里流。好繼謝公傳七隸。年年春水送千艘。謝公七隸事見水經注疑今壘莊以此名隸壘音相近

戟門披得翠雲歸。似此知音自古稀。什襲未應輕換酒。提攜只覺媿傳衣。重來東閣春風暖。此去南湖朔雪飛。時往南旺湖一帶勸祝濬工遇大雪一日拜恩逾挾纜。願推公惠到民依。

嘉平望日自泲上回兗州是夕大雪

四番雪澤逐征車。余至壘莊南旺魚澤及歸兗州皆值雪澤歸夢欣然對酒罏。他日飛蝗寧入界。明年春水早生湖。七湖泲運泉鋪張東閣開詩境。粧點南樓作畫圖。孤負登臨好光景。朔風向曉又長途。

正月十一日同黃小松司馬易至嘉祥山中訪武梁石室畫象小松作圖紀遊

石室千年爲爾開。翠微訪古共徘徊。高寒到骨清如許。卻喜無人帶熱來。

一雙石闕半埋塵。萬樹桃花孰問津。只有姓名先我到。前年司馬重作武氏祠立碑題碑陰摩挲疑是再來身。

把臂梁園近十年。雪鴻忽聚此山前。畫圖他日傳佳話。金石交情翰墨緣。

春日行部曹南道中卽事。

千株楊柳萬株花。想見春山綠到家。不是羽書鳴驛騎。一宵魂夢在煙霞。

廢舍匆匆去恐遲。廉車心跡有誰知。襄帷一樣看春色。不及江湖跌宕時。

斷獄方與歸涉上道中口占。

林臯風景似南徐。霧濕紅旌日上初。雀角未消還廢舍。雪髻何事又隨車。前到臺莊截抄閩督費財及巡工南旺皆值雪澤關心

荷澤分流水。獨山湖卽古荷澤著手桑經一卷書。旅食匆匆辭授粲。尙慚肘後露金魚。

次韻。

周雋。

乘驄踏雪往來徐。知是甘棠輟訟初。折獄已持金作鏡。飛花便屬雨隨車。胸無世上難平事。腹有人間

未見書。樸學媿教明共載。豈應同隊說龍魚。

呈謝玉中丞德賜題先文介公殿試策二律次韻。

萬言射策掇科名。題品今逢一代英。魯國銜官欣立雪。舊官四曹時公爲舉主蘭陵家學魏登羸。元戎小駐旌旗肅。

東閣閒情筆硯精。文字倍增風節重。清時大雅屬公卿。冰壺水鏡比身名。戴斗才華壓國英。愛日再來升岱觀。潤河千里到滄瀛。白雲私幸傳衣久。華袞全憑論史精。好把驪珠勒圓石。幽光隔代慰邠卿。

金鄉城西北訪漢扶溝侯朱館石室

東緡城北古邱橫。誰把桑經問九京。清興忽來捫碧蘚。野人相聚看紅旌。扶溝功在名灰冷。潁水流枯路砥平。幾度滄桑畱片石。羊公一過不勝情。

和袁太史枚除夕告存詩

仙才絕代要傳衣。卻怪蟲魚著述非。來書紙考據以爲雕蟲自累天遣先生長住世。詩壇贏得替人稀。

題南樓卻扇圖贈吳山尊妹培

廣樂聲中翠燭然。荆釵出拜畫堂前。料量嫁事分清俸。不抵長安賣賦錢。

一夕爭傳蕭史來。塔鄉難得有仙才。他年泗上尋遺蹟。便指南樓作鳳臺。杜甫南樓在兗州府城內

涕上春波處處生。送君千里到蓬瀛。畫眉莫費凌雲筆。天子臨軒問長卿。

詔予監司言事恭賦一首

丹詔求言新令甲，監司封事舊章程。神羊一角猶能觸，大鳥三年已不鳴。方鎮儘知民疾苦，書生莫市直聲名。他時攬轡踟躕甚，何策經時答聖明。

曹南督送赴楚官兵寄畢制府玩

一篇墨守寫辛勤，手署頭銜上制軍。作宦未深思入幕，在公幕府八年談兵漸慣當論文。蕭蕭車馬辭曹渡，漠漠

雲山望楚氛。也似西師掃回鶻，番回蠢動時隨公在關中盼公投筆樹功勛。

答馬秋藥同年履泰比部時主講深源寺院將入都補官

歷下相逢酒共傾，忽聞北去曳心旌。嶺頭謁帝同時人，比部以第九名進士改庶吉士雞舌趨朝作隊行。子與比部同時補西曹又同司

總未必官清逾客況，怕逢人說剩才名。五龍潭上聯吟處，他日愁來數落英。子在歷下履與諸名士會于五龍潭精舍

原作

馬履泰

才人愛慕學人傾，同望齋齋使者旌。公著自能無滯事，李諧何害作徐行。掃除秕政聊攻媿，刊盡奇書嬾挂名。我欲還朝誇向客，國家科第與豪英。

感事

石人華屋已成墟，笑我青山未結廬。西第頌多惟裹足，南華事僻請焚書。折腰誤欲煩彭澤，長揖終應聽本初。卻愧澄清虛志願，芳蘭當路有人鋤。

魏比部成憲奉使江南過境不晤作詩見懷次韻奉答

同寮猶恨隔曹司。況是臨岐悵望時。天上使星虛候氣。江南驛騎早傳詩。蓴鱸一水鄉心動。雲鳥遺封故跡奇。東閣朝朝懸榻在。好攜紅豆慰相思。

原作

魏成憲

臚雲況是白雲司。膚寸成霖及此時。近聖人居觀習禮。多名士地愛論詩。鄜元注裏春行部。君按部以水經注自

隨時有考證

倉頡圖中作問奇。

君屬兩峯山人繪倉頡制字圖

爲過昔人傾蓋處。折疏麻更寄遙思。

聽鶯圖爲恩觀察作

碧草成茵柳似絲。一雙鶯立最高枝。使君別有關心處。試問春耕已及時。

柳浪和聲趁曉風。湖山清福比蘇公。雙柑斗酒民同樂。春在褰帷一笑中。

春來舊雨話煙霄。似爲嚶聲埽逕邀。回首上林聞百轉。白雲仙侶共趨朝。

觀察昔爲比部同僚

春及草堂看牡丹

款門兩度入芳筵。煮茗清談屏管絃。笋味脍供微醉客。花光濃照半陰天。閒中世事拋身外。樂處禪機在

眼前。座中潘太史好禪

回首曹南春似海。萬叢不及一枝研。去年試士曹郡值牡丹盛開

登第一樓東阮中丞元

曲苑夫容放欲齊。蘇隄柳絮已停飛。迴瞻玉宇千門近。樓在行宮東畔平望吳山萬仞低。高處元龍時獨立。上頭崔灑看誰題。他年想像平津館。第一風流數浙西。

題張徵君池上草堂畫幀

敬亭深與宛溪通。招隱還留桂一叢。拋却匡山讀書處。人家池上看芙蓉。朝端此日下蒲輪。嶺上何人贈白雲。我亦青谿新結宅。北山莫漫有移文。

題西谿訪梅圖

萬頃蘆溪記昔遊。夕陽無際雪光浮。春風不遞梅花信。旅客空乘瓠子舟。有約名山誰獨往。相逢勝侶是清流。姚黃魏紫曹南譜。不抵寒香一樹留。

爲金雲莊比部德輿題李憲吉明經且華遺影

畫裏相看有宿緣。一編詩翰最翩翩。可憐當日人琴痛。恰是顏回髮白年。李君廿九而卒山陽聞笛共聲吞。風義知君夙昔敦。我到西湖痛師友。一尋宿草一招魂。時謁盧抱經學士墓及訪汪容甫葛嶺園死處

遊湖上玉泉靈隱寺及紫雲金鼓諸洞。口占卽事。柬宋助教。大樽

素食荒村病舉樽。木絲衣重始知春。晴天高鳥寧依樹。清水遊魚不畏人。如此湖山縱放棹。曾拋身命去埋輪。得逢宋玉忘岐路。處處仙源好問津。

喧和風日趁幽尋。卻屏肩輿步翠岑。山面向人常變幻。洞門終古自深沈。杜鵑花放驚芳節。鷓鴣鳥情多戀。故林歸路松濤一時發。也應天籟爲知音。

湖上看牡丹

春光濃入野人家。曳杖閒遊日易斜。滿地繁紅正零亂。牡丹只放二分花。

阮中丞五月十二日招同程易疇瑞田段懋堂玉裁第一樓雅集

神仙同上李膺舟。爲我登臨屏八驕。積雨中間晴一日。平湖寬處坐層樓。漢唐絕業千秋定。吳越才人四座收。曠代知音數巡酒。臨岐爭忍不淹留。

贈阿臬使禮布

五年契闊忽升堂。邗水相逢憶去航。秋憲再新衣上繡。春風未著鬢邊霜。曾栽東國棠千樹。只飲西湖水一觴。交似醇醪言似玉。臨岐此意肯相忘。多時經席此因依。一路苔岑聚亦稀。交到袁絲論僮儻。情如平子契元微。盼公江國仍持節。老我名山再拂衣。此去經時迂闊甚。閒雲不稱九霄飛。

將抵金陵道中口占

漸江千里忽思親。五日輕舟抵□□。風信喜同潮信順。客囊知比宦囊貧。書求多積漸廉吏。山不成遊似

俗人欲撫祥琴最惆悵。草堂畱我可經春。

贈洪太史亮吉

乘燭論心已有期。尊前霜鬢認依稀。我驚駒隙三年速。君白龍沙萬里歸。折檻風流成盛節。埋輪心事有危機。不知此後方元白。可仗文章定是非。君前詩有七年我亦長微之之句。又云江州司馬通州俸料理頭銜似昔時。

題許秋巖太守兆椿書幀。

成陰楊柳是誰栽。池上夫容趁曉開。已製新紈驅溽暑。清風況有故人來。

嘉會燕臺瞥眼過。都官回首憶鑿坡。雲龍剩我隨東野。十九人中聚散多。昔官秋曹。讌集都堂中。曾入翰林者十九人。今少司寇祖勗。前鴻臚。項豫齋諸人。皆預其列。欲作白雲蓬島圖。

爽鳩威望鶴形儀。萬頃胷中未可窺。我亦蒼生瞻露冕。每披圖畫當褰帷。聞道中朝憶傅巖。政成霖雨在閭閻。對君便寫松千尺。尙恐丰裁未若髭。

贈鈕大樹玉

鈕生士而賈。游歷齊魯閒。手持江子書。訪我逾數年。我時往河澗。備兵曹濮邊。時督兵防曹單交界。發書意想望。會合非徒然。竭來吳東門。把臂開心顏。贈我中都志。祖德在舊編。僕家本鳳陽。遇我於里門。醉我客舫聯。出觀所著書。指斥新附篇。說經何硜硜。腹筒殊便便。二徐趙宦光。茫如隔霧煙。我先窮篆籀。同志段與錢。段懋堂玉其錢

一獻之
培。思作石經稿。追仿三代前。秦逸徒隸書。附正體變遷。僕嘗作石經彙列篆隸正三體古俗互證必求依據少溫筆雖工六義多
乖愆。何以餉後儒。鴻都寫千言。勤拳鉏生意。箴砭俗識偏。說文非僻書。大哉帝命宣。時有請禁說文不宜用之制義者上因有
說文非僻書之論。下士有賈心。挾冊思夤緣。賈郎皆賈人。賄賂通上官。誰能貢奇士。撰述朝章傳。長揖莫釐峯。焚卻范蠡船。

題何蘭士道生詩卷。

冰雪攜來一卷文。游蹤檢點惜離羣。軟紅塵裏常懷我。太白樓頭不共君。君視漕山左時余丁內艱歸。帝里尙留棲樹鶴。蒼生還望出山雲。尊前小別添招恨。冷雨邗溝一夜聞。

十月朔日曾都轉懷招飲休園分韻字字。

蕪城萬井喧。秋色浩無主。悵然登臨興。招此今舊雨。名園倚幽僻。勝境隔塵土。灌木不記年。霜花尙盈圃。茲堂屢易姓。傳舍鮮寧宇。當時金谷宴。可有魯儒腐。高臺脩將夷。青史闕無取。使君雅敦素。太守篤耆古。澄清鬱奇志。俛仰思小補。移尊就空曠。清尙屏幢羽。一作華廳廉泉設禮飲。經濟助談塵。吟詩寄情耳。聊用壓韓杜。

秦小峴觀察瀛春谿垂釣圖。

未必谿山得自由。臨淵我亦愛清流。人閒不少魚吞餌。又恐先生用直鉤。

芙蓉湖上擬垂綸。界石山前好問津。如此谿流深幾許。可能容得釣鱉人。
太液春明首重迴。書圖莫認子陵臺。濟時正要經綸手。且爲蒼生罷釣來。

桂林授經圖爲家方伯日乘作。

陔蘭花發繞階除。岫桂叢高近碧虛。親授過庭經一卷。勝他晏子鑿楹書。
北平世澤有淵源。早歲科名日下傳。誰似吾宗能濟美。三蘇名重又斜川。
畫裏風裁露性真。天涯手足倍情親。紫微仙署青谿宅。棗鄂花連一路春。

題許秋巖太守問耕圖。

三年有積應先問。五穀能分詎不如。稊稗也須知道在。儒書最古是農書。
一廛聽馬本風清。江左棠陰處處成。若問讀書兼讀律。至尊前席待先生。

題張蠡秋曾虔眞。

美人駿馬眞名士。都到林泉勝處來。誰信尋幽謝康樂。翩翩華冑又仙才。
玉簫金管坐題詩。嘯傲青山起未遲。白下相逢慚白髮。輸君長似畫中時。

馬融石室口占。

傳經臺古倚高岑。經術東京到子深。莫怪生平價不足。要將聲伎換山林。

爲家方伯日乘題王蓬心太守所募董北苑瀟湘圖。

北苑圖中小謝詩。雲山迢遞水逶迤。使君按部行春處。太守含毫望古時。宛在仙舟人約綽。似聞天樂竹參差。十年讀畫聯吟處。回首秦關有所思。並見北苑真蹟於關中節署。

王觀察象儀于署中葺茅茨作詩次韻和之。

亭外嵐光白廓如。窗前綠意未全除。戟門深處還調鶴。案牘清時又展書。葺屋圖民心事在。草堂容我宦情疏。論文日有高軒過。贏得青谿近結廬。

次韻答洪稚存太史亮吉

酒痕猶染舊時襟。相對居然鬢雪侵。結綬蕭朱曾接踵。抽簪元白又聯吟。及身易定千秋業。經世難灰一寸心。祇恐未移麋鹿性。便遊廣夏憶長林。

歸硯圖爲袁綬階廷禱題。

一片澄泥硯。攜來問字亭。摩挲思世澤。呵護有先靈。什襲仍完璧。傳家伴一經。我懷吳將印。古篆想儀形。予藏家吳將印。文曰孫武私印。

題張子白同年大令若采西涼春色圖。卽送之任。

短衣匹馬便孤征。帝識循良在此行。邊徼如今要民牧。請看才子作長城。

昆侖山接賀蘭天。一片河湟落眼前。君問富民渠在否。下車新政是農田。
百二秦關訪古迴。驚人詩句達燕臺。崆峒華岳題名到。何似看山入剡來。
知君驛路最相思。我亦愁看贈別詩。他日西湖重訪古。半閒堂址獨來時。

題畫

一株疎柳一株楓。斜應懸厓落照紅。多少閒雲爭出岫。讀書人在萬山中。
石田遺跡辨能真。淡處深含四座春。爨下知音得賢主。豐城望氣更何人。

偕洪稚存探梅隨園飲小倉山房次韻

一代靈光入冢時。百城文史付佳兒。尊開文舉連宵燕。腹痛橋公曠世知。
古樹著花先歲發。冷雲含雨出山遲。中年小別關情甚。添得新霜在鬢絲。

蘇文忠祠堂圖爲秦小峴觀察作

千秋詩客有前因。手薦春蘭到水濱。祠宇不摧人代好。湖堤無恙柳條新。
嘉平終古思生日。循吏重來是後身。我媿褰帷難暖席。山陽水利屬何人。

張穆庵轉運映機屬題雲在山莊圖所寫歷下某氏園也

琅玕影入碧波紋。畫裏林亭竟屬君。此日東南要霖雨。在山雲作出山雲。

只餐山翠與湖光。攬轡清風動路旁。若畫使君行部處。一行隄柳一株棠。
褰帷我亦到明湖。歷下名園好在無。畢竟蘧廬同是客。千秋留得輞川圖。

白公祠爲任太守兆炯作。

白公隄上新祠宇。訪古曾經展拜頻。水利繼成千載政。瓣香元有再來人。兩朝詩老淵源合。
徑園亭結構新園祠爲特故址。若問鄒滕溝洫事。廉車我媿澤如春。
樓有檀杜三蘇閣

濟上停雲集跋

先生於乾隆乙卯歲任兗沂曹濟兵備道。適阮督部元視學山左。諸名士會萃一方。多文讌唱酬之作。曾刊濟上停雲集。板存黃司馬易家。未及攜歸。甲戌歲從蔣明府因培索得一本。茲將集中先生詩錄出。並錄和作。庚申辛酉間主講詁經精舍時所作。亦附焉。編爲第四卷。仍名停雲集。紀勝會也。凡古今詩七十
六首。從子培龔慶謹識。

濟上停雲集跋

吾師淵如先生未登第以前所爲詩。畢弁山督部采入吳會英才集者。孫童時卽已熟誦。大抵原本六朝。而出入昌谷玉谿之間。七古縱橫跌宕一時。與洪稚存黃仲則兩先生並稱鉅手。中年以後。覃精漢學。校勘羣籍。袁簡齋太史以爲遁入攷據。至貽書相責。不知先生之詩之工。猶夫少日也。自古詩人無不博通經史者。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韓云凡爲文章。宜略識字。迄今二家之集具在。其徵引未嘗不富。攷覈未嘗不精。正不得謂長攷據者。必不能爲詞章也。葆及伯兄思敬。受業先生門下。十餘年來。備聞緒論。客春重遊金陵。尤得朝夕過從。竊幸得遂所願。何圖小別未久。而先生遽歸道山。梁木之傷。何能自己。茲難弟南麓先生。屬龔子少山編次遺集。命葆以校讎之役。謹識數語。以誌天下之讀先生之詩者。嘉慶戊寅夏六月。受業海寧楊文孫拜跋。

孫淵如先生全集

租船詠史集一卷 芳茂山人詩錄第五

新除山東督糧道之官口占

一紙除書到驛亭。故山南望不勝情。別來鶴笑軒車態。白鶴一雙出山時寄友人處聽慣蛙忘鼓吹聲。未信澄清關此出。轉因溫飽惜平生。從他廚傳蕭條甚。自有圖書抵百城。

山左道中

駒隙猶餘感。烏私詎忍忘。得登天子陛。重到聖人鄉。負米辭歧路。浮家泛一航。莫嫌行色儉。文史富連樑。
倉史廟

生公臺畔劍池旁。展謁新祠憶聖倉。異表不妨傳四目。世官誰復擅三長。漆書字不留中古。白水碑空臥夕陽。我自髫齡攻篆籀。手摹蘋藻薦心香。

試院卽事。次鐵冶亭中承保韻。

芸館追趨記昔因。棘闈文燕過蕭辰。絕無雲處重圓月。大有年中後樂身。馬帳生徒他日廣。庾樓風景一番新。謫仙得住神仙府。未覺蓬萊隔世塵。

一臥滄江五度秋。湖山重到憶清遊。感恩令伯仍持檄。擊節袁宏久住舟。政美不妨官有暇。才疎深媿志難酬。籌河積穀經綸在。借寇人思節鉞留。

再至東省過河漫各縣

龍節巡工此地過。滄桑重見感如何。嘉慶元年攝運河臨清一帶大開神禹會疏濬。大清河即漢人所云河行誰濬齊桓舊寒河。緯書及鄭氏注經俱云齊桓塞九河為一今東省王莽河即事有非常須慮始。議無上策況謀多。郊原極目哀鴻集。媿對移文別澗阿。余僑居金陵終母喪後二年因祖母九旬

漕轉兼施古法存。吳溝淮泗有通津。宋時設轉般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以爲良法故云自轉般之北爲吳溝通商魯故道若設倉轉割不借河流也下游障口虛糜帑。高地行河索解人。河渠書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漚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謂河過汜水大邳出即分其流一爲漯川一從黎陽山北行也處常掘深之則山。地中行若行平地必又築隄。蘇轍妄言頻誤國。渠九河之說相起於蘇子由不知與二所謂築垣居水田廬低下如今齊豫數被災也王尊捍患敢忘親。寸長尺短從評論。可有人閒柱石臣。余樞臬時山左大府檄子治灘決口固其宜矣。移均屬俗如惟河務非其所長易人代任

次韻答吉漕督繪

禹瀆枝流歲幾經。偶隨鷗鷺宿沙汀。十分爽籟升秋月。一路明河望使星。下水船如年矢急。被霜蘆感髮

絲青運租尙有清吟客。庾亮樓高竟夕聽。

題左寧南復督師孫高陽檄調揭帖。崇禎十六年有平賊將軍印。

督師平賊權難一。倡義勤王勢已孤。孫左也非亡國將。屏明失計不遷都。倪文正曾有此請。思陵不能從也。

題息隱園圖。

息隱園中大隱人。閒居一賦自娛親。琴書無恙風流在。六代中郎有後身。
蕭疎修竹最依依。丘壑胸中有化機。知向南華悟真旨。圖中蕉鹿是邪非。
愛招逸客敞高軒。四面山光半畝園。恰共翩翩吳季重。也來十日飲平原。
苔痕石上雜題痕。惆悵尊前手又分。我亦青谿同結宅。輸君不負北山文。

通州視三弟星衢于三角淀回舟口占。

泉州地僻守桑乾。累日壺觴得盡歡。千里一麾臨海角。六年三度到河干。西堂春草勞歸夢。北路車塵厭此官。憑仗微蘭有消息。高堂聞信一加餐。

次韻答吉漕督。

雨過銷殘暑。天空見海曠。檣排疑隔浦。帆轉不離村。豐歲看禾穰。歡聲過市門。官情聊復慰。猶是夢田園。

李鹽政招飲次裘制軍行簡韻。

綠。酒。波。生。燭。燄。斜。西。沾。有。客。正。思。家。吳。歌。繞。座。鯊。魚。出。消。得。離。愁。住。海。涯。
節。鉞。增。輝。翰。墨。場。偶。因。按。部。攬。春。芳。梅。花。一。賦。驚。才。露。不。信。先。生。鐵。石。腸。
樣。使。虛。傳。博。望。侯。運。租。高。咏。幾。經。秋。詩。人。星。聚。行。臺。少。對。月。同。登。庾。亮。樓。
朋。簪。都。似。合。延。津。分。手。期。敷。四。海。春。莫。學。公。孫。餐。脫。粟。要。開。東。閣。引。賢。人。

題梁匠誨同年鳳雛山館圖

意。中。池。館。眼。中。山。畫。裏。居。然。翠。壁。環。留。得。鳳。池。家。學。在。清。聲。不。斷。五。雲。間。
烏。衣。華。望。好。門。才。千。里。征。車。把。臂。來。我。亦。誦。芬。思。舊。澤。卜。居。新。榜。鳳。皇。臺。

題閨人真

春。風。吹。動。鬢。邊。班。自。展。生。綃。對。遠。山。輸。與。閨。人。出。塵。早。玉。京。相。見。尙。紅。顏。

曾。記。聯。吟。夜。閣。虛。小。園。松。竹。亦。蕭。疎。無。人。鬪。茗。焚。香。坐。廿。載。繩。牀。擁。亂。書。子出門歸閨人輒已整理書籍

人。間。小。別。太。匆。匆。墓。碣。新。鐫。宿。莽。中。營。奠。營。齋。等。閒。事。孟。光。同。傳。約。梁。鴻。
檢。點。牛。衣。淚。未。乾。清。宵。論。史。一。鏡。寒。對。君。最。媿。王。章。事。兩。度。虛。彈。獬。豸。冠。

石琢堂殿撰鑑玉北行留別一詩次韻奉答

已。分。橫。經。又。荷。薪。名。山。未。乞。向。平。身。五。雲。先。後。朝。天。客。一。部。旬。宣。假。節。人。有。約。蓴。鱸。尋。釣。具。莫。教。塵。土。滯。

車茵雲巖別墅山塘路。孤負梅花在水濱。

題春帆北上圖

天人策上驚時輩。湖海才高作壯遊。回首浙西山色裏。何人能上李膺舟。
一樣鯽鱸動遠思。春江我更挂帆遲。得歸淺水蘆花處。莫羨乘風破浪時。

華秋槎司馬瑞潢北上旅舍圖

葛仙墓下白隄前。廉吏棲遲屋數椽。孤負陶潛三徑菊。料量劉寵一文錢。琴書課子青鐙畔。風木思親夕照邊。他日匡山讀書處。流傳佳蹟勝平泉。

匡廬識面圖爲胡維君虔作

千里探奇汗漫行。皖江雲入豫章城。廬山自有先生到。不許匡君占得名。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出漢人注今所傳阜昌禹迹圖移於漢

水之上

萬壑千巖尺幅收。白雲盟在媿閒鷗。我尋五嶽才登四。試展生綃作臥遊。

胡維君環山小隱圖

曲曲青谿憶釣遊。蕭蕭笠屐足淹留。有人問訊陶潛宅。千仞山圍萬卷樓。

經學傳家自安定。皐比奪席到蘭臺。蒲輪莫負求賢詔。小隱還招大隱來。

周駕堂給諫。厚韓視漕天津。兼權齟使。詩以紀事。

析津民吏盡歡騰。黃紙除書得未曾。軺傳忽持雙使節。頭銜猶愛一條冰。女兒酒到儀俱却。學士鹽行價不增。却稱東方貧轉運。運租船上作吟朋。

題停琴佇月圖。

白雪何妨曲奏遲。青天應問月來時。使君自有驚人句。不用重攜謝朓詩。名山多暇足良遊。管領東南第一州。千古琴川風月地。弦歌飛上庾公樓。轉粟功高到日邊。乘槎人望若神仙。一輪卿月升霄漢。又和虞廷奏五弦。

金雲莊比部。德輿得岳祠銅爵。將歸岳氏屬題。

江山半壁長城壞。祠廟千秋祭器留。出土也應同碧血。傳家原未抵金甌。爵有精忠報精忠有後宜無恨。國及岳珂建識。造篆神物逢君異暗投。把酒止澆墳上樹。黃隆痛飲願須酬。

李觀察廷敬座中分賦。

柿秧。

水中分種日中栽。畫出江南錦翠堆。兩岸翻車聲盡歇。使君甘露應期來。

繰絲。

應機誰與展經綸。訝許文章觸手新。只有素心同不染。繭絲辛苦笑何人。
造醬。

覆餅剩有著殘書。三伏弄藏到臘初。此味山來勝鹽鼓。不知調鼎竟何如。
曬藥。

茅檐赤日正暄妍。料檢參苓入籠全。能活千人著千卷。不曾服食也延年。
折荷。

卓午涼生綠水灣。碧筒豪飲幾人間。荷衣製就商量久。莫被簪裾賺出山。
浮瓜。

清泉手汲注磁盆。沁齒涼生碧玉痕。一樣寒漿圖一飽。青門何必憶朱門。
賣冰。

似雪寒光透苧衣。晶盤相對却炎威。只除天上條冰貴。賣到人間一片稀。
舟泊揚州。大雨三日夜。以郭河陽夏霖圖。留贈曾都轉。煥

邗溝入夜水潺潺。雨在河陽畫意間。却羨無心雲一片。有時出岫又還山。

結軼朝天喜盍簪。高齋話雨又題襟。待公此去趨宣室。問罷和羹問作霖。時與都轉先後入覲。

六月三十日抵棲霞口占時乞假南旋。

六年塵土夢鄉廬。錦翠林巒畫不如。猶對青山染須髮。歸田爭忍待懸車。

六月三十日遊棲霞在珍珠泉壁見王夢樓太守詩次韻和之因寄汪春田太守。爲霖。

安石林亭靖節籬。歸仍草草出遲遲。行蹤野鶴孤雲伴。心跡清泉白石知。信宿未能忘樹蔭。用三宿登臨莫待藉筇枝。青山如舊循青巖。慙媿重來異昔時。

苔埋三逕菊荒籬。歸計秋風莫再遲。汎梗官場餘我共。浮雲世事幾人知。有情雪認飛鴻印。無恙松留待鶴枝。記否僧寮同聽雨。六年如夢不多時。癸亥與汪春田同宿珍珠泉。

山左彌月望雨。余入境過郟城。費縣寧陽。連獲甘澍。喜而有作。

急雨驅蝗墜作堆。郊原無際送青回。誰知直指隨車雨。也爲征人灑道來。纔辭館粢又壺滄。不信椒蘭過有芬。我似鄭莊糧不裹。非關人愛故將軍。

題牧牛圖爲孫令良炳作。

風景桃林得自由。戴嵩名迹偶然留。夕陽芻牧馮誰問。却怪他人畫鬥牛。不施鞭策自天全。藉草看雲一晌眠。誰識牧人辛苦意。待他蕃息已經年。

乘田小試有前塵。休養能回萬物春。畢竟牧民還似此。中朝問喘望何人。
讀漢紀偶成。

梁冀初誅海內清。朱雲何事欲捐生。杜門周協從容甚。却恐人知不屈名。

題余秋農曼丹陽道中踏雪聯吟圖。

傳書張逸應成志。問字揚雄亦有亭。莫似程門虛立雪。空談理學不談經。
君於東野爲雲久。我恨宗之識面遲。悵好丹陽山色裏。雪花如掌獨行時。

華秋槎司馬觀瀑圖。

不買青山但觀瀑。使君風味尙書生。巖如翠黛窺簾出。官似神仙着屐行。却對急流思勇退。誰從高處更揚清。披圖我媿征塵滿。何日來聽萬壑聲。

邢侗山大令澍松林讀書圖。

蒼松門外作龍鱗。著述中年漸等身。爾雅手增家學闕。西傾目驗地圖真。判除案牘橫經籍。料理蒼生對古人。我望關西傳絕學。天涯相見卽相親。

轉粟北河舟中卽事口占十首。

嫣紅露重捲牙旗。嫩綠風吹上柳枝。一縷名香兩行燭。使君船過路人知。

萬軸綈緇映翠裾。問奇門茗日無虛。五湖却笑鴟夷俗。只對紅妝不著書。

潞水津關駐玉驄。阿連來往一尊同。三弟星衢官直隸。每年皆到舟。次敘晤近擢天津管河通判。不高官職閒雲似。最好游行在半空。

詠史租船六七年。醉時判事醒時顛。乘槎試近高寒處。多少神仙羨謫仙。

手版遺忘禮節疏。謂介塚志搆。履歷故及。又看朝爽倚庭除。笑他大府持籌吏。也乞先生玉筍書。

拍浮日倚酒船豪。甘脰何曾鬻老饕。一事江南較差勝。鼠姑時節已持螯。北河春夏蟹螯已肥。

啼鳩聲中綠樹稠。乍嘗鄉味減鄉愁。鯨魚清飲如蟬潔。何事浮沈在濁流。衛河一帶近年多有刀魚。即說文所謂鯨魚。飲而不食者。

動地狂飈十丈吹。辟塵簾箔四邊垂。睡鄉自有逍遙福。夢見天清地曠時。

雲母窻虛月漸高。夜深仙侶對拈毫。醉來尚有宗之共。玉樹橫眠覆錦袍。

蓴鱸堂上勸加餐。未到懸車要挂冠。從此收帆向南國。平江烟水接長干。

庚申冬日同人集一榭園。閱十年矣。偶屬吳山尊學士嘉題冊。有感舊遊。率賦二律。即用唐陶山

刺史仲冕元韻。並以寄之。時己巳年七月五日。

十年陳迹散如雲。高燕鱸鄉憶夜分。井上已投佳客轄。座中思接令公熏。是日陶山因公事不至。龍韜說劍慙初祖。

虎阜棲神近故君。重到山塘舊遊處。幾人惆悵話斜曛。戊辰年假歸。燕集一榭園。所遇毛君用古鈕。君樹

元錫陶君梁。吳生毓汾。戴生廷翰俱題名中人。

林亭臨水又依巖。尙惜風光不越凡。攬轡久貽名士誚。迴舟合署散人銜。看君鷁鳳遊三島。陶山子鑑。老已入翰林。我雕蟲枕一函。擬向元龍牀下臥。笑他宦海更揚帆。

題徐河督端漢水秋屯圖次鐵撫部保韻

麾戈誰掃漢陽平。人羨班生在此行。國士連籌還入幕。書生投筆便談兵。冠加鷁尾真儒將。手射旄頭落賊營。天與長城衛河洛。一軍風鶴隔江驚。

十騎登壇乍有須。橫經學劍術非疏。天人城北瞻殊表。烽火關西奏捷書。受代我寧慚伯氏。前罷東魯監司時得節下任好賢人揔薦由余。山東江南督撫以君善治河交章薦舉東南行水頻持節。才望原從此際儲。

僞廉吏

僞廉吏。日食一羹衣短袂。左持法律右會計。終日何喧喧。興利復察弊。清晨官中下火符。吏胥戰粟民歡呼。催科不得名一錢。起徭不得餘一夫。東郡雪冤獄。西邑枉法誅。守令變色走路隅。懷金曳囊空踟躕。清聲徹九天。夜半□□得如。召入溫室。問民疾苦寒暑。怨咨惟爾恤撫。承命稽首拜且舞。出朝揚鞭氣如虎。日食不煩廚傳。夜宿不入官府。手曳空囊別有譜。道旁舊吏索資斧。昨夜喧傳有過客。公子輝煌到京闕。東家得價鬻高樓。都下新添廉吏宅。

迂書生

迂書生。少小捉刀削六經。眼底五花煙霧橫。苦心立言說經意。隔席爬癢指爪輕。巍巍高科那刺促。束閣陳言親簡牘。風聞例得入彈章。獬豸非邪亦善觸。去年上書陳理財。科條細密煩安排。公門拜爵復幾許。私室金溢光皚皚。七月河流走霹靂。飛鴻滿郊不得食。黃金可成川可塞。問之不語坐默默。

西湖三舟圖

題詩讀畫盡名流。問水尋山數舊遊。此地白蘇留古迹。何年李郭住仙舟。一時勝賞千秋擅。萬頃湖光尺幅收。我亦鴻泥餘印在。倩人添寫詒經樓。詒經精舍前有第一樓予昔居此。

題馮刺史湖

三士圖寫東坡詩意爲抱朴子陶淵明及東坡三象自爲白衣送酒人。

神仙與隱逸。各自有千古。東坡曳筇纓。頗歷世塵苦。同有曠世才。光燄筆端吐。三賢參列宿。餘子盡搏土。古人不見我。此恨孰能補。馮君不凡士。白眼視寰宇。空堂對前哲。折節酬清醕。人物近眇然。名山倩誰主。

贈汪春田太守南歸

柳暗花明水拍堤。淮南一棹去如飛。漫愁此郡多通滯。直爲時魚便合歸。板輿無恙鹿東存。試檢奚囊句又新。肯費心神嬰世務。半園花石待經綸。拂衣輸與着先鞭。將隱何須負郭田。他日同尋舊遊處。棲霞山館虎邱船。阿城握手挈行廚。安德停驂待郡符。草草官場眞夢夢。不曾沈醉在明湖。

題姚尙衣良行樂圖

使君古君子，篤行孚天人。獨立性不阿，蝮屈道自伸。聖人鑒忠讜，授節來江潯。尙衣佐垂裳，榷稅無贏緡。永懷過庭時，重闢行馬門。豈惟位業嗣，且喜清白傳。衡門偶相訪，傾蓋若飲醇。既瞻江令宅，復遊謝公墩。觴客筵屢張，哦詩筆如神。燕閒寫作圖，眉宇含古春。桂根在天窟，桐德參高旻。雖兼濠梁性，彌感恩遇頻。潢池乍解甲，瓠子猶負薪。獨抱經世懷，堪與知者論。當今赤心吏，誰似黃髮臣。期公此開府，余復歸垂綸。耆英倘入社，斑白逐後塵。

季春上浣得雨，偕汪刺史爲弼張州佐玉城泛舟次韻

夕陽初展墨雲收，喜見新苗綠滿畴。薄宦心情閒似客，濃春風景澹於秋。永和會溯重三節，屯氏河餘九派流。草草行廚成雅集，幸逢李郭共移舟。

深源輕出媿虛名，紆鬱澄清攬鬱情。捧檄有人同小謫，夢巖同以散館改官扶犁感我欲歸耕。千家桂玉愁纔減，一夢蘓鱸去未成。差喜隨車三日雨，行春村落有歌聲。

天津令任同年銜憲招飲并柬胡同年觀察銜

酒波瀲灩蠟烟斜，香案仙曹葉令衙。清夢再尋蓬島路，黑頭同插杏林花。予與觀察同年同入翰林又同改官皇州麥潤隨車雨，天路風回過客槎。猶對笙歌憶雲水，六年痼疾在烟霞。

天津道中。魴魚入饌。口占。

盈尺銀鱗入饌奇。故鄉風物鎮相思。來從江海交流處。去趁年光最好時。細膩不嫌多骨鯁。清華端不借膏脂。虛傳八月還重出。郭璞神仙卻未知。郭氏注爾雅鯢刀云。二月八月出。不知爾雅以頰用從。言則魴魚而小者。魴之義爲小。

倉場玉侍郎。寧戴侍郎。均元。招同洪殿撰。登燕集尙書館。倉場題額。即席賦呈。

方丈筵開尺五天。長安知遇記他年。金龜賀老尋常解。官都下時。屢與王侍郎敘飲。衣鉢和凝一再傳。洪撰出戴侍

門下子亦侍郎。從子丙午所得士。半日清談依使院。七年高詠在租船。子自甲子年至庚午七運東漕。蕭曹政要先寧壹。道德親書第幾

篇。座中有玉侍郎書。老氏書。

深源再出媿虛名。攬轡何曾獄市平。自分圖書老空谷。敢誇霄漢有門生。門生滿霄漢。白居易。旬襟期共

領西山爽。心跡都方潞水清。差喜計臺添韻事。瓊林陪宴補春明。故事狀元歸第。列科一甲。官會宴子自外任未得預。

德州偕吳學士。嚴孝廉。可均。周刺史。履端。放舟衛河小飲。次韻。

急流東去見層波。殘暑初消換薄羅。屯氏河荒遺迹古。米家船小載書多。宦情漸比知秋葉。樂歲聊看合

穎禾。六載平津真臥治。媿無循政入輿歌。

送吳學士。還山。用唐刺史。仲冕韻。

曾攜采筆賦凌雲。又咏揚州月二分。子舍去修蘭膳絮。征衫來帶御爐薰。中朝開閣今非昔。歸路先鞭我讓君。到日秋風及鱸膾。不辭行騎觸炎曛。畫錦猶嫌耀碧巖。素衣爭肯落塵凡。徑修封事陳烏哺。不問除書有鳳銜。名嶽再經遊十日。古碑此去獲千函。明年芍藥花時節。有約金焦飽放帆。

德州晤朱觀察

爾安類

口占贈之

魯酒漸佳客。仙丹緩去程。共消三伏暑。重敍廿年情。僑郡依棠近。余僑居金陵爲觀察舊日官所官裝載石輕。古梅花尙在。別後幾枯榮。觀察昔以引病寓隱仙庵。有古梅一株數百年物。

家學傳緗素。殊助勒鼎鍾。潢池能淨埽。萍海竟重逢。老我飛騰意。輸君磊落胸。無田亦歸去。不待學爲農。
時將引病

租船詠史集跋

先生於嘉慶癸亥歲起補山東督糧道。歷甲子迄辛未。其間乞假南歸者一。督運北上者八。每於潞河舟次。擁書數千卷。公餘時有著作。兼會集名流。多觴詠之樂。故自題行舫曰運租詠史之船。茲編租船詠史集爲第五卷。凡古今詩九十五首。從子培龔慶謹識。

孫淵如先生全集

冶城絮養集卷上 芳茂山人詩錄第六

題東山絲竹圖

一局殘碁似敵兵。拂衣何必待功成。陶情絲竹中年後。已被蒼生誤半生。

宿清黃交會口舟次口占

一夕波濤宿水濱。八年塵土澆車茵。秋來病骨驚心早。南下河身障口頻。開卷易忘行路險。求醫難似濟時人。黃花待我過重九。且向東籬醉幾巡。

題嚴子陵却聘圖

蒼松畫有物外僧印不知何人

時平容汝去巖廊。一櫂烟波指故鄉。多事客星干帝座。狂奴不及介推狂。蘆花淺水任浮沉。莫笑還山入未深。却聘歸來仍罷釣。高人并少羨魚心。

得趙文敏所書曝書二字以畧書樓口占二絕句

三層閣擁百家編。腹笥何曾似孝先。薄宦廿年徒立壁。買書錢是賣文錢。思量故紙隔烟蘿。拂拭凝塵返澗阿。他日不分南北阮。曝衣樓上曝書多。

郭文學廬以神廬圖屬題。

萊國樓臺無地起。幼輿丘壑自天然。青山可待巢由買。明月清風不用錢。

蘧廬是處可容身。眼見朱門易主頻。我亦山塘新卜築。未妨舍宅學王珣。予買虎丘一樹園。建吳將孫子祠。

入畫居然似輞川。夢游何必到琅環。爲君更寫平生願。廣廈應須有萬間。

古詩。

人爲保蟲長。天意令冬蟄。食穀智而天。真人學呼吸。聖賢參化育。衣毛復餐粒。哀彼蚩蚩氓。中年耆將及。我聞上古時。男娶待五十。後來習攻戰。滋生以爲急。伐性牀第間。煎燔自供給。積傷在方寸。何況百憂集。吾衰孔驚嗟。絲染墨悲泣。上壽焉可期。榮名亦空立。齷齪腐鼠餘。青紫莫爭拾。

聖人治性情。中和以爲寶。禹教先人倫。箕疇法天道。諸子偏不中。一得自矜矯。奈何索虛無。解經雜莊老。浮屠出東漢。妖夢孰稽考。六朝暫唐人。濫觴飾浮藻。循環報恩怨。惑衆使祈禱。豈知真天人。高識空八表。責己怨自稀。無求物寧擾。不讀非聖書。肯羨侏儒飽。遐稽有虞代。畫衣當刑條。終身異章服。有類撻市朝。民固不畏死。法峻俗益澆。苟卿疑象刑。性惡識不超。麟遊讓生草。鳳去驚胎天。察物知天仁。則之自唐堯。仲由雞冠客。蒲鞭且停操。後有李日知。永屏朴與敲。彼哉酷吏徒。妄擬執法蕭。宿囚肆非刑。諫服山遮要。收帑始亡秦。五虐起有苗。爾後不足惜。壞此玉燭調。

辛未歲臘八前一日遊焦山遇大雪信宿而返山僧借庵索詩用蘇子瞻放舟焦山韻走筆付之一邱一壑目所眈何況名勝誇東南茲山屢過不一到望若海上神山三窮冬病體幸無恙裹裘瑟縮如僵蠶擊山疑賊靈運懼有田不歸子美慙江天萬里動寒色蛟龍百丈蟠深潭登山拾給焦洞近枕流高臥神魂酣濤聲激石壯心骨松風入戶侵笑談夜來飛雪照巖谷瓊瑤裝飾金仙龕佳辰臘八適相值盪粥味勝膏梁甘桑陰三宿恐增戀中冷一酌原非貪長歌趁韻才力薄濟勝有具衰年堪詩僧高絕況同志明春再訪山中庵

自焦山放舟登岸仍次前韻

象山招人遠日眈破浪忽返江之南勝遊難得雪盈尺快友應記人同三同遊爲劉司馬台斗願文學鶴慶中流回首望絕壁天然畫本王荆慙八騶不換此寂寂萬瓦未醒居潭潭鯨波吞山石欲裂蚪枝戰風聲正酣漫空天花助禪悅照座玉屑開清談刻谿旣到忍回櫂焦仙有約當同龕才名畫餅豈足飽世味嚼蠟無餘甘江流有時雜澄濁泉性自合分廉貪鴻歸寥廓弋空篡樹猶搖搖落人何堪急圖清淨屏塵俗歸途夢繞臨江庵

題周上舍廣衡入關登華岡次吳學士蕪韻

咸秦在天上二華凌雲標我遊迫飢驅適與名山遭八年客關西不問資用饒窮冬朔風厲盛暑炎陽驕

東馬登龍門。豈憚去路迢。天關呼吸通。霞際衣裳飄。驚魂在千仞。一墜不可招。偶作蓬島遊。遂趨玉宸朝。求容恥錄錄。易缺愁嶢嶢。翻然夢巢許。無復懷管蕭。歸田解簪紱。戴笠耘禾苗。側聞西諸侯。翹材盛賓僚。周郎假儻姿。華胄東吳遙。飲醇氣誼真。讀畫心神超。開卷見絕壁。夢游起中宵。蓮花手攀弄。鶴駕從嬉遨。東眺紫氣關。西酬白雲謠。千巖縮方寸。萬壑工摹描。浮生苦拘檢。百歲憂勞切。從君采藥行。長饑日橫腰。修羊儻可逢。毛女時相要。虛名駒過隙。游蹤鶴歸遼。手酌北斗漿。衣用天孫綃。借問曳圭組。何似升烟霄。

餞春次查京卿有圻韻。

柳拂池臺絮撲廊。淡烟疏雨玩流光。東風做冷多情甚。約住飛紅又送香。綠暗紅稀各有情。爲誰惆悵鬢絲更。能消幾度經旬醉。又聽新鶯出谷聲。

題箕侍御近光鬱岡棲隱卷。

鬱岡本仙都。古有隱君子。昔游窮地肺。未得餐石髓。初成迹荒遠。貞白此棲止。千年白雲冷。後見箕御史。傳真孰添亮。野服想脫屣。道腴故無悶。名在長不死。楚弓得有時。趙璧反可喜。文孫獲家珍。叔則真雋士。
裴茂才瑣爲訂
氏後裔來題我歸青谿曲。屋映北山陲。五松久成陰。獨鶴不飛起。誰能圖子荆。枕流洗其耳。

題方闕督維甸青谿放榻圖次朱文正師韻。

公助合寫凌烟圖。胡爲空谷留白駒。公才帝用作舟楫。餘事經術追江都。陳情一疏急烏哺。循陔終日永。

絳。跌。三。山。二。水。釣。遊。處。手。握。旌。節。思。江。湖。訐。謾。已。樹。大。猷。遠。著。述。獨。洗。枝。辭。膚。青。谿。一。碧。照。鍾。阜。放。權。使。抵。尋。蓬。壺。似。聞。朝。宇。屢。側。席。仍。以。溫。清。辭。中。樞。斯。人。不。出。共。扼。腕。時。有。雕。鷲。無。騶。虞。鈞。衡。須。用。讀。書。種。譬。待。貞。淑。媒。閨。媿。東。南。河。忠。歲。頻。告。至。尊。尊。旰。食。民。飢。劬。山。中。宰。和。鄰。侯。在。借。箸。有。益。蒼。生。無。

慶方伯保出尊甫尹文端公遊攝山圖屬題次卷中韻四首

一。代。助。華。垂。汗。簡。六。朝。幫。屐。訪。青。山。顛。厓。尙。有。題。名。在。父。老。猶。思。擁。節。還。落。帽。高。情。鴻。印。爪。籠。紗。詩。句。豹。窺。斑。東。南。已。奏。平。成。績。小。試。經。綸。在。此。間。

銘。恩。鰲。戴。尙。難。勝。逸。事。開。山。問。老。僧。邵。伯。樹。存。終。古。愛。羊。公。石。立。最。高。層。格。天。政。豈。誇。三。異。好。士。才。皆。擅。八。能。民。隱。繪。圖。頻。入。告。封。章。藏。付。殿。中。丞。公。遇。偏。災。必。請。錫。綬。胸。中。邱。壑。本。無。窮。親。仿。三。垣。築。紫。宮。千。佛。近。依。星。拱。北。萬。松。齊。捧。日。升。東。靈。泉。珠。瀉。奎。章。麗。絕。壁。天。開。禛。道。通。供。張。繁。華。都。屏。卻。祇。留。柏。翠。與。霞。紅。千。佛。嶺。萬。松。山。珍。珠。

泉天開巖皆攝山勝境

西。曹。東。國。追。趨。舊。方。伯。在。比。部。與。子。同。司。又。同。官。山。東。澹。泊。平。生。味。共。嘗。軾。轍。交。遊。都。契。合。方。伯。兄。今。相。國。桂。前。鎮。西。域。歸。鎮。金。陵。亦。相。過。從。韋。平。相。業。本。縣。長。主。恩。旌。節。今。重。建。見。攝。與。頌。江。淮。久。未。忘。開。卷。清。風。思。吉。甫。好。傳。精。白。報。當。撫。節。陽。

渡河

萬頃長河剩半泓。海田轉眼客心驚。濁流不信清如此。恐有波濤一路生。

題慶方伯保宦游清輿圖冊。

春郊相馬。

伯樂曾過冀北來。能收駿骨到龍媒。勸君更與求良牧。莫任空槽困軼材。

平江邀笛。

碧桃花發草痕齊。一櫂春江水拍隄。只惜仙舟同醉處。不曾邀笛在青谿。

趁雨栽蘭。

化雨光風未有涯。春來生意滿幽階。蕭閒官舍如空谷。便與當門種亦佳。

春園問筓。

零紅碎紫漸紛紛。習靜偏宜對此君。寄語東風好扶植。放教直節去凌雲。

東閣開尊。

西園雅集留題徧。北海清尊達夜開。我似步兵貪一醉。爲君佳約賦歸來。

琴鶴怡神。

手譜弦歌致俗醇。又攜玉節覲楓宸。鬱林片石何曾載。琴鶴隨身也贈人。一時詒予古琴並以
一鶴畜孫子祠。

秋林清嘯。

九秋木落見青山。絢爛霜林錦翠斑。還似山塘頻載酒。子雲亭子畫中間。

海山雅操。

腕底天風和海濤。琴音驚舞戴山鰲。移情自有成連在。不礙陽春調獨高。

蓮池授簡。

佳句紗籠在上頭。芙蓉池沼燕名流。待君接武平津日。開閣重登不繫舟。
望山相國嘗鄂三江。作屋署門名不繫舟。

海疆奏績。

潢池烽靖畫凌烟。破浪乘風記昔年。應笑張騫徒繫空。仙槎虛到斗牛邊。

題方制府維甸尊甫恪敏公觀成萬松丙舍圖次韻。

白首歸來種萬松。首甸原唱胄山南指大茅峯。烟霞彩翠成千色。巖岫回環度幾重。第八仙都名迹在。萬家敝地吉占逢。望雲未解宣風組。擁節思攜訪岳筇。手植喬林經歲月。躬親負土謝徒傭。邠卿石自生前立。邵伯膏皆去後醲。再世同藏遵蓋祔。兩朝三命益銘恭。科名屢見孫枝發。節鉞頻聽鴈序曠。幾輔神君曾繪象。甘泉賢母亦圖容。地靈精爽時歸鶴。樹古之而欲作龍。讀禮身常依石室。移忠助久勒金鏞。瀧岡舊德書華表。堂密新陰倚美樅。舍築三年申永慕。墳加四尺更崇封。銜哀食尚辭鹽酪。賜奠天教列鼎鐘。帝念

苟何仍降勅。公子韓范合希蹤。北山衡宇還相望。東野雲龍悵莫從。展墓細尋枯竹徧。出山迴顧翠雲濃。清風大鳥應常駐。儉德羔羊是舊縫。弭節他時勤過訪。著書甘我老衰慵。五松深處容棲隱。高臥袁安又一冬。子僑居舊王府之五松祠。與公奇望街宅衡宇相望。

得吳太守階書卻寄

圖賊籌兵仗筆端。故人憔悴乍遷官。山居不識干戈動。猶向曹南乞牡丹。

題胡玉昆處士金陵名勝圖八幀

鍾阜

龍蟠依舊枕江湄。餘地何曾讓獠兒。紫氣消沈黃屋冷。荒谿人覓次宗碑。

牛首

巋然天闕作南門。渡馬人知帝子尊。似此家居擢亦壞。千秋名讓謝公墩。

靈谷

萬松陰裏聽泉聲。百級琳宮逼太清。不爲蕭梁延國祚。金仙閱世太無情。

獅嶺

盧龍山險獅峯接。老鶴河驚鶴唳頻。三宿崖前公弼住。南朝此際竟無人。

江關。

潺湲一夜鎖江聲。雨宿風餐感客情。幾籠古書三尺劍。關胥誰識棄繯生。

雞籠。

四陵北去一成山。塔影湖光盡日閒。儒館傾積文物盡。癡雲只解護禪關。

石城。

百戰江山越霸基。巔巖虎踞瞰湯池。須知一片降帆出。不及歸舟載石時。

鳳臺。

元嘉招得鳳皇來。此地青蓮醉幾回。近我生平讀書處。瓦官遺寺古城隈。子庚子年讀書瓦官寺

五畝園看罌粟花。

四山如畫獨登臺。衆綠成陰坐舉杯。花似文章摛錦出。人隨蜂蝶擁門來。隔籬野菜鎔金徧。積雨天光埽翠開。更有夕陽紅萬頃。儘教絕豔費驚才。

題國山碑亭圖。

趙大令曾攝荆谿。因爲國山碑作亭。搨本見寄。索句。

校官晚出天識毀。惟有茲碑屹然在。東吳蹟古接秦漢。皇象書奇敵斯喜。我歸未買陽羨田。訪古不到山

山巔披圖細認善卷洞。識字重尋倉頡篇。唐侯仲冕風雅趙侯替。覆石作亭仍作記。封山昔聞孝侯至。廢

舍今同召公憩。吁嗟呼賞音人少誰來游。古文奇字空遺留。君不見會稽亦有孫皓刻。誤作窆石傳千秋。

今所傳窆石有大文玉石等字類天曆紀功刻太平寰宇記會稽縣引輿地記云禹廟側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也孫皓刻其背以述功焉後人以皓無功可紀乃覆船刻之字其船中折案卽臨平湖有石函

刻字改天册爲天曆元年時所刻也

題姚方伯令儀秋山賭墅圖

不爲蒼生緩拂衣。家山九點望依稀。角巾便憶華亭鶴。此段知幾勝陸機。

錦江澄碧照清襟。畫裏秋山似故岑。謝傅竟須輸一着。身親破敵又抽簪。

門前穉櫓碧雲稠。遲我升堂謁太邱。留得鑿楹書卷在。龍門作述有千秋。令嗣椿有橫雲山山人著述之志

問奇載酒日盈門。回首靈光幾輩存。我亦治城新卜築。更無人賭謝公墩。

題吳君文徵所畫東方三大圖。泰山東海孔林也

我官聖人鄉。觀禮至孔林。泰山亦三上古迹親搜尋。徒持登萊節。未覽滄溟深。翻然憶邱園。聊此投朝簪。

吳君妙詞翰。繪事空古今。買櫝揚子江。來游北山岑。示我三大圖。燦若天列參。岱宗小齊魯。海若迷涯溔。

神哉奎婁野。千古奉德教。我歸守書簾。欹枕落白蟬。爲山割雲壑。鑿水開蹄涔。甘與斥鷃翔。不慕飛鴻音。

齊物等鉅細。從俗聊浮沈。長謝斗筲輩。保爲雲霞心。

游仙詩。

天賦恬愉適性情。不須辛苦待丹成。周家卜世空千古。只抵錢彭過一生。
玉樓成後急修文。禹篆周書半失真。我有綠章通帝座。神仙須用讀書人。
幾年都廂困劉安。雞犬升霄仰面看。未慣高寒仍倨傲。莫貪圭組作仙官。
剩有西王識歲星。清都逸事記三生。分明天上偷桃客。辟戟人閒弄直聲。
何曾符籙究真詮。不管滄桑有變遷。聞道昆侖多視肉。吸風飲露便登仙。
勅召真靈盡渺茫。鞭笞鸞鳳太猖狂。神仙不作和平福。怨鬼終尋費長房。

題屠大令倅說詩圖。

仙臆一夕下蓬萊。曾向鈞天醉幾回。珥筆詞人滿霄漢。祇今誰似謫仙才。
弦歌聲裏自敲詩。況有匡衡助解頤。江左風流愁閱寂。看君壇坫接袁絲。
商量字字要吟安。漫問高岑與杜韓。我似江淹才盡日。避人詩債築臺難。
君由庶常改官。

題三高士圖。次王雅宜寵韻。

何須鳥盡始盟鷗。智可家謀爲國謀。霸越吞吳成底事。却教遲放五湖舟。
棲條何處擇高梧。客裏悲秋恨未舒。不是知幾聊適意。還山我亦爲鱗魚。
范少伯張季鷹。

泛宅平江趁好春，與君千載作比鄰。家祠在虎邱與甫里祠相近。鬱林片石傳家在，莫羨浮沈宦海人。陸魯望

乙亥歲正月十日病中撰尚書今古文注疏成，因題元戴淳伏生授經圖。

伏生自有子，而使女授經。經簡出壁藏，口授其義明。光光廿九篇，在世如日星。我官聖人鄉，訪古近伏城。

元和郡縣志：陽穀縣故伏城在縣東南二里。伏生所居因以名之。鄒平墓空在，立後志竟成。宋明已來設立五經博士，惟漢儒未有立後之。四書會學使疏題請立伏博士，遂蒙俞允。手疏典謨誥，絕學矢畢生。廿年抱冊卷，閉戶期歸耕。病恐命不延，撰述起四更。窗

前雪盈尺，燭盡雞初鳴。展拜壁上圖，白髮撫自驚。我子長未齠，嬌女亦始嬰。但期守圖籍，勿讓智挈瓶。炳

燭吾自堪，且緩書納楹。

蔣大令四培官泰安，浚岱頂玉女池，得秦相李斯篆字殘石，見寄搨本，索詩。

空幕遺篆笑申屠申屠鉉，訪古輸君興不孤。一炬碧霞成瓦礫，乾隆戊午歲，碧霞元君廟燬，或傳此石已焚。千年玉筍未模

糊，交希剩憶韓陵石。政美能還合浦珠，想見賞奇思勝友。先臨日觀望東吳。

題空山聽雨圖

石葉香濃出翠帷，簪花書好寫烏絲。早梅晴日閒相對，可勝西窗話雨詩。

蔬筍筵前屏舉觴，芙蓉湖畔理歸航。頻年已作浮家客，尙挈紅妝媿道妝。

韶光如夢去，恩莫遣春消夜雨中。我似維摩長病在，散花人近只談空。

題沈司馬

恕

所藏曹銳書卷

曹死後王學博芭孫爲其擇塔以此畫作贖

苟令傷神感逝川。喬公遺蹟省他年。丹青便作妝奩簿。冰壁都成翰墨緣。古道自堪酬死友。塔鄉終竟遇神仙。來遲未覲青綾障。此客登堂亦憮然。時沈已悼亡

洪大守

梧

汪大守

端光

招飲梅花書院。出九日行庵文燕圖索題。馬氏玲瓏山館物也。

竹西風雅思前輩。花下壺觴又一時。金粟尙留身後影。蠟梅恰放嶺頭枝。坐看玉樹頻驚老。歸啖鱸魚各恨遲。謝墅馬莊零落盡。幾人好古共襟期。

張大守

問陶

爲予題半身小影。次韻答之。

江湖差喜一尊同。嬾聽高軒接鉅公。曾子不妨生蜀國。步兵原可號江東。頻來放櫂非緣雪。自欲收帆不問風。後世相知儻和識。莫因名位薄楊雄。

題廖轉運

寅

歸鶴亭。次韻。

長風萬里送歸程。逸翮曾經到碧城。拔宅去疑仙有分。橫江來應夢初成。雲龍亭後傳新記。清獻琴邊數別情。我亦邱樊思戢影。偶逢知己一飛鳴。

白桃花。次韻。

也從萼綠證仙因。好與梨花作近鄰。照水已非前度影。和雲莫辨去時津。嬾回素面朝天闕。罷舞霓裳對

月輪五日清風三日雨。爲他洗淨輓紅塵。

得周號叔鐘歌次韓昌黎石鼓詩韻

銘功彝器古人重。樂縣在御工升歌。八分改隸變倉頡。九千諷字存蕭何。茲鐘周餘出西號。如見禹鼎如
兌戈。輪困壓載力難抱。青翠入骨誰能磨。奇文可讀費講解。至寶偶獲非搜羅。昔聞西伯詢二號。奉嶂髦
士皆峨峨。難斯贖罪入天府。鳳羽表瑞來巖阿。鑄金自欲子孫守。假器或恐神靈呵。周公尊師諡可考。有銘
惠叔字當卽號叔之諡。史籍下筆體不訛。畫沙分明爪落隼。懸針織瘦文成蝌。年深列虞想追蠹。響應建鼓爭鳴鼙。
區區後世弃車輔。絲絲伐國尋斧柯。百鈞重器土埋質。千年往事機投梭。可憐古樂盡弛廢。誰見端冕來
委蛇。尸臣鼎出問張敞。幼婦題後傳曹娥。我會訪古人函谷。近復引疾歸江沱。家徒立壁似司馬。地剩片
石尋光。江南海古物埋頭故紙獨扃戶。敗興歎歲仍催科。眼明一見徑須購。手拓百本寧嫌多。有情曾聞
泣金翟。沒字空復嗟銅甌。知音幸顧聲價重。妙製豈任烟雲過。攜歸宗祐世永寶。參校蟲篆朋相磋。升堂
似觀虹貫斗。渡水忽懼蛟興波。楚人得弓事偶爾。魯國取郛禮則頗。投珠匪暗庶得所。挈瓶有智期靡佗。
魏絳無功尙怵怩。展禽別贖難嬌姍。土花未脫半湯滅。水墨不厭相接抄。從誰荏撞發清韻。令我才盡猶
長哦。陳庭何必雉雄雉。出地偶復同雙鵝。有嚴在上翼在下。得純亡休福不那。銘有云嚴在上翼在下。又
琳琅金甃日環列。布素茅屋忘坎軻。家珍薦廟抵圭瓚。神物在世光山河。人生如汝壽堅好。百年過半非

蹉跎。

百節相招同石殿撰。

韞玉

陳大守。

澤

借余燕集制署。令公子出拜賦呈一律。

木天追步許題襟。江國開筵又盍簪。同行臺看玉樹。忽疑芳燕到瓊林。傳衣他日爭先甲。聽履中朝有嗣音。星聚東南依北斗。好添佳話在棠陰。

臘月十九日爲蘇文忠生日。招集同人設祀五畝園。次集中游蔣山元韻。

文物開來者。神靈肯惠然。拜同庚子日。會仿永和年。鍾嶺尋游屐。秦淮記泊船。

公集有泊舟金陵阻風之作。

鑄金思少

伯題象替青蓮。

公有題太白真詩。

梁苑懷前度。

前在中州節署有此會。

吳宮借左偏。

五畝園在舊吳王府東。

猶龍歸上界。

馭

鶴下層巔。福讓三生慧。廉陳一勺泉。九州知誕日。千古惜生天。手筆期同輩。心香結篆烟。高寒回望處。玉宇月娟娟。

贈張生。

深

次許漕督。

兆楫

韻。

爭名何必向長安。湖海才高著眼看。文學再生應爾薦。郝超一到令公歡。翹材得似平津少。行路休嗟鮑照難。脫手新詩勞贈我。有人擊節欲傳觀。花外山光柳下風。扶輿處處得君同。飄零未必才空老。漫滅何妨刺鮮通。問字踏殘庭雪白。論詩敲盡燭花紅。休嫌仲蔚蓬蒿徑。自有高軒接鉅公。

江光一綫閣次姚比部兼韻

翠微一徑入雲斜。極目東南未有涯。江水白添連夜雨。嶺梅紅似半天霞。何年蘭若迷陳井。謂在法寶寺。終古青山屬謝家。過眼韶光天愛惜。春寒留住十分花。

秋郊口占

未成邨落兩三家。古樹霜寒立暮雅。不信秋風最蕭瑟。蘆花起舞學楊花。

唐太守

仲冕

石殿撰。龜玉

先後假館五松園。有詩贈子。次韻答之。

未到縣車便乞身。抽簪猶惜鬢霜新。問奇不斷門前客。投轄常留坐上賓。小築數間同傳舍。一年幾度值花辰。故交多占夔龍席。贏得江湖與散人。

霜葉多時戀故林。雲羅何處網翔禽。眼看弱柳風流在。坐蔭長松歲月深。庾信小園聊獨樂。杜陵廣廈負初心。落英芳草門前路。平世桃源任客尋。

一徑留莎滿客廳。幾人看竹問居停。已憑鍾阜爲圖障。直借青谿作釣汀。攬轡未酬宣室問。還山不負草堂靈。狀元坊。謂石琢堂。與文翁室。謂唐陶山。江左他時說聚星。

二頃何曾作遠謀。營巢應笑拙於鳩。圖書清闕蕭閒坐。花月春江爛漫游。賺我名同殘夢過。報君詩媿夜光投。到門一派春淮水。有約攜觴共拍浮。

五畝園落成口占十二首

小芍陂

芍陂浩千頃一壑不嫌小我無澤及民灌園以終老

蒹葭亭

露白葭蒼際斯亭面碧潯無人見高絮一鷺下波心

留餘春館

婪尾紅初綻成陰綠未齊春光無限好留地種醪醑

廉卉堂

唐太守仲冕題額云辛未之歲淵如觀察歸自東省宜婁蕭然不受屬城饋贖越數年廉易之德多寄土物因以曹南牡丹植於後庭爰取鸞林廉石之義以畧其堂且勉後人思忘清白人無之傳

移來深色花臣門忽如市方媿載石人空齋一卷詩

枕流軒

松際濤聲遠荷閒露氣侵尙嫌泉聒耳止水照清襟

窺園閣

五畝興公宅三年董相書黃金花色裏樓閣是仙居

蔬香舍

拔葵箴俗吏。種菜惜英雄。我愛齏鹽味。歸應爲晚菘。

綠斐茨

就竹架南茨。臨流開北戶。遠客屢移牀。此君常共語。

映雪亭

臥閣三冬嬾。凌寒一卷開。花光兼雪月。併送夜明來。

鷗波舫

烟水橫窗遠。江湖入夢回。觀魚猶罷釣。鷗鳥莫相猜。

奧室

花好迎冬旭。衣須振俗塵。任教霜覆瓦。寒谷早回春。

嘯臺

四山如畫障。萬綠見橫枝。稽阮無仙骨。蘇門獨往時。

孫淵如先生全集

冶城繫養集卷下 芳茂山人詩錄第七

題羅山人聘爲予寫昔夢圖十幀

含飴夜課

乾隆十八年癸酉歲九月甲寅。余生於常州郡城之觀子巷。今劉氏宅也。時家大人以四月入都。大母許太夫人故守節撫孤。及得孫。愛憐特甚。五歲入塾。歸太夫人必篝燈課讀。母金夫人紡絲其側。比家大人歸。已九齡矣。

烏夜啼。香柚樹兒抱書來塾師處。阿母視兒衣。老嫗問兒飢。兒就大母牽裾嬉。大母勸兒書再續。一錢買豆十回讀。書聲紡聲燈一粟。鄰雞欲鳴更漏促。父歸識父兒九齡。背誦文選留賓聽。

山夕酬詩

歲乙未。予始偕室人王夫人來句曲官署。屋前有喬松桐桂。秋宵論史。燈月淒清。夫人有詩云。五更殘月欺燈影。一樹風鴉續鴈聲。予訝其慘切。遂成詩識。

煙霏霏。露暉暉。月出桐柏光入幃。幽人對吟病妨冷。柏子蕪香桐淪茗。開書瘦脫玉釧聲。背菊慵垂翠鬢

影錦衾。薄牛衣似。酌酒屬君。還論史。王章之妻兒。女子何事干。卿三歎起。事見袁太史枚所撰志銘。

地肺尋碑

句曲學舍去茅山三十里。曾借錢少詹大昕訪求古碣。復與洪孝廉亮吉信宿山齋。中宵賭酒。

中峯或冬月解衣入蓬壺洞。行數里。深不可測。燭盡而出。同人訝之。

弱齡頗好道。慕有龍仙芝。勾金之壇間。神仙所娛嬉。天風吹衣雲繞足。洪崖拍肩同信宿。宵攜酒榼上頂峯。冬脫裘裳入幽谷。初成兄弟去不回。越翳之穴迷蒼苔。山中宰相充隱耳。不識梁武非仙才。地肺玲瓏似堂密。我欲南穿洞庭出。龍威祕符不可得。洞口題名土花蝕。

采石同舟

采石有絕壁。大書珠聯璧合四字。俗傳是李白崔宗之醉月處。歲丁酉。予與洪君亮吉客安徽。學使幕中。登黃山白嶽。上天都峯。熟游青山白紵之間。醺酒太白樓前而返。

我游皖公山。直造天都峯。萬松偃蓋石鑿空。鋪海千頃雲溶溶。琴高溪淺魚可數。八公山空鶴唳苦。就中秀異不可忘。白紵青山熟游處。江光接天一葉舟。東山月出同拍浮。竹君學士文章伯。想像高樓醉佳客。洪生當杯感陳迹。我亦題詩臨絕壁。江山如此不逢人。酌酒大呼李太白。

漢宮訪古

歲戊戌至甲辰。入關七載。值畢中丞玩開翹才之館。著述之暇。與諸名士出遊曲江。樂遊原。訪
長安古城。所得瓦當文字奇古。程上舍敦嘗鎔錫印沙。釋錄成書。流傳海內。

阿房一炬成焦土。金銅仙人泣移處。長安所遇故物稀。片瓦千年出荒圃。秦宮蘭池漢未央。蕭相手迹珍
琳琅。宣和好古惜未見。不與什襲千金裝。漕渠斷絕昆池塞。惟見高原劫灰黑。路人但拜蝦蟆陵。萬戶千
門豈能別。君不見銅雀瓦如沒。字碑臨春結綺餘。陳泥世人知寶宣德製。今所傳未央瓦如瓦形者。明宣德時偽物。魚目混珠
吁可悲。

龍門題壁

癸卯歲北試下第。自晉入秦。偕仲弟星衡登井陘。歷三天門。訪絳州石天尊象。碧落文不得。遂
登龍門。渡河之韓原。仍至長安節署。

連山插天松挂壁。竟夕風飄蕩心魄。起登絕頂看黃流。雄雞一鳴日丸赤。循桂謁廟歎禹功。斧鑿何處施
神工。馮夷都深數十里。萬丈蛟龍蟠水底。有時發蟄一聲雷。多少凡魚欲飛起。渡河展拜司馬墳。如我壯
游曾幾人。君不見天池鯤化搏風雲。濁河如帶難容身。

蓬島游仙

予以丁未科及第。入玉堂。校中祕書於西苑之文瀾閣。旋以散館。改官比部。張檢討問陶贈子

詩有云。十二瓊樓無定所。神仙何必住蓬萊。

我昔飛步蓬萊巔。玉樓落筆驚人天。綠章一夕奏奇字。仙官不讀南華篇。剛風吹墮白雲裏。郎位哀烏冷如水。有時呼吸帝座通。謫來猶在天九重。銅頭鐵額頑仙宅。偃月堂開手堪炙。招之不來肯屈節。揮手爛醉長安陌。浮雲蒼狗倏變遷。我亦夢醒辭釣天。青霄冥冥黃鵠舉。釣竿束去迷烟霧。回視蜃樓小一瀉。散仙更有逃名處。

五臺省謁。

乾隆五十七年。西巡之歲。予以尙書郎扈從。時家大人官河曲令。治道臺懷。省覲于清涼山麓。自奉大母及母入都就養。不見家大人六年矣。

長城北去山極天。千乘萬騎來駢闐。巉巖無路自終古。人力要令石戴土。山環谷轉如平野。鞅掌無時得休暇。征夫心動馬回頭。遙見白雲親所舍。循陔何日歸探蘭。翻累俯畜羅晨餐。夜深去就甞帳宿。起訝瓊瑤照巖谷。雪花如掌作陽春。石隙桃林紅萬簇。時三月大雪。桃花滿山。琳宮高下香烟生。天清地曠山空明。黃衣之僧占名勝。白屋無地屯耕氓。似聞北臺尤斗絕。太古常留丈深雪。我疑此處有仙真。可惜前人無轍迹。

書堂問字。

予始僦居琉璃廠橋之西宅。前有大樹。海內之士。賞奇析疑者。咸識其居也。後移寓孫公園。小

拓室宇爲諸名士燕集之地。每歲朝鮮使臣至，必款門投刺。朴卿齊家爲子書問字堂額。又大書崔儼語云：不讀五千卷書，毋得入此室。

琉璃廠西青廠口，糜鬻圖書街尊卣十丈紅飛過客塵。一株綠認先生柳，高冠褒服來叩門。登堂畫字口不言，愛才異域且同志。豈有文譽雞林傳，異書海舶有時出。不似大航留僞帙，開成石刻贈殷勤。要使薄海尊經術，興來落筆蛟螭翔。五千卷室崔儼藏，似聞比歲朝天客。猶訪當年問字堂。

孔林觀禮

甲寅歲輯古文尙書馬鄭注成，企想前哲，有執禮器西行之夢。乙卯歲六月，遂拜堯沂曹濟道之命，展謁孔林，得見公府所藏宋元冠服及御賜彝鼎，良爲多幸。

昔夢執禮器，隨聖東山行。豈知奎婁宇，外補來建旌。升堂不觀丹書字，慙誠卻媿鍾離意。前朝袍笏舊留遺，昭代鼎彝新拜賜。草草三年政未成，再過聖域心忉忉。微言欲絕後生責，手撰集語酬神朋。宋薛據孔略，因別撰成書，至嘉慶丙子歲刊成，寄聖公慶鎔。

題吳君文徵爲子畫江湖負米圖六幀。

萬卷歸裝

嘉慶丁巳歲，予丁母艱，歸自沂上，但攜故書數十篋。時值湖河合流，渺漫數百里，大風一日夜。

從舟相失。予翼母柩在舟。舟人惶急禱祝。予怒曰。人以重貲獲濟。我乃以書遭神忌。不畏請於帝耶。應時風止。而書在他舟者。竟沈濕。或云聚書易散。且致火患。此可壓勝矣。

行李蕭然。歸泛濟。數十篋書而已矣。路人方笑使君貧。河伯忽然疑惹首。前舟風引覆水涓。後舟搖蕩不可維。千金欲奪子羽璧。六丁不護瀧岡碑。一波未平一波起。河湖合處深無底。大呼幾欲徇機輿。萬里長風應聲止。歸來檢點空嗟吁。卷帙散亂文模糊。或言藏書之家例遭劫。此物落水長無虞。君不見鬱林石時苗贖。廉吏脩然本無欲。人生耆好盡爲累。萬卷歸裝不知足。

巫門訪墓

吳將孫子武墓在吳縣。見劉昭注郡國志引皇覽。元盧熊府志謂在永昌鎮。至吳郡志失載。後人遂不知其處。嘉慶庚申歲冬。予偕董文學國華家茂才延買舟訪墓。至巫門外。地名雍倉。得古冢。有柏樹甚古。土人呼孫墩。惜無碑識定之。越七年。乃建祠虎丘東麓。立碑埭象云。

吾家吳將高絕倫。功成不作霸國臣。春秋三傳佚名姓。大家却在吳東門。吳人耕種少閒地。訪墓雍倉一舟繫。變環惟見古柏存。徧覽平時碑記。傳家私印不可磨。家藏孫子銅印。方不及寸。文云孫武私印。闔閭家側祠巍峨。武成

王廟廢不舉。東南淫祀何其多。君不見烏喙之鄰施閒謀。內嬖忽然消霸業。西施可惜入宮遲。不付將軍教兵法。

青谿卜宅。

予以丁巳歲歸南。僑居金陵舊吳王府。有古松五株。因建祠祀明功臣燕山忠愍侯。諱與祖侯。故祀雞籠山功臣廟。歲久傾圮。今粟主附祀曹王廟。至是始申明有司。建立專祠。

古松五株何代遺。後映鍾阜前青谿。迤東傳是江總宅。吳王苑近烟波迷。卅年作宦徒立壁。垂囊仍爲白門客。戶多車轍似充隱。家近吳頭常泛宅。松濤聲起萬壑喧。石骨疊作羣山根。清池觀儵竹籠鶴。風月滿院看常新。主人再歸廿螻伏。賣文得錢還潤屋。佳賓時至與懸榻。俗客若來從看竹。碧玉水生新漲痕。黃金花放陽春暄。校書更上三層閣。載酒仍過五畝園。園在祠右。

禹穴探奇。

歲庚申。予主講浙東之叢山。恭謁禹陵。並游吼山諸名勝。考張晏注漢書。稱禹陵上有孔穴。則卽今陽明洞。後人誤以廟爲陵。明嘉靖間。閩人鄭善夫。妄指向西之隴爲立碣題識。不經之甚。予旣據太平寰宇記。知窆石爲孫吳刻。擬作記辨正之。

我曾壯歲登龍門。直過中年探禹穴。中間作宦苦羈束。日月真如電光掣。龍門壯哉比大文。禹穴秀絕如詩人。謁來謁廟有神助。雨腳收盡開朝暾。是日甚雨。發岸忽晴。陽明之洞臨絕壁。正對香爐一峯碧。遊人不識孫皓碑。誤向石船呼窆石。今所傳窆石文字。如天發神讖碑。據太平寰宇記。考爲孫吳時刻。會稽之刻久失真。梅梁改易新檠禁。時正廟。閩人題。

碣最評罔青鳥之說遷古墳向平好遊尋宿諾杖策更須窮五岳君不見虞巡那得至衡山我欲題名上

南霍唐虞時南岳霍山在今安徽省尚書大傳諸書皆云然今以衡山當之太遠

延陵話舊

予與同里諸子交洪編修亮吉蹤跡尤密嘗以詩贈予云偶讀開成大傳詩七年我亦長微之

又云神仙共挂蓬萊籍風月閒吟楊柳枝其後竟同入翰林比戊辰歲從山東假歸洪自戊所

回里與諸同人多文讌之樂

青山莊廢花石移白雲渡近烟波迷素交重訪半爲鬼黃壚一醉曾如泥生平畢竟懷知己故土風光冷

無比蔣公蔣侍御和寧三徑罷開筵楊子揚大令倫元亭空故址魯靈光有老探花趙觀察翼論詩勘史逢人誇仙姝夜

醉劉晨劉中贊宅食譜朝尋朱亥今中丞朱方伯勳家翰林仙人狂欲絕洪編修自把孫洪比元白五雲同看

御園花萬里獨踏天山雪近來所遇多後生相逢不識空知名西州再過有餘慟東山中歲難陶情老去

頻思釣游處晨星舊侶驚重遇莊周莊刺史炳曾夢胡蝶回趙壹趙司馬懷王漫嗟窮鳥賦

湖樓話經

阮中丞元既延予主講浙東復建話經精舍於孤山之北集諸生之高才者講學其中厨王少

寇昶偕予迭主授經之席精舍前有第一樓當湖山勝處予以鄭氏集經訓之大成許叔重存

三代之古字。議立主祀之。

第一樓頭撰經詁。正對湖山最佳處。中丞開閣思翹材。招我來游浙西路。樓旁許鄭新建祠。壓倒白蘇空賦詩。湖光欲入子雲室。山翠自擁江都帷。淵原更溯朱公叔。先是朱文正提學浙中多識拔古學之士海內傳衣盡名宿。萬間常瓦士歡顏。五色不迷文過目。幾時華屋悲山邱。王通王少寇視近又下世示疾還歸休。中丞移節阮中丞旋改京職我隨牒。癸亥年赴補東省山翠湖光空滿樓。寄書碧洛青嵩去。中丞今撫中州衰病憐予北山住。子近主講鍾山堂前問字少人過。自檢圖書理殘蠹。

題吳君文徵爲子畫海岱寒帷圖十幀。

東緡訪古。

漢平狄將軍朱鮪石室。在金鄉城北。有畫象奇古。予官涉上。每歲防河曹單。過此摩挲故刻。榻本藏之。後爲黃流所漫。舊迹都湮矣。嘉祥又有新出武氏祠畫象。及肥城郭巨石室。皆與黃司馬馬易親至其地。

扶溝侯墓漢石室。畫象猶留古人迹。黃丞好事導我游。武氏祠碑更新出。我來行部攜桑經。詢訪古跡驂常停。車前八騶豈足慕。碑下七日難忘情。篋中墨本神明煥。再來已值黃流漫。千年邱隴道旁迷。咫尺滄桑眼中換。君不見桓魋石椁誰與題。南山雖鋼無人知。昭陵發後蘭亭出。翻作佳話千秋垂。

南樓卻扇

竟郡南樓爲杜子美趨庭之地。乾隆乙卯歲之官。明年爲族妹與吳孝廉夔成昏於使署。妹貧。隨叔父流轉至都。幾爲貴人筮。予擇才士許嫁焉。大母愛其姿質。收養之。如親出。吳時方北試。越五年入翰林。

南樓雪霽月挂空。梅花翠羽熙春融。華堂屏開感婚夕。畫戟四照明燈紅。鳳皇樓峻遲回久。婿鄉合有神仙偶。不是相攸温嶠才。可憐幾似韓憑婦。我知季重殊常倫。早年下筆驚淵雲。催妝詩寫簪花格。織錦梭投綴玉文。匆匆又值春官試。太白樓前送征騎。將離花下別中閨。遠志書回仍下第。記取盧儲一日知。杏園春信未嫌遲。爭傳北闕凌雲賦。莫忘南樓卻扇時。

單父塞河

乾隆丙辰歲六月。河流漫溢。豐縣決口。單父河隄亦壞。予偕康廉使基田建議隄塞。築壩長數里。遏絕大溜。三日夜功成。費銀三萬兩。復立重隄格隄。單邑河患自此不作。自經河決。未有遏止者。大府以下游江南潰決。未及上聞。康廉使記其事云。乾隆丙辰六月。山東單縣北岸黑龍身三丈餘。水奔騰直注。濤聲雷轟。聞數里外。時基田與完孫觀察星衍防河。決口水溜不能施工。乃從河灘水淺處。築月隄。長四里餘。益舊稻料。用完新稻。未登場。乃伐近地柳枝。買隄。三晝夜鋪竣。河水不得進。決口斷流。轉敗爲功。

東南比歲黃流溢。疑有陰權蔽天日。豐工已見大隄開。單父懸流亦過疾。黎明東望黑霧屯。倏忽破岸同崩淪。青疇已隨蛟室沒。赤子盡戴魚頭奔。東方廉使王尊似。偕我行河到河汜。直憑身手障狂瀾。並少蘆灰止淫水。芻茭未積勞輸將。負薪擔土同奔忙。填淤淺處到深水。擁遏兩岸臨中央。地軸如山萬夫下。虹梁欲叱龍羅駕。滄海爲田只片時。黃金與土真同價。眼看轉敗還成功。古來趨事須和衷。君不見帑金虛糜七百萬。隄塞不就嗟曹工。曹工合龍卒不成。明年河南決溢。乃得築隄。時謂打乾口。

泰山祈雪

東省無冬雪。明年多蝗蝻之患。予權臬時。以丁巳歲二月。禱雪泰山。及罷任回兗州。道經山麓。時已三月。一夕得大雪。疑有神應云。

我從歷下歸東魯。龜山蔽天手無斧。一冬無雪蝗孽生。記禱靈山謁神宇。泰山初登高不危。如人大度無町畦。山長谷迴地勢闊。雖有邱壑非險巖。漸轉還如蟻行磨。一石千人萬人坐。石坡誰刻釋氏文。欲使谿流誦聲過。一重一掩路折紆。入峽似入壺公壺。豁然開朗見天日。疑出人世遊仙都。石梁臨潭倚絕壁。瀑布飛來徑途絕。回頭卻認琴筑聲。空谷滴泉鳴石穴。萬松對面隔一山。蛟龍動影雲霄間。南天門高高幾許。輿夫蟹行馬蹄苦。金泥玉檢竟沉埋。沒字碑橫最高處。再來山下空寒帷。雪花一夕凌春來。隔年祈澤若有應。信我人忌蒙神知。看山憶舊匆匆去。回望齊山在烟霧。莫教潔白太分明。半壓黃塵半遮樹。

曹南樹碑

歲丙辰。行河至曹縣。訪得湯陵在景山。卽臯覽稱漢御史卻長卿所見濟陰湯冢也。後世誤在榮河。旣移咨山西謝方伯。啓昆辨正其事。因議費修廟。越八年。復以參藩莅東。而堯沂魏觀察。成憲。已爲置祭田。修整祠宇。子爲立碑。又嘗親訪魚臺伏羲陵。今亦誤祀陳州。惜未請之于朝。釐正祀典。

涕陰薄縣殷王畿。河流橫隔故迹迷。漢臣行河得湯冢。榮河之祀眞傳疑。我來芟舍曹南憩。徧覽川原求古記。微鄉微子難識已伊尹。荒景山陵亦如平地。手題貞石爲勒名。恍有夢寐通神明。魏君後至幸同志。爲置祀產修軒楹。君不見伏羲陵在堯山麓。宋刻元碑尙堪讀。豈知今亦祀陳州。祀典誰釐與當軸。

鄒平立祀

水經注載伏生墓在東朝陽。卽今鄒平之冢。予權臬東省。以伏生傳書在秦漢絕續之際。議爲建立博士。訪其後裔宗譜。申上之。竟荷俞旨。有漢一代之儒。始有列于世家者。惜爲鄭康成請立。竟格于部議云。

伏生之書藏屋壁。晁錯寫時幾朽折。當時或使女授簡。豈有經文口傳說。承家理滿俱通經。千秋冢墓留鄒平。聖門子賤本華胄。見顏氏家訓。東州不鬪馳賢聲。元明耳食未聞道。經義猶循安石造。南宋諸儒注經多用王安石新義

濬洛關閩博士多。漢儒未食傳經報。我來權臬始發端。撫教後裔屬長官。竟申政府荷俞旨。得有世祿傳
淵原。十年更撰尙書疏。先哲還從夢中遇。尙嫌科斗變今文。敢後先秦求訓詁。子撰尙書今古文注疏多用漢魏已前說。礪阜
吹沙漸欲平。遙瞻高密不勝情。禮官不問有培柳。東省近立有子博士其譜載有培柳有培梅爲漢時有氏後裔並無出典容臺竟未駁斥。外臺誰奏
鄭康成。

濮陽芟舍。

嘉慶癸亥歲嘉平月。再至東省。奉檄補賑曹南一路。涉歷冰雪兩月。魏觀察成憲贈詩云。義陵
湯冢考原真。行部重來鴈澤春。別有蒼生迎馬首。搥碑人與賣書人。蓋戲之也。

我從涉上至濮陽。跋涉原隰淩冰霜。鳩形鵠面繞車轍。升斗未徧無餘糧。頻年買穀無長計。東省穀貴常平倉久未買不敷穀價。倉囤空虛折錢幣。可憐滿把不充飢。誰省災黎更憔悴。我從補賑聊從寬。明知多弊覈實難。
中臺未絕胥吏費。外省祇增供張繁。君不見汲長孺。河內發粟不取旨。又不見劉思立。請廢賑簿停詔使。
魏君作札還相狎。譏我沿途購書帖。虛名或恐誤蒼生。善政誰知困成法。

臨河訪古。

博平有鳴犢河故道。地與齊趙分界。卽孔子臨河不渡處也。自河漫濟瀆入海。通流至此。予以
甲子歲春之安德任。經過其地。有句云。河水又通鳴犢口。春江不作狎鷗人。時兼攝登萊道。又

有句云三篋古書隨後乘。一雙金印在前驅。

狄水揚沙壞舟楫。臨河昔畏波濤急。千年水徙鳴犢湮。幾時又見奔流入。博平境小齊趙分。我行至此思古人。宣尼髮患尙不免。宜我坐席無時溫。頻年南北東西走。捧檄裁沾祿升斗。勞薪愁過漢金隄。泛梗揔榆齊土偶。移文慚媿出山阿。北上租船又納禾。未信澄清由攬轡。可能撫字緩催科。

衛水浮碑

既官安德之明年。有告衛河第三屯。出有古碑。往視爲北魏營州刺史高貞碑。中有載卞字。不可識。予審卞卽弄字。因爲移置州學。高氏族葬在此。先出有高湛高植兩碑。湛碑楷法工致。藏安德封氏。

高家兄弟椒房戚。大家難防水衝擊。馮夷知我好古碑。夜半浮出長河湄。畊氓見此驚告我。往視如獲瑤瓊瑰。碑中奇字頗難識。賴我能通六書說。文初變楷帶分隸。石幸埋沙未前缺。千夫邪許移入城。橫舍立處高崢嶸。流傳墨本徧寰宇。考史共記高貞名。八年濟北燕南住。善政應慙頌來暮。後人或比峴山碑。憶我摩娑不能去。

潞河訪廟

予每歲轉運北上。泊舟潞河之側。通州元已前無城。自予十五世從祖。故明功臣燕山忠愍侯。

與祖始築城鎮守。舊有勅建廟祀。配享常開平王。後改關廟。方志載有正統時王植碑記。今不可見矣。

我遊河朔先訪古。每歲維舟潞河滸。河西元代未築城。燕山征虜於此停。侯爲常開平王。副征虜大將軍。金湯保障民載德。廟食曾配常開平。可憐故址難重識。斗母宮還委榛棘。方志云。廟即斗母宮。舊城尋徧東南隅。不見殘碑。署王植。金陵亦祀明功臣。惟侯肖像猶生存。明祖建功臣廟于雞鳴山。聖功臣像時惟公生在因虛其位。雞鳴山基亦荒落。粟主寄食曹王彬。今功臣木主寄曹王廟象不可見。我營家廟溯初祖。後倚鍾山右王府。五松祠祀忠愍侯在舊。吳王府申詳有司者題。他時或仗子孫賢。廢祀通州再興舉。

題吳君文徵爲予畫歷下句宣圖四幀。

明湖餞別。

嘉慶丁卯歲夏六月。權藩至歷下。與石廉使繼玉交替。偕周通守世錦。周大令簡。蔣少府因培。餞別於惠泉寺。寺臨大明湖。在歷下亭之東。山光水色。殊爲勝境。各爲詩紀事云。

歷城滿地伏湧泉。大明湖在城中閒。鵲華照影秀欲絕。蘆蒲拂浪鳴翛然。行廚草草非難致。半日開筵坐蕭寺。地勝看山憶故山。心清省事如無事。曼卿天人謫世間。判筆不抵民情好。藩條一攬等失馬。蓬島再入同登仙。周郎清興蔣生筆。且共尊前會真率。陳君且莫問三空。京兆只宜留五日。

龍洞探奇

去歷城四十里。有龍洞石壁。奇絕。或如累甃。或類削成。方秋。霜林紅翠。若錦屏。徑宵深泉。流作琴筑聲。又十里餘。爲佛峪。多六朝刻象。古洞有隨唐人墨蹟題字。予凡三至其處。所見關洛江浙名山。無過之者。

我游龍洞驚奇絕。畫不成圖口難說。名山踏徧孰比方。仙境入來疑隔別。初循仄徑如桃源。石上漉漉鳴清泉。前山引勝後山阻。千回百折依螺旋。是時十月楓林赤。花錦屏開照空碧。側匡銜日半規紅。絕頂留雲一層白。萬山斧鑿痕從橫。一石壁立由天成。或如削方或重甃。岌岌欲墜風雷聲。緣山有穴入復出。倏見飛仙上空闊。遙看老鶴避峯巔。誰置浮屠臨木末。前頭更有佛峪深。隨唐題字重搜尋。橫空結屋玉京闕。沿路飛瀑瑤琴音。生平苦戀山水窟。三宿難留意超忽。茲游猶恨未懸車。我欲移山向吳越。

安德行河

漢屯氏河。卽今衡水。其支流北通王莽河。經德州至海。豐鹽山入海。歲久淤塞。臨清上游漳流漲發。汶水低弱。輒閉閘以防挾沙淤運。糧艘不得出口。謂之捫口。自予建議重浚恩縣四女祠支河。洩流入海。捫口之患遂絕。直省靜海一帶隄岸。亦不至決溢。時以權藩巡工安德。

禹河故迹屯氏存。支流迤東經鬲津。燕齊錯壤水利廢。近海略見溝通痕。老黃河身今占種。民力難資官

屢空。四女祠前舊道湮。臨清閣外新沙擁。衛流高處汶流低。濁漳合之五斗泥。挑沙放閘豈長策。糧船不出丁嗟咨。我來議浚申前詔。故大學士劉文正統勳皆奉旨會直隸東省挑浚支河。洩水先從下游導。萬夫合作不經旬。千艘過行奏成效。前年度地雪盈尺。今年巡工雨沾幘。不辭滌沐至再三。況復旬宣有專責。君不見趙王河。我曾議浚謀孔多。消疏濟運究何日。一雨沛上積潦傷田禾。田禾且特以濟運屢議浚不果。

賓興得士

丁卯科鄉試得士有文登畢君。以田經學無雙。畢故與予舊交。負重名。久困場屋。姚殿撰文田以對策賞拔之。予時權藩主鹿鳴之宴。以爲佳話。

大羅天上几筵張。萬條紅燭輝相光。龍迎雷擁聽名姓。蕊珠仙籍鋪中央。一聲堂上都傾耳。莫省裴頭與黃尾。孤寒平地竟飛騰。聞呼畢卓真名士。我希開閣平津風。稷下髦士來追從。春花雖多秋實少。百樹期收一穫功。元之拾才有神識。倒海求珠山剖璧。目迷不失李華文。心賞獨有劉蕡策。明朝桂苑歌霓裳。星攢多士雲龍翔。座中方伯喜欲狂。吾道東矣生升堂。

得兮中

義仲書文

所作已白

紀伯鐘次

蘇文忠石鼓歌韻

作詩紀之

陶唐推律正建丑。磐擊后夔瑟。韓叟見呂氏春秋笙鏞間作和人神。金石諧聲感飛走。五鐘見尙書大傳難覩失先

型。二典猶傳在人口。周家考工重稽古。義氏世官宜有後。省文兮中義仲同。銘字庚庚得三九。銘云兮中作大英鍾。

其用皇孝于皇考已白用侃喜前
文人子孫水寶用享凡廿七字
前追史籍失斯喜後壓遯隸輕顏柳推求銑舞合古度夾鐘辰應卯值

斗購之不惜金滿藏餉我還同印懸肘平生者古比昌歎真腹從誰別苗莠或疑已白卽紀侯大去國心

存孝友春秋繁露玉英第四齊將復讎紀侯白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

公逐之不去求之弗子上下同死也汝以鄙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

人追孝用侃喜子孫永寶祈明者世衰宗器詎長保鄭國龜管晉蔡噉當時神物避兵燹出土奇珍奪尊

貞邨夫野老不識丁熟視離婁等朦朧強尋韻字作皇辟僞造禹迹迷响嘍我營居室先宗祧追遠猶慚

德歸厚千年至寶人鬼歆再拜陳辭嗣孫某銅山金穴豈足恃過眼烟雲化烏有不須什襲飾金玉亟與

特懸求栲杻楊雄博物習雕蟲宣聖考文窮畫狗見說文邇來解組作寓公已免漂梗思士偶抱之肥遁老

空谷藉校古書期皓首露盤金狄本沒字僧父遇之從折掇尸臣官邑張敞釋郡國鼎彝汶長取光浮紅

翠欲成虹質帶泥沙先刮垢升堂便作分器陳傳世方期挈瓶守施諸猛虜震橫越細認追蠹未消朽吾

翁瞿鑠近九旬進博摩挲句眉壽

張君開福從海濱得吳天紀輒贈予卽次來詩韻答之

聽雨愁風臥病時經旬不出董生帷逢君楚尾傾程蓋餉我吳輒勝蜀師亦輒名或云工人對氏兩世交看陳紀在

予與君父燕昌相識百城書守晏嬰遺六朝古迹期同訪一路春花趁好姿

孫淵如先生全集

冶城遺集一卷 芳茂山人詩錄第八

題溫忠烈公瓊遺象

孝非絕裾忠同銜須。繫母之訓爲臣之模。國亡家亡。光光司李。血書千言。脫屣妻子。易名奕禩。詒謀一經。無忘清白。尙有典型。

蘇文忠公壽讌詩在西安畢督部沅署中作

公昔手題太白眞。我亦題詩爲公壽。乾坤茫茫替人在。各有浮名挂星斗。河間開府雄文章。爲公生日羅清觴。滿堂賓從盡賢士。就中有客如公狂。公神猶龍去天際。畫手思公會公意。闕達修眉一尺頭。胸中尙鬱如虹氣。吟詩作賦亦偶然。有時彈冠復挂冠。□生不負范滂傳。恥與俗士相周旋。秦中舊是公官處。八觀蕭條散風雨。東湖一片月如煙。披髮騎鯨倘重遇。我家陽羨公所棲。慷慨自賦除年詩。江文通筆竟誰授。紀少瑜夢疑吾私。生年三十弄鉛槧。不及秦黃媿生晚。詩成一笑公可聞。復恐來者思今人。

試香

辟寒簾底漸氤氳。石葉拈來取次焚。銀燭暗隨灰一寸。繡衾虛借煖三分。離愁似爾都成縷。幽夢從他欲

化雲曾爲如蘭人坐對錦裯幾日罷重薰。

對月。

隔簾當戶最含情。半掩燈明半鏡明。一度落如人小別。暫時圓比夢難成。空階霜葉時成響。虛牖風琴日作聲。惆悵尊前邀不得。關山如此又孤行。

六哀詩。

黃仲則少府。

我識黃郎最少年。與裘一賦正翩翩。花裁險骨須輸俊。鶴比天姿合遜妍。尙訣巨卿真死友。予在安邑遇君病甚劇。不辭阿鬻竟神仙。方城一尉猶難得。君時尙候銓。可有科名到九泉。

馮康齋廉訪。

升沈官位憶馮唐。識徧長安賣賦郎。同輩方子雲汪容甫洪稚存楊蓉裳諸君皆君所識。獨好著書逢客諱。自耽名教愛人狂。武昌魚好廉寧食。安邑肝多惠豈忘。君前攝常州太守。何處遺孤啼素舸。恐無琴鶴換歸裝。

朱蠟源學博。

少日逢誰眼最青。句容博士老明經。袖中詩去琅琅誦。座右書來字字銘。別後豈知年在已。死前空想室添丁。君詩有野密年哀懶算亥空庭花傷心兩度滌陽過腹痛何曾奠綠醞。

程魚門太史

來是單車去一棺。秦關西望恨漫漫。遺書避債臺中著。斂骨翹材館裏看。太史卒在拿山中丞節署死有孝標能念叻。
細中丞生憂僕射不憐韓。予時在中丞節府。太史贈詩有只有奇章愛牧之。逾于僕射重昌黎之語。誰將伐木篇章廢。重友如君自古難。

朱竹君學士

翰林學士本天才。不及相逢把酒盃。八百孤寒連夜接。千秋四部一言開。生前題柱心傾寄。學士未識予。即寄聯云。小
學劉臻吾輩定。麗詞庚信早年成。逾月下世。前奏請刻石經。曾荷溫旨。頃拿山中丞亦擬有此奏。死後登堂雪涕來。予以癸卯入都。識令子。他日鴻都聞更奏。好焚邕篆請泉臺。學

查儉堂撫軍

平泉公燕集羣賢。予以拿山中丞坐上識公。曾識靈光尙巋然。韻字至今留篋底。是日以竹柏之懷分韻。予得竹字詩竟不就。風流從此散。
筵前思量孤負遊山約。公曾約作衡岳之遊。不忍重題卜硯篇。公屬作宋謝枋得卜硯詩竟亦不就。惆悵愛才非昔日。平津閣外幾人傳。

游隨園贈袁太史七首

五年客夢此山中。重過名園話不窮。惟有先生與開府。謂畢中丞相逢教吐氣如虹。
小隱金陵卽謝墩。春游長日任紅裙。桃花十里人家種。欲擁詩仙上綵雲。

山泉流漲入方塘。三徑新開竹數行。孔雀窺人金絡底。似知來客有文章。
一重雲影一重花。金粉成團作紫霞。幾代清涼輸六代。又教山色弄繁華。

等身詩卷著初成。絕地天通寫性靈。我媿千秋無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

赤城桃樹倚雲栽。越嶠梅花逐蝶來。天與遊山人鬪豔。宗之顏色謫仙才。

先生攜霞裳遊天台羅浮而歸。

愛士人猶似昔時。劉又多謝世人嗤。卻懷知己生平語。無復才奇氣尚奇。

先生始見予詩有奇才之目。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也。

偶成。

城南壯士始囊戈。思婦家家望月波。醉入長安市樓臥。箭瘢如掌賂誰多。
晃朗寒空卷甲光。戍樓沙薄月荒黃。班生二十空奇表。只夢穹廡伴國殤。

酒後步月。

捲地寒光起積烟。遠山如夢失平田。稍看白霧縈天末。便有空江落眼前。
星影碎傾霜樹裏。簫風冷斷碧雲邊。酒腸詩思清如許。不信茲遊骨未仙。

二月花。

二月花。二十人。花枝一生人。一春。春風紙錢滿新陌。不見花墳積三尺。
花枝看客常白頭。頭白誰遇花時休。烏程千石作花壽。黃金百斤繫君肘。君行忘死花怨生。與汝衰髮移芳齡。
松生千年自伐性。紅槿逢君

傲君盛枯香殘。萼無驚吹。勸君且復開雙眉。前身只逐東風去。却換紅顏入世來。

花開

一花才開一花落。門外車聲殞聲續。玉堂美人讀道書。不放春色窺幽居。游絲初明日絲細。自愛清寒服朝氣。古梁蟄燕亦避春。入室靜對鑪烟溫。春風百萬花舞骨。獨瘞梅魂斂香雪。

清明

棠梨低飛雜蝴蝶。白袂紅顏上墳立。酒香百滴持勸君。漠漠土花澆不入。古原日晚游人多。鴛裙鳳帶相經過。可憐異體隔哀樂。蜀魄自泣金鶯歌。江雲蕭騷欲飛雨。一去西郊一南浦。居人淚盡不復來。月黑空呼鬼鄰語。

寒食出游

鸞帚行挖大堤暖。獨燕背花飛自遠。城南書客來覓愁。步履只在林塘幽。墳頭螻蛄逐人出。却認生人作枯骨。花間有樓空數層。殘絲眯目愁孤燈。麥苗低迷柏濃膩。綠雲如烟染天地。原頭春早花落多。二月踏盡如春何。花爲顏草爲鬢。華年無多天亦吝。一月春歸去年閏。

題吹簫引鳳圖

披圖真見鳳皇臺。憶得仙遊訪古回。秦女鳳臺故跡在盤屋仙游潭側昔在關中到此惆悵長安西望遠。秦雲猶爲故人來。

林巒澹沲秋光淺。臺殿高低月影深。此夕參差爲誰思。只餘紫鳳是知音。

愁夜

卷簾唯挂枝。啓戶或垂蘿。苔積蟲多思。牆傾月易過。腕消驚釧落。影瘦覺鬟多。頰書彈淚粉。對茗拂愁蛾。慚同相秦別。各染茂陵疴。擁翅雞無響。心長柰夜何。

題繩旃伯父畫

伯父官遷日。重逢在帝京。山川于役苦。琴鶴舉家清。多別衣塵滿。相看鬢雪輕。畫圖傳本色。仍是一書生。牂柯家萬里。幾載別江湖。滿縣花無恙。隨身鳳有鷓。閒情工染翰。上考謝催租。何日東籬菊。歸山醉百壺。口占送萬大令應馨之官仁化。

嶺南令尹今才子。謁帝承明結綬新。此去好成清白吏。別來休憶軟紅塵。酒傾歧路醒千日。花惹離愁過一春。桃李他時栽滿縣。瓊樓須念忍寒人。

闕題

長年渾一夕。知爾慣孤宿。如何隻棲客。眼冷睇空綠。波搖想滿袂。籟動疑轉轂。纖暉不盈天。一羽自肅肅。幽痾斷香縷。苦淚并尊渌。塵網暗不收。棲螢上邃幅。孤肩耐風露。病息驚在屋。曉色何勞勞。懸星似魚目。

新開河放棹東章觀察

竹里途中憶六朝。新渠一例潤肥磽。鄴都水好誰能用。賈魯功多怨自銷。禾黍高低人放闌。谿山回互客乘潮。清淮聞道須重濬。慮始人誰嗣鄭僑。

仙游潭口占

穆駿曾傳過樂池。隨家行殿圮何時。多年事往雲仍在。終古巖深客未知。木杓欲橫人境斷。石形疑借鬼工奇。風流我笑髯蘇怯。題字重來却讓誰。

臘八日出遊贈莊明府

山光向曉雜陰晴。柳色知春解送迎。臘八日從遊蹟記。三千里放客愁輕。幾人影共征鴻亂。半嶺雲添積雪明。拈得新詩報賢宰。年豐村落有懽聲。

口占贈莊公子達吉

青山絲竹紅樓夢。起爲蒼生却未遲。官若限年應更好。似君樂過少年時。

瓊樓

瓊樓隔青漢。美人如飛仙。開戶月澤迷。折花埽流烟。窈心飄空濛。裊裊不得省。應有露腳來。秋衣一時冷。

殘愁

殘愁裊裊中孤眠。門外流魂墮曉烟。小閣一層天萬里。不知春綠到誰邊。

梅莊訪陳華南郡丞其地本韓蘄王宅

桑柘千畦擁一村。霍山半面對層軒。詩人不爲鱸魚去。三泖春波直到門。
清風遺閣挂藤蘿。想見看山也枕戈。不是蘄王行樂地。荒涼臺榭本無多。
濃翠交銜惜不摧。繁紅經雨落成堆。牡丹到此難矜貴。只共山花一樣開。
爲我招邀客到時。簪花聲裏坐論詩。桃源草草留賓日。那得知音共酒卮。

題羅小峯梅花冊二首

想見江南幾樹斜。瓣香絕伎屬君家。神仙未必都寒儉。寫出冰天爛漫花。
放膽文章筆有神。圖中象外勢橫陳。梅花若肯勻顏色。穠李夭桃不占春。

玉蘭

迎春開趁早春時。粉膩香溫玉斲姿。容易階庭長得見。人從天上望瓊枝。

牡丹

濃香豔質自天然。栽入樓臺望若仙。應笑東君相識晚。不教開占百花先。

菊花

傳延年。是神仙。侶瘦骨疎香好自持。珍重花開金粟後。歲寒留取傲霜枝。

月季花。

已共寒梅留晚節。也隨桃李鬪濃葩。才人相見都相賞。天下風流是此花。宋人有天下風流月季花之句。

題梁匠誨孝廉接山草堂圖

孝廉生貴州交任。

蠻烟埽黛雲巖碧。玉麟踏空曉無迹。畫綰回首古牂牁。一笈編蒲誦青白。喬柯留蔭威遠樓。郎君下筆相如愁。試飛尺檄諭父老。八驕訪舊天南頭。

題金月涓舅氏解鈴圖

短衣長鋏碧山隅。手弄金鈴捋虎鬚。自繫不妨還自解。目中原未有於菟。詩豪酒俠見天真。翻笑城南射虎人。我愧巡方無異政。披圖空想獸能馴。

針魚鵲望對江翠蘿諸山

江豚翻波早潮突。獨鶴飛遲覺天闊。收帆上岸客始驚。却視一舟輕欲沒。山頭曉寒收斷霞。樹影細碧如籠紗。狂風吹衣不得渡。隔岸青山謫僊姪。

闕題

素浪疑衝桂殿開。仙舟疑犯析津回。騎鯨客去東山冷。此樂秋千待我來。

伍詒堂索題南山圖。乃王麓臺爲其先世張太夫人作。

晝臨北苑留眞蹟。坐對南山作壽杯。想見絳紗慈範在。一縑傳世抵瓊瑰。

移家金陵卽事

自看雙鶴掩柴關。靜看浮雲出岫還。不問蒼生不攜妓。謝公直是爲青山。
綠楊風引到山家。拄杖尋幽日又斜。滿地繁紅正零亂。牡丹不放十分花。
經時無術惜才疏。檢點空樓一寸書。北去心情渾不定。刀魚放下憶時魚。
翠微深處列華筵。碧漲生時蕩畫船。孤負水衡貲十萬。歸來儘用賣文錢。

遊攝山次江總遊棲霞寺及虎穴寺韻

茲山吳楚望。古跡宋齊聲。小別四載前。重來三月杪。騰身入巖坳。飛步出林表。歷劫幾樹存。寺有六朝銀杏排空
萬松小。捨宅今尙存。題名古逾少。天開巖有唐沈溥師題名。獨克不繁華及春餘。濃香發清曉。紅或錦纈
然。白疑月華皎。時繡球牡丹正放。豁香閣靈藥山靜辨鳴鳥。未窮絕頂遊。猶望空煙裊。吾衰取適志。勇退豈云矯。
幸遇名僧談。僧默然冒氏巢民之後能詩。無嫌俗人擾。

入谷亦不深。能使世慮捐。殘春去何駛。滿地驚飛絲。瞻眺故鄉近。定省歸思懸。愛此無心雲。舒卷東南天。
山迴隔林薄。逕轉通人烟。蔬香勝肉食。茗酌非貪泉。伐木尙求友。宿桑匪棲禪。大還乏仙術。小隱逢堯年。

題家頤谷侍御深柳勘書圖

早投簪紱老烟霞。絕業名山願正賒。自欲讀書求甚解。不妨種柳似陶家。疏通經義證康成。作賦寧矜擲地聲。天與吾家難王肅。叔然死後替人生。掩淚遺文手一編。門前烟柳故依然。驚楹不負書千卷。欲向同時著述傳。

題紅蕙圖

一種幽芳遇賞音。數花絕豔邈難尋。孤根有日辭空谷。看取丹心換素心。

汪紫珊西園餞別圖

鶯啼花落節喧妍。重向邗溝泊畫船。風景西園都似舊。再來秋柳又飛絲。已別延陵又送君。驪歌岐路不堪聞。深情千尺春江水。可抵紅橋月二分。文壇詩國嗣名流。日近長安是壯遊。十載交朋易星散。酒壚重過不勝愁。宮闈新吟絕妙詞。折梅他日寄遙思。知君定有鱸魚夢。夢我東南理釣絲。

題陳進士凝齋道遺影次姚太史韻

國士思模范。儒林想鑄顏。紀羣傳世澤。濂洛在人間。子舍終身慕。書城百堵環。詔條徵別集。琴德仰高山。義舉拚楚獨。清風化懦頑。盱江棲隱處。叢桂幾時攀。

題甘夢六桐陰小築圖

炎曦滿地紅。桐影接天碧。中有展書人。歌聲出金石。書卷三千富。桐陰百尺高。孫枝看出屋。雛鳳亦凌霄。君築青谿陽。我居北山麓。朝爽共披襟。歸雲過飛閣。嘉樹真堪譽。清尊閒日開。羊求蹤不斷。論古訪君來。

黃梅次韻

密綴枝頭半展時。才過小雪是花期。先春正色霜難壓。晚歲寒香菊未知。落葉有情同抱樹。夕陽無限在高枝。兩行金粉平分處。卻笑江梅破萼遲。檀心靜裏有香傳。粧點昏黃水國天。半面玉顏疑對酒。前身金粟不棲禪。眉間相映姿長好。燭畔將融質更妍。千樹花光圍白屋。抵他宮闕住神仙。

題靜坐圖

蕭然襟抱欲凌雲。不用移牀遠俗塵。江左士修耆舊傳。斗南家有再來人。此時木落真吾見。到處風生四座春。我正耽閒遊物外。相看偏愛葛天民。

次韻贈張船山

避俗君能戒獨清。浮家我亦學逃名。但令人愛陶元亮。未必途窮阮步兵。中酒好忘經世志。著書聊遣暮年情。長安令僕多才俊。不用牛衣問仲卿。

慶方伯以其尊甫尹文端公遺象及袁簡齋王夢樓象合裝成冊。又自寫小象。并寫張船山及子

象彙爲一冊。屬詩紀之。

傳衣箇箇喜聞詩。繡佛人人願買絲。雅集西園曾作記。風流東閣許重窺。三朝共寫耆英會。半面眞成曠世知。鍾鼎山林各千古。後人須恨不同時。

題六梅閣詩冊

自結吾廬傍虎邱。何曾鄧尉放扁舟。摩挲尺幅梅千樹。五月披裘作臥遊。
闕題。

綠蟻頻斟座上清。青萍時聽匣中鳴。浮雲只似人間世。學道心平事亦平。
何日扁舟訪戴行。數峯江上引詩情。開棹更捧家珍重。一卷兵書抵百城。

題吳思亭禪趣圖

得道應須慧業。坐忘本自儒家。不用攢眉入社。未妨微笑拈花。
佳士寫眞非易。名山絕業長存。有客香薰曾鞏。抵他絲繡平原。

題嚴小秋憶秋圖

吟煞江南杜牧之。蕭蕭暮雨倚聲遲。誰山秋色清如許。更寫先生返棹時。

古詩

富貴有不如。貧賤安足恥。向長所未知。死何如生耳。我知倦思睡。所惡擾之起。恬然就衾枕。冥漠如小死。耄期慕休息。大臥同一理。釋氏想更生。神仙有蛻委。其於來去間。戀戀不能已。聖人見其大。凡物有終始。精神留著作。形質付孫子。況有廟食人。馨香閱千禩。爲我報子長。易義不外此。

題陳舍人希哲天寒有鶴守梅花圖卷。

我昔別北山。寓鶴友人處。十年還山鶴仙去。輸君與鶴常相守。早年禁近抽簪久。曾趨溫室樹無言。歸詠孤山梅在口。雞羣顧影殊常倫。爵廢雖好思出塵。白雲長護書千卷。明月來窺酒一尊。君不見腰纏十萬何足數。鶴到揚州思遠舉。又不見車前八駿徇以身。華亭之唳那可聞。歲寒我欲尋三友。鄧尉梅花鶴與君。

題巴臬使哈布看劍引杯圖。

東閣風流乍許窺。披圖宛對浣花詩。賈生自媿相知晚。不見吳公作郡時。句宣到處有仁聲。心跡無私比太清。電掃公庭稀訟牘。于公把酒益精神。滇南樹績在旂常。孔翠高冠出上方。平過人間不平事。一條秋水匣中藏。循良治譜本兼儒。公暇重開萬卷餘。佩犢帶牛風盡革。三吳大有爲公書。戴星勤績已傳留。秉燭何妨作夜遊。我亦扁舟學吳詠。論心多上庾公樓。

知音兩世結緣深。花萼追趕到竹林。紅葉樓臺如畫裏。勞公一棹訪山陰。

題地樓夜集圖。

谿山最佳處。細路轉丹樾。漸升坡陀高。遠見飛闔豁。禽聲正相樂。花事亦未歇。良友期適來。遊蹤興難遏。摩碑訪遺宮。淪茗到禪窟。歸途屐折齒。列坐燭見跋。玉山一時積。金盞十分凸。分手卽席間。懷人忽天末。題詩補前塵。對畫慰中渴。憶從婪尾花。看到當頭月。

揚州方立堂招飲作。

別緒紛紛話夜闌。故交鄭重整杯盤。尊前落月隨人到。鬢上新霜秉燭看。蛤蠣味邊忘事易。鱸魚風裏去鄉難。廿年陳迹依稀在。他日鷗盟未可寒。

爲吳玉松太史雲題蓼花圖。

紅蓼偶相對。滄江思渺然。九衢塵土裏。一夢水雲邊。玉宇寒逾豔。花磚望若仙。歸舟應羨我。小泊此花前。

題裴孝廉鑑午橋耕讀圖。

晉公別墅記南莊。勝境重開句曲鄉。地肺仙山當戶列。秦淮源水到門長。傳書不墜青箱業。觀稼還營綠野堂。我愛青谿作流寓。謝墩南畔冶城旁。

題汪大令聽泉圖。

空谷泠泠碧玉音。似曾相識寫胸襟。飛鳧影自蓬山下。棲鳳枝還聖域尋。

爲吳思亭題錢孺石先生蘭竹。

不見靈光有所思。淋漓醉墨想襟期。丹心直節無人解。付與空山片石知。

餞春和戴竹友延祚韻。

花事闌珊急雨催。春光未老與先積。贈行倩爾將愁去。小別如人有約來。濃綠似嫌頭上雪。飛英猶戀手中杯。錦袍濺酒仙舟蕩。此樂人間第幾回。

題陳舍人守譽薊莊山居圖卷。

輞水樊川併一村。何時親款太邱門。百城書卷承先世。凝齋先生嘗聚書數千卷。總命曰江西文統。第五才名並哲昆。君行雖

鳳早年看展翼。桃花平世豈無源。清涼山色聯吟處。止惜先生席未溫。

僑居金陵。客有比予隨園者。戲作此詩。

孤負隨園曠世知。生兒略早去官遲。也營招隱三層閣。尙少驚人萬首詩。福地淹留先有約。名花開放不同時。只愁此後無窮世。賭墅爭墩又待誰。

隱仙庵古梅。

六朝山裏一枝春。瞥見繁花照眼新。歷劫不消香骨格。幾生修到玉精神。年深未必求知己。夢好常疑對

古人不是隱仙狂道士。空山誰與鬪荆榛。

十一月廿一日慶方伯過常州屬題莫灣泛月圖。卽次元韻奉送人觀。

金閨亭畔手纔分。又值扁舟訪戴人。一夕蘭陵同翦燭。渾忘霄漢與沈淪。
鐙火杯盤共一杭。最佳風味在鱸鄉。饒他邗上三分月。可抵江南一片光。
大海浮萍易合蹤。朝天莫惜去匆匆。誰摹李郭登舟處。添箇神仙入畫中。
贈行東閣折梅華。有腳春回未有涯。不繫舟中重話舊。制署有亭文端公題不繫舟與袁簡齋燕集處知公節鉞又傳家。

惠山第二泉觀魚口占。

水底游魚上碧天。山光日影共澄鮮。中冷未必清如此。妄被人呼第二泉。

題周勛齋載菊圖。

開尊看到傲霜枝。九畹香中記索詩。花亦知君難割愛。春蘭秋菊不同時。
仙廚絡繹進奇珍。笑我空餘漉酒巾。一種簪來花更好。高冠翠羽鬪鮮新。
扁舟人望若神仙。幾輩同尋翰墨緣。記否耆英高會日。尊前花是傅延年。
又題鄧尉探梅圖。

已盟鷓鴣卸銀魚。水色山光黛不如。卻笑孤山太孤寂。要看紅袖折花初。

沈烽靜柝等閒過。豔曲尊前喚柰何。驛使縱傳春信到。一枝不及萬花多。
風泉聲裏管絃清。錦翠叢邊雪月明。高臥東山閒未得。愛花心似愛蒼生。

題采芝岡

弱齡慕仙術。蹉跎鬢霜侵。中間困游宦。及此初抽簪。朱君究方技。福地來句金。聞有龍仙芝。見茅山志結伴同
招尋。茅濛避秦隱。越翳入穴深。咄哉陶隱居。混俗無遐心。梁武非仙才。虛譽相浮沈。我乏駐顏方。臥疴對
遙岑。早讀黃庭篇。不爲梁甫吟。相期訪眞侶。舒嘯開神襟。舉手謝時輩。遺以青鸞音。

題王觀察寶言憶舊游圖八幅

績室書聲夜向闌。雪花入戶淚洑瀾。誰知絳帳虛垂日。報答宣文逮養難。
款段尋詩熟角巾。槐花如雨逐征塵。錦秋湖水長山色。併入文章秀絕倫。
含香粉署幾經年。檢點山公啓事傳。我亦鴛行曾聽漏。高寒回首夢鈞天。
一麾秋曉出春明。且莫登仙羨此行。何術澄清纔攬轡。至尊前席問蒼生。
鐵溝重過不勝情。歲歲乘槎指析津。一鶴迎門似相識。再來人換繡衣新。
金焦兩點鎖江流。破浪乘風作壯游。九萬圖南近霄漢。低飛何事羨閒鷗。
觴客南屏畫幃中。至今石室繪文翁。須知燕寢聯吟處。電掃公庭案牘空。

九疊匡廬杖策還。驚人詩卷動江關。待君更握三吳節。吟徧東南一路山。

閩督董同年教增歸里賦贈

廿載重逢鬢雪新。卅年同醉杏園春。一生峻望逢迎少。九曲巖疆節鉞尊。外補摠關宣室念。君陸見時求未榜狀元榜眼與汝俱外任亦是榜運遂初還乞散仙身。尊鱸正好時清泰。出處俱堪傲古人。

題嚴子陵卻聘圖三首之一

畫中風景似前知。雛鳳雙雙抱又攜。圖中有二子載得西施只孤往。浮家此段勝鷗夷。

題周明府午日山居圖

萬疊青山一派泉。公庭銷夏正鳴絃。誰知枳棘卑棲處。心在羲皇上古前。子隱不妨來立石。東坡止解此求田。更慙咫尺桃谿路。未放山陰訪戴船。

乙亥花朝同人集五畝園吳思亭有詩見話次韻奉答

結廬人境隔塵囂。舊雨頻來不待招。千載論交忘月旦。一春行樂過花朝。竹林徑好三三關。梅閣寒從九九消。老去相如重滌器。何須榮遇說題橋。

方觀察體招飲署齋時新葺綠雨山房次吳思亭韻

病來書欲納榴柯。作達輸君酒盞寬。茅屋數間重結構。蒹葭一路待全安。經綸花石真餘事。圖寫江山亦

壯觀。壁間有廬山圖。小姑山圖。好繼陳助請疏浚。潮溝春水十分乾。時議復秦淮水道。便民運載。

殘鏡

殘鏡明滅隔書帷。門外霜風動地吹。浙瀝雨聲愁不斷。呻吟病骨痛難支。永懷茅屋將積戶。遠憶扁舟涉險時。我擁溫衾坐深閣。也須矜恤漫嗟咨。

冶城遺集跋

自七卷已上。乃檢篋中零星稿紙。編次成帙。此第八卷爲冶城遺集。凡古今詩一百二十三首。又七卷中搜羅未盡者也。先生詩多不存稿。九歲作落花詩。有句云。明月照空池。少與同里知名士。遊爲毘陵七才子之冠。復以伉儷能詩。嘗摹宮體。有婦病句云。眉痕偏覺瘦來濃。指爪都從病後長。一時傳誦。蔣侍御和寧嘗稱先生詩云。氣清才奇筆超。非吸風飲露者不能也。其縱橫光怪。真推倒一世智勇。吾鄉大有才人。應讓此君出一頭地。程太史晉芳亦稱先生七古詩云。蒼涼沈鬱。自有七古以來。此種未滿十首。真太白再生。杜韓則無復爲之。何況餘子。客長安節署。與友人一夕賭作銷寒各體數十首。踰時而成。文不點綴。惜已散佚。僅存東坡生日詩一首耳。暮年酬倡之作。氣息醇茂。尤得風人溫柔敦厚之旨。其餘題詠尙多。散在四方。他日搜輯。再刊補遺。從子培龔慶謹識。

孫淵如先生全集

冶城集補遺一卷 芳茂山人詩錄第九

賦

館試千尺雪賦以飛流激峽益科不已爲韻

訪泉聲于巖壑。挂瀑布于煙霏。望千重兮峽峻。儼六出兮花飛。吳郡峯多。數寒山之故蹟。說文箋罷。題聽雪于禪扉。始則幽人疑徑。逸士沿流。谿水滌澗。悵桃源之誰入。小山蟠鬱。攀桂樹以難留。想三島之神山。未通銀闕。比五丁于天棧。空望金牛。乍疏鑿兮粗加。遂林泉兮發秀。劈當玉于崇巒。走白龍于孤岫。風吹不斷。披襟則快與相當。石破飛來。礪齒則寒難多漱。于是光照幽崖。涼生遠峽。陽春不散。訝瓊樹之常新。碧漢逾明。擬玉山之高插。誤蘭舟之訪客。安道頻來。問蓬戶之幽眠。袁安應怯。旣躋攀之迢遞。亦激蕩之晶瑩。似匹練兮孤曳。方皓月兮常盈。積是天山。無間寒溫之節。落非銀漢。猶聞斷續之聲。爾乃襟虎邱之岌巖。帶鶴市之陂陀。嶺穹隆兮比德。峯縹緲兮同科。仙闕遙開。似靈巖之石峭。天花亂落。奪鄒尉之梅多。昔之放浪煙蘿。淡懷簪紱。雖托志之幽遐。遜茲方之奇崛。氣凜然以自異。雁過頻驚。徑覓絕以誰援。鳥飛猶不。山非仙而亦名人。共地以專美。況江介之膏腴。又蘇臺之密邇。看遊屐之時經。觸吟情于無已。自天

題處。墨花與玉屑爭霏。拔地移來。峭壁共貞珉並峙。

詩

長門召幸圖。

流天明月夜笙歌。向曉銅壺靜不波。特有黃金買詩賦。可知永巷望恩多。

閉門。

閉門苔綠抱幽人。按朽書淫動一句。何物牡丹猶爛漫。江梅開後已無春。

俠客行。

三尺劍。如枉矢。主人奉觴客上視。主人纖介莫復言。且去海上尋神仙。朝行歌。暮行乞。綠羅如煙坐石室。武功尺五骨夜飛。日腳射面聞天雞。青狸前號鬼旁怒。客于此時馳不顧。鬢絲一夕爭心長。尺組爲國平邊疆。佞臣頭汗不足用。飲器須復煩名王。

送別。

城開見春草。極此萬里天。何不斷征路。青青分道邊。離程斷還接。放手何能及。看盡陌頭人。雙辭復雙立。君行路多岐。我心有因依。東風吹楊枝。百葉盡向西。鞭聲鳴空林。知君去煙底。淚冷不得銜。風吹落眼尾。呼君莫回頭。前有百里程。波明單騎影。華晚獨吟聲。獨吟還獨宿。夢識青山曲。一夜鵲聲翻。驚魂落谿屋。

酌我綠玉醪。開君瑤華音。窺杯見愁顏。投杯感孤心。

寄洪大禮吉

絕業平生亦有儔。異人盧霍待孤求。百年易冷名山骨。萬里誰馳極塞頭。獨且逖琨休輟舞。兩賢蒙羿亦須讎。牛衣尚有長貧婦。爲訪騰空作遠遊。

詩三章

鳳皇爾何能。毛質欺四海。不及銜石禽。精誠死難改。山羊一角能。觸邪裁形作。冠當殿衙。白麀我謂可。菹醢世盛安。用相驕誇。男兒自有志。江水亦有涯。涯空詎無旁。志大終不他。譬若金在鎔。我必爲鑄。鑄鑿鑿森芒。一千丈。決雲能開截。流響安能從。汝繞指柔。正畫匿形如。麴麴。

懷蘭褐衣中。種蘭無人處。折蘭摧爲灰。慎勿寄行路。芳草自有心。男兒亦有思。眼中天多地三尺。抽劍百遍行前墀。男兒雖有思。芳木自有心。青桐未伐更百尋。安用屈折揚徽音。子期叔夜去不反。九死莫作師涓琴。

羲車何隳隳。微物各有求。雋才無長年。夢鏡已白頭。精氣寒大明。遺蛻安足留。黃埃濛濛撒如雨。下辨齊州盡。絙土中天白日若不光。我浮其生讓前古。吟詩作賦豈足論。後世知我勿以文。朝狂暮狂胸礪礪。復取醇醪自昏穢。朝愁暮愁衰色侵。只借粉蠹耗雄心。淵齋以後盡章句。入傳莫復求儒林。

陶隱居遺址

前有陶淵明。後有陶隱居。斯人乃生六季餘。桃源茫茫不知路。可惜先生此山住。道人指點白石壇。古屋裂地生琅玕。心知至人本無跡。尙厭碑碣汗名山。丹砂茯苓此閒足。何必聯翩至皇屋。山中章奏達帝闈。非吏非隱胡紛紜。當時丑木變草肅。宰相已受前朝恩。君不見大茅仙人亦殊苦。上界今猶列官府。

神仙曲

海明曩天雲立空。懸珠結玉成仙宮。桃顏阿母雙鬢蓬。裁帛夜寄東王公。莎羅作轡駕紫鴻。吹落笑語從迴風。文螺之卮碧蒲席。白蛙如霜飯塵客。鮑魚腥聞少靈骨。重霧媼娥喚劉徹。蘅蕪枕暖夢不醒。明日密刺刑文成。

自江寧至和州途中作四首

斷煙疏雨近清明。陌上花枝笑獨行。一夜孤吟憶犀渚。兩番別淚灑金城。空村病馬驚風立。落日荒雞趁客鳴。小住溪頭最悵悵。春波如夢綠蘋生。

短牋裁恨與閨中。夢破征途怨曉風。藥裹不靈生太瘦。愁城有味賦偏工。可能兩鬢年年綠。驚見山桃處處紅。記否勞勞別時語。索君詩寄北來鴻。

王孫去後草黏天。裊裊游絲欲化煙。淺碧四山圍款段。亂雲一樹挂秋千。漸覺壯歲如三月。可悟前生是

隔年灰蝶有心飛不去。豆花開遍野塘邊。

窮交千里恨分飛。誰款家園舊雨扉。自謂過之今不及。閱人多矣子真稀。好憑采石爲書几。欲踐天門作釣磯。江北江南兩愁望。白雲幽桂素襟違。

幽居

閒禽有餘樂。相對鳴不已。石逕銜梅根。風檐響柏子。空光隔簾青。落照入林紫。中有草元人。鬢絲垂兩耳。夜坐懷吳二。

開卷思君久。缸花落紙燃。瘦應憐我在。寒欲到君邊。忽憶醉歌處。驚看月露鮮。素娥如解語。不忍向君圓。春感。

黯黯羈愁枕手眠。征魂淒斷買花天。一痕殘照千絲雨。春色如人弱可憐。壁上新詞網細蟲。月寒燈盡背香籠。檀奴不返春空老。敲碎檐閒玉馬風。

曉渡烏江

日出江頭榜聲苦。咿啞啞雜人語。飛煙罨空滅復明。對面帆檣迷處所。舟人說事不解愁。驚起殺魄鳴啾啾。英雄失路古同憤。一夜夢斬淮陰頭。只有碧流流不已。壯士聞歌髮休指。重瞳背寒赤龍死。西風欲立一江水。

曉坐。

曉風吹檐絲。桐花落如剪。暗綠凝愁眉。濕紅團淚臉。暮暮出竹煙。斑斑積階蘚。瓦獸對蒼颯。銜松下荒厂。蟬軀變靈質。柏髮易衰髻。空簾感秋人。流光展書鏡。

寄內。

新恨都因夢。微涼不解醒。弱螢棲戶動。飛露墜枝明。帳側銀鉤落。檐虛玉馬驚。芳心灰共滅。隱几道書橫。蟬響動高梧。星低夜暗徂。疏霜生玉導。斜月覓金鋪。壁靜蟲牋在。闌空雁帛無。鬢香銷枕久。不耐曉吟孤。

病目。

西施嫫母久失真。妍媸過別天。公曠今人碌碌古人在。此中那得空四海。我今有眼青不能。白眼嫉俗宜爲懲。天公彎弧射眸子。欲令狂生悔如此。豈因酒惡生紅雲。不爲風酸落鉛水。請對以臆目。若言公勿嗜飲。羅烹膳。凝神寂慮壹氣存。母耗爾精德之門。我聞大笑莫子悔。瞭眊胸中豈無主。張生不盲舜父瞽。世間病目那勝數。日月有食回清光。至理苟得形骸亡。腦脂遮眼我何病。快意一醉猶能狂。

入塞。

廟食將軍笑。烏啼少婦愁。徒聞萬人入。獨有貳師侯。自喜邊氛靜。何辭薄命休。所嗟空物故。不獲共馳頭。

和胡雲坡宮保師紀恩詩元韻。

崧高今古迭生申。當代儒宗有替人。一卷遺經傳似續。三槐奕世晉絲綸。白雲望比天樞貴。烏鳥情通造化仁。請諡期過還賜諡。非常令典爲耆臣。

九家撰述揚先志。乙部收羅契帝情。櫺內納書齊相去。殿中曳履鄭公行。論邀文矣千秋定。諡取良哉一字榮。自是甘盤勞記注。戴恩追孝感交榮。燕翼人皆頌德芳。龍門我幸近清光。西曹肺石論寬猛。南國甘棠未翦傷。宮保曾官江蘇按察周甲年深增少慕。文良公背世六十年兩朝主聖得臣良。承家又見孫枝擢。朴齋吏部與星銜同歲入翰林清

白遣規愼莫忘。

闕題

麝蘭香好莫輕誇。一種人稱及第花。除是仙人攀折得。廣寒心性厭繁華。散花時節近重陽。招隱吟成舉別觴。應是秋風吹不落。山中顏色畫中香。

題折蘭美人

回首天台有所思。青衫白袷好年時。窺牖不爲東鄰宋。直愛青蓮醉後詞。俠游前度記停棹。香水溪頭第幾家。不但成陰愁杜牧。種來桃子又開花。珍重崔徽畫裏看。沈香薰罷供幽蘭。攜來小影天邊住。應夢飛身入廣寒。

送徐臬使所之任江西

石城雙槳送行旌。春水三江比別情。曾否簪毫識承旨。居然投筆笑經生。淮徐堅壁紆籌久。隴蜀膚功唾手成。贏得傾尊重話舊。萬花影裏碧山橫。

雷菌

蟄蟲初醒燕初還。自愛園蔬未忍刪。幾處踏青經雨後。一聲隨笛出林間。偶同蘭草生當路。莫認仙芝賺入山。肉食客來仍染指。爲他失箸也開顏。

題青山莊訪古圖

里居時。予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王秉玉比部育璟。吳公珍明府堂。常遊青山莊。尋訪古迹。閱十餘年。予得第入翰林。三子皆計偕北上。會合京邸。補寫爲圖。其後洪王登第。吳以縣令隨牒中州。又數年。而王捐館舍。又十餘年。而洪吳亦下世矣。

眼看華屋變平疇。席帽僧衣落拓遊。交密總思貧日好。情多常替古人愁。黃墟寂寞稀同輩。白髮淒涼過故邱。一度披圖一悵悵。青山門外卽西州。

立夏前一日。趙味辛懷玉舟過吳門。小集授書堂。味辛與林遠峯錫俱有作。次韻和之。

一櫂江湖水接連。逢君剛舉餞春筵。遲來未與耆英會。前五日與潘榕皋吳玉松周得句重聯翰墨緣。鷗鳥盟寒甘鷓退。子規聲好勝鴛遷。時聞李松雲前輩董觀橋同年遷官春光似海留難住。獨閉衡門畫輞川。

幾輩重登李郭舟。細從華屋數山邱。人如魯殿成遺老。水愛平江少濁流。過眼花開到楚尾。擊鮮魚早集吳頭。時始食鮒魚未成歸客攀行客。又向常州入潤州。

菊有同枝異色者。紅黃並放。因屬袁吏目爲圖。口占紀之。

駢枝殊色鬪濃纖。點染秋光費筆尖。如此名花耽隱逸。姚黃魏紫一身兼。

題汪小愚桐陰聽鶴圖。

菊花叢裏扣園門。難得相逢把一尊。可是家山忘未得。桐成琴後鶴乘軒。君住西湖我北山。除書恐復到柴關。未妨他日隨雲出。又買扁舟載鶴還。

題甘于湖敬侯墓碑。

東晉衣冠成古邱。文孫不媿繼賢侯。蕭蕭風木鍾山路。訪墓何時跨蹇游。

余祖明佐命功臣諱繼達。賜葬鍾山。至今尙未訪得其墓。

寄王生詩。

袖裏桑經眞故紙。眼中瓠瀆又登臺。蕭蕭白髮華年去。可似黃流挽得回。

闕題。

曾記鈞天結綬隨。見公自媿挂冠遲。東南山水題名徧。況有驚人萬首詩。五色雲中數少微。三高祠畔遂初衣。家山未遜蓬山好。雛鳳摩霄亦倦飛。

九月晦日王通守招集得樹庭作

風光又饒九秋天。得樹庭開君屐聯。脫略要如斯會少。招邀終賴主人賢。清歌嘒嘒珠同貫。晚菊疎疎燭助妍。卻笑病夫剛制酒。爲君破例一陶然。

重疊前韻寄方觀察體

未妨矚鐵議從桓。經術能兼吏治寬。司馬園林非獨樂。杜陵茅屋似山安。三三會恐追陪後。七七花開頃刻觀。方牧清風只如此。豈宜筆笑德琳乾。

單父寒河詩

一卷河渠手重開。防川此日爲低徊。誰知都水行河去。翻似高人荷鍤來。詎假長菱和玉塵。徑須捧土障流迴。毫般從古嗟昏墊。先事何人與捍災。功成不日聽輿謳。紅旆巡工下綠疇。曉埵人如春蟻出。夜堤燈似燭龍遊。放晴天與經旬便。輸秸田仍一倍酬。極目東南風浪惡。江鄉誰與繪民流。賈策於今未合宜。上流築堰竟相持。黃金與土真同價。滄海爲田只片時。比戶視民猶按堵。看山容我又支頤。自來河勢同兵勢。祇要爭先一著奇。

曹南道中卽事

麥浪村村見。桑陰處處成。政平民物便。官定夢魂清。訪古經雷澤。看花駐郡城。最嫌游未倦。旌蓋促行程。

九月二日工次作丁巳

早年姓字被人知。中歲功名漸覺遲。九十韶光過一半。此中爛漫是何時。時年四十五

霜螯箇箇客前排。菊蕊離離影亦佳。卻對杯觴不能引。黃河萬里在胸懷。

誰言曼倩戲塵寰。玉宇高寒鶴未還。屢見桑田變滄海。神仙光景似人間。

也隨雁陣宿高岡。喜見犁田透麥芒。拋擲華年與佳節。忽忽七日又重陽。

將歸江左作

夢見歸期已有期。重看衰鬢惜歸遲。官隨病去愁才減。鶴共書還喜可知。出山時寄鶴友人處尚厭浮名添俗累。幸

無長物擾清思。仙都未抵東南好。花月春江載酒詩。

吳次升太守送牡丹至金陵御寄

驛騎傳花到恐遲。故人情重合酬詩。移栽堂北蕭閒處。憶見曹南爛漫時。丁巳歲試上曹南值牡丹正放異種未容金作

價。清風應與石相知。唐陶山取廉石之意爲余題廉齊堂白門四月春如海。人愛姚黃第一枝。

弁山中丞見示木瓜詩四首次韻奉和

是誰投我伴堂空。永好情添一倍隆。秋實有人成獨賞。歲寒知爾更堅中。經時抱璞兼金價。他日調元上

藥功恰稱廣平心似鐵。不須梅惹賦才工。

雕盤玉案薦相期。一摘寒林莫怨遲。心比和圓能不轉。味如諫果有餘思。求曾若渴虛長夏。熱豈因人獨
後時。定恐東陵名近似。細從香氣辨差池。

相於懷袖亦因緣。耐久交同竹柏堅。曾與提攜休落手。不施雕飾竟朝天。宣州人種木瓜。紙作花。以充上貢。見本草圖經。根留

中土疑雲上。山憶宣城隔雁邊。金粟前身誰省識。好離形相認方圓。

檮梨香讓久還聞。桃李情同重不分。作報商量清比玉。相扶容易步凌雲。莫愁抱蔓隨秋盡。須省傷根有
客芸。曾子芸瓜。謂斷其根。非見家語。看取華堂存碩果。主人栽得十年勤。

冶城集補遺跋

龔子少山編次吾師遺詩。合之手定諸集。共得八卷。蓀旣爲校字。付之剞劂矣。復搜羅散佚。將編爲補遺。適句曲裴竹臞茂才。寄示藏本一帙。皆丙申以前少作。中與稚存先生酬倡者居多。南麓先生因屬亟爲校錄。前稿所未載者。共得古今體詩二十四篇。悉以附入斯編。並授之梓。噫。乙未丙申之間。兩先生皆諸生耳。顧王君周南旣手錄其詩。裴君復藏之篋笥。珍若琪璧。今兩先生手稿。往往棄去無存。獨賴是帙以傳。若裴君者。其亦異於世俗矣夫。受業海寧楊文蓀識。

孫淵如先生全集

長離閣詩集序

曲阜孔廣森

昔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被壽人於笙磬。非無都荔之詞。列緝宿于義娥。不廢葦杭之怨。葛山少婦。執越布以歌勞。柘館貞嬈。裂齊紈而歎逝。書之硯北。盡金屋之奇才。選入江東。卽玉臺之新詠。女子善懷。香奩尙已。則有通華胄望。淑慎閨儀。南國新人。東家舊姓。十三織素。二七裁衣。漱潤蓺于瓜年。剡芳名于茗玉。長言婉婉。女師德象之篇。好句流連。吉甫清風之誦。前身蓮葉。不踐陳泥。他日椒花。必多新製。況復鴛鴦。左顧孔雀南飛。歸小婦之高堂。調弦錦瑟。識上頭之夫婿。絡繹青絲。鑪熏夕而共香。鏡照塵而同影。司空博物。本兒女之多情。內史工書。作夫人之弟子。斯又王郎天壤。愧此多能。居士桑榆。羨其嘉耦者也。若夫紅羅帳掩。朱鳥窗開。初成墮馬之妝。自服游龍之彩。繡餘茵茗。倦卽停鍼。製就茱萸。織常當戶。莫不語緣情。靡感與候。遷牙管一雙。金釭二等。雪凝謝苑。擬飛絮于風前。日出秦樓。歌條桑于陌上。至如雙聲讀曲。十索名題。陽羨新茶。紉書鬪罷。南安早粟。故事疏來。香沈水而郎歌。繭懸絲而妾和。西陵松柏。便結同心。北地焉支。彌增善味。香囊叩叩。是繁掾之定情。雜珮珊珊。有鄭姬之驚夜。奚止爲歡玉女。爭投百箭之驍。射雉珠臯。始見三年之笑。又如草生南浦。梅下西洲。贈子將離。呼卿小別。葭藍盈匊。指五日以爲期。蕭艾

懷人比三秋而更遠。遺簪紹繚。破鏡連環。書檢六張。文周四角。蘭成集上。曾裁寄婦之言。徐淑詩中。不少望夫之什。亦或少君歸里。對挽鹿車。侯光去吳。仍偕鴻婦。漢水之平塗七百。江陵之遠道千三。春嶂青螺。來發雙蛾之色。秋波白鷺。迴成九曲之珠。是則七邑東征。曹家善賦。百泉舟楫。衛女寫憂。抑亦詩發乎情。情生于文者與。然而蓉生江上。杏倚雲邊。未免牢愁。誰能理遣。重以諸姬適郢。永歎肥泉。季姊歸郢。先零弱歲。芝焚易感。蕙質何堪。幾日飛龍。祇愁藥店。數聲別鶴。忽上琴絲。簾塵則榻冷琉璃。吟筆則牀空翡翠。左思嬌女。能無失母之悲。班固佳甥。應有問神之作。於是子荆改服。文度多傷。求故劍于箱篋。綴遺翰于鏡檻。紅桃麗字。遂書河北之箋。白蠟妍辭。徧識閨中之媛。或者謂結璘有藥。弄玉凝仙。三髻雲鬟。蓬壺已隔。層波羅韞。洛浦仍逢。倘作異聞。傳諸好事。則綢繆贈答。將皆戴勝之瑤觴。宛轉聲音。盡入彩鸞之唐韻。

序

閨閣而工吟咏。事之韻者也。綠窗名藝。伽音著集。風雅之家述焉。然大致不外賦草題花。抽青媿白。非必有驚人之句。超詣之作。鄭貞懿云。近世婦人女子作詩。率皆纖艷委靡。桐城方夫人云。偶爾識字。堆積齷齪。信手成篇。由斯以論。實其然乎。余觀王孺人薇閣偶存詩。有異焉。其思幽以沉。其言超以雋。揚激楚之清音。役精空之妙手。蓋雖苦吟雅宗之士。所有不逮。可謂體絕香奩。才雄巾幗者已。聞孺人端麗明慧。熟漢晉書。工楷法。多才藝。顧年僅二十四而化去。屠氏湘靈。袁家君愆。折玉埋香。古今同歎。其詩尙有二百餘首。尊人菽山先生索之未至。茲所見者。才三四十篇而已。菽山先生將以授梓。屬余爲點定。爰弁數言。於簡端云。閩縣葉觀國。

序薇閣偶存詩草畢。復題長律一首。

容華刻玉氣吹蘭。細帙長隨鏡檻安。罷繡吟成藤紙貴。留香草在墨池寒。生天有籍宜叨利。住世無多似小鸞。若向詩家論格力。長江昌谷重登壇。罷繡吟。侯官女郎王虞鳳著。留香草合刻。居瑤瑟。沈天孫詩。

薇閣偶存弁言

閩縣何森林

東鄰鬪女爭傳賦著之才。南國佳人競做簪花之格。紫絲步障。時落譚鋒。青玉華軒。頻翻絮雪。鮮妍翰墨。居然衛氏夫人。英雋才華。允矣袁家學士。豈特釵鳳鏡鸞之句。妙著新妝。亦非香蘭醉草之吟。代傳白燭者也。觀薇閣偶存詩集。併讀小傳。知爲毘陵女士。姓王氏。名采薇。別字玉瑛。乃武進王明府秋山老先生之第四女。句容廣文孫君書屏老先生之冢婦。而茂才孫淵如之德配也。靈慧夙成。岐嶷蚤異。蔡文姬六歲辨琴。徐惠娘八齡作賦。端莊靜一。不愧林下風姿。貞淑幽閒。羣仰閨中儒雅。誠所謂埽眉才子。當不徒刺繡神鍼。無何零陵道上。條逢解脫之緣。女儿山頭。竟作飛昇之路。振環於天上。餘韻無聲。留詩卷於人間。靈膏不散。瓊鏡灰冷。三更好月空明。寶篆風微。一縷游絲。竟去掌天厨之九百。天地人寶藏兼司。檢月牘於三千。始中終夙根未斷。茅君西畔。夢訂後期。切利東偏。詩傳前事。考月夕之分數。兼聽鴻溝。偵灰墮而遲留。空悲慧劫。絳河已杳。長居離恨之天。青鳥不來。永隔塵緣之路。聆鐘磬於闕下。蓬島宵分。氤露氣於宮中。瑤臺夜迴。五霞洞掩。已鞭鹿而逍遙。一足童來。杜焚香而睇視。觀流雲之黯黯。密緒千絲。聽珮玉之錚錚。芳魂百匝。靈雖長在。總杳杳而冥冥。見卽如初。亦先生而世世。語雖涉怪。事卻非誣。傳密思於仙娥。皆堪訂證。寄遙情于乩筆。孰語荒唐。顧遺事之可傳。究仙蹤之莫挽。就使樂天長在。徒刊紫石之文。劇憐牛女云亡。空誦遺芳之稿。爰吟

短截聊當輓歌。謹撰弁言。用申哀誄云爾。

翡翠玻璃得所於絳仙才調女相如。玉京難覓修文客。珍重紅妝作校書。
殿居切利鬱巍峩。青鳥西來隔絳河。惆悵昆庭石公子。吹笙何處聽雲和。
偶來塵世了前因。知是蓬壺第幾人。劫火灰殘天地老。白楊青草石磷磷。
幻影過馳廿四春。瑤環莫認去來身。劇憐故國招魂地。曾否趨庭晤老親。

題辭并序

三山張經邦

薇閣偶存者。毘陵王菽山先生第四女玉瑛女士遺草也。玉瑛不櫛書生。掃眉才子。楊盈川之女。少賦金釵。王內史之妻。幼工絮雪。性獨耽夫吟詠。手不釋夫篇章。鸚鵡硯中。罕點石州螺黛。鷓鴣香畔。恒攤蜀郡蠻箋。重以案側。伯鸞人間。司馬才真勁敵。歡比良朋。從枕上以論詩。直欲遠宗四傑。向花間而吮筆。非關頻掃雙蛾。意必探珠音。還戛玉以庚庚之妙理。運乙乙之幽思。斯固慧勝文人。詣超巾幗者矣。詎意優曇一現。僅開頃刻之花。忉利先歸。遂駕長離之鳳。芳園豆落。祇結相思。露井桃殘。竟成薄命。嗚呼。天閻難問。呼妙子以何從。仙路非遙。幸巫咸之可叩。爰憑青鳥。還寄素書。掌玉殿之縹緲。勝彼瑯嬛百架。降瑤天之咳唾。裁將金簡一函。密語深情。不數分釵。壁盒青天碧海。空懸夢雨。靈旗噫。王子登不踐紅塵。董雙成虛傳遠信。興思及此。厥痛何如。是以菽山先生。先示一斑於梨棗。而淵如孫子。尙尋斷夢於稠桑。雖令方朔術窮。迷雲輿兮八極。尙冀劉生傳在。貽彤管以千秋。用敍長歌。聊充哀誄。祇慙禿穎。莫罄靈奇爾。

瑤光炯炯煥天章。散彩遙臨大道王。第一仙人同妙想。次三神女亞卮娘。珊瑚風度離仙闕。慧質明眸朗。秋月似吹芳氣作蘭言。疑隔冰臆見香竹。仙女昌容。隨聽見骨。受縉細帙近簾櫺。少小先工倒薤書。風味平連金翡翠。菱花移傍玉蟾蜍。更有清才薄柔靡。揮毫獨把鉛華洗。俊逸寧如罷繡臉。精深真陋香奩體。詩成高唱

入層霄。露滿瑤臺奏六么。跋膝聲凝雙鳳管。參差音颺九鸞翹。夫培由來亦仙客。碧虛宮裏曾借謫。天台
雄賦擲金聲。零雨清吟擘銀畫。階前唱和月痕斜。趙管風流未足誇。那知一夜飄蕭雨。落盡同心姊妹花。
從此朱顏減歡思。投琴獨灑看花淚。婦人以悼疾致花如人面不禁秋。流雲爲車鶴銜轡。用燕澌澌茫茫離恨
天。水晶闕外住霞幃。反瓶覆水空悲咽。難寄桐君十幅箋。脈望薰殘檢書暇。鏘然風送仙音下。薰雙成到
步虛輕。一足童回寒漏罷。噫吁乎上界真人游戲歸。祇餘荀令斷腸詩。願將別鶴離鸞曲。寫作芙蓉閨苑
詞。

讀長離閣詩漫題卷末

儀徵阮元

青鏡涼涼夜如水。魂黯心香動殘紙。病意多從別後添。吟懷已在生前死。琉璃硯匣彩雲天。好事人間那
得堅。玉臺空有傷神句。鏡裏宮花破不圓。

孫淵如先生全集

長離閣集一卷

毘陵王采薇

燕燕子飛。

流光何暉暉。暉暉亂春日。獨燕銜愁來。懸飛鏡池淥。池淥何多情。堂空復孤鶩。羽豐離其窠。哺足辭所生。回身顧新侶。得食哀哀鳴。

山中作。

夜松何濛濛。月小飛不起。知有抱瑟人。垂光碧簾底。露氣明曲巖。花光照虛夜。一片白雲聲。飛泉隔煙瀉。自君之出矣。

兩瘦不相識。炯心如流丹。掬贈焉可得。

山中憶吳如霞姊。

帷鏡照宵衾。澗水聞夜室。天靜遠煙搖。華雲度流月。幽棲亦心好。思子方首疾。憶昨寄遠書。淒淒淚盈帙。生愁一何滋。少樂從是畢。虛房想清讌。蛾響落清瑟。何由寄新吟。慰我中似結。

復與季速夜起視月。同作。

長離閣集一卷

五四七

虛屏淡宵開。涼鐙照幽素。肅肅鴉不翻。團團雲稍去。蛩底聞行泉。箚黑辨浮露。外役于此捐。中疴自茲念。循階桂華歔。交戶瓜蔓吐。徒乖有懷衷。未協長往趣。亦有同心人。斯情積難訴。

池上書寄薇隱

日暝幽眠涼。流雲漲巖曲。想思寄長風。動汝窗外竹。池頭孤行薄羅冷。卻憶把書雙對茗。受露衰荷散葉香。臨谿獨鳥矜毛影。

望夫石

妾顏初如花。妾心已如石。定情雙妍姿。不忍君歸見衰色。妾顏當彫心不移。妾身亦化君始知。冰爲肌。草爲髻。山頭無人寄君信。妾意淺。君心深。恐君復化填海禽。冤禽來銜石方動。不作巫雲入君夢。

香草河舟晚

疎林無人葉飛影。暝渚歸帆貼空冷。斷岸泥多鴨爪痕。亂山鐘到鴉巢頂。鄰舟嫋嫋歌入煙。明月已讓星懸天。來風吹衣恐仙去。白道還疑翠微路。

曉步

曉色凝不來。鴉颺去何許。茶煙生溟濛。孤桃索人語。幽亭無人拓。窗徧一桁碧。山低未見日。氣如煙聚水。心雨光滿地。流花片□□。

夢遊。

一星迷濛遠谿路。出礙荒煙入橫霧。峽中泉氣冷逾秋。峯底天光碧疑曙。僊臆飛空蜀江小。露雨香挑覺春早。瓊樓貝闕搖靈瓏。衣翠霞紅各漂眇。流雲爲車鶴銜轡。心著游絲不堪繫。斷橋圍水水壓牆。雙燕爭魂墮空砌。

秋胡曲。

珂聲璫璫踏春疾。立處蘭風下林末。柔桑落臂弱不收。花頰流紅射朝日。冰縑夜斷不願金。妾淚自墮因著料。倉庚少婦能銷妒。磐石男兒不鎖心。

蘭芝曲。

嚟髮垂雲粉黃落。夜半嚴粧起幽閣。已分單棲似伯勞。劇憐薄命逢姑惡。紅桐掩墳秋骨灰。阿母淚落心當回。莫隨怨魄填波去。合化幽魂促織來。

華清曲。

玉魚如冰冷犀齒。雪色靈禽作仙使。石扇龍鑲守別魂。不似蟾宮敵千里。蓬萊山高無落虹。釵盒夜泣翡翠空。雨容石磴荒夫草。網暗宮門縊女蟲。

昆靈曲。

宮槐躑躑向清曙。蠹粉梁空燕無主。玉篴不動踏堂塵。簾底菱花學眉語。蟬絲細帳蟲織成。秋篴夜碧颺潛英。翻翻小蛺隨君幅。跡跡衰梧作履聲。

前樓

前樓交樹檐柯徧。後戶穿窗月輪見。樓空貯愁愁不升。飛露著鏡如吹鏡。長天無鴻斷來信。白禱夜風吹夢近。一夕參差隔院聲。梨花飛白春人鬢。

句容齋舍

山鶯破曉第一聲。綠蘿雨落如珠纓。連松猶合夜泉響。殘月不避晨光明。晨光躑躑逗深幕。開戶持書候空鶴。零雲一片吹不開。卻挂碧潭潭上閣。

寒食吟

花枝揚揚柳宛宛。不動陂塘水芹短。破冢孤梅掩骨深。敗牆小蛺尋魂遠。紅鮮綠穉隨春天。咽咽蜀禽飛不高。紙錢挂樹雨淋盡。滿地暝煙開鬼桃。

秋夜答季述

金鑪無香道書朽。隔枕秋聲下殘柳。瑣窗眉斂愁寄牋。懸夢已入浮雲邊。蕉廊風多獨吟處。落葉幽魂各來去。寒蟲一夜唳淒低。露白星黃共爭曙。

夢天。

碧闌十二花無數。桂葉低籠若青霧。蕊宮誰遣別魂游。只有青禽送來去。波離屏薄不上關。對語月姊瓊樓閒。銀河珊瑚瀉聲小。手弄白雲天下曉。

春眠曲。

簾梢壓戶籬紋細。空色湖光著山賦。鶯眠樹杪弄垂絲。蜨上花鬢醉芳氣。琉璃隔香香暗流。微帳夢醒聞輕鈎。空闌盡日無人影。日炙落紅鴛不收。

夏行曲。

白波菡玉荷如錢。綃戶織月疑空煙。青蟲挑鬢受花露。丹鳥入幕棲芸編。疏桐垂陰下苔井。雨去新蟬一聲警。蘭堂夜靜還獨開。小玉眠涼抱枝影。

秋望曲。

花梢凝霜散寒蜨。檐角垂絲挂零葉。南谿別處渚連空。瘦綠愁山照波濕。細煙青鎖雅尾長。淡日半入幽蟾黃。虛房未暝吹鐙坐。露眼風蹤弔曲廊。

冬坐曲。

曲瓊押幔香絲起。酒波微皺夜及子。花蠟心朽不得仙。粉蛻空僵碎黃裏。風櫺朧朧通月澤。屏外烏鴉瘦。

林直已罷懷人更憶親。冰紅淚落蘭膏碧。

木蘭詞

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女生當懸弧。女足亦莫雙行纏。不見木蘭女。代爹征可汗。出門望行塵。日色青漫漫。顧笑諸少年。泣行胡耶。何汎濶。流塵凝雙眉。飛露綴兩肩。閨中何能貴。不及鐵衣錦。韉黃金鞍。閨中何能豪。不及銜霜度雪。聽風湍。蛇矛丈八氣。決前精感白。日昏沙煙。生還見天子。天子動色言。要金佩玉作織步。綽約顧影驚千官。上堂拜父母。父母疑重看。開簾覓我故時鏡。手脫長劍分雙鬢。君不見東家女兒好顏色。朝貧穿鍼莫貧織。西家女兒衣盈箱。自矜嫁得金龜郎。男兒封侯妾何有。要取黃金自懸肘。

春暝曲

青楊分髮下拋地。暝色春空綠。膏膩怨土成雲。葬玉京。虛簾燕落相思淚。檐鈴細語春眠回。撲樹晚蜂嬌不歸。園扉斜開石泉冷。笛韻吹愁出苔井。黃月如星慘一鉤。杏花樓暗藏人影。

離居曲

露華網戶參差光。碧筠粉薄如棲霜。涼堂下簾簾空地。素手無分玉如意。燔膏作鐙檜不紅。夕撫綠綺空窗中。一聲涼破楚天碧。去雁叫影思離鴻。南山點苔愁向曉。獨客臃腫涉長道。樓前月浪卷衣來。夢裏江聲隔帷小。

霽行曲。

幽窗無人竹枝重。晴色風林散雅夢。曲沼圓文上薄冰。差差曉日魚吹動。黃編落枕愁獨眠。下階自惹花間煙。金蟾鎖春不得住。已入暗戶生苔錢。南雲沈沈雁慵度。鳳紙回文積篋蠹。已是春衫染淚來。亂紅更見鵲颺處。

病中憶歸效簡文卦名詩。

雁小過樓迷。流雲復滿溪。羅蒙纔上月。竹比已開扉。蠟照憐粧損。蟲吟識夢離。旅魂宵不定。革帶日仍移。病漸因霜痼。心恆似葉危。何時升畫閣。言歸妹把衣。

曉起效徐陵體。

春鏡動春煙。春林綠半天。簾低壓枝卷。窗迴對禽眠。書帳蠅彈紙。琴牀風觸弦。辭衾惜香在。掃徑待花薦。研墨污羅袖。看魚落翠鈿。誰云厭長日。終是惜馳年。

早起憶弟婦。

日華生曲沼。昨夢去東軒。露雨出深草。禽花雜一園。粧餘唯拂卷。繡裏更看山。諺葉如長帶。蘋英似小鈿。何時話離恨。雙笑北堂前。

銅雀臺。

日莫碧空杳。望窮如有存。雲癡想歌態。月轉見牀塵。草暗露凝跡。樹斜煙曳魂。此中君不起。何許泣能聞。可惜分香女。都無殉沒人。

不眠

不眠虛靜夜。憶別損清娛。月芒生鏡匣。露顆雜簾珠。徑壞轉鮮葉。巖寒尙碧蕪。息櫂唯旅燕。映樹有垂菰。夜夜梅枝下。迎寒減病軀。

曲渚

曲渚斜生白。疏星動欲昏。四更桃葉影。一縷杜鵑魂。斷雨還零砌。虛簾自打門。蕭蕭庭作短。都作淚花痕。

山空

山空收夜氣。墟上露千星。嶺月流塵几。窗風亂道經。鶴隨雲到戶。蟲與葉棲亭。是夕懷蕭史。幽行徧綠汀。

雨夜

響急衣砧合。聲沉漏箭隨。黛痕侵故壁。香影聚重帷。碧篔眠傷骨。紅鐙病壓眉。數株門外柳。苦伴暝禽垂。

病臥得季述詩

病減無三日。春歸又隔年。能傳閉關句。來破擁衾眠。落雨時連帶。喧禽不出煙。聞簾放香篆。應始覺晴天。

送春

如何送春處。不見有春歸。落雨絲闌住。殘花蛺蝶飛。黃鸝正漂蕩。碧葉空參差。徒傷持桂酌。況復易裘衣。

山夕

草蟲門徑遠。一路入谿煙。月滿無人地。鐘殘有雁天。心孤聞動竹。衣冷近流泉。欲覓鄉關夢。樓空獨上眠。

幻夢

幾疊春山路。誰分碧扇開。露光生竹石。雲氣雜樓臺。鶴度涼潭去。鐘穿薄霧來。微茫天水闊。我夢正尋梅。

初春

曉鏡慵梳飾。幽窗夢破遲。梅梁波反影。芸帙曙通曦。花逐調琴指。鶯隨入鏡枝。十分春欲去。惆悵未成詩。

山夕

將暝室生白。松花滿石闌。碧潭琴影瘦。黃葉客衣單。網露迷蘭徑。茶煙惹竹竿。瓊枝空憶夢。挑飯不能餐。

夢起步後園

蘭香流一澗。桑煙染半岑。雨開殘照影。花動小樓陰。蜂晚能喧夢。塵凝不上琴。何時識芳草。眠裏定幽尋。

半嶺和薇隱韻

半嶺幽居好。疏談向夜分。劍明疑有月。香細欲生雲。新醞皆松木。清娛有典墳。湘簾池上動。苦露濕行裙。

舟次

風斜舟近岸。竹外復蘆中。樹影屏中綠。荷愁鏡浦紅。殘霞猶眇莽。出月已空濛。莫惜橫烟住。孤吟答露蟲。
有感。

不見畫簾處。驚看過月痕。簾斜生鳥影。屏小貼花魂。鳳瑟埋塵冷。蛟綃濕淚溫。石牀苔掩鬢。黃蝶欲棲門。
水宿。

冥冥堤畔路。草草別時家。碧影沈湖月。紅心上冢花。鐙微還下雁。鐘冷不驚鴉。薄醉和衣宿。扁舟入樹斜。
九月十四日舟由丹徒夜半與薇隱乘月登岸行三里作。

幽行已三里。村落半攤扉。隻鳥時依樹。孤螢不上衣。月平人影小。潮定橈聲稀。沿水星星火。歸驚宿鷺飛。
寄薇隱次韻。

春牖對芳林。朝陽上綺衾。戶低交葉暗。徑小受花深。金錯循離恨。瑤璫鎮別心。欲語芳草路。因夢寄新陰。
山齋病起憶亡姊。

澗響常宵定。嵐光入戶深。餘雲泛幽石。碎露滿疎林。竹院彈碁斷。松房沸藥聞。重泉埋玉客。誰識正思君。
答薇隱復次前韻。

香霧斜橫帳。衣絳重壓衾。夢聽嗚鳥亂。愁與落花深。易盡千行札。難分一縷心。相如情若固。何用白頭吟。
悼姊。

殘夜一禽驚。鐙幽夢轉明。把書尋淚色。掩幔想衣聲。微病花全發。深眠月暗行。蜀絃塵裏斷。已任指尖生。
寄季速時客和州。

空院題詩對碧莎。華年作別歎蹉跎。夢餘捲帳人疑在。書去尋愁語轉多。曉岫入雲飛斷雁。夜鐙照雨落殘蛾。空江無復憐才客。此夕和船憶嘯歌。

空室。

蠹壁蛛絲掩綠琴。碧苔紅葉拾遺簪。露寒花帶嗁痕長。月小簾圍夢影深。條脫寸寬辭病臂。秋千伴遠繫春心。幽梅一樹還闔戶。似約幽人到綠岑。

山夕。

碧簾不卷映風羅。十日清愁獨抱疴。寒浦帶星垂似露。夜風吹月動如波。入樓葉趁人蹤斷。隔戶梅疑夢影過。莫更砧聲近空院。女顏宿草徧墳科。

蔣賢舟次和季速下第有作。

一夕霜花濕鬢青。湍聲出渚棹初停。病中龍具和衣泣。愁裏魚簫帶夢聽。隔浦葉多飛似鳥。入林鐙小遠于星。從君湖海幽尋志。何日浮家去杳冥。

七夕悼姊。

奠果穿鍼聽曲街。瘦林斜月闌虛齋。愁年不共生年短。死日方知別日佳。風燭作花搖怨影。露螢隨淚墮孤懷。故牀盒飄零在。望有吟魂到玉階。

憶別和薇隱

閣中羈客淚盈醪。湖上征人草染袍。小樹雨寒蜂去靜。亂花風壓燕銜高。幾年歎逝閒清笛。百日傷離閣彩毫。波影連天柳迷路。幽行惟有夢魂勞。

晚立

旋整羅衣候月斜。蕭然人影出晴紗。烟中紫燕相思語。霜裏紅蕖獨自花。住久小樓因對嶺。斷來清夢又無家。曲闌幽話何時展。一笛西風萬樹遮。

二月十七日東薇隱

五日春陰不啓關。封書始此整幽鬟。離愁作霧疑沉水。曉病如烟盡著山。淚裏鏡開花四照。夢餘簾動燕孤還。錦囊自續新吟滿。何日憑欄與共刪。

得薇隱從金陵寄一書

尺幅吟牋照淚眸。半窗斜日夢孤舟。愁如天遠還窺帳。病與雲親不下樓。濕翠雨收侵硯匣。落紅風颭上簾鉤。青山到處應相憶。除是征人醉裏游。

三月三日。

綠楊樓角帶棲鴉。欹枕鑪聲正憶家。吹夢夜風先到樹。弄愁寒雨不妨花。蟲依香影垂簾網。蛾怯晨光墮帳紗。我已離愁懶春禊。徑泥何處又鳴車。

夢起。

夢醒思家望翠微。幽苔染影上羅衣。寒天細竹人孤倚。斜日空檐燕對飛。碧嶺疊來鄉路斷。玉梅枯盡舊魂非。夜堂疎磬疑禪寂。冷水閒雲照合扉。

寄父。

疎鐘殘雨計宵程。貧日偏傷遠別情。薄宦十年徒三黜。衰顏千里更孤征。飢猶勵學憐諸弟。弱未酬恩厭此生。一夜趨庭夢言笑。曉窗垂淚聽春鶯。

空樓哭亡姊。

綠槐影裏露幽扉。寂寞樓頭落照微。此地獨來空繞樹。幾時別去更牽衣。風停虛幌神靈在。雨壞幽苔泥跡稀。誰語愁心向梁燕。故巢莫作一雙飛。

春夕。

已罷讐書怨夕遙。更聞疎竹度隣簫。靈瓏鳥語驚簾押。寂寞香絲繞畫綃。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

如潮傷離不爲何郎句。病久東陽自損腰。

秋夜不寐

獨掩幽窗臥不成。香心冷死粟肌生。五更霜月欺鐙影。一樹風鴉續雁聲。短草積烟歸夢怯。長林挂葉曉魂輕。鞠闌半曲還扶病。水玉簾間看啓明。

哭姊

斷甲遺琴委故牀。思君獨且不成裝。花邊風起肩誰擁。月裏烟銷影更涼。殘墨尙明牋上淚。餘膏空落枕前香。翠屏一角棲歌哭。祇恐猿聞也斷腸。

臥病

漠漠凝塵掩鏡臺。藥烟如霧夢初回。鳧魚影裏窺花盡。鶯鵲林中覺月來。故里信疎拋舊翰。夜窗語冷見殘盃。長卿亦有懷鄉恨。百日青琴欲上苔。

向夜

樹影入清漢。蟬聲動小樓。僊闌弄清笛。微月在釵頭。

偶成

竹葉鳴紗隔。蟲聲雜錦梭。簾長燈燄小。山亂月明多。

歸寧後尋亡姊故居。

痛定猶開鏡。號多不整粧。紅苔黯空壁。飛電夜明房。

夢中作。

欲暝疑將曙。涼春似早秋。青山獨歸處。花暗一層樓。

夢中作。

草長蘭弄影。鶯語蝶飄魂。一畝淒淒水。斜陽卻在門。

幽夢。

幽夢隨雲細。細生闌干。經雨入流螢。夜堂獨自花迷影。碧漢風吹雁出城。

寄季述。

嫩寒幃幙雨廉纖。衾上春衫逼曙添。試束晨妝拓幽閣。小紅齊見破煤尖。

回文。

壁上蟲牋舊。鑪香近帳紗。石幽和瑟冷。衣薄引衾加。隔院過蜂蝶。分牕對竹花。席長橫帙亂。簾側挂枝斜。

客思愁來晚。林空滿立鴉。

和薇隱韻。

嘹唳歸鴻驚社後。旅館鄉心逗夢入。曉雲飛。綠遍天涯。不認門前柳。
露桃影裏人非舊。春也應難久。風日又清明。獨對殘紅。寂寞簾垂晝。
右調醉
化陰

長離閣集跋

伯舅淵如先生配王夫人。才慧早世。曾刊微閣偶存一卷。得詩詞雜著三十八首。畢秋帆尙書刊吳會英才集。復於伯舅雨粟樓詩後附錄夫人詩。名長離閣集。較舊本增損不同。蓋選時各有去取耳。今年春慶爲伯舅蒐輯遺集。自夏徂秋。編成付梓。將有中州之行。外舅南麓先生。更屬編次長離閣集。乃以微閣偶存及吳會英才集所選者。互相校訂。合爲一編。凡詩詞雜著七十八首。附刊冶城遺集之後。袁簡齋太史爲夫人作墓志。稱其詩哀感頑豔。丁當清逸。王菽山先生爲作小傳。並摘佳句。有寄父云。饑猶厲學憐諸弟。弱未酬恩厭此生。詠木蘭云。男兒封候妾何有。要取黃金自懸肘。步月云。隻鳥時依樹。孤螢不上衣。秋夜云。五更霜月欺鐙影。一樹風鴉續雁聲。春陰云。離愁作露疑沈水。曉病如煙盡著山。悼姊云。把書尋淚色。掩幔想衣聲。春夕云。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七夕悼姊云。愁年不共生年短。死日方知別日佳。舟次云。隔浦葉多飛似鳥。入林鐙小遠於星。有感一律云。不見畫釵處。驚看過月痕。簾斜生鳥影。屏小貼花魂。鳳瑟埋塵冷。鮫綃濕淚溫。石牀苔掩鬢。黃蜨欲棲門。皆已載入集中。又有感云。名香一縷當簾出。故札千函向月開。入夢已迷前度草。返魂惟有去年梅。惜首尾不全。集中未載。姑附錄於簡末焉。伯舅號季述。一號薇隱。茲編題內或稱季述。或稱薇隱。皆依原本。夫人喜讀漢晉書。尤工小楷。嘗見夫人爲伯舅手錄詩草一冊。絕似永興家法。因題句册後云。手寫新詩墨細研。永興楷法尙依然。名山各有千秋業。

借老何須說百年。以誌景仰之誠。且紀實也。嘉慶戊寅秋七月。從子培襲慶謹識。

亡女王采薇小傳

亡女采薇字玉瑛。余第四女也。其生母方娠時。夢月旁星光熠熠。或告曰。此四女星也。欲手摘之。倏不見矣。及生。姿質清弱。週時病幾危。八歲許。同邑孫文學星衍女。既長。貌端麗。性柔婉。耽文史。手不釋卷。尤工小楷。好吟咏。余以詩非女子所宜。遂祕之。雅愛潔靜。每明窗淨几。讀書臨帖。炎茗供花。翛然物外。時繙道家書。志神仙。余切戒之。則止。而夙根靈慧。時有出塵之思。性至孝。得嫡母白孺人歡心。迄於既嫁。猶依戀不舍。待人接物。和順恭敬。余鍾愛之。每有拂抑。噴怒對之。輒解。人以爲吾家嬌女。雖大家左芬。不是過也。年十九。贅培星衍於家。次年培補博士弟子員。培聰穎工詩。倜儻不羈。邑中時有毘陵才子之目。然頗恃才。不屑屑爲經生。吾伊態。或縱酒放歌。女數箴勸之。甲午秋。闈報罷。女頗抑鬱。從培之句容官舍。舅姑俱稱美之。而女以乍離膝下。又值余三女適吳者暴亡。女悲慟欲絕。自顧孱弱。亦恐壽命不長。居常悒悒。乙未九月。生女阿靈。得嗽疾。體漸尪怯。丙申七月。歸寧。病益劇。竟于十月二十三日卒。距生癸酉九月十九日。得年二十有四。先是八九月間。余謁選都門。知女病。竊憂之。然以其貞靜閑淑。冀可不致夭折。自冬徂春。不得家書。心替亂。若有所失。今年二月初。得惡耗。計歿時逾百日矣。培已于十一月中葬女于橫塘鄉新阡。余不獲撫棺一慟。情何能已。聞殮時。顏貌如生。手足溫軟。似解脫者。今年春。有能爲扶鸞術者。乩詞稱女住忉利東宮。掌上界書。並有寄外八絕。其事甚異。或有鬼物憑之耶。抑宿根之說。不盡荒唐耶。余自

庚寅歲適許之次女亡。甲午三女繼之。今四女又繼之。七年之內。連喪三女。哀何如也。前明吳江葉太常天寥。兩女昭齊瓊章。皆以才歿。太常作窈聞記。傳其事。閱者哀之。余三女似昭。四女似瓊。近聞虬仙事。又適相類。女所配既得才士。而天不永其年。奚忍令其湮沒無聞。與流螢落葉同歸。漸盡也。歿後檢故笥。得詩詞雜著若干首。付梓。伏冀大人先生。矜其蹇薄。錫以輓誄。使幽泉弱息。得言而傳。則鄙人之哀。亦以少釋云爾。武進王光燮。莪山氏和淚筆於京邸。

誥贈夫人亡妻王氏事狀

夫人姓王氏名采薇。父光燮。乾隆元年進士。宜黃縣知縣。贈奉政大夫。兵部主事。生母黃氏。弟五人。姊三人。妹一人。一弟一妹同母生。夫人少以姿質端麗。尤爲父鍾愛。外舅之擇婿。必推年命當發科與否。或以子生年月日告外舅。推而善之。亟介戚好言姻事。時子生數齡。家君遠出。大母許通聘。以乾隆三十六年冬十二月。年十九。成婚于甥館。越四年。隨余歸句容學舍。四十一年。以疾歸寧。卒于十月二十三日。距生乾隆十八年。得年二十四。凡生二女。後皆殤。始外舅之在令廨。以文學飾吏治。不延幕僚。事皆辦。多燕閒。其教女一如教子。嘗自言吾女慧。或過于男。故夫人姊妹俱識字能書。旣婚數日。夫人屬余填詞。並約圍碁。余皆未學。頗心媿之。後遂爲小詞酬夫人。而卒不能對奕。夫人終日持一編書在室。教其幼妹。時時臨帖。好虞永興楷法。或爲余錄詩。至今有存篋中者。嘗言唐五代詞。率可倚聲。被之簫管。春餘夜靜。輒取李後主。簾外雨潺潺。詞按箏吹之。令余審聽。至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間。聞者歛歔。其後寫夫人遺影。爲落花流水圖。以此旣歸。句容時余大母在堂。兩親愛子息。無苛禮。定省之暇。不事鍼黹。夫人好絮除几席。余每陳書滿案。而出比入室。則夫人爲整齊之。偶得許氏說文。與余約日識數十字。久之。子遂通小學。山齋有桐桂古柏。冬寒月皎。對影蕭瑟。或出戶閒吟。或焚香開卷。論說史事。俱有神識。不信佛書邪鬼之語。不視稗官小說。旣得疾。終夕嗽不止。又痛其姊先卒。自疑以產致疾。將不起。爲詩詞多淒楚音。有詞云歸

夢到江南綠遍天涯。不認門前柳。又爲詩云。五更霜月欺燈影。一樹風雅續雁聲。余驚以爲不祥。乃起對落英歎曰。人常惜花早謝。紅顏出世。不勝衰穢耶。病甚急。歸母氏因送之。至里門。遂不起。臨歿遺言。勿厝棺佛寺。故余亟擇地鄉郡之橫塘鄉權葬焉。越十二年。余以翰林改官尚書比部郎。例贈宜人。及嘉慶元年。余出官山東。竟沂曹濟道。例贈恭人。皆請地贈先世。今年以子官督糧道。加三級。贈夫人。夫人卒時。余曾爲事狀。年久失其稿。有袁太史爲夫人墓志。已屬梁侍講同書。寫刊于石。頃因整理家乘。復記憶遺事。撰次大概。以示後人云。孫星衍狀。

孫薇隱妻王儒人墓志銘

錢塘袁枚

孫薇隱秀才詩才傲詭能爲昌谷玉川家數。予愛偉之。今春二月以其亡妻王儒人事狀及詩索予銘。幽子讀其樂府諸篇。哀感頑豔。丁當清逸。故知完山之鳥無異吭之鳴。雲和之笙有雙琯之奏。宛其死矣。士也婆娑。形管旣淹。元石斯耀。謹按儒人姓王名采薇。宜黃令光燮公女也。有天紹之麗姿。慍愉之修美。天女九相。靈芸三絕。年十九歸秀才。秀才故食貧者。賦感昏時。以帛拜代香纓。儒人不槩于心。能鉏其色。守成湯嫁妹之誠。捐夏禹脩容之粉。調言筴。巢味之器。治乾蓀。饋食之籩。威姑以下。愉愉如也。每至玉女沙涼。金蟲鏡小。釵橫三鏡。髻妥半蟬。儒人焚衙溼之香。展排比之卷。或抽觴以啓顏。或論古而交謫。誦靈飛之篇。日王母心驚。成盤鑑之圖章。南海紙貴。秀才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匪云嘉耦。直是吟朋。且其神識尤異。儕輩嘗讀王章傳曰。牛衣妻自賢。柰沮仲卿上書。終是恆怯女兒。又對落英歎曰。人當如渠。蚤謝慮有憐者。何俟頽侵。才舍恆榦耶。味其言。直以形骸爲桎梏。晝夜爲一致。采雲留影。曇花愛空。宜其拂衣行矣。便登女媧之邱。執手奄然。難挽靈妃之步。病成解休。能失姮娥。卒年二十有四。秀才開華銓之故匣。見都膚之舊痕。哀思夕流。憤泉朝涌。遂乃詣宛若。請神君。執鬼中。玩仙牒。知儒人故是兜率宮掌書者。雖跡涉幽渺。莊士不言。然浴羲女于甘淵。亦純狐于月窟。乃自古記之。秀才鍾情語怪。以妄寒悲。當亦君子所不廢也。以丙申年十二月。葬常州府城東橫塘鄉之原。銘曰。

驚女鹿佑楚客問天緣何彼姝。以此名焉宜其奄忽。離瑜復位。當景收蘭。臨華罷翠。悵悵孫楚。蟹行索妃。歌離弔夢。有涕漣漣。檫娥臺高。玻瓈魂杳。定有青鸞。集此華表。

